

洪奎劍俠圖

張清山著

第六集



康德六年十月五日印刷  
康德六年十一月五日發行  
康德九年四月三十日再版發行

武俠小說



# 洪武劍俠圖

(第六集)

▲每冊定價國幣壹元三毛▼

新市場新春客棧

編輯人

張清山

發行人

奉天小北門裡八號  
董德馨

印刷人

奉天小北門外電車路南  
邵璽廷

發行所

奉天小北門裡大街路東  
章福記書局

印刷所

奉天小北門外東電車路南  
福興印刷社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  
所  
翻印  
必究  
權  
有

# 洪武劍俠圖第六集

## 第六回

山高路遠師徒涉險初入毒風白蓮寺  
海濶天空夫妻拾命雙探盤蛇紅果峰

上集書正寫到三小俠身入瓊島風雲寨中，會戰一千群賊，這其中敖免烈，一面動着去他心中核計，此來決不能是他等三個，諒來必有能者殿後，我何不出圈去查看想到這裏他撒戟跳出抖身上房，澹台雲威一見錯會了意，疑是他要逃走，急忙喝道惡賊那裏走，又叫二位隨我追趕，可別叫敖賊兔脫，說着話把軍刃一揮，飛身上房，蔣德厚，公冶修也就幌軍刃，突圍跳到房上追了下來，敖光烈原是，要查看四外還有人沒有，不料三小爺追了他來，靈機一動，計上心來我何不，將機就計，引他們入毒蛇陣去，拏好了主意可就，向埋伏所在走來，轉了兩個山灣，堪可至毒蛇陣切近，雲威喊道我們別追了，眼前乃是險地，公冶脩等立刻止住脚步，敖賊一見大喫一驚，心說道可不好，他們怎知此處地理，噯呀可要不得了啊，蔣德厚大叫敖賊，你過來我們一分勝負，若是仗着埋伏欺人，算不了英雄好漢，敖光烈笑道，娃子們休要誇口，及便我與爾等交手，嘻嘻，你等也不能，將大寨主爺如何了，少時闖山埋伏發動，孩子呀，彼時有個樂兒啣，三小俠

一聽賊人之言，彼此一核議，他說的雖是威嚇之詞，但是深入重地，彼衆我寡，勢力懸殊，再說我三人合力，實在是不能擒拿這個賊，不可忘了師訓，必須審慎而行，方不全身之道，公冶修急於報仇，很不以爲然，蔣德厚看出雲威心意，與公冶修的心情，當即答道，論說呢，費盡了心機，好容易見了此賊，怎能輕易放過他，勢必與他一死相拚，公冶修說是啊，蔣德厚嘆了一聲，說雖是應該如此，可也得看看四週的形勢，以現在來論就是拚了命，也沒有報仇的希望，由這一點看來，是徒死無益，並且有負師恩與親恩，豈不是反成罪人啦麼，公冶修聽了這片言詞，怎敢再說拚命的話，雲威暗忖佩服，蔣德厚好口才，竟自用言語拆服了公冶修，乘機說道賢弟言之有理，事不宜遲我們即刻退出，徐圖良策，再來捉此叛逆不晚，說罷將要轉身，敖光烈喝道，你們商議好啦，哈哈，怕是爾等來得去不得了，澹台雲威笑道姓敖的，不用賣弄口齒，小子你是好漢子，何妨追我們一程，來來來咱們走着看，遂向二小俠說我們走，當即轉身往外，敖光烈真個追了下來，他實指望着，追趕他們落於埋伏之中，孰知繞走各處，快若風雲一般，什麼險也沒涉上，氣的這惡賊哇呀呀的吼叫，等到寨中發動率人出來，三小俠已然向山下去了，敖光烈恐怕中計，又不敢深追，眼看着他們說說笑笑，往外轉走，三小俠向他連連招手，一面走着一面點手叫他，就這個樣兒，直至目力達不到了，誰也看不見誰了。

，三小俠才按圖退走，及至出險天已亮了，各自更換衣衾，變了白晝服色辨別方向往前走，微一錯悞應投北走，他們偏了西走啦，出來約有二十餘里，尙未找到了鎮店，雲威說愛呀，我們走錯了道啦，急忙取出圖樣，詳細對照果然是，把道兒走差，依着方向對照地圖，才找明此向南轉三十里外，便是洋魚灘瘟神嶺，下嶺就是海洋鎮，三小俠看明了路線認定方向，找着標記而行，天交午正的時候，到了海洋鎮，進了街市行至十字街東方，見一個極大酒飯館，金字牌匾壯麗之甚，門前栽着拴馬樁子，上面拴了很多騾馬，內有一匹黑馬鞍鞴鮮明，稍着皮搭子，前面帶得勝勾與烏翅環，上頭可沒咬着軍刃，細看這匹坐騎，頭至尾過丈二，蹄至背足夠八尺，竹截子耳朵，前當寬細蹄寸大蹄碗，渾身無雜毛，真像黑緞子一般，三小俠一齊誇道，好一匹良馬哇，說着語進了酒館，櫃上人站身接待，招呼過賣照應客人，三小俠直至裏面，過賣笑吟吟的，讓在靠後窗一張棹兒，淨了座位與棹案，弟兄們入了座位，淨面漱口之後，砌過茶來斟在碗中，分送在各人跟前，然後笑着說，客爺們請用茶吧，少時用點什酒菜，吩咐下來好去預備，三小俠說我們路經貴處，不曉風俗你與我等配八個菜，拿點酒來飯食餅面均可，過賣連聲應諾，不大的工夫，酒菜擺上三人也真餓了，自斟自飲喝了會子，肚中不覺空啦，一面喝酒往四外，觀看所有的酒飯座，想起在外面看見的那匹坐驥，想騎馬的這個人，當

然也不是微末之輩，古語說，千里馬，必須千里人，心中付度着，可就留神觀看屋中的人，那一個像那馬的主人，正在詳細觀看，但是一個也不够，騎馬的資格，由不得心中納悶，猛然間聽得一聲，南無阿彌陀佛的音韻，轉臉看時在那傍棹上，坐着一個老僧，乃是頭蛇，他的髮際似銀絲一般，披在腦後與兩肩頭，穿一領破衲旁邊立着一條，雪亮的九耳八環鎗，身上斜跨一個革囊，看那意思是吃飽了，念聲佛號是不错規矩似的，過賣向前大概是抄帳，見他算還飯錢，提了鎗往外去了，弟兄們喝着酒，閑々談論該僧人，是否正務恭修者，雲威笑道以我的眼光看來，此僧决非正人，並且還是個很了不得的人，惜乎我們年幼，認不得許多道中人，若是老前輩見着他，定然是識得的，公冶脩說不錯不錯，准要知道他是匪類，豈能瞧着他走呢，蔣小爺點頭稱是，他們吃喝已畢，算還酒飯錢，又喝了兩盞茶，一仝起身向多，出了飯館子順着大街，出了鎮店認大道，往前行走，走出約一里多地，眼前一片長林，公冶脩說我們到在那林中，暫爲歇息好商議個，具體的辨治，以定進行的步驟啊，雲威點頭稱善，遂奔樹林子而來，及至進到林內，見樹丁拴着適才酒館前，看見的那匹黑馬，並不見有人，再看馬鞍鳥翅環上，咬着一條九耳八環鎗，忽而靈機一動，三小俠可就全明白了，不問可知此馬是那僧人的無疑啦，雲威低聲囑咐，說二位兄弟可千萬別，無事生非啦，因爲我們有事在身，無暇及此，

，二人點頭稱是，抬頭看時見那僧人在樹上睡覺，雲威打手勢，與二小俠悄悄退了出來，另尋了個樹林，席地而坐，才慢慢的商議辦法，雲威說先以我們此次，往南海的任務，作根基，後來中途聞變，自作主張來探瓊島，我們至此不能得手，應當如何，是要有個完善之策，決不可以血氣用事，須知我輩是沒有自主權的，更得明白自己，就負着很重的干係，忠孝信義智勇，這幾個字全得顧住，倘若違了這個道理，那就是大大的罪人啦，公冶修聞言，說哥哥你別繞彎啦，你怎麼出主意我怎麼遵辦就是，還不成嗎，蔣德厚笑道，好兄弟你既然能聽話，那是太對啦，雲威說此事還是不能不辦，可又不能積極，所以這麼說，怕是賢弟性急闖出事來，並非是想要回去，請你們想情，前者我兄妹二人，雙戰蓮花島，險到百萬分哪，累的老人家，追雲趕月受盡虛驚，自那回受了庭訓，凡事全要謹慎而行，故有今日之言，蔣德厚問道，我們究竟怎麼辦呢，雲威說我想他等，不是說要會什麼教主嗎，大概必要來的呀，咱弟兄何不找個宿店，且候上個三天五日的，冷淡冷淡賊人也不注意了，他們相見的人，定可來到啦，彼時再為涉險入島，探聽個水落石出，倘若遇機會，捉賊復仇或可做到，但是別似前次，冒冒失失的，好勇鬥狠，歸結是沒有何等好處，更有極大的危險，我的意見是這個樣子，二位賢弟以為如何呢，蔣德厚，公冶修，齊稱兄長所見是極，我們便可這麼辦理，當時商議妥協，出了樹



林想要繞回黃梅驛南寧老店，向前走約十數里，見一所大莊院，弟兄們正要穿莊而過，將及莊門前，由裏面出來一人，年約三十來往，像貌清奇英風瀟灑，穿青掛皂脇下佩劍，出得莊門正遇到三小俠，由不得也詳細打量，彼此一對眼神，互相敬慕那人開口問道，三位由何處來，敢問台駕乞勿怪孟浪，雲威笑道太謙太謙，敝等路經貴處，得會閣下幸甚幸甚，請將名姓示知，方可據寔告訴，恕罪恕罪，那人連稱豈敢豈敢，聽尊公之言看三位的形像，定係道中人，可能賞臉移至敝居，暢談暢談麼，雲威等齊聲答道，容許謁見榮幸已極，我等依實啦，卽此登所拜訪，那人喜之不勝，說好好謝謝賞臉了，我來頭前引路，三公隨我來呀，說着話轉身入莊前行，三小俠隨後跟行，入莊門至大門，指手相讓進了大廳，分賓主入座，從人獻過了茶，那人笑而言曰，此地名叫紫陽村，乃係小可姑丈的家中，小可名謝名叫鳳鳴，家嚴單名一個瑞字，去歲棄養，公冶修搶着問道，老人家是故在少林寺麼，謝鳳鳴一聽大爲驚異，急忙站身問道，尊公何以知之呢，公冶修說這可真不是外人哇，我乃公冶修字長修，謝鳳鳴呀了一聲，說原來是公冶老伯的孫少爺，失敬失敬，小爺連忙向前跪倒行禮，謝鳳鳴用手相攙，然後與雲威蔣德厚指引，這可真是一家人，見禮之後分賓主落莊，將來歷詳細說明，謝鳳鳴笑道，諸公至此是太巧了，我姑丈深知瓊島中的內容，並且與該處的人們，全有交情，你們可別多想，並

非與他等全類呀，因為居於此地，若與他等樹敵，不用說護庇隣右，就是自己的身家也是，保守不住的，因而慮與委蛇，久而久之，年復一年，可就真爲莫逆之交啦，寔際分道揚鑠各行其道，雲威聽鳳鳴解釋，不由得大笑說，謝兄何其細心也，我輩俱是俠義之後人，難道說誰還疑誰不成麼，請問姑丈他老怎麼稱呼，鳳鳴說他老姓施，單名一個強字，字表全斌，別另瓊島散人，刻下改爲清風客了，雲威問道可是當年，瓊州雙俠之一麼，鳳鳴點頭道是的，閣下認識他老嗎，雲威說做家師，二位張道長，與雙俠全是舊相識，可否請出來相見麼，鳳鳴說未曾在家，離此堡外一里之遙，有一坐玄帝觀，那廟中的住持，也是道中人，惜乎不知其底細，家姑丈與他過從甚密，昨日上他廟中去的，至今尚未回來，我欲前往看看，不料出莊巧遇三位，大概不久便歸來也，遂傳話擺酒，三小俠齊道，用過了酒飯啦，正在談話之間有人報入大廳，說有老莊主拜兄到來，鳳鳴向三小俠說道，來者的別號，大刀賽廉頗清虛俠客，姓程名萬海，雲威說愛呀，此老乃是程萬里老俠的胞弟，說着大衆一齊出來迎接及至到在外面，可把鳳鳴吓壞啦，只見老人家渾身是血，有兩個莊農漢，左右相攙往門內走來衆小爺，急忙過來扶住，口稱老人家這是怎麼了，程老俠嘆了口氣，說唉，別提啦，老了老了的，家門口栽了跟頭啦，說話氣就不够使的，鳳鳴等那敢再問呢，只可扶入廳中，安置在軟榻之上，低聲詢扶來的

兩個農夫是怎回事，那兩個農夫說，我們趕集回來，路過八棵樹見這位翁，倒臥路旁血泊之中，招手叫我們，說是被賊人暗算了，叫我兩送他老上莊主爺這來，必有重賞，我兩一聽是這的朋友，故而扶持送至，可並非是爲的討賞，謝鳳鳴聽罷，立命從人取銀十兩，分賞二人農夫致謝去了之後，公冶修取出丹藥，給程老俠服下，又化開了兩粒敷在傷口之上，待了不大的工夫，老人家悠悠氣轉，唉了一聲，靜默了會子將眼睜開，向鳳鳴問道，你姑丈呢，鳳鳴說上玄帝觀去了，適才遣人去報知啦，程萬海又問這三位是誰呢，三小俠不等鳳鳴回答，連忙過來跪倒榻前，各自說了名姓，與各人的父師名號，然後叩首行禮，程老俠客強自慘笑道，真想不到哇，得與你們相會，幸遇呀，哈哈，幸遇，公冶修說，說老人家養傷罷，我家師的丹藥是保重的，程老俠說孩子啦，我也知你師雲霞居士，他的丹藥是太好了，但是恐怕也是不能治命，現在我受傷過重，決無活命了，因服了你師丹藥，方能說幾句話，這我就很知足的，我自程巴堡子起身，來找施老兄台，是被朋友所煩，爲一點很要緊的事，故將巴老俠的寶馬，追風墨麒麟騎來，再也不想不到，因爲此馬鬧出事來，說來什麼事也是該着，恰巧遇上毒風白蓮寺的，二當家的，他乃白蓮教南派中的二教主，別號蓮花佛銀頭教主，經慈和尚，我與他早就認識相見下之，豈能不談及句話呢，沒想到他三言兩語之後，竟先問我跨下寶馬，我說此馬乃巴

文錦老俠的脚力，名叫追風墨麒麟，晝夜兼程，能走一千五六百里，他說因他們大教主要接應白蓮教，分頭知會各路教中人，道路遙遠正愁跋涉之難，巧遇這匹龍駒，與他們戎機上大有裨益。命我將墨麒麟借他乘跨，多者一年，少者半載，必要原馬送還，當有重禮相謝，我即當面拒決，沒料想惡僧竟自變臉，我能懼他麼，當即爭鬥起來，唉，怨我一時大意，中了他耐戰之法，二百來個回合過去，我就累嘆了，他掄開九耳八環鎗，盡力與我相拚幾十個照面過來，左脇帶傷，隨着後背上，與小腹上又受了兩處傷，我便栽倒了，他用鎗又連劈帶匝的好幾下，我可不省人事啦，及至明白過來，馬也沒有啦，堪可就得死，如果這麼死啦，誰又知道我因何而亡呢，恰巧了走來兩個農夫，我央求他們送來莊中，又遇上諸位小英雄，是太痛快了，正說着話忽然從人進來說，老莊主爺回來了，說話間施老俠走進廳來，一見程老俠這個樣子虎了個怔，連忙問道你……這是怎麼了啊，程老俠慘笑道，丟了人啦，鳳鳴便將經過說明，氣的施老翁面目改色，大罵賊僧好大胆，哈哈，看你有幾個腦袋，鳳鳴忙與三小俠指引，說了來意與用份，施翁笑道愛呀想不到啊，你弟兄到在敵處，很好很好，我們合力來收服，這干害民賊，再看程老俠已然是不成了，急命從人支好板床，命鳳鳴將自己的壽衣取到，與程老俠穿好，拍在床上，見程老俠強睜了睜眼睛，向老少俠義們點點頭，二目一翻溘然長逝了，所有老

少俠客，無不落淚慟哭失聲，謝鳳鳴勸解姑丈，大眾收聲止淚，施老俠說用我的壽木，將程老俠裝殮起來，暫且浮昔在淨地，從人遵命辦理，諸事完畢之後，天光昏晚，在大廳中擺酒，款待三小俠，飲酒中間施老俠說，你們小弟兒們，可不要過意，我與令尊人等，敢說是同志之人，私交深淺姑且不論，仗義任俠固屬一致，此番你們爲雲霞居士復仇，涉險探瓊島，義薄雲天，稱的起是青年有爲了，但是得意而不可再往的成語，是不可忽畧的呀，老朽與寨中，交往多年出入呢，敢說是隨便罷，你們只可在我處靜候，我明日入島去探個究竟，然後回至莊中，再爲計較一個，至美盡善的辦法，方保萬全的，切不可自逞英雄，鬧出意外的事來，三小俠唯唯遵命，又談了些江湖上的事，各自安歇，次日施老俠帶應用之物，別了衆小起身入島，及至到了水口上船，直至內山脚下，乘山轎上了九轉玉女峰，入風云堡，裏面接了出來，施老俠下了山轎，與衆賊厮見，互相行禮之後，進了大廳分賓主落座，內中就有二教主，蓮花佛經慈，在座，施老俠耐着性子，與他等周旋了一陣，才裝作不知問赦震，與蓮花佛經慈，如何這麼閑在，來瓊島遊玩呢，兇僧與惡寇含混，答了個可不是嗎，風雲釣叟高名遠笑道，大寨主，二教主，你們與施老俠是，雖然認識可沒久近乎過，不知道也是我們全黨，凡事不可瞞他呀，並且有好些個事，須得借重他老哪，赦賊笑道可不是麼，這可有點冷待朋友，兇僧經慈也忙

着道歉，說實在不知有罪有罪，施老俠謙遜道，這是太客氣啦嗎，本來麼我們的事，關乎重要豈能隨人而談，當然是要謹慎從事呀，爲今之事列公意欲如之何呢，高名遠答道，此番南派教主，遵二教主經慈長老，來我們寨中相商，打算再約七路豪傑，預備着九要會兵，先取金陵城破了明都，則隨處皆可指揮教中人，相機發難，事情可就容易成了，施老俠皺眉道，那裏有那麼些路的人呢，遠處雖有一時也，號召不過來呀，再說山高路遠，不是一朝一夕辦到的事，兵貴神速，延遲日久了，不但無功或可有過呢，大寨主獎島飛仙賽老君，說這話是啊，必須有特別高人，方可辦的到，二教主經慈說，這倒不是難事啦，只要商議定了，準由何地去何處，並指定那一路，自何處進兵，準於甚麼日期金陵會兵，全局核算好了，我一個人全能辦的了哇，施老俠故意的哈哈大笑，經慈問道老莊主因何發笑哇，施老俠正色言道，請二教主別怪我口過，請想山南海北週行定約，全把消息傳達到了啊，哼哼，大約也得年數半載的工夫，這麼一耽誤，官家豈無預備呢，恐怕又是勞而無功，且有好大的險處，瓊島飛仙 風雲釣叟，以及敖光烈等，齊說果然是這個道理呀，蓮花佛經惹兇僧說列位呀，你們有所非知，我新得了一匹寶馬，名曰追風墨麒麟，憑此脚力日夜兼程，個月的工夫，各處的信全打通了，何愁大功不成呢，瓊島飛仙說且慢，這匹馬乃是，巴文錦老朋友的，怎能落在高僧之手呢，兇僧並不隱

瞞，就將傷了程萬海，奪了寶馬龍駒，中途飯館子打尖，巧遇三個青年小輩，看着不係好人，我因有事在身，沒工夫理他們，出酒館在樹林養養精神，這三小子也到林內，我在樹上看其動靜，這小子們也倒知機，悄悄的走去了，我就跨馬來此咧，請想有此寶馬，還愁路途遙遠嗎，高名遠皺起眉來，緩緩的說道，不是不愁走路了麼，目下可有難題啦，施老俠假作不解，首先問道有什麼難題呢，高明遠嘆了口氣，說矣，巴氏父子之爲人，你老兄還不知道嗎，程萬海這家子，男女老少也够肯的，這不是太歲頭上動土了嗎，矣，這個事可有點不好辨，旋老俠乘機說道，巴家父子我算是惹他不了哇，更兼程萬海的老伴，母夜叉似的，不用說怎樣厲害罷，就以他外號來論，實在是不好纏哪，他那個女兒更是殺人精，經慈怒道施居士，言之太過了，高明遠後口說道，不過不過呀，那程婆子別號，追魂女閻羅，他女兒程鐵花，外號狠毒魔女，確是不容易抵抗的，經慈聞言哈哈的狂笑不止，施老俠特意激他道，高僧可不要小視了他等哇，很多的人敗在伊手，小老兒我也是，他們手下的敗將，請想其能爲是大爲可觀的罷，經慈冷笑道，如此說來，施老居士你呀，武學是很平庸的啦，所以把他等才看高了，此事沒有細談必要，我們還是計議請人舉事罷，賽老君說可將各方書信寫好，定準中秋日金陵會兵，高名遠說我們弟兄，詳細考慮考慮罷，當即秘密的合議，寫了數封書信，用油紙包裹，又

用木板夾了再用藍布包袱包好，交與了蓮花佛經慈，可嘆施老俠客，眼瞧此事，惜乎不知書信內是何言詞，並是向什麼地方去請人，最着急的兇僧藉寶馬之力，此行引起無限風波，更說不定傷害幾許生靈，再者程老俠之仇，須待何時得報，自己又何以對巴家父子以及程氏眷屬呢，這種種的難題，榮繞心中，反覆思量，只將兇僧誑至我家再做辦法，想到此處笑着說道，我與高僧一仝起身，並且路經敵地，某還有小事相求，蓮花佛經慈說，少時天黑的時候，我下山至對岸，快馬加鞭長行了，任何處也不能耽延，有什麼事就請示知，凡是力所能及的事，無不效勞的，施老俠一聽更為焦急，只可說些小之事，不得閑且作罷論，衆賊寇也正介意，閒談了會子，天光已然是黑了，大廳中點上燈來，外面燈球氣死風燈點齊，照耀如同白晝，經慈賊僧傳話備馬，與衆賊寇說，天光是時候啦，我該起身了，高名遠尚未答言，施老俠搶着說道，此時走不相當罷，兇僧問怎麼呢，施老俠冷笑道，高僧跨馬遠去，倘若巴家父子與程姓家族，找到此處我們又如何應付呢，經慈聞言好生不悅，很不自然的說道，傷人奪馬是我和尙所爲，與別人何干，即便是找到九轉風云堡，自有本處主人應對，不是與老居士你沒關係嗎，何必如此胆小啊，施老俠說那話不對呀，你來此地人所共知，若是放你走去，我等全不得干淨，怎能說我的胆小呢，若是自己惹的，當然沒的含怨，別人作事我們犯不上受累，兇僧



怒道我辨的是，白蓮教的公事呀，施老俠說教中 指派你殺人搶馬，與其他方面樹敵來着嗎。兇僧說這點小事，還用教中主張麼，施老俠說好啦，你自主的事情，你自己抵擋才對。豈能一走而了之呢，賽老君與高名遠一聽也確是有理，巴家父子與瓊島中，狠有連帶的，真個變起目來，恐其本山內部要有分裂，實是有相當的關係呀，兇僧經慈怒不可遏的問道，依你之見便當如之何呢，施老俠冷着臉說道，最好是佛駕小作勾留，等將程巴堡子的事，告了一段落之後，有什麼事再辨不遲，兇僧圓睜怪眼大喝連，你可知我要緊的事麼，施老俠吭聲道，我們大家的身家性命，就不要緊嗎。經慈氣極了而樂，冷笑着說道，聽你這話音，是不容我走哇，施老俠說當然是不準你走，還用說出來嗎，經慈拍案大叫，說哈哈你好大的胆子，也自敢攔阻二教主，真真是活不耐煩了，來來來我看你，有什麼驚人的本領，施老莊主乃是迫不得已才想出，這個題目來作說，既然反了目。還有何顧忌呢，到在這個地步就全管不着了，厲聲喝道小輩別找死，好男兒有能爲惹，便得有胆子擋，等着與程巴堡子一分勝負才對，怎麼着跑到我們家，登眼睛不說理，嘿々。宣賓奪主的話，應到你這兒啦，你聽我對你說，此處是不怕登眼的，爾如若不放老實些，可別說立刻要了你的命，說罷回手抽軍刃，怒目相向就要動手的樣子，賽老君與高名遠聽施老俠。句句是理，而且是怕與程巴堡子，鬧是起非來，深恐藉此瓊島

之中，內部生出變化，與大事有礙，因此對於施老俠的舉動，認定是很對的，自然就沒有多口的啦，經慈和尚也看透了這情形啦，由不得更是生氣，遂向本山寨主說道，你們因何看熱鬧兒，不答話是怎麼回事哇，高名遠嘆了口氣，說咳，此事本來怨高僧做差，施老莊主攔下，也不算太不對，皆因是程巴堡子，與瓊島內有連帶，倘為寶馬引起不幸，勢必波及瓊島內部，彼時各生異志，大局則不堪設想矣，經慈聽罷這幾句話，由不得怪叫如雷，大喝道好好好，你們全對，酒家不對，可是我就這樣作了，那一個再敢多口多舌，我立時迫其性命，有敝欄我走的，可以跳下比較比較，施老俠見此情形，只可一戰，幸喜用言語攔絡住了，本山一千賊寇，還算是好辦一些，當即大叱兇僧納命來吧，說罷飛身至庭前，橫軍刀發我，經慈和尚捧鎗跳出趕過來，鎗鎗蓋頂便打，施老俠急架相迎，兩個人搭上手，一來一往，約有數十個回合，急切難分勝負，看着的羣賊很是為難，雙方金是自家入，今已兵戈相見，怎不為難呢，對於經慈也不敢仇視，且是又恐程巴堡子前來不依，施老俠為本山安寧起見，與經慈正面衝突起來，相着那方也不好，教賊心中更是難過，眼看着請人聚會，太功指日告成，沒想到因為一匹馬，引起全室操戈，就悞了正題目，與前途上有好大的妨礙，將想要向前止住爭鬥，勸以大局為重，那知道當場見了上下，只因施老俠獻絕技，經慈兇僧雖勇，當時不能取勝，他自然焦

急之甚，猛然靈機一動，暗想我身上有，五毒避血金針鎧甲護身，何不虛賣破綻，誑他來打，豈不就成了麼。他將壞主意拿好，處處留心，這一招施老俠的劍，掠着頭上過去，他假作失招身形微慢，施老俠不知是計，反背一掌奔他後心砸來，還真打上了，心中好生喜悅，哈哈萬也沒想到，這橫方可就吃上啦。打人豈能不用力，力也使足了，手掌便匪在金針的尖子上，其實紮入二分來深，因命針上有避血之毒，老英船覺着一麻，就知上了當啦，兇僧經慈饒有金針鎧護身，這一掌還把他，打出三五步去，栽倒就地，施老俠可也扔軍刃，翻身摔倒啦，左手全青紫了，躺於地上，人事不知，衆賊俱是一怔。兇僧跳將起來，喝道好打，打得好，奔過來掄鎗要匪，高名遠飛身至近前，攔住道且慢且慢，此人傷不的，閣下若再傷了他人性命，我們獸島更乱了，經慈怒道適才他一掌若將我打死，二寨主又應如之何呢，哈哈，大概是貴寨就不乱了，這一句話問的個，高名遠面紅耳赤，急何福不上話來，在這難為情之下，忽然房上喊喝道，事急矣顧不了許多，甘爲罪人了，話間皆房上跳下一人，乃是公冶修，赤手空拳奔了兇僧而來，隨着又跳下一人，正是澹台寧威，由平地抓起施老俠，後行縱到房上去了，經慈一看眼睛氣紅，大罵小奴才來的好，掄開了鎗打來，公冶修赤手對鎗，敖賊的靈機真快，立刻喊道，本寨儲位聽者，我們中了姓施的反間計了，他與張三峰等一黨，若不然，澹台雲威怎能救也。

呢，賽老君說是呀，遂即叫高名遠，說二弟呀，快抄軍刃拿奸細罷，群賊應聲各亮軍刃，一擁圍攔上來，房上喝道衆寇少要猖獗，我等來也，聲到人到，由上面跳下蔣德厚，澹台雲威身措施老俠，手橫寶劍，將賊人等當住，赦光烈晃兵刃向前，只見公冶修已將，經慈兇僧打倒了。因爲他看明施老俠，受了五毒金針鎧的害，他才特意空手會戰於他，走着走着一掌打來時，見兇僧果然假作閃不開的樣子，又利用金針鎧來取勝，公冶脩隨喜，順手代起金光槊，及至經慈看見，可也晚啦，吧又一聲將他了個跟頭，倉郎々金光槊落地，大爺向前檢起，經慈就地一滾，跳了起來覺着疼痛，連忙退後吃葯調理，公冶修見赦光烈，眼睛登圓大吼一聲，掣出軍刃撲了過來，並不說話死命相拚，赦震還是真沒法子勝他，只可橫截支架，高名遠等與雲威，德厚，亂戰在一起，正打得不可開交之際，猛聽見有人喝喊，公冶脩等全跳到東面上去，赦光烈等全跳在西面上，倘敢不遵，飛劍取爾等的人頭，大衆不知來者爲誰，既然如此大的口吻定非是常人，所以雙方遵諭，各向指定方位跳去，各橫軍刃看時，是驚的驚，喜的喜，當時全是莫明其妙，都沒說出話來，見來人嘿々々の冷笑，手中捧一口寶劍，叫道赦震逆叛，你很納悶吧，又向高名遠說，二寨主一向好麼，久違久違的很，哈哈你真够朋友啊，爾等斷想不到，我還能到貴山寶寨，前來問候你們，是不是哇，問的衆賊寇，一個個面々相觀，說不出

什麼來，原來是，來的這個人正是雲霞居士，只因受了敖光烈，傍攻側擊之計，真是出於意外啦，好在通達明哲的人，勿論處到任何兇險時，心中也是鎮靜的，所以搶着取藥服下，雖然吃下藥去，其毒還是不能解淨，必須經過長時間的水浸，方可保住性命，因而向後峯小溪跑來，迎面又遇上高名遠，冷不防中了暗算，偏偏的將老居士，棄於水中啦。他們以為葬身魚蝦之腹，孰知反勃了，老居士之力了，因是內已服藥再用水浸，所有的毒完全消除了，老人家潛身水底，斂神沉心運氣休養，天明之後泗水轉向左峯，離水上岸至紫竹禪院，正值老院主未在廟，去朝東嶽泰山，少院主詢問因由，老居士並未實言，在禪院將息了幾日，身體已然復原，辭別少院主，同歸居士林。將衆待者可全吓怔啦，以為是顯魂回殃，老人家笑着解釋明白，大衆才破涕爲笑，可又各人起了種疑心，認為是已然成仙，刀兵水火皆不能傷，齊以這個理想請問，老居士也々可，含混其詞，慢應之，藉以安這班愚人，待至他等安靜之後，才詢問近幾日的情形，待者等就將他們商議的辨法，述說了一遍，以及呂明達聽賊人所說的話，他才狂奔海外劉公島送信，以圖給你老人家復仇，老居士聽賊人所計劃的事，驚駭的了不得，如果成爲事實的話，這場塗炭可小不了，再說自己的仇也得報，爲公爲私，必須去瓊島，用先發制人的手段，庶可免得生靈塗炭，又可報復自己的仇恨，老居士反復思維，決定不能隱忍，遂及收拾

應用之物，囑咐衆侍者，看守居士林，起身向瓊島而來，這一日到達，地勢雖然兇險，老居士是舊地重遊，當然是沒有什麼難處，上了九轉玉女豐，入風雲堡，至內寨，王趕上群賊會戰三小俠，老居士當場發威，與敖震，高明遠等搭話，飄身跳至當場，渴喊群寇納命來罷，敖光烈那敢向前，高明遠只得硬着頭皮，捧軍刃向前迎敵，賽老君也把軍刃一幌，搶過來幫着高明遠動手，餘者的賊寇，紛紛逃避，敖光烈暗自思想，此處不可久停啦，跑慢了的話，怕有性命人憂，他趁着大寨主與二寨主雙戰雲霞居士，把掌中盤龍戟一順，飛身上房，向外就跑，老居士一見，厲聲喝道，逆叛爾往那裏逃走，今日須是饒你不得，說罷飛身上房追赶，回頭向高明遠說道老二啊，咱們這本帳，過幾日再算吧，說着話追下敖光烈去了，三小俠見敖震一走，就暗暗的追下來了，追到九轉玉女峰下，惡賊人穿林而走，三小俠互相關照，提防他的暗器，這才加着百萬分的小心，入林追赶，到在林外，遙見一條黑影，閃電相似的飛奔，三小俠脚下加力，緊緊追赶，實指望頭裏跑的是敖震，原來是毒風白連寺的二教主經慈，他被公冶修打傷之後，吃點葯，止住疼痛，見雲霞居士來到，乘亂逃走，也顧不得寶馬墨麒麟，他將逃到這個林子，敖光烈可也逃到啦，他奔着命繞向旱寨逃走，三小俠追出林來，可就拿他當敖震啦，努力尾追不放，經慈兇僧，好容易繞出瓊島的內圍子，眼看着天就快亮啦，他努着十二分

的力氣，跑的太陽高高的時候啦，回頭看沒有人追啦，這才緩緩的行走，又走了三里多地，眼前見一座好大的鎮店，他將身上衣服收拾收拾，大搖大擺的走進鎮店來，到在十字街，見路北有座酒飯館，肚中覺着飢餓邁步走入，只見裏面，東邊是櫃，西邊是搗，櫃台裏面，坐着好幾個人，一齊站起來說，大師付才來呀，請裏邊罷，兇僧將頭畧點了一點，一直趕奔後堂，坐在靠窗戶一張棹案旁，過賣向前招待，漱口淨面之後，點了幾樣酒菜，待了一會兒酒菜上齊，他自斟自飲，一面吃着酒，心中思想，很美滿的一回事，就因爲一匹馬，引起了若大的事見，若是不與姓施的爭鬪，一切的事情，全都攤不上啦，正在思想之間，忽然間有一個青年人，坐在他的對面，說辛苦啦花把，就溜了馬兒嗎，兇僧聞言一怔細，看說話的這個人，年紀約在三十來往，穿青掛皂，面似刀鐵，豹頭環眼，精神足壯，樂嘻嘻的，看着他，兇僧經慈，沉着臉說道，你這個人好無來由，出家人與你並不相識，什麼花七花八的，溜喇炒啦的，我完全不董。那人嘿々冷笑說，不董的，不能罷，我要是亮青子，置你的瓢兒，你大概就懂得了罷，兇僧聞言勃然變色，說請你說人話好啦，少打番語罷，那人把面目一沉，手拍棹案，厲聲喝道，好你個大胆兇僧，敢在少莊主爺的面前裝糊塗，爾乃是毒風白蓮寺二教主名叫經慈，現由瓊島逃了出來，實對你說罷，我程巴堡子之容賊匪存在的，惡兇僧一聽程巴堡子這句話，

豁然大悟，才知道誤入仇人的村中，將胆子壯了一壯，怒問道你們程巴堡子又怎麼樣，你姓字名誰，當面說來，那手指經慈說凶僧啊，你家少莊主爺名叫巴廣瑞，別號今世孟賁，爾聽我的良言相勸，老老實實的束手就縛，我必要另眼看待於你，倘敢不遵的話，將你擊着之後，可別說給你零碎罪兒受，兇僧說，啊，是這麼樣子嗎，巴少莊主說你敢不信嗎，凶僧說我有點不信，話言未了，手按棹案，飛身曠窗，跳至外面，想要上房逃走，見房上站着三個人，乃是澹台雲威，蔣德厚，公冶脩，各捧軍刃，衝着他微微冷笑，凶僧見此光景，情知中計，將要轉身時，猛聽得有人哈哈大笑，聲音洪亮，凶僧看時，見一老翁，鬢髮皆白，海下銀髯飄洒，面似烏金紙，目光如電，手捧一條水磨竹節鋼鞭，迎面擋在去路，大喝凶僧那裏是，掄鞭蓋頂就打，凶僧側身躲過，揮掌便砸赤手對單鞭，當場動手，走了約有十數個照面，三小俠跳下來，各幌軍刃，闖上來動手，凶僧的能耐雖然好，赤手空拳，以一對四，怎能够成，乘隙舍出圈外，飛身上房，電轉星飛，向前跳跳，大天白晝的，在房上一跑，街市上人，誰也沒看見過，一齊喊嚷着，瞧哇瞧哇，真新鮮哪，驚了和尚啦，比貓跑的都快呀，瞧吧，後面還有哪，怎麼這麼些個飛人哪，凶僧那管街上人吵嚷，由空濶所在跳到平地，跑出鎮店口外，迎面一老翁擋住去路，大叫凶僧慢走，你看看我是誰，凶僧細看來人，乃是雲霞居士，那敢動手



·撥斜刺的便跑，老居士揚手發飛劍，說着暗器，惡凶僧經慈是應聲而倒，後面追趕的人也全都到啦，過來看時，飛劍砍斷了他了左脚大筋，已然疼昏迷過去了，三小俠過來與老居士見禮，請示怎麼脫險至此，巴家父子說此地不是講話之廳，請到寒舍在談吧。三小俠給巴家父子與雲霞居士引見之後，這才派人將兇僧提至家中，一仝離了酒飯館，到在巴家莊院之中，讓入客廳之內，分賓主歸座。老居士將自己經過說明，然後又問三小俠的來由，澹台雲威等備說，由劉公島奉命，去普陀後峰啓請你老人家，中途巧遇呂明達得知居士林的惡耗，因而來探瓊島，很得機緣可也受些兇險。後因施老俠探山去，我等放心不下，隨後跟去了，及至施老俠中計，才向前救援正與賊寇相拚，老人家就到啦，我們追趕賊，不料錯追兇僧，天亮以後施老俠明白過來，對弟子說知了，就本着老人家指示，到在酒館之內，與老少莊主會見，正值兇僧在內飲酒，巴老莊主先將施老俠送來家中，我等共力捉拿兇僧，還是被他逃了，幸耳遇到你老人家，方才將他拿住，老居士說，我也是將賊追丟，悞至此處巧遇你等，實是賊的惡貫滿盈，此時還老俠扶着從人，由裏屋出來，與大眾廝見，老居士詢問傷痕如何，施老麼說多方了，公冶小俠有你老的丹葯，將我救到房上之後，就給我吃用啦，不然的話此時那能行動呢，老居士笑道那沒關係啦，我們全是舊相知，何必如此客氣，請到裏屋歇息歇息吧，施

老俠說兒僧腰中，帶着各路請賊的書信，你們快搜將出來，以做拿賊的根據。巴老翁傳話，快把那惡僧人捉來，從人一應聲而去，施老俠慘然說道：巴老弟呀，還有件事呢，就將程老俠丟馬，被傷血後身亡，我沒敢聲張，就將程老弟浮厲我的地旁，以探瓊島爲名，穩住小俠客們，身入九轉玉女峰，風云堡內會群賊，正說的滔滔不斷，巴老使已經昏迷過去。雲霞居士等，急忙掀叫，好容易才緩醒過來，放聲大哭道：賢弟呀，我誓必給你報仇，正悲慟間，從人已將兇僧經慈，提至屋中，巴老俠見了那能容得，趕過來抓起就要摔死，當被大眾攔住，巴老俠很力的打了一頓，然後落坐商議辦法，從人由惡僧身上，將書信搜出，老居士接過來，把夾板撤下，撕開油紙細看書信。見上面標寫的，山寨地址及爲首的姓名，逐一看了之後，向大眾說道：幸喜發生這番波折，雖然弱了程老俠客，好在解了人民塗炭之危，免除賊兵犯闕有辱國體，惟今要義就是掃滅了，九轉玉女峰的一干賊匪，將寶馬得回方爲保重，巴老俠說寶馬倒不足論，程老俠的仇，是不能遲延的呀，施老俠說報仇是當然嘍，意馬更是得奪回，省得賊衆藉馬力搬動事非，衆人齊聲說沒，這可是最要緊的事啊，正談論間，從人進來說：現在程老莊主的侄兒，前來叩見諸位，說話間程少莊主已然進了大廳，只因是程老俠離家之後，樊氏夫人與女兒如梅，去東窪村給友人道喜，次日歸家後，母女們相對快々，因爲夜夢身穿紅衣仰天大笑，

醒來好生憂心，母女們夢々相全，料着不是好兆，翌日少莊主錦華歸家。叩拜了孀母之後，給姐姐行過了禮，突然叫道孀母啊我叔叔呢，樊氏安人說，給朋友辦事，上們施伯父家中去了，你因何說話這麼急迫呀，錦華說孩兒夜夢，我叔父陷入地穴，一着急驚醒了，細想恐非好兆，因而急急歸家，他母女一聞此言，更是驚恐啦，也將所夢說明，錦華說以此種先兆着來，是大大的不祥，兒去我伯伯父處，借寶馬去追他老人家，樊老安人點頭說好你去很好，少莊主離家前來，程巴兩家如同一家子似的，所以不等呼喚，直入大廳之中，見老少人等甚是驚訝，又見施老俠手上帶傷，地下躺着與僧人，茫然不解，連行見面禮，全忘了，怔々的問道，呀，這是怎麼回事，巴老俠說爾先別問什麼事，來來來我給你見々，說着給老居士等，指引了一番，程錦華一一見過了禮，命他坐下之後，施老俠才將，程萬海遇害命喪的始末，詳細說了一番，程小爺聽叔父死了，要哭沒哭出聲來，當即昏倒在地，人事不省啦，大眾連擻帶叫，他才悠悠氣轉，放聲慟哭，衆人解勸了良久，方將悲聲止住了，擦了察眼淚，鎮靜了鎮靜，口稱列位老人家呀，小子我就此告辭，去去風雲堡，與他等算清了這筆冤仇，巴老莊主說，你且少安勿燥，要穩重一些，須知若大的。九轉玉女峰，非是你個人之力可以能成的，再說還有你孀母，與你姊姊呢，並且有外來的，一班老少俠劍，還有我等幾個糟老頭子，爾就應當回家報

信，然後拜請大衆，齊集你的家中，大家核計助力你們。去到風雲堡一拚，再有一說你的仇人，乃是經慈和尚，你來看已然捉在這裏，我想沒有去玉女峰的必要吧。外莊主聞言，趕過來踢了兇僧幾腳，向衆人說道：請想若沒有玉女峰，他焉能往此處來，並且寶馬落在他山，我豈能自他們完的了呢。諸位少候待我歸家報信，俟我嬌母來時，再商議辦法可也。巴老俠點頭稱是，程錦華向大衆拱手告辭，轉身向外，飛也似狂奔家中，奔至中廳，見了嬌母放聲大哭，母女一見大驚，忙問你這是怎麼啦，少莊主就將叔被害的情形說了一遍，母女聞言，哭了個死去活來，婆子丫環等一面哭着，一向解勸，好不容易止住了悲聲，因為去朋友家中，不便換孝服，傳話預備車輛，娘兒幾個一同出來，上了車兩，不一時到在了，巴老員外的家中，到在門前下了車兩，一同往裏，巴老俠客等，一齊接了出來，相見之下，彼此行以常禮，不認識的人指引了指引，讓至大廳之中，按次序入座。樊氏安人，謝了施老俠收殮亡夫之情，又拜謝了衆老少俠義捉拿仇人。巴老俠首先說道，弟妹呀，依我的意思，你們娘兒幾個，到施老俠莊中，將老弟的靈柩運回，開弔發喪，黑夜之間，將兇僧破腹敬心，開膛祭靈，至於玉女峰的事情，請你們娘兒幾個就不用多管啦，樊氏安人連忙答道，兄長言之差矣，仇人雖然是兇僧經慈，引綫乃是玉女峰風雲堡，怎能够把他們輕々放過去呢，而且兄長的寶馬，尚在彼處，水從源流

樹從根，事情得論個因由，寶馬是我們老莊主給丟的，我們娘兒幾個若不去辨，叫亡人在泉下作鬼也不甘休，老實說句不客氣的話，就一個禿驢，給我們老莊主抵償，他也够不上啊，最低的程度，也得有三個兩個的，給抵償對命，我們娘兒兩個，意志堅決，請諸位再不要阻攔啦，巴老俠聞言，暗忖，這個弟妹，難得的出名，此番不讓他去是決不能成的，嘆了口氣說好吧，侄女可以不用去啦，登山涉水的，盤頭的大姑娘啦，就無須乎前往啦，再者說家中也沒有人照應，侄女若肯其看家哪，豈不是兩全其美麼，樊氏安人聞聽點頭，向姑娘說道，丫頭你回家去吧，好好的照糾家中諸事，你即刻就回去吧，如梅俠女大大的不滿意，但是又不敢連忤，只得在座人告辭忙快而退，施老俠說道，我們此番前往，應該怎麼個辦法哪，巴老俠答道，我們直入他的九轉玉女峰，不犯上，糟擾朋友，別叫人家爲難，施老俠聞言說道，此言正合我之意，前者我去的時候，就沒一丁元寶峯金錢，樊老安人插言道，你們弟兄，給朋友作打算當然是對呀，可是要知道，池家弟兄，是何如人也，這麼大的事情，不叫他們知道，將來難免人家不愿意呀，施老俠冷笑着說，寧可招他們不愿意，也不能够，把朋友拉入旋梅之中，並且瓊島之中，不就是他們兩家嗎，准知道誰抵向着誰，若是給他們引起事非來，我們對的起朋友這兩個字嗎，樊氏安人聽着也甚是有理，說好吧，就依兄長們的主見，老居士向八莊主說道，

你們父子去一個人就成，必須要留一個人看家，巴少莊主站身說道，請我天偷看家，我着諸公隨前往，老居士點頭說，你去足矣。巴老翁只好是點頭應允，當場計議已定，施老俠自然是暫居巴老俠家中，各帶應用之物，稍帶乾糧水壺蘆，一行人離程巴堡子，繞走山道，奔瓊島涉險，偷渡五道早寨，直上九轉玉女峰，找僻靜所在，隱住身形，食水用足之後，等候時光，一位位閉目養神，也都歇够啦，天已定更之後，大眾從新收拾衣襟，彼此關照當心留意，散開了，各按方向，向風雲堡，內寨而來，及至都到達了，他的正廳房上，見大廳前，刀光斧影威嚴已極，大廳中，歡呼暢飲高談濶論，糟雜的聲暗達於戶外，但是聽不清楚，裏面談的是什麼事，澹台雲威，湊至老居士面前，設謀道：我門小哥三個，總緒着，跳下去，與群賊鏖戰，待到不可開交之時，請諸位繼續着，現身當場，掃蕩群賊，老居士深然其說，照計而行，遂知會大眾，指定了往下跳的次序。然後分頭隱藏起來，玩台雲威，從身跳至大廳前，橫劍發威，大喝一聲，廳中群賊聽真，還不快快出來與死馬，他跳下來，這麼一喊，大廳前站立的賊寇等，只嚇的一個個份份倒退，屋裏面賊寇等，各亮軍刀，衝將出來，雲威定睛看時，只見正當中，站立的是敖光烈高名遠，賽老君，左右站立着約有，數十多個賊匪，全都是像貌兇惡，各持太門的軍刀，就聽敖震喝道，諸位先別往下跳，又似前者亂一打，反倒給他們造機會了。

，此番單打獨均，分出人來把守各走路，以防他等脫逃，衆寇齊聲說好照計施行。賽老君問什麼人，當先臨敵足拿此人，旁有本山四寨主，金鍾鎮海方立水，飛身從至庭下，並不通名道姓，掄錘就打，雲威見這個惡賊，身長面大軍刃分量太大，急忙側身施過，遞劍還手，兩個人搭上手，錘劍往還爭鬪起來，急切難分勝負，將德厚分軍刃跳下房來，大呀那個賊人前來送死，一言未了由台階上跳過一寇，只見他身形短小，面似生薑，長長的兩道極細眉毛，圓圓的很小小小的眼睛，大鼻子大且，紅焦焦一部鬚鬚，白花花，的頭髮飄揚腦後，手托一對跨虎雙欄，例開了大且說道，黑，你看清楚了，我啦，告訴你，某乃本案七寨主爺，姓燕名超字雲光，別號輕手托山趙遙神的便是，小子你今天會上我呀，哈哈，休想活命婁，說着話一幌雙欄，上取咽喉下徐陰，將小俠撒身閃開，掄手中軍刃，蓋頂便打，矮賊斜身繞步，橫進招二人打在一處，公冶修在房上，見當場兩對動手，各自爭強勝負不分，托掌中軍刃，跳在大庭之前，點名叫救震向前一戰，惡賊雖然難勝公冶小俠，但是衆目之下，怎好不向前呢，迫不得已捧戟跳下，大叫小冤家呀，咱你倆也下知，是那世結下的仇恨，累累的被你破壞了，許多的好事，來來來，今日拚了吧，說仇間抖戟奔了過來，公冶修喝道爾納命來罷，掄軍刃相還惡蹄起來，此時三小俠，在賊巢之中，大抖神威拼命死戰，高名遠心中暗暗核計，今日這個局勢怕不能，

佔上風。又應當如何應付呢，正在思想之中，猛聽房上一聲大喝，再看人已然就到在了，大廳前面啦，細看吃驚非小，來的乃事巴少莊主，恍軍刃發威，口聲聲，只叫給程老俠客，抵傷對命，並且叫速還他，寶馬墨麒麟，賽老君向前擋住，勸說道：少莊主你不要如此，有話好說，豈可傷了連山之義，再說我處與老莊主，交非泛泛，又道是士居三十載，無有不親人，我們豈能以兵戈相見呢，巴少俠所他這片言詞，微微的冷笑，口稱大寨主言之差矣，既然如此，講交情，我程二叔被兇僧所傷，貴山尙自與經慈，共議進行諸事，做莊的寶馬落在貴山，大寨主知之不昧，後來施莊主，與僧人交手啦，你老反倒助力他人，施老俠險遭不測，這過去的事寔，與閣下現在所談的話，兩相時照起來，可就大大的背繆了，明明的口是心非，硬要說面子話，須知這種事，用口頭禪可能搪塞的呀，說着活將軍刃一擺，笑說請以兵戈相談可也。賽老君此時也只得挺軍刃，向前動手，高名遠在旁觀看，心說可不得了啦，巴少爺一來，風云堡大事去矣，外來的本就不少，再加上種巴堡子的，勢辨引起瓊島內鬥，斷難支持的住，想到這裏更是着急，特機緊迫若不早走，恐怕性命不保，只司一走而了之，事後再想辦法，他將主張拿好，也不題當場爭戰本山寨主，乘隙轉身奔後面來，至臥室中收拾應用之物，揩在身上出得房屋，順暗道直奔山下，由連環寨中，將寶馬牽將出來，備好了



鞍靴，翻身上了坐驥，縱馬如飛，繞至玉女峰的山邊，奔牛頭浦，揚過去，穿着紅葉溝，撲奔連山早寨，直到東方發曉，才闖出瓊島的內圍子，在馬上回頭觀看玉女峰，心中好生難好，萬也想不到哇，一旦間落倒這麼個收場，還得說是我知機走的快，不然哪，命就沒有啦，一面思想看是情，可就忘了辨認道路啦，他原意是要趕奔千秋嶺去，他這麼一疎神，信馬而行，可就糟啦，因為寶馬認家，直奔程巴堡子跑下來了，及至賊人醒悟過來，再想圈馬奔千秋嶺，可就不成啦，寶馬奔家的心勝，他又不是本主人，焉能控制得住呢，良比君子的話，果然不錯，這匹馬眼見得程老俠被傷，豈能沒有感觸，被囚僧威挾騎到玉女峰風雲堡，恐非馬之從心所願罷，因守幾日，好容易認着歸家的道路啦，那能够聽惡賊的指揮哪，不是他的主人騎着他，更是老大的不自在。所以咬住了嚼環，四蹄登開，直奔程巴堡子，惡賊見這個情況怎不着急，左手挽住絲韁，左手的鞭子，不住的抽打，這馬負痛更跑的凶啦，惡賊在馬上覺着耳後生風，眼見樹木直倒，馬的快速可知嘍，高聲喝喊也止他不住，賊人暗想着此情形，是准把我送到程巴堡子去，那還了得麼，迫不得已，只得手按鞍子，蹬裏用力擰身縱起，在空中施展，雲裏翻身的工夫，落將下來脚着了實地，再看那馬跑出很遠，高名遠恨恨自言自語，罵道好畜生，哈氣死吾也，真是沒有的事兒，黑々叫我遇上列，怒沖沖的轉身，向千秋嶺的路上而行

說不得施展陸地飛騰法，努力前進走了會子，覺着勞乏，在道旁樹下歇息，心中思前想後，好不煩惱也，正在生弩悶氣之間，猛見一騎馬如飛而來，說話間已然臨返，細看此馬，正是墨麒麟，上面騎着一個青年後生，面若少如穿青褂皂，惡賊以爲是馬跑乏了，站住，被這個人得住啦，心說你會揀便宜呀，他挺身站起，趕過來拉住去路，一聲斷喝說呀，站住別走啦，將我的寶馬快々交上，倘敢遲延就要你的命，騎馬的青年人，收住坐驥笑而言曰，說怎麼講馬是你的麼，惡賊怒道你是聾子不成，我說的話你沒聽見麼，騎馬的人說，既然馬是你的，可知此馬的名兒嗎，賊人回答此馬名叫，追風墨麒麟，我將才騎着他，眼分驚下去了，這麼一時之間，就被你打着啦，那人笑了笑說，區區這就是了，慢慢的下來將馬拴在道旁樹上，問道朋友你由何處跨馬而來，你高名上姓，一一的說明，我便可將馬交還與你，若是講強橫呀，黑々講不起不用說要馬，多看這馬一眼，立刻追了性命，惡賊聞言哈哈々大笑，說這倒不錯，真有敢與我如此講話的，也能看在你年級小，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實時你說，某乃九轉玉女峰，風雲堡二寨主爺，高名遠是也，吾由本山跨馬而來，你看明白了罷，那人說這就是了，說話之間畏身上掣出一條軟棒，笑道你見山寨不保，透出來機伶婁，跨寶馬遠跳他方，是不是呀，高賊見他亮軍刃，說破了自己的行蹤，不由得一驚，忙問道你是何人，通名上來，那人笑道我

是追魂使者，別號要命魂，賊呀你今天可認倒運罷。看打好啦說着抖捧就抽，高名遠只得撒身亮劍一面還招，口中罵道小畜生，快說真實姓名，你家寨主爺，劍下不死無名之魂。那人笑着罵道狗賊，少說吉祥話罷，你是死在眼見還吹的什麼，叫你見識識識，說罷將手中軟捧招數一變，就像一條怪蟒一般，飛舞盤旋賊人手微遲慢點，被軟捧纏住脖子，就覺着疼痛難忍，渾身一麻翻身栽倒，那人收了軟捧，向他行了個半禮，說我謝謝你，成全了我盡孝全信，高賊身子強然麻木，心中可是明白，見來人的舉動以及所說的言詞，聽不出是怎麼回事，原來是如梅姑娘奉此命，回去看家心中好大不自在，只因是親命難違，不得已退走，及至到家一想，就憑掌中毒軟々捧，這群賊寇還是我的對手的，並且有八十四支甩弩，九口飛劍的絕技，豈可穩坐家中不管呢，越想越有理，又想起人家說盤頭的大姑娘，不應拋頭露面叻，可實在是不老好的，急中智生計上心頭，立即女扮男裝，帶應用之物，由家中起身，繞道向玉女峰而來，正走中間遙見跑來一匹黑馬，並沒有人騎着，鞍轡俱全，臨近了馬就站住了，衝着姑娘嘆嘆的吼叫，如梅俠女細看。乃是巴伯父的寶馬墨麒麟，心中好生歡喜，連忙向前手拍着馬脖項，說你怎見回來的，那馬就好似有所領悟，嘆々の又叫了幾聲，姑娘心說，我們老爺子將他失落，今日被我得回，明日交還我巴伯父，活的死的全時得過，又一想何不跨此馬去玉女峰呢，拿好

了主意飛身上馬，圍過來向前飛奔，正走的高興，忽然被一老叟拉住，姑娘也不認得，他是高名遠，壓着怒氣與他善談也該着惡賊遭報，他彰大其勢的一道及，俠女才知曉他是高名遠，急忙跳下坐驥與他交手，沒用着使暗器，毒龍軟捧將他打倒，心中特別高興，才說出這片話來，惡賊怎能聽的明白呢，如梅俠女將高名遠，網在寶馬之上，想要往回裏走，正在這個時間，遠々跑下幾個人來，各人手中提着軍刀，姑娘並不認識，可料定了心是匪類無疑，爲首的是道士打扮，手中托一柄如意，看見寶馬上綁着高名遠。他就急了，口中喊道列位寨主看啊，想不到二寨主被擒，我過去敵住這個青年人，你們連人帶馬拾了過來，衆寇應聲發喊，鬪將上來，如梅姑娘早就看他等不是好人，心中特度主意，見那道人够自己來戰，義賊來拾馬匹，真是焦灼常常，偶然想起巴家伯父，往往騎這匹馬，去朋友家不用的時候，輕輕在馬頭上拍三掌，說你家去吧，然後再推他一下，此首自己就見回家。今日事急何不試試着，想吧如法而行，拍過之後用力一推說你家去罷，這馬可算深通人意，只見他兩耳一聳嘆々々的一叫，四蹄如飛向程巴堡子跑去，群賊一見眼都氣直了，齊聲大罵，哈哈這啞罷畜生會如此可恨，那惡道已至俠女面前，一聲斷喝，你這大胆的小子，姓字名誰，爾竟敢傷我們家二莊主，奪我們寶首，是何埋也，本寨主來到，還不把頭顱獻上嗎，俠女霍然醒悟，說 奧，你就是九轉玉女峰風雲

堡的大寨主，外號賽老君的麼，惡賊人點頭哈哈大笑說然也，原來是這個賊在風雲堡大寨，會戰巴少莊主，打的不得開交之際，猛然不見了馬明遠，心說二弟不但姓高，人也透着實在馬明，在此戀戰無益，我也得跟他學，三十六着，走爲上策，想叫虛幌一招，蹴至圍外，飛身上房，向外逃走，他這麼一跑不要緊，跟着就跑出十幾個來，惡賊到在寨外，見外有陣勢，各樣的消息全被人家給損壞啦，心中更爲胆怕，回頭看時，見七彪八猛弟兄，隨於身後，這惡賊也不及說，繞道往外就跑，畧山涉水，盡力奔馳，天亮已後，繞出瓊島的圍子，找了個樹林路事歇息，衆冠問道大寨主哇，我們逃往何方，再者說這山寨，就不要了嗎，賽老君微微笑道，說我們暫且狂奔千秋嶺去，山寨有什麼關係呢，誰還給風雲堡抗走，無非是暫避其鋒，徐圖恢復。衆冠聞聽，這才把心放下，又緩了一緩，遂即起身，狂奔千秋嶺而來，正往前奔走，偶然看見一個青年，往馬上捆人，細看被捆者，乃是二寨主高明遠，惡賊才出主意，迎敵槍高，好將二寨主救回，沒想到人家那匹馬通靈，意自駝了高明遠，跑回程巴堡子去啦，那妖道氣了個發昏，想着拿着眼前裏個人出一出氣，才趕過來發威，不料人家給他根本說出來啦，賊道就知道，這個人够扎手的，惡道幌中中軍刃，撲過來動手，如梅俠女，掣出毒龍軟棒，進步還招，搭上手走了幾個照面，惡賊更爲吃驚，暗暗想道，看不出年紀不大，能爲高明超，怪不得

二寨主被他所擒呢，若是賊工夫大了我都不看准贏，想罷一聲喊喊，衆位弟兄一齊動手，衆賊區的一聲，闖過來群戰，如梅俠女掄開了毒龍軟軟，單人獨鬥歸賊毫不懼怕，一面動着手心中展轉，看這個般子，風雲堡山寨已破，若不然這些個賊人，有能分頭逃遠，現在寶馬已意得着啦。又拿了一個二寨主高名遠，也就應該知足啦，若是忘想着把這此賊人全都拿住，豈不是貪得無厭了嗎，又道是得意，而不可再往，理應見好兒就收吧。再者說彼衆我寡，我又是個女流人家，實在是很危險的，是不可不小心的，想到此處，那還有心思再戰，遂即厚手掄棒，抖左手吧罷吧，發出連珠用弩，群賊猝不及防，這連珠用拿，拿飛蝗的一般，紛紛打到，很有幾個帶傷的，嚇的賊人紛紛倒退，俠女趁機跳出圈外，黑黑的冷笑，大叫：賊聽真，多叫你們活幾天罷，爲後再見罷，少太爺要告辭了，說吧一伏身，向程巴堡子，如飛的退走，惡賊等怕他的暗器，不敢深追，俠女走着走着，回頭觀看，見群賊不進，心中很時高興，放心大胆的，回歸程巴堡子，到在巴老莊主的門前，聽從人伴紛紛談論，說是咱們寶馬，不但自己能回來，並且還會拿賊，你說够多麼難得，那個說若不然怎麼能够叫寶馬龍駒哪，俠女聽到這種談話，並不露本來面目，由門前走過，退回自己的家中去了，天交晌午錯的時候，老少群却退回程巴堡子，原來是在風雲堡山寨大廳前，逃走了大寨主賽老君，群賊跟着一亂走，放光烈，

那敢再戰，抽軍刃，跳入大廳，由後窗逃奔後面，如會玉美人崔美容，率娘子軍，趕緊分頭逃走，火山紅海峽聚齊，崔美容點頭，自去辦理，敖緒烈繞起身道鑽山逃走，大廳前將德厚，簷台雲威，會戰那兩個賊寇，見事不祥，跳出圈外，上房也要逃走，該着他們惡慣滿盈，被樊氏安人，與程少莊主迎頭阻住，二賊那敢交手，斜身使輕工，由西配房跳到大廳前坡之上，想要越脊向後逃走，將要擰身的時候，由後坡長身過來一人，正是雲霞居士，老人家見庭好殺了個熱鬧，遂飛身至外面，將他寨中擺設的，毒蛇陣，以及各樣消息埋伏，盡皆破壞無遺，然後趕回來，將將到在大廳房坡之上，見院中爭戰的，已然沒有了，迎面二冠正撞滿懷，金錐將方立永，逍遙神燕雲光，見是老居士來到，更不敢動手啦，轉身就走可就來不及了，被老居士一脚一個，全給踢到房下了，二賊擰身將々跳家，被雲威用劍劈了方立水，蔣德厚槩震了燕超，大衆俱皆齊集庭前，老居士問道，敖震高名遠等，逃往何方去了，三小俠回答追之不及，沒躺見向那裏逃去，樊氏安人嘆道，真不料想白來一蹶，可說是勞而無功，巴少莊主說，咱們放火燒他們的山寨，三少俠說憑，給他騎了巢穴，免得再行哺據啦，商量好了分頭放火，乏眼間烈焰沖霄，火光四起烟霧逃漫，衆人退下尋我寶馬，各處尋到也沒找着，老居士說一定是被逃走的賊人騎走了，巴少莊主點頭稱是，必是給騎走了哇，我們回再說罷，樊氏夫人與程少

莊主，娘兒倆的心中難過，仇也沒報好，寶馬又沒給找回來，說不出的鐵氣，但又無流可使，只得與大衆一同出山，繞走山道離了瓊島，回到程巴堡子，巴老莊主將大衆，接至大所之中，問起瓊島風雲堡之事，老居士快々說了一遍，樊氏安人說寶馬沒有下落，另人煩惱啊，起莊主說弟妹，這一層倒不用着急，不但是寶馬回來，還帶來個高名遠，大衆驚異問道，怎麼回事呢，巴老翁笑道，說來是太可笑，午前我正在庭中閑坐，忽聽外面人聲喧喊，我急忙出去觀看哈々，乃是寶馬自己跑回家來，鞍子上綁着高名遠，象人聞聽齊說怪呀，這是何人所爲呢，巴莊主說我親手解下賊人，命人將寶馬帶下去，回到大所中，細問高名遠，被什麼人所擒，他說遇見一個青年人，自稱要命鬼的，用一條軟捧，將他纏脖了打倒，我細看看他的傷，認明是毒唱軟捧打的，樊氏安人啊了一聲，說莫非是了頭所爲麼，巴老莊主笑道，除去姑娘他誰有毒樹軟捧，定是他女扮男裝，巧遇高名遠，被他所擒，看這種情況，必是又遇大敵，因而將高名遠綁在馬上，放回家來所以我派人，到家中去問，據從人們說，姑娘在家中呢，並有我這的老人家說，看見一個青年壯士，像程姑娘似的，由門前探看走去，他在後面暗暗的，跟着，果然是進了程府，我得到這個消息，才把心放下，弟妹可遣下人去，將姑娘喚來一問便知，樊氏安人急於要明白真像，急派從人去叫，不一時姑娘來到，向大衆行過了禮，站在安人身旁。



巴老莊主問起，提賊得回寶馬之情如梅俠女，將經過的情形，詳細說明，大眾交口稱讚，惟有老居士，沉着面目洗道姑娘啊，你的武學乃是，寒梅大師所傳，想那大師又是瓊島飛山賽老居的師叔，吾與另師道義相交六十餘年，今日見汝之所爲，真是驚喜交集，喜的是小小年紀，能作如此大事，驚的是巧遇高名遠，未喪在他九宮五毒搶下，實乃是家有餘德耳，單人洲群賊，幸是知進退，不然的話呀，就不可思議啦，總之以後不可逞罷，凡事必要審慎而行，須要謹記吾言，勿以爲河漢也如梅俠女與高采烈，被老居士一片言詞，說了個垂頭無語，細想果然一點不差，急忙再拜面答說，承老人家訓導，弟子敢不凜遵，老居士笑道聽話呢，是你自己之福，不聽呢自己受罪好自爲之吧，施老俠從旁說道，今夜晚將他等斬殺，與程老弟報仇雪恨，范氏安人說我想起回靈來，開吊之時再殺他等，巴老俠說那也可以，老居士向三小俠說，我們爺幾個，起身回居士休法，巴老莊主提道，何必如此忙呢，老人家說赦賊他，決不能在此久停，必要回火山紅海俠去，吾等不能耽延，施老翁說那也得等明日走還不成麼，老居士點頭，翌日飯後起身，別了巴老翁等，老人家率三小俠，回到居士林，安置才安置卽星夜，趕奔海外劉公島，這一日到了金門港，要船隻直奔劉公島，海面巡船問的，報入島中說，三位少俠客，請得老居士來也，張三峰等率衆，擺船隊相迎，見

面彼此行禮各道契闊，及至入島棄舟上山，進了小雷音寺，上三禪大廳，分賓主落座，三小俠向前交令，備說此居士林的，所有一切經過詳細說明，衆高人點頭說你們，退下歇息吧，三小俠遵命去了，老居士問失機之由，張二峰冷笑道：「此事真是可慚，遂將中計的始末，草草的談了談，原來是自從，兵敗紅梅峽，冥圍退入劉公島，自以爲必死無疑，孰知一位位身體漸漸強壯起來，刻高人無不納悶，元化和尙說莫非說，上天保佑毒不死我們，張道長苦笑道：「僧兄言之差矣，此事必有隱情。」據譚氏二賊說，服了反藥之後，若動氣用武之時，必要區血而亡，以情理來論，此言決非虛假，我們與伊等動手，後來會戰賊軍，冥圍回火山紅海峽，用疑兵計，兵退劉公島來，經過多日反側日見，然可，這明明的是，暗中被人解救啦，衆高人說沒見外人來，這被救的話從何說起呢，旁有每台雲威說道，此事乃係弟子等，疑惑譚氏二賊是汗奸，但是衆位仙師，重視他們弟兄，弟子等又何敢多言，只可留心察看，他們說中毒等情之時，裝腔作勢斷定了，是汗奸無誤啦，所以斗胆隱蔽，煎藥時撤去原方，將雲霞居士的返魂舟，用水化開呈用啦，譚賊不察以爲是其計得售，彼之大功告成，當面自己宣了毒計，說明了詳細，弟子等實深慶幸，適逢其合巧破了瘟毒，事後一想，如此重大的事，竟自未經稟知師長，擅行作主辦理，太已的不應當啦，因而畏罪不敢奉知，今見衆仙師爲此事納悶，又兼想着在

尊長之前，朦蔽不說定言，乃係最大的過犯，因此據實奉明請罪，說完了這片話，就跪倒衆高人面前，衆弟子等隨着俱皆跪倒伏地請罪，張三峰，元化，公冶老俠，先覺上人等，聞言全都怔住了，待了會了衆人長嘆一口氣，矣的與聲說道：你等先起來，雲威等遵命站身，張三峰說，此事你們對是不對呀，但是事機的威應，也非是偶然的約，將功抵過既往不咎啦，衆弟子連稱，謝過仙師，張三峰問道，你等那一個先起的疑心呢，勾成寧答道是弟子起首，張道長又問，何人決意不用原方，另用返魂丹呢，如台雲威答道，是弟子主張的，衆弟子合意決定而行，張道長哈哈一陣大笑，說道勾成寧機察過人，失之疑心太重，雲威勇於果斷，臨機應是有爲的人，可惜我輩竟自沒看破，彼等之詭計，誠可笑也，公冶老俠說，既然又得不死，商議破敵之策以及提拿譚氏二賊之法，張三峯沉音良久，微笑道還得照着，前者趙遙島之故智，元化設怎麼又要裝死啦嗎，張道爺說此番是全體裝死，我全軍養足銳氣之後，一鼓作氣掃滅伊等，藉此以驕敵人，遂向衆弟子說，你們何人去南海，普陀後峰居士林，啓請雲霞居士，來一回海外收伏敖光烈，協力紛定辭島，當有公冶修，蔣得厚，實台雲威，三小俠一管向前，討差前往去請，張三峰點頭應允，三小俠領了言語，離劉公島起身去了，過了些日子，沙門島遣巡船送來，神行飛腿呂明達，直至島內見了，刖位高人哭訴情由，言明巧遇三小俠，前來送

信的經過，張道長聞言，安慰了他幾句，命人將他帶下去安置，然後向衆人說道，不料想枝節橫生，老居士被番兵解，雲威等定是去瓊島，找敖光烈，與高名遠給老居士復仇，那裏兇險的很，這三個孩子，未免的太任性了，先覺上人說道，我們元氣不曾還足，怎能遠去瓊島，虬髯俠程萬里答言道，請諸位放心，瓊島臨近程巴堡子，柴陽村，有巴家父子，與施老兄台我二弟萬海，瓊島之中，元寶峰金錢堡，也是我輩之人，他等即便去了，也不至於有意外，髯僧說他等正走旺運，就算涉險也無關緊要，張道長說，妨礙是不至於呀，可氣他們不知自諒啊，白受辛苦，是勞而無功的，周顛笑道事有定數且自由他們作吧，我們修養足了之後，收服匪類大報仇恨，張道長等嘆息道，只可是如此，如是者非是一日啦，這一天巡船來報說是三小俠，陪着雲霞居上回來了，衆高人莫明其妙，急忙率衆出迎，及至接至裏面，落坐之後彼此說明，老居士笑道，我輩交友心實之過也，再者呢，每次全是事以人，助力成功，所以深信面不疑，方有此次的失敗，刑高人齊說誠哉斯言也，老居士說，此番赦賊逃回，必要急於解決劉公島，施可復興伊等勢力，咱們又應以何法破之呢，張三峰笑道，蒙老居士惠然而來，吾等夫復何憂兩，只須加此這般，這等這樣的辨理，或可是肅清匪類，就在目前吧，雲霞居士聞言，微一沉音道，理想是這個樣子，事實士恐不能如此順手，張道長說，預定是如此，辨的到與否，且

看機會罷，當時單々の核計核計，暫爲作個進行之法，大擺笑席給老居士接風禪慶，飲酒中間，又提起破賊之事，經詳細的商議多候，決定先破火山紅海峽，與龍虎島兩處，將派衆全齊到蓮花島，那時一鼓破之，老居士將由兇僧經慈，身上搜出的請書，交與張道長，大衆看罷齊說，依附請書看來呀，毒風白蓮寺上盤蛇紅果峰，這兩個賊巢必須剿滅，不然可是心腹巨患哪，老居士說我看，先破了火山，龍虎島，與懸空島二賢莊，能以兵困白蓮教總匪窟，八卦蓮花島，那時分兵派將再掃滅那兩處，方可沒有顧此失彼之虞，張道長說只可如此辨啦，老居士又問道，諸公的精神復元了沒有呢，衆高人一齊答道說，已然復了原狀多日啦，尊公不到，我們也要發動破敵了，老居士說我明日，去探火山的動靜，然後再定入手之法，衆高人一致贊同，張三峰笑道我們閑着沒事，也與高人全往不好嗎，雲霞居士說此去作探，不必人多去一二位矣，張道長與先覺上人說我們三人去，不算人多了吧，老居士點頭應允，旁有蔣德厚說，弟子去作引路之人，對於火後峰，洩水之路我是極熟的，老居士答道，這却用不着，彼處是我發祥之處，又何須領道的呢，汝退後歇息去吧，蔣小爺撞了個，橡皮的釘子，緘口無言而退，席散之後各自安歇，次日早飯後，僧道儒三高，乘大船起身，向火山紅海峽進發，一路無事這日船到立馬礁，離火山約有七八十里，將船灣在立馬礁山環之中，老居士說我們說不得受

點辛苦，帶乾際水壺蘆。開水前往才成呢，船是不能前進了，僧着二人點頭稱是，在船上用飯之後，天交未正的時刻，三位各帶應用之物，囑咐水手等不准出山灣，以免被賊人知曉，官軍水手等，連稱凜遵，分派完畢，擇好了水師衣靠，跳入海中分波踏浪，周向火山後峯面來，將及黃昏之時，就到達了，由後島坡上來，更換了旱地衣服，將水靠背在身上，老居士當先張道長等隨後，曲曲折折穿山洞而行，不到定更的時候，便入了萬丈金光寨，及至到在賊人的內寨之中，三高人彼此囑照各自留神，遂分開，奔他的大廳，老居士由北面，加着十分小心，用輕身法飛行術，找到大廳的後窗外，聽屋中歡呼暢食，高談闊論聲達戶外，原來是，敖震在九轉玉女峰，風云堡山寨，見大事已去，再不走恐性命不保，他撤身跳入大廳，幹後窗戶逃出，知會了崔美容快走，這惡賊是真滑穿林繞樹而行，好容易脫出瓊島的境界，那敢壁延星夜逃回，由章州三叉港，尋着梨外蓮花島，採買雜物兼探事的船，表面上看來，乃是飄洋海客，其勸是求管給賊匪轉運物品探事的，船危上有蓮花托子，是白蓮教的人，全認識這個暗記號，管船的姓諸名叫大用，別號混海飛魚，他正在岸上督催裝貨，一眼看見了，敖光烈啦，忙打了個暗號，與敖震到在僻處之處，說大寨主可先別上船，此處查的太嚴厲，面生可疑的人，立時就細上，你老等開船之後，入水追隨離岸遠了，再行上船方保無事，惡賊點頭應允照計

而行才跟船回到火山紅海峽，會合了欒尙覺空等，備說此行的作爲，惜乎是白受累啦，歸結呢無一所得，欒尙說大寨主，不必憂悶哪，強然海南未得手，這邊可甚是順必，敖震說莫非是，將劉公島收回來了嗎，覺空說享，要是奴回來，我豈能還在貴山忍着哇，未容敖光烈說話，欒尙搶着又說道，離着收回來不遠啦，綜合累次的探報，以及體查官軍的形勢，佔九成九張三峰等，一千人是全死了，敖光烈聽罷，笑了笑說教主哇九成九的話，還是不老靠的住，必得證實了他等，確然准是死啦，那才可以算遂心所欲呢，差一分也不能成功的，欒尙說我已然，派人涉險去探劉公島，等待回來便知如何了，敖光烈問道教主，派的是那一位去的呢，欒尙說紅蓮派中護法二伽藍，還有小徒蓮花秀士，他們三個人用航海飛舟去的，可說是再穩沒有的了，敖賊一聽甚遭高興，等了幾日三寇探明回報說是，徐劉二帥退守沙門島，劉公島空虛，聽官軍官將的話音，張三峰等是全沒了，大概是雲威等，一千徒弟們全沒死，衆口如一大致如此吧，敖光烈聽得這個消息，首先高呼辛運啦，辛運。欒尙覺空等，也是樂的手舞足蹈，衆匪齊聲慶陸不休，敖震鎮定了片時，說道，這才島九成九哇，必須我們再爲親身深詢一回，方算十分可靠啦，彼時大舉進攻，收復劉公島，乘票佔了沙門島，船入海口上陸，走馬搶登州，兵定登來青沿海三府之後，啊哈哈，那才能說是十成收功了哇欒尙，等齊聲說對々々，理應如此方保萬全，計議已定，當晚在大廳中擺酒慶樂，預定明日前往

，再探劉公島，以便出兵大舉，在酒席筵前，衆寇高興碰啦，嘆奉行令談々笑々，群賊恣意痛飲，可那裏知道，張三峯，先覺上人，雲霞居士等，僧道儒三教的高人，已入萬丈金光寨。老居士，在後窗戶外，屏聲息氣的，慣聽他們講話，這千教匪們得意忘形，毫無顧忌暢談所欲爲之事，樂尙此時已有幾分醉意，高叫大寨主啊，明是去探劉公島的話，都是誰去呢，赦賊等的酒，全有點過量啦，不加思索就答道：當然是我親身去走走，覺空兇僧說好，貧僧也陪着去看看，赦賊笑道：紅蓮教主哇，故地重遊益增感慨了啊，哈々々の笑個不了，覺空說大寨主不要打趣我，好一好回劉公島就不動例，樂尙笑着說教主啊，回去接收過來當然是，坐鎮不能動啊，可別叫人家給獲住，那樣的不動哇，還不如動的好區，覺走不悅道，有豈此理，說笑談不應該這樣的說呀，唉々太不吉祥了，樂尙沉着臉說，這句話也要緊的，說被擒就能真被擒麼，那有那靈的事呢，赦光烈忽然驚覺說呀，我們今日酒喝的太過啦，別說話了，留神有好細前來，說罷飛身躍出大廳，提起蟠龍戟擰身上房，週行巡視了一番，跳下來插了兵刃，進庭入座說道：今日太放縱了，全皆飲酒過量，所幸的是沒有人來探火山，好險那好險，覺空說大寨主，你是小心過火呀，請想張三峰等，早已物化了，可又有什麼人能以進的了，萬丈金光寨呢，赦光烈癡笑着，說教主言之差矣，就算是如我等心中所欲，他們全死絕了，但是澹台真威



蔣，德厚，公冶小畜生等，再加上雲霞老匹夫，他們亟若來到火山，請問又應如之何呢。問的個覺空登目結舌，回不出話來，欒尚接言道，大寨主所論固然是對呀，但是我想雲霞居士，與幾個小奴才們，此時正在海南，各處山林海島尋找哪，他們怎能料到，大寨主你來去條忽，如神龍之見首不見尾，別人捉摸不着，可豈能來深金光寨呢。據此參詳伊等沒回海外，敖震笑道我也見到了，他等在海南呢，覺空說大寨主這就錯了。既知他們在海南，適才你怎麼那樣的質問我呢，敖光烈哈哈大笑道，我蓋不那個說法，可怎能把教主你罰住呢，說罷縱聲大笑不止，把個覺空鬧的，急不得惱不得，欒尚笑道得啦全是怨我一言之差，我們吃點食物，壓壓酒該歇息了，明日還得辦正事西緊吶，敖光烈，覺空，見惡道如所說着，也就相顧一笑齊說醉了醉了。遂即入席用飯不在多談，老居士聽到結局，撒身退走會合了，僧道二高人一同往外，出了金光寨至後島坡，找了隱身之所，坐下歇息，拿出水壺葫蘆，吃了幾口之後，張道長問道適才那賊出來查着，你在何處躲閃來看，老居士笑道，我紉在房簷之下，他怎能看得見我呢，你們二位聽明白，賊了等的計畫了嗎，二高人說有沒聽清的，因在前簷離的遠，老居士遂將耳聞目見的，詳細說了一番，張道長說，若不是怕打草驚蛇，適才我就現身拏他了，這麼辨更好啦，我等火速回去預備拿他們去吧，三高人當即起身，及至回到船上，催促速速開回劉公

島，官軍督促着水手，將船開回治巧正差順風，拉起蓬來乘風破浪，這一日到在島口，老居士額首稱慶，說巧得天助，早到三天照這樣看哪，大概是大巧可成婁，說看話上了小舟，飛也似入島，衆高人得信接出來，見面行禮謙讓往裏，進了三禪大殿，各自歸了座位，老居士說明了原委，徐劉二帥站身說，敢請列位仙師，設法捉此逆叛。老居士笑道二位先別忙轉文說，請少安勿躁哇，二帥連連稱是唯々歸座，老居士向張道長說道，在火山後峰仙長說，歸還設法捉賊，現已回來了，請問計將安出啊，張道長聽老居士的話，有點是言在意外，細一尋味忽然醒悟過來，口念無量天尊，善哉善哉，老居士笑道，你也太機警了，張道長正色答道，說老居士真知我者也，衆高人問怎麼回事，張三峰向大衆說道，只因在火山金光寨內，得了敖震等，來探劉公島的消息，貪道說即剋趕回去，好設法捉拿賊匪，適才老居士問的意思，言在意外，將我提醒悟了，小題不可大作，大題目呢豈能小作，因此要暫不動手拿賊，用欲擒先縱之法，盈他全軍一齊發動，彼時按頭擊尾掏心一戰，不但拿賊破敵而且是，火山金光寨，龍虎島煙雲寨，盡歸吾之所，有也，老居士看透我意，因而說出太機警的考語來，衆人聽罷這才明白，齊說實乃是妙之極啦，張道長向劉伯溫，耳邊說了計策，劉軍師轉身出去，傳諭辦理去了，又向招討大帥徐達，說了計策，徐大帥照辦去了，老居士說我帶雲威，蔣德厚，公冶修，並請公

治老俠，帶杜文華，勾成寧，我們爺幾個，前往輔助軍師統帥，倒取金光寨，張道長稽首稱謝，連說甚好甚好，敢請偏勞多累。一客不煩二主，就請於取下火山之後，接應九曲龍虎島，助力奪取八桂煙雲寨，老居士說好吧，你配置的太嚴密啦，張道長向釋僧說道，請上人率六俊弟兄及令高足，把守劉公後島，見信火高飄之時，封鎖後島一帶等處，千萬別叫賊匪脫逃，再請先覺上人與周上人，率莫文豪，與鄔錦彪，分頭協助保守後島，兼顧島內各處為八路救應，乘高人應聲還辨，張道長又向老劍客鄔光明說，你老先生與程老俠客，黑老俠，尚觀主等，先入九曲龍虎島伏藏，等煙雲寨中得知，火山紅海峽的警報之時，幾位分頭放起火來如此這般的發動，尚若勞不能支，可用戲戰之法，或隱或現以候接應，衆老俠欣然應諾各自預備去了，當時分派已畢，照着預定的計策，佈置了個整齊嚴肅，這可應了兩句成語是，掘下陷坑擒虎豹，安排香餌釣金鯨，埋伏的真好似銅牆鐵壁，又好比撒下了天羅地網一般，賊那邊還高辛呢，那裏曉得大難將臨，頭天晚上樂了個，盡醉方休，次日清晨升廳辦事，安置山中諸事，諸樂尚惡道坐鎮，命護法二伽藍引路，赦光烈約覺空，一仝起身去探劉公島，四寇下山備了飛船，入海前進一路無事，翌是又走了一天，飲食雖然不缺，但是這分辛苦實是不小，及至到在劉公島後島坡，上了早岸收藏了飛船，找了隱身之地，暫為歇息一會，覺空來在後島，心中的感

概自不待言，好在不久便恢復了舊業，因此精神爲之振作起來，天交三更之時，四寇起身，身內山而來，到在歡喜禪林的舊峽前，遙見山坡上黃番寶蓋飄擺，四寇臨近看時，乃是累夕的墳譚，查看番上的字跡，是列高人的名號，敖光烈由不得心中喜悅，向三寇說但不知，這是真的呀，或是假的，覺空說我看許不能假，敖賊冷笑道，以我看來假的估准，我們至裏面探詢探詢，再作道理吧，說着話離了其家，往裏奔來，至小雷音寺內各處窺探，見三禪大殿暗無燈火，找至跨院之中，窗上有人影，屋中燈燭耀煌，惡賊潛主後窗切近，側耳細聽屋中動靜，候了好久方才聽清，屋中談的話，說的是二帥遠在沙門島，張道長衆高人已死，劉公島本虛，尙賊兵大至又應如之何呢，又聽另一人說道，你也太愚了，我們這是一條計，張仙長等一位也沒死，那些個高人，刀兵水火疾病，全都不能侵犯的，修安了不壞之體，那有個能被毒死呢，詐死者原爲誑哄賊人自投羅網，別看二位大帥沒在此處，一朝有事自然就到了，那個說這就是了哇，敖賊與三寇，又探了五六處，全是這套詞不差多少，敖賊知會三寇，浪歸後島天可就快要亮了，覺空說各處聽的話，是大同小異，大寨主作何打算呢，敖光烈哈哈笑道，回去再說可也，遂收拾飛船入海，退回火山金光寨，及至到達棄水面登陸，更換衣服至大廳，會見群賊之後，述說此行的結果，欒尙沉思不語，調開棹椅大擺酒筵，衆賊入席飲酒中間，敖震說列位也

聰明白劉公島的事了，應作何等的，想想呢，請各表各的見解，衆寇意見紛紛，其說不一，欒尙發言止住衆議，向敖震說道，大寨主看這步棋應如何走呢，敖光烈笑道，敖主此間定是明白啦，覺空龐振嶼，一齊說道我們也省悟過來了，敖震笑着說，我們速速發動去取劉公島，可以手到擒來，衆寇說明知道，張三峰等乍死，我們怎好去找苦契呢，敖光烈笑道用兵之道是真假虛實，非庸人所能了解的，衆寇齊說願聞其詳，敖震面露得意之像，笑吟吟的說道，他這種計謀，只好去哄平凡之人，在某家面前可施展不了哇，現今的劉公島，乃是一座空城計，他用的是真事假做，佈置疑雲以阻進取，衆賊問道何以見得呢，敖震說要緊的，只在尋其漏隙，再加以詳查之，自可得其真像矣，請諸位想情，張三峰等若是死去，掩藏尙恐洩漏呢，豈能在後山坡，揚番立起坟墓，叫平庸者一望而知，張三峰等乍死無疑，此是第一重疑陣，再由軍士口中，說出來實是乍死勞敵之計，說明是計示知暗探之人，此係第二重疑陣也，若非有特陞才智者，則必墜其術中矣，按兵下敢深入觀望時機，如藉此籌備一切，再圖決戰以挽頹勢，今向列位解釋內容，雖然張三峰等已死，失了靠山無可仰仗，方有命云威等，去海南請雲霞居士，或矣以及其他，劉公島空懸，才用此裏勾外連穩軍之計，明着葬埋張三峰等，揚名舉哀，暗傳知三軍，危言用的是乍計誘敵，如此一來軍心安定，兵將等背地裏，必要紛紛談論，探

車的人聽了去，認爲要知心臂事，且聽背後言。必信以是實了，則其計得售矣。綜合以上情形刻斷，所以料定劉公島空壓，張三峰等証實是死亡啦。這一干群賊，聽他逐一解說，也全都醒悟，齊說對呀若不是，大寨主看破了疑陣，黑々々，我們還在夢中呢，豈不是坐失良機了嗎，樂尙，覺空拍掌說，哈哈，好劉伯溫哪，這個主意真高明哇。我等音被其所愚，敖光烈笑道，話已說明我們速速進行，收了劉公島，再取沙門島，如果沒有什麼變化，那時再行兵於登州，不爲屬晚，若不是累次失敗的話，此番就應該放大了穴量，三路分兵，取劉公島，沙門島，於登州城，給他個迅雷不及掩耳，三路一齊發動，叵奈恐怕有意外之變，就不敢大舉，只得接着步驟而行婁，樂尙說咱們忍着點吧，可千萬別邁大步例，再要上當就完了。可不是當要的呀，敖光烈說矣，誰不是如此的想約，不然何必自找費事呢，覺空笑道費點事吧，倒是保重啊，敖光烈說要保重不是，我們就謹慎着進行，請紅蓮教主率帶本派衆位，作前鋒直取劉公島，白蓮教主領本派列位教主，爲合後總接應，我坐鎮火山紅海峽，靜候捷報到來，那時再定進展之法，覺空樂尙，一齊說好就這麼辦，免得再中敵人，番伏休窩之計，敖震說對婁我是一遭經蛇咬，三年怕井繩，謹慎從事以防萬一，覺空立即令護法伽藍，衆羅漢金剛怪物等，收拾應用一切，調齊婁兵與戰船，及至配備已齊，先期開出火山島口，敖光烈而軍前。又囑咐了

一番，然後祭了海神，開船起程直奔劉公島，距離約在廿餘里，將船隊紮好，升座中艙發放軍情，忽後向衆眾說道：「列位師弟諸位教主此番我們復奪劉公島，眼見得又可恢復舊業，再佔根據地，但是要努力進行，今日晚間入島探看，外面將船隊調齊，徐步前進，約在三更之時，要到在島口外，三二里之遙，靜候島中火起之後，即刻匪兵捨島，在此時可是間不容髮，望衆勇敢直前，奮不顧身作勢所之爭，庶可破敵而入，闖入島內則大事定矣，衆眾齊稱尊命，覺空遂令四大金剛，六大怪等率船隊待機，餘者列位教主隨我入山復奪劉公島，大法伽藍，大力伽藍，覺幻覺化，神行羅漢聲明，毒龍羅漢覺輝等人，齊聲答應道：「願隨師兄入島，一決勝負決不有悞，當時商議完畢，傳話擺酒預祝，少時酒菜備齊，衆眾入座開懷暢飲，直吃到紅日西沉，方才散席，吃了會子茶，天光時候，各自收拾分頭幹事，紅蓮教主領海佛通天和尙覺空，率領十四羅漢護法左右二伽藍，共總十六寇連覺，是首從十七寇，換了水師衣靠，泗水直奔劉公島，來在後島坡天普二更以後了，棄水上岸更換衣服各橫掌中兵刃，略坐歇息，待了片刻快轉三更啦，覺空說是時跟啦，走口師弟們隨我來，說罷提軍刃他當先前進，衆眾在後面跟隨，如同星飛電閃的一般，够奔小雷音寺，到在廟中之後，分頭探聽了探聽，衆眾各將所得的消息，告者覺空，惡兇僧聞聽，與前者來探應的一些兒沒差，可真把他樂極了，忙向衆

賊僧發道辛運哪辛運，大事成功矣，你們快去去，分頭放起火來好招致外援拾島，群僧聞言也是喜之不盡的，連忙星飛遵命辦理去了，不一時有十數處，火光冲天烈焰飛騰，人聲鼎沸起來，只聽得鑼音响亮，一片救站的聲音，並沒有是炮亮隊，調兵遣將的動靜。覺空隱在暗處，高辛的不得了，准知道山島收回啊，決定沒有什麼變化啦，他在裏面喜悅非常，外面的，登雲金剛了凡，撒地金剛了因，移山金剛了冤，攪海金剛了怨，率領着開海怪命茂，翻江怪俞興，攢天怪姚飛，入地怪秋寶，穿山怪金達，閃電怪形怪尹武成等，正在督催水軍，在島口外待機，忽見山中火起，就知大功垂成，急忙密令下我軍前進，退後者立斬軍前，衆婁兵等奮勇當先，四大金剛六大怪，各駕快船拾到前面，率賊船直撞島口，把守劉公島的水軍，見賊兵大齊衝來，水師管立刻混亂起來，分頭駕船四散逃走，有費多大的事，賊軍闖入島內，四大金剛令六大怪，率兵把守島口，然有分兵棄舟登岸，來抬小雷音寺，一面走着心中這份樂，就不用題啦，遙見紅蓮教主等來到，會合一處備說殺散官軍，得了劉公島，現派六怪弟兄嚴守島口，特來會見教主，收小雷音寺，以便辨理山中的善後，紅蓮教主覺空說，原來如此你們那個，快去知會後援，請白蓮教主火速進兵，當有飛大羅汗覺慧，答言道待我前往，道罷翻身而去，覺空率衆向小雷音寺面來，到在山門外看時，連一個人也沒有，以爲是全逃走了呢，原是自



已的處所，今日又得據爲己有，心中自然是愉快異常，他也是高興太過啦，就不加思索，率衆進了山門，直奔三聲大殿，到在正殿前面，見院中燈燭軍煌，照耀如同白晝一般，上了台階看殿內，一個人沒有，覺空令衆婁兵屯於廟外與殿前，他率衆賊僧歸座，在正位上落座之後，由不得哈哈大笑，和然說道：「自從與火山會兵，開戰三路會明軍，僕中詭計丟失此島，根據地被他人所有，直至於今日，方得重掌舊江山，哈哈，黑々々，天假其便非偶然也，衆賊僧附和着說，此乃紅蓮教當興。故此失而復得，實乃天助成功，實非人力所能及的呀，覺空笑着點頭，將要派人分頭救火，搜查各處山凹，忽然低頭看見，掉案上硯台下壓着一封束帖，急忙拿起拆開硯看，可把賊僧給吓不啦，束帖上寫的是：「字諭教匪知悉，汝等不知用兵之法，惟有危計陰謀，行險堯幸於一時，優待而無恐，竟敢深入重地，自取滅亡之道耳，全軍如魚遊釜內，尙且自翔得意，毋乃二愚之甚矣哉，爾等倘明果報循環之理速々自縛黨羽延頸待刑，庶可免途生靈塗炭，以救首從島合之衆，設若猶作困獸之鬥，希圖倖免兔脫，彼時天兵發動，令爾等全軍覆沒，休怨貪道不體上天好生之德，實係爾等自損滅之禍，汝其熟思之，勿謂不教而誅也，下寫着張三峰等全示，覺空看罷這道束帖，豈得不驚恐呢，失聲喊道：「又中毒計也，說着之起來，向衆賊僧說：「快走快走，遲則無及矣，說罷之後他先擰身縱出，三禪大殿去了，

群賊正在興高采烈之際，見教主看人家留的字柬，一個個本就志下不安，又見他驚慌跳極，說中毒計了他先跳出，那一個還敢停留，也就似見鬼一樣，奔命的一般，跑了出來，見大教主站在院中發怔，護法左伽藍覺幻說道，師兄啊怎麼回事兒呢，你老這樣大驚小怪的呀，覺空黑黑冷笑說道唉々，叫這麼一張紙，將我吓了個跑，也真太可笑例說着遞與覺幻，兇僧接過來看了一遍，說師兄哇，這個事兒可也不得不信，神機羅汗覺通說，師哥你看，四外的火，我們沒去救，全開熄滅了此點來說呀，或可是中計亦未可知，覺空聞言又把恐懼的心，勾了起來，正在進退維谷之間，忽聽得房上有人說道，唉，你們真是狐狼之性，多疑多懼怎能成的了大事呀，群賊抬頭看時，齊說啊育可了不得，此番話不成也，覺空喊道事已至此，不要怕，不要怕，我們拚了罷，房上的人笑道，就算是想着不拚，哈々，辦的了嗎，原來房上說話者乃是張三峰等，早得密報十七寇入島，在三來殿內留下字柬，退出隱藏，直等他們分頭放火，調兵圍山官軍奉令躲閃，不提阻他們，但是許進不准出，賊船入島口之後，官軍早就圍困好愚，要走是決對不成的，張道長等看着，這干賊會齊派人去調援軍，急忙知會二帥，別提出去送信的人，然後才跟隨覺空等，進廟入殿坐下看字柬後，全給吓跑出來了，衆高人瞧着好笑，又見他們站在大殿前，互相用議不得主意，再向四外看，火光已然不見啦，便知各處安排齊畢，

這才在房上現身答話，鎮壓群賊的銳氣，然後一位位，飛身跳下房來，張道長當先向前，說覺空兇僧啊，你不用納悶例，我來告知以釋疑團，前者並道總弟兄，巧使危計我輩，確是中了毒藥，但是用反藥引毒的法兒，被我輩門下所堪，因而未能喪命，此乃天意所在，實非偶然事也，此次敖光烈來探，我們明知故意不理，意在誑汝等齊至，一骨而擒之，以定海外諸島，不料想汝等，倒是有點危機靈，正如狐狼之性啊，只有汝單軍在前，藥尙在後作援，遙觀成敗以定進退，敖光烈坐鎮火山之內，以保很而有歸，哈々，爾等沒施強是不差，但是恐怕你等難逃了，今以汝約，只要是爾十七人，束手就縛聽候行刑，貧道便可將一千從賊盡免斧鉞之誅，倘敢恃強相戰，必令爾全軍盡成粉碎，衆敵之慘却，是汝之過也，覺空到此時，眼睛全全都紅啦，他還管什麼生靈，塗炭不塗啊，一聲狂呼道拚了吧，提掌中兵刃沖了過來，這一班號爲羅漢的賊僧，各擺軍刃發生喊，也就擁了上來，張道長口會無量天尊，善哉善哉，刻位觀看熱鬧，那一位也別管，散開了圍困着，別叫他們逃走就或了，說罷了話，擺開了掌中寶劍，獨鬥十七個賊僧，一口劍上下翻飛，將群賊逼的似走馬燈兒一般，越殺越性起，一聲吽吽劍光一閃，紅光四濺，可惜托天羅漢覺不，喪於劍下屍面兩分，長眉羅漢覺禪見師兄慘死，心中難過手微一慢，被張道長斜身一脚，正踢在心窩之上，慘吼了一聲，口中噴出鮮血兄於就地，伸了伸

腿區的一聲，全魂氣斷一命嗚呼了。覺空見兩個師弟慘亡，心中焦急之甚，又走了十數個照面，嘖嘖一聲响血，四射，蓮頭維漢覺悟，又被張道長，一劍劈爲兩片，慘不忍睹，衆賊僧見此情形，一個個心驚胆戰，叫到大教主啊，惟今之計我們跑吧，覺空嘆氣說，怕是跑不了區，群賊說跑不了再說，倘若是逃出去，再行沒法報仇不遲。兇僧喝喊道對對，跑跑試試看吧，說着將兵刃一掄，擰身縱出丈餘遠，衆賊人也隨他往外跳齊奔前山逃走，因爲他的戰船，守着島口呢，並且有四大金剛，與六怪弟兄們，尚可抵擋一陣，駕船不能走的話，還可以入水逃生，若是跳到海洋之中，那就算是保往命了，可是他那裏知道哇，四小金剛守住島口，不久的官軍船隊圍了上來，群寇一商議，急急的給山裏頭送信，看這個樣子，我等是又中了計啦，鬧海怪俞茂，翻江怪俞興，二人答言說我們去送信，四金剛點頭道，可要加小心哪，二怪說請放心吧，遂即轉身上小船，奔入島口之中，至內島兵，棄舟上岸，直向小雷音寺來，將走出一里來地，迎面有人喝道，來人吧步，爾是什麼人，二怪一順掌中軍刃，向對面問道，你是什麼人，那人怒叱道我問你是誰，快報名，二怪只得把名姓說出，那人哈哈的笑了，說二怪呀你將人頭獻上來吧，還等老太爺子動手嗎，二賊聞言大驚，急問道沒面是誰，竟自說此朗言大話，那人說瞎了爾的狗眼，不認識就別問例，看家火把，說着跳過來掄劍就劈，二怪遞軍刃還着，

當場動手了幾個照面，被人家一脚一個踢倒在地。早有軍兵過來細上，那人命兵士們看守。轉身奔水面上船，不一時到在島口，霍然跳到賊船之上，揮劍亂殺直入中軍，四金剛與四怪急忙迎了上來。看來者乃是莫文豪。不由的大吃一驚。老先生見賊等現出恐懼之態，遂即乘機說道，我把你們這群不知死的賊，他等一個個死傷已盡，哈哈還敢在此，胆子真不小哇，納頭來吧，說着仗劍攻來，八寇認以為真，驚恐間無有別法只得且戰且敗，正在這個時候，外面官軍船隊，也不雷鼓吶喊，火箭如雨攻了上來，賊兵大亂紛且入水脫逃，八寇見不能支持，也就跳入海中逃命去了，莫文豪上了小舟，退回內島洋紛此時徐帥已然，收了島口內外的賊船，分兵派將嚴守各處，船看內島坡一帶等處，埋伏下火器軍兵，莫文豪交了二怪，轉身向內山面來，迎面遇到鄔錦龍，向莫文豪說師兄快向前堵截，群賊逃出來了，我去知會師父去，說罷飛也似去了，老先生橫劍等候，少時群賊來到，莫文豪厲聲喝道，覺空師兄少往前進，師父等在此久候啦，兇僧聞言止住脚步，認的是莫文豪，急忙用甘言引誘，口稱師弟呀請會全門之義，讓條路與我們走吧，莫老先生笑道，你又給誰留過活路，倒是會給恩師死路走過一次，炮火之下報師恩，惜乎孫老和尚未死，黑黑今日相見看你又當如何，衆賊僧喊道那有工夫與他善談，殺呆敖的一聲，圍將上來，老先生哈哈大笑，捧劍戰群僧，走了，走了幾個照面，就想要一跑

而了之，在要路未從跑之時，聽得經聲佛號，南無阿爾陀佛的聲音，由遠漸近已至面前。覺空情知是跑不了啦，先覺上人當先吃退莫文豪，止住衆賊僧，手指覺空說道你還有什麼話說嗎，前者也在此島之中，此次又相見於此，不過反客爲主，局勢不同了，你手下這千人等，全是指佛穿衣，自命是佛門弟子，一個個的匪號，金剛，羅漢，伽藍，你號爲通天和尚鎮海佛，哈哈，全不想想這個袁是造了多大，此皆貧僧之罪也，我對你們說明了，情知是不能理喻，不過是叫你等知道，我和尚不客留海等，在世界之上造止，必要一舉除之，本着殺惡人即是善念的宗旨，並非無故向你等做對呀，話是說明白啦，來來來來，請過來吧，勝了我和尚時，就可討出方便，覺空聽先覺上人長篇大論，一片誥誡之言，也明白是苦口婆心，但是怎若伏罪呢，准知道動手決能佔上風，逃走更是不易，迫不得已笑着說道，你老人家之言，實乃是慈悲樓語，奈而弟子墜落已深實無法拔脫，望乞高抬高手，開天地之恩，請求後退一步，我們與他等一拚，勝負生死付諸於天，先覺上人笑道，爾不用不好意思的，要拚便與我拼可也，說罷劍衝過來，衆寇那敢怠慢，各掄軍刃接戰動手，此時張三峰率衆來到，覺空大叫道，刊位師弟呀，我可顧你們不了啦，各討方便自保自己吧，說罷了這幾句話，寧身出圈轉身就走，迎面鄒錦龍掄鄭便打，他斜身閃開，不及還手直向前跑，離水面不遠了，忽聽一棒鏗响，乒乓

々一陣火器打了過來，兇僧就地打滾，施展地尙的工夫，拾至官軍火器兵的面前，猛忽跳將起來，掄軍刃一場亂打，官軍怎能抵絡的住，紛紛的四散，兇僧連縱帶跳，逃而水邊，回頭觀看見衆高人隨後追來，又見衆師弟有兩個，被傷遙倒不知生死，餘者四散奔逃，他心中好生難過，遂即將心一橫，抖身跳入海中，分波逐浪向島外逃走，及至泗至島外由水中露出上身，看着劉公島潸然淚下，最傷心的是，金軍陣隊而來，現在落了個片甲不存，以身免，此等的敗陣，恐自古及今，用兵者首推於我，其他沒有這樣的丟人，難過了會子，努力分水前進，出來約有十數里之遙，眼前正是小分水礁，他扎擰着泗至切近，續上島肅來，已是刀然筋疲動轉不得，又兼被拾砂老九，火弩火彈打的傷痕，被海一泡，傷口腫起疼痛難忍，正在這危急之間，忽聽有人說話，兇僧睜眼看時，見由那邊過來一個人，約在三十來往的年紀，全身的水靠，手提一條青年銅鵝眉刺，走向前來，笑吟吟問道，說這位高僧，是由何處而來，怎麼受的這重的傷，請說個詳細，弟子身旁有丹藥，好來調治調治，說罷抱拳當胸，候着回答的意思，兇僧覺空一想且慢，我先問明他是這方面的人，再告知我的名兒不遲，想罷強打精神，笑道請問施主，高名上姓何以來此，示知之後，山僧方能告以名號，那人說某乃毒風小白蓮寺二教主經師付門下，名叫海裏飛林時用，奉命來探劉公島，可否收回因而至此，兇僧聞聽來人是經慈的弟子，

由不得哈哈大笑，樂的氣力猛了點，傷口津々流血，疼的兇僧直享々，稍緩了緩說道：「咱們是一家人哪，我乃是紅蓮教主覺空是也，只因兵取劉公島失機，兵敗將亡，僅這身免，且帶了重傷至此就不能行動啦，幸喜與閣下相會，貪僧之福也，那人笑道：「實乃教主的洪福，此處豈可久停，我的難此不遠，我來背着教主，到在船上之後，便好調治傷痕，兇僧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啦，那人將他扶記背在身上，用抄包纏好，下了山坡跳入海中，泗水前進兇僧的傷口，被海水再一淹，更覺着疼的厲害啦，只得咬着牙，忍受痛苦，經過了，好大的時間啦，好容易盼着，浮出水面之上，睜眼看時，嚇的他魂飛魄散，三千里外，只得長吁了一口氣，低頭閉目等死而已，却原來是，背兇僧這個人，並不是什麼林時用，乃是謝鳳鳴少俠客，只因老居士帶三小俠走後，程巴堡子熱鬧非常，由施老俠地近上，將程萬海的靈柩起回，開弔發喪大辦白事，夜間將高名遠，羅慈等萬剎凌遲，開膛摘心活祭亡靈，然後亂刃分屍，大報冤仇之後，施老俠回家養傷，謝鳳鳴向老俠商議，想要赴海外劉公島，見張三峰拜師，並可效力軍前，斬殺白蓮教匪，替父報仇，以慰亡父在天之靈，倘祖上有德呢，掃滅群醜京兵奏凱，論功行賞，或可得個一官半職的，光宗耀祖改換門庭，就算是沒有這個福，也可以，繼父之志殺賊報國，施老俠點點頭說：「好吧，老夫允你前往就是，謝小俠說兒我，早有此心沒敢說，怕你老不叫前去，施老俠說



孩呀，你搬出這大的題目來，我豈能攔阻於你呢，不過是彼處太險哪，你又是獨脈單傳，謝氏門中止有你一條根，凡事不准涉險，須以祖宗血食爲重，其他一切一切，皆可以從權辦理，汝要時刻勿忘吾言，是爲至要至要，謝鳳鳴跪倒叩頭，口尊姑丈在上，兒謹遵訓教，決不敢違背，請老人家勿以兒爲念，施老俠伸手將謝小俠拉了起來，說你去收拾應用之物，明日就起身去吧，謝小爺遵命而退，次日後堂拜別姑母，少不爲謝老安人，又有一番可寧囑咐，施老俠笑道：汝此行但愿你，一鳴驚人，不負命名之義，功成急早退歸，說到這裡聲音就有點發慘，強作笑顏說，你表弟失踪多年，諒以不在人世，我二老是桑榆晚景，能有幾年的健壯，這全是因爲老夫在壯年時，嫉惡如仇，手黑心狠，凡是犯在我手的，決不能逃得活命，雖然落個瓊州雙俠的名義呀，喪在我手的人哪，可說是指不勝屈，此乃我生平的大錯處，汝輩青年人出世，勿蹈吾之故轍，是爲最要也，須知殺人者人恒殺之，常體上蒼好生之德，殺人流血的事，慎勿輕爲之，謝鳳鳴再拜受教後，奉辭二老離家起身，非是一日到在登州，至鎮署求見強大人，自通名姓並言明是，某人之子，強鎮台聽說過，謝老俠的事件，急忙親身接出，見面互相爲禮，讓至書房之中，談起三小俠探瓊島等事，又說明自己來意，鎮台大人款待之後，遣船派將送謝小爺，起身赴軍前，及至到在沙門島，會過右鎮台，登州的兵將率船歸去，左光與大人，又派一

長兵船護，投劉公島來。船離劉公島不遠，忽見水花亂滾，謝小爺知道水裏有人，又遙聞島內有喊殺之聲，遂向護送的官將說道，煩你們先往軍前，替我報到，某追赶水中的人，看看是否賊寇，少時劉公島軍前相會。說罷換水靠追了下來，在水甲追了很遠的，把個人追丢了。見眼有一小小山礁，上來查看正遇上兇僧，謝少爺不認識他，才過來假言問詢，方知是兇僧覺空，心中好生高興，用幾句假言語，哄的覺空信以為真，措起來入水置回劉公島來，到在島內來至水師營，將兇僧放下，此時徐帥早聽明了，沙門兵島將所報，轉達象高人得知，張三峰聞言，回憶在少林會群雄，白蓮道院破藏經樓，謝老俠過害，彼時託孤之言，以及自己所說的話，道心為之一慘，急忙率眾至島口船上，正值謝小爺搆到了覺空，放下之兇僧一見，明朝將帥與眾高人，他才明白中計了。那還有什麼說的，只得低頭等所不例，張道長叫道，汝是鳳鳴嗎，小俠客連連應諾，向前跪至參拜利高人，張道長給他逐一引見了之後，叫道鳳鳴啊，貧道與汝亡父有約，將你收在門下，吾之所能盡授於你，今日相逢話符前言，咱們便是師徒啦，謝小爺，聽便知，說話者是張三峰，急急從新叩頭行禮，口稱弟子瞻拜恩師，即將自己來意爭明，張道長聽罷，點點頭說道，繼父未竟之志，理之當然不愧俠義之後，遂又叫他參拜了，列位僧道高人，以及徐大帥等，然後押着兇僧，同入小雷音寺廟中，進了三禪大廳，分頭入座將

覺空放在棹案前面，元化高僧笑道，畏，紅蓮教主，你現在憶及高座蓮台，宣揚惡果大肆邪說之時，有所感慨吧，兇僧低頭無細，張道長命人將他押下去，與毒龍縣漢覺輝，惡虎羅漢覺光看管在一處，他師兄弟見面，彼此相視心中難過，覺空嘆道我們被擒，他等逃回還有一線一望，二僧說我二人，以爲教主你逃走了，不料也被拏住例，覺空將說自己的費過，看守的兵將如狼似虎一般，撲過來吧來吧的，一陣皮鞭木棍，劈頭蓋臉的亂抽亂打，口中罵道挨千刀的賊禿，到此待亂說什麼，這不是你們的賊巢啦，隨便談談論論的，等着挨刀不得了嗎，可是那來這些說的哪，覺空等賊是何等的兇惡，到了現在連打帶罵，他們也受啦，只得低頭忍受，那敢再行多言呢，不言賊僧遭報，且說大廳上，衆高人高議，張道爺說，欒尙未曾進兵，想是明白中計，回救火山去了，元化和尙說道，要真是那個樣兒，恐軍師統帥要腹背受敵，我們急急分人，起兵接應才是呀，張道長點頭稱是，急忙分派守護劉公島，然後起兵出島來打接應，豈不知這回可沒料對，只因是欒尙督隊在最後，得到了飛天羅漢，覺慧來傳信請火速進兵，劉公島已然得過來了，惡道一聽喜來望外，說哈々沒想到，這麼容易呀，急忙催兵前進，正行之間四大金剛，與四怪敗了回來，離海面上船來見欒尙，備說中計的經過，欒尙聽罷跌足說道，糟了，前軍必遭覆沒，我軍開上去，也得白搭上哇，並且是人家必要，分兵去取火山紅海

峽，以及九曲龍虎島，這兩處全要保不住，這一向根本動搖，大事去矣，緊接着巡船遠探來報，說遙見一支水軍，由我軍後路繞過去，看方向是奔火山去了，惡道急迫的不得了，說怎麼樣如之何之如哇，我就料到這步棋啦嗎，飛天羅漢四大金剛等問道，請示敖主這可怎麼辦哪，欒尙力持鎮鎮，沉思了良久說道，這已然證明張三峰等，一個也沒死，我們應付了嗎，就算是回兵去救火山，與送死去無異，爲今的上策呀，只可火速繞道，率水軍船隊退回，八卦蓮花島再作主張，除這麼辦法面外，決無一點良謀善策啦，群寇一酌核，不走的話怕是性命不保，只有這條道兒是活路，遂即一齊說，願聽教主的令下，我等決無異議，欒尙長嘆了一口氣，說唉々々，沒想到哇，無功而回還是逃回去的，慚愧呀慚愧的很，當即顧不了顏如何嘍，毅然令下繞道兵退蓮花島，這惡道知難而退逃回老巢去了，他這麼一走哇，可打個敖光烈，給攔淺啦險些兒喪命，只因是敖光烈分派，覺空，欒尙，率船隊本部之人，去取劉公島，我餘的屯紮在火山紅海峽中，這惡賊實是真機警，坐穩了詳語思量道此番進兵，是成敗的關鍵，必須看好了家再說，想罷遂命赫連弟兄，率盤蛇島之衆，駕着飛魚艇，在火山之外，遠遠的游戈探看一切，倘有敵軍前來，一面迎敵，一面遣人速報我知，赫連弟兄遵令去了，他又向老賊龐振喚說，請老寨主帶本部船隊，在火山東南上，數里內外遙做老援，老賊遵令帶兵去訖，這個賊

又命歡喜教主放教主骷髏佛，分派本部弟子們，巡查前山後寨，一帶等處謹慎注重。萬惡淫尼應聲而去，他調齊了四兇衆，分守各然隘，自與探然蛙龍等，在大寨之中，執掌中樞佈置一切，這日晚間得報，說明軍統帥劉伯溫，在火山外三里之遙，安紮下水師連營寨，惡賊聞知就是一怔，暗忖莫非說，盤蛇島的全軍覆沒了不成麼。九曲龍虎島的人，也都片甲不存了嗎，若不然這兩路，怎麼連個信兒也無有哇，他心反覆思想，不得要領，其實啊各有各的心意，赫連弟兄奉令，將本部的調出，在火山外遠遠的游戈赫連彥龍，叫道賢弟呀，你我弟兄鬧點意見，兄離家他往，後來知道你起傾山之衆，劉公島會兵，兄連夜歸來，我也沒說你什麼，也就共同進行一切，目前的局勢是大大的不好，若不見機而作，哈哈咱們非受室不成，彥鳳說依兄長之見，又當如何呢，彥龍說爲今之計，看事不祥哇，就回歸盤蛇島去，豈安然自在呢，你看人家懸空島，事情辦完了，領着幾個花不楞登的，回山納福去例，落一個名利雙收，即們不會學人家麼，彥鳳說兄長言之有理，這兩個賊小子，商量好了之後，可巧軍師統帥的大隊開來，他們探定了，並不給金光寨送信。連夜開船回盤蛇島而去。老兒龐鎮嶼，得到了明軍大齊來攻，他一想我保守我自己的，九曲龍虎島去吧。別惹給人家效勞啦，所已顧不得告知敖震，他全軍開回本山去了，哉而火山未得消息，放光烈雖然奸滑異常，但是怎麼也想不到，各顧自

已給他一個賂台呢，他豈有不納悶的道理，好在官軍也沒討戰，他在金光寨內，聚集衆寇商議應付之策，並預料白蓮教主，不久必要回兵火山，紅蓮教主前軍，佔八成是失敗了，看這個情況，張三峰等一個沒死，這回又算失敗了，孤山怎聞大敵，實是狼不好辨哪，衆寇亂說一陣，決無具體的破敵之策，其中歡樂教主鬚髯佛，暗々召集幾個，出色的徒弟，說道此山大事去矣，我們若不早些逃走恐怕遲則無及矣，衆弟子說外有明軍，豈能放我們走呢，並且往外調船，大寨主也不能允要呀，妖尼笑道爾等也太笨啦，隨我來好啦，遂即奔後山下島，用航海飛船入海，逃奔八卦蓮花島去了，惡賊敖震連個影兒也不知道當日夜間正在庭中，以酒澆愁之際，猛聽得後窗外有人說道，少喝點吧，酒用多了是能悞事的呀，須知以酒澆愁哇，黑黑，那是愁更啦愁，惡賊聞言大驚，問道說話者何人，窗外答道說公冶長修，敖光烈率衆跳出，手持盤龍雙戟大叫道，來的好吾失算計也，房上哈々笑道，你何知道失了計算，可惜是馬後課，來不及啦，說着跳下來，潭台雲成，蔣德厚，公冶長修等，各幌軍刃喝道敖賊，今日沒有再逃之望了吧，實對你講樂尙，覺空等賊已然授首，他們給你稍信來啦，叫你快々上陰司去找，他等說與你定的，是死約會兒，不見不散閻王殿前會齊的，你聽明白了沒有，敖光烈見就是三小，心中稍微鎮靜了一些，向牛八寶耳旁說了幾句秘語，那賊轉身向後去了，又向四弟兄說，如

是這般，這等這樣勿得有悞，四寇分頭預備，再向左右看時，金光寨內只剩下十八座小寨主，各捧軍刃站立兩廂，暗想有九霸弟兄，八位英雄鎮守紅海峽山口等處，諒不至於有何損失，當將兇威一抖，高叫小輩呀，你們三個在海南留得命在，今日竟敢身入火山，來至我的金光寨內逞英雄，哈哈真是自尋死路，來來來別屈了你們的若爲，請過來戟下納命吧，就聽房上有一老翁說道，孩子們一擁齊上，將他困住了再說，三小俠連稱是々々，一口飛龍劍，一對分水槊，一條九節飛龍奪，三般軍刃如旋風一般，將惡賊敖光烈，困了個不放鬆，那老翁又說孩子們，隨我掃滅他的牙爪哇，就聽有人應聲道遵師之命哇，由房上跳下一老二少，乃是公冶老俠，與杜文華，勾成寧，師徒三個人，各擺掌中三環透甲錐，可嘆這十八座小寨主那抗戰得了他師徒三人，十數了照面過來，死亡了七名，帶傷倒地不能動者，共十一名十八寇無一倖免者，公冶老俠飄海下銀髯，一分三環透甲錐，高聲喊道敖震逆叛哪，你來看，爾之牙爪俱已伏誅，諒爾一人之力又能如何呢，敖光烈瞧着豈能好受，但是在重圍之內，怎及他顧，聽老俠客這番鎮嚇的言詞，氣的他哇呀呀的連聲怪叫，在呼怒吼治如梟鳴，聲音震耳特別的難聽，就連這般老少俠義，也自驚心動魄，可見這惡賊的，兇猛想烈之威，寔是迥異尋常，衆人微一怔神之間，他將雙戟點地倉啣々一响，竟自飛身縱起兩丈多高，蟠龍戟在空中向左右一分，雙腿

一喘叟的聲，落在大庭的瓦簷口上，厲聲叱咤轉身，向後面就走，老少俠義等，暗暗佩服賊的能為，各擺軍刃緊緊追了下來，惡賊隨跑着，隨住後觀看老俠一看他這種態度，囑咐三小俠加意，留神有埋伏隨在後面吧，說着話老人家，獨自當先追趕於他，越過一道山嶺，賊人跳的不那麼遠啦，好似勞乏了的樣子，公冶老俠也是拏賊的心盛勇往直前，後面勾成寧員叫，老爺子呀你老加些仔細，當心他們暗算嗎，他說話這個工夫，惡賊敖光烈，就越過眼前一道石崗了，老俠客爺恐他逃進了，腳底下加勁兒一追，將到石崗子之下，就聽轟隆一聲，地雷爆炸了，只見沙石與黑煙，沖空而起，將後面追趕的衆人嚇了個魂飛魄散，俱都是呆呆的發忙，不但說不出點來，連動轉全都不能啦，木立在山徑前，約有一盞熱茶的工夫，公冶修才哭出來，我的爺爺呀，後音沒客哭出，氣就閉往啦，哼一聲翻身栽倒，二小俠一面架着，過來連扶帶叫訴換於他，勾成寧，與杜文華，奔到地雷轟炸之處，是要收老師的屍身，將及切近見老俠客鮮血滿面，由砂石堆中站了起來，那份難看就無法形容啦，要是別人就得吓跑了，師徒之情義重，不覺着有什麼怕的，急忙跑過來扶住，問道師父怎麼樣，那裏受傷了，老俠怔了會子伸了伸手，抬了抬腿，嘆喟一聲的笑了，勾成寧兩行珠淚掛了來，杜文華也是悲不成聲，忽然見師父樂了，全都概不由己的，流着眼淚全隨着笑了，老俠斂了神說道，真是想不到的呀



，明明白白彼地雷轟炸，怎麼化沒怎麼讓呢，此時公冶脩緩醒過來，他祖父渾身沙土滿臉的血跡，忙着跑過來抱住，叫道爺爺呀，傷受的重不重呀，老俠笑道這不是孩子話嗎，你想想，傷若是重了，還能站在這說話，小俠聞聽才把心放下，若細驗看各處傷痕，原來就是臉上被石塊撞破，流出血來，並無其他輕傷，因受地雷震動，神智爲之一時不清，再查看埋地雷的所在，離着老俠還有三丈多遠，並且是臨時波，無法往深裏監置，因而轟轟不能狠遠，更因離味之處八九尺，那地方完全是巨石橫生，有以上幾重原因，公冶老俠在地雷下，得有命在，不過飽受虛驚而已，強然是沒被其聽害，但是敖光烈可不知，逃到什麼地方去了，老人家收拾了收拾，敷藥之後向中寨而來，再聽前山聲音叱咤，喊殺連天震憾山岳，原是老居士另有個打算，他想敖賊不至於，說話就逃走了，所以先奔紅海峽山口，意在趕散婁兵接應劉伯溫，率船隊進了火山紅海峽，彼時再提拿敖光烈，諒他也逃不了的，反至來至山口內看時，心說這可不錯，今日我的外號可要應驗了，某別號是貔貅，他們是龙生九種的，獸名兒外號，如此看起來，老朽大開殺，是決對必然的了，想罷抖身跳了過來，厲聲喝道，羣賊呀，可知次等的，大數臨頭了嗎，八寇聚集一處正議論，此次明兵困山，恐怕是我們不好抵抗，倘若不是張三峯等，來到山中的話，咱們火山要保守不住的，衆賊本就胆怯，猛聽有人說出很不好聽的話，抬頭看時

見一老翁，並不怎樣威烈的當即壯起胆量，怒問道何物老兒，竟敢來此胡言亂語。想是話不耐煩了罷，老居士笑道，爾等號爲九霸，乃係根據老九種怪獸，而起的外號，是呀不是呢，八寇聞言點頭稱是，老居士又說道，既然是我說的對了，你們可就一個活不了啦。八寇聞言大怒，各挺軍刃衝了上來，齊聲喊道拿住他，再爲詳細詢問，老居士揮劍向前，力戰八寇，當場走了十數個照面，用一着，開門揖盜的解數，將巡天金吾葉朗葉天然，提門一劍斬斷了，惡賊的左腿，慘呼一聲摔倒在地，老居士轉過身來，正值那探險喇風膝起風，勾連拾扎來，乘勢用劍壓住了搶，跟上步就是一脚，正踢在賊人的膝蓋骨之上，克吧一聲膝骨破碎，噉了半聲扔了勾連搶，就昏迷栽倒，六霸一見眼睛就紅啦，齊聲喊喝不殺這老小子，誓不罷休，蓬頭狻狂管伯寧，一抖掌中三股剛叉，惡狠狠向老居士，前胸刺來，眼看着叉扎上了之時，老人家立寶劍掛叉頭，斜身繞步反手掃頭一劍，管伯寧縮身不及，撲撲一聲紅光崩現，人頭給斫出丈餘，落在地上滴溜溜亂轉，赤目金貌霍沖霄，掄雙黨蓋頂打下，老居士佯作不知，誑的賊人認真的落下，老人家臥身轉步，這種身法，名叫鳳凰旋窩，隨着使一手，撥草尋蛇的劍招，霍沖霄怎能認得這個樣的着兒，自以爲是人家，躲他的雙黨呢，焉想到連躲帶還手，寶劍斫在他雙腿之上，克吧撲哧噹郎郎，這些個响聲，乃是賊人的腿拆是克吧，摔倒下是撲哧，噹啣啣哇黨

落地的上啦，老居士力伏四霸，那四霸下了個，魂飛魄散急急問道，老兒你到了是什麼人老居士笑道老夫的名姓外號，有幾十年不談啊，今因我對爾等的外號，感覺着有些趣味，正要說上一說，但是爾等可別跑，某乃是當年的，降虜伏虎霹靂貔貅，靖安俠客姓定名冶，字表承平的便是，四霸一聽是定治定老俠客到來只驚不小，老居士又說道，再將近年的名稱，告知你們罷，我現住南海普陀崖後峯，居士林內，惡賊急忙問道，你莫非就是，雲霞居士麼，老人家笑着說道對婁，正是老夫我嚙，四寇心說這個虧吃的太苦啦，早知是他怎能動手呢，遂一聲大叫道，再會罷，轉身下島坂，投入水中逃命去了，衆婁兵見寨主，死的死了，跑的跑了，也就哄的一聲，四散奔逃各尋生路，老居士低頭觀看，地下躺着四寇，餘者在逃遂即下山，正要入水去知會明軍，遙見小船如非而至見船程近了，可不敢靠岸，准知道必是官軍，冒險作探的，急忙高聲喝喊，爾等快去報知軍師統帥劉伯溫，叫他急急進兵罷，某乃雲霞居士在此，探船上聽得這片言語，壯着胆子臨近觀看，果然真是老居士，連忙答道，隊下遵命這就去報知，說罷駕小船去了，老居士轉身奔金光寨，到在裏面撲了個空，會見了公冶老俠等，才知道遇險之事，放光烈既然逃走，我們且去接應九曲龍虎島去罷，衆人齊聲稱是，原來九曲龍虎島，奉命去的乃是，金鞭鎮北俠黑瑞華等一千老英雄，全是水旱兼程，暗入山島到在煙雲寨中，費

的力可實是不小，辛而這是島中沒有能人，又兼沒有戰爭，防守的自然就不嚴緊，饒是這樣。刑位還是受盡了辛苦，方得進來。現在山中執掌大事的，乃是龐鎮嶼的內侄鐵甲混海蛟，解成老，與兩個拜弟一個姓何名玉外號叫作，滾浪鬼，一個姓郎名如豹，別號人稱破浪鬼，這日晚間在廳中，杯酒談心正在高樂之際，怎麼也想不到，有人暗入龍虎島，此時衆高人分站各方有飛龍觀主，尙青雲道長，到在大廳的後窗外，聽屋中高談濶論，將想要在窗外發言，拿賊崽子們開開心，忽聽有人上廳報道，啓金三位少寨主得知，今有遠探來報，說是有大隊明軍，打着軍師統帥劉伯溫的旗號，水師全軍殺奔火山，請令定奪三寇聞言，忙傳話道再探再報，報事人退下，解成龍叫道，二位賢弟呀劉了伯溫既然統兵前來兵取火山我們九曲龍虎島也是很危險，請想火山紅海峽，倘若失敗面，我們這裏也就完了，二賊回答道那是當然，唇亡齒寒乃固定之理也，正談論間，外面報進信來說，老寨主率船隊回山，三寇急忙出迎，至島上開了竹城水寨，老兒龐鎮嶼催船入島後，傳令嚴守山島，將船隊紮好，進了八卦烟雲寨，三寇向前從新行禮，然後入座，解成龍說劉伯溫，兵取火山是實麼老賊嘆氣道，若不是爲此事，我何必率人回山呢，遂將自願自己的主張，對三寇說了詳細，將要傳話擺酒，飛龍觀主尙青雲，在窗外一聲無量天尊，廳中老賊聞聽，大吃一驚忙問道窗外者何人，道爺答言說，出家人前來化緣

，老賊聞言怒道，豈有此理可知這是什麼所在呀，道爺說不過是小小山寨，我來化緣不化錢財呀不過是只化你們，全山寨主與婁兵項上的人頭，施捨與我結個善緣，無量天尊善哉善哉，龐鎮嶼，喝令三寇道，爾等速速調動婁兵，這個來頭可不好，大料着火山事敗矣，三寇連夕應諾，飛奔至外面鳴鑼聚象，老賊抄起五勾八卦鑽，抖身跳至大庭前，厲聲叱咤，喝叫化緣的人前來，我看看你是必如人也，飛龍觀主尚青雲，由房上跳將下來，捧劍向前說道，你看罷，化緣的人兒就是貧道，老賊一見是尙道爺，心中是啞々吃驚，口中說道哦哦々々，原來是你呀，房上又有人說，你賞賞臉看我是誰，老賊抬頭看時乃是無形劍客鄧光明，手持着乾坤宇宙鋒，哈哈々々的笑道，看明白了沒有啊，老賊此時是驚心動魄，將要答話，又見虬髯俠客程萬里等，各提兵刃跳下房來說，看你今日往那裏跑，老賊假作不懼的態度，哈哈々々大笑橫掌中五勾八卦鑽，說對婁，對婁，看爾等可能跑的了麼，鄭老劍客縱至近前，喝道納命過來罷，劈頭一剑斫到，老賊不致用軍刃來迎，只得斜身閃過，順鑽進招打在一處，金氏弟兄與解成龍等五寇，見衆老來到，情知大事去矣，就沒有鬧志了，彼此一打暗號，抽身想要逃走，早被金鞭鎮北俠，黑瑞華，老人家看見跳過來橫鞭阻住去路，大喝小子們，留上人頭再走不遲，解成龍聞言，怒道老兒說話太奇了，沒有人頭還能走嗎，撲向前來抖擻就扎，滾浪鬼何玉，破浪鬼郎龜豹

各掄斫刀來砍，老俠客笑道來的好，急忙抖開了金鞭，力戰三個惡賊，飛天梟島金寶仁，巡山獍獸金寶又，二賊乘亂轉身就跑。被飛龍觀主尚青雲亮劍提住，罵道好畜生啊，別想逃生啦，我等末日來臨列，說話間一劍斫來，二賊側身閃開，只得捧軍刃還手，當場走了約有幾個照面，親尙道個一劍一個，俱皆斫倒在地，一個是左臂拆斷，那個是右腿被傷，全都疼昏迷過去了，道爺收劍轉身看時，見里老俠戰三冠不下，喊道我們二對三罷，說着掄劍加入動手，三寇戰一個黑老俠，眼瞧着要不成，再加入一個道長，更支持不住了，何玉一失神，被黑老俠一鞭打倒，反手撩陰鞭，又打倒了郎如豹，只剩下解成老了，他一個人怎能戰的了，二位老俠了，心天發怕手中更乱呀，被尙觀主寶劍壓住他的軍刃，想抽可是抽不回來，黑老俠的金鞭蓋頂打下，賊人將頭一歪，以爲是閃過了，那知黑瑞華見他一歪頭，隨着一橫腕子，正掃在賊的太陽穴上，只聽叭又一聲，只打的萬朵桃花崩現，花紅腦髓，四下濺出，連腦蓋骨都打個粉碎，這個力使的太猛了，惡賊連哼一聲都沒有，就一命歸西去了，黑老俠擦了軍刃，大家轉身再看無形劍客鄭光明，尙白戰老賊不下，乾坤宇宙鋒，對五勾八卦鐵，勢均力敵急切分不出上下，全知道鄭老頭子，皮氣古怪，也不好過來幫助，正在這個期間，忽然聽房上喊道好哇，哈，原來是，雙管齊下的戰法呀，那邊受的氣，沒別的說得啦，拿你們出口惡氣罷，話音來了

由房上跳下來的是，惡賊敖光烈，率領四凶弟兄們，他在金光寨派四凶下去調人，命牛八寶在後山小石崗子前，埋藏地雷，所以用誘敵之法，誑哄追他好用毒計，沒想到地雷响後，只打了公冶老俠，所以下山來找四凶。見着之後才知道，九霸弟兄敗走，火山紅海峽山口，以然失守了，婁兵四散無法召集，惡賊跳脚發怒說唉唉，此山又算保不住了，我們且奔老虎島暫爲落脚，再想辦法。四兇點頭說也只好如此，他們商議好了，各人航海飛船，由後島入水，狂奔九曲龍虎島而來，他們沒奔島門，到了龍虎島，外山後島坡，棄水上岸，更換了衣襟，立地窮奇高夔說，這飛船又算用不着啦，敖光烈說你少說用不着飛船的話罷，且將飛船藏在樹上，我們再到裏邊去，一朝有事的話，我們還指着飛船救命哪，戰廣發笑道，大寨主說話太不吉祥啦，將逃到安全地帶，又預防着逃跑，敖光烈秋然說道，事到如今，還怕不吉祥嗎，此處你認作是安全地帶，恐怕是錯了罷，一面說着話，安置了飛船，更換衣襟，施展輕工，樊籐附葛，直至山顛，辨認方向，够奔八卦煙雲寨而來，及至到大廳之上，正赶上無形劍客鄭光明，會戰老兒龐鎮嶼，惡賊敖光烈一見，氣不打一處來，心說我以得破了火山紅海峽之後，必要移長龍虎島，原來是比我的主意還損，分兵派將，一齊動手，這才說出雙管齊下的話來，他說要出口惡氣，實在不是大話，除了老居士與公冶脩而外，就沒有抵制住他的人，將掌中盤龍雙戟一

幌，抖身形率四兇跳至當場，喊喝道：「龐老寨主，暫且退後歇息。待某家會戰他等。」龐老賊撒五勾八卦鑽，轉身竄出圈外，退至四兇等賊的一處。敖光烈分戟發威，斷喝道：「畏，你們幾個老頭兒聽真。今日給爾等個便宜，本寨主決不用人幫助。一擁齊上，本寨主若是當場敗北，便將人頭，雙手獻上，不用說將我斫傷了。打壞了，挑破了衣服，我就認輸，來來來向前較量吧。」金鞭鎮北俠黑瑞華，掄鞭撲了過來。蓋頂就打惡賊用盤龍戟，急架相迎。鞭戟交加，二人打在一處，尚清雲觀主口念無量天尊，叫道：「黑老俠客當心些呀，這個賊滿口中，說的是仁義道德，暗含着可不定包藏着，什麼樣的禍心哪，無形劍客鄭光明，說觀主言之有理，列位加小心監視看他。待我收拾他這黨從賊。」列宮人點頭。老先生幌掌中乾坤宇宙鋒，就奔了群賊而來。立地窮奇高夔一見大怒，說這老兒看我們軟弱啦。列位賢弟一齊動手。我們來結果他的性命。移山壽抗武云達，攪海渾孰厲波濤，閃電饕餮戰廣發，三寇齊聲吶喊，一擁而上，老劍客爺，一口劍立戰四兇，敖光烈喊喝道：「四位賢弟可加小心哪，人家那口寶劍是乾坤宇宙鋒啊，話音未了，立地窮奇高夔的軍刃，就被老劍客爺用劍，給削折了，跟上步使招反背劈山的招數，把個高夔劈為兩片，鮮血與五臟，流了滿地。這一種悽慘的狀況，令人不認觀看，把個戰廣發等，嚇了個手足失措，敖光烈那邊看了個很真急氣交龍，怒不可遏，狂吼一聲說：「我們拚了罷，把右手



的盤戟，向黑老俠撒手擲來，老人家立金鞭，掛盤龍戟，不料想惡賊敖光烈，順手掣出，五毒烈焰白子金針弩，喝聲老兒納命來罷，克吧一聲響，黑煙烈焰，向黑老俠噴來，老人家早知道他這種暗器的厲害，見他抖手發出，忙用反搶背，把自己揮出一丈多遠去，施展平地翻跌的工夫，滿想着能以躲過他的暗器，那知道，這惡賊跳將過來，接二連三的，吧々々連慣發出，可嘆老俠客，英雄一世，縱橫幽燕一帶等處，才博得金鞭鎮北俠的名義，一旦間過此惡賊，竟自身中毒弩數十隻，又兼被毒煙烈焰薰燒，當即遇害於此山矣。衆老翁見黑老俠，慘亡於敖光烈惡賊的，五毒烈焰白子金針毒弩之下，一位位痛哭失聲齊聲喊喝不殺敖賊，誓不爲人，鄭老俠當先舞動寶刀，奔過來與賊拚命，惡賊敖光烈一見，忙着檢起扔出的軍刃，哈々々縱聲狂笑，喊叫龐老寨王，與列位賢弟們，遠遠的觀看熱鬧，不准向前幫助，看某家今日，收拾這般老不死的，與死者弟兄抵償，給活的解解恨，他一面說着朗言賣着大話，雙戟會戰衆老俠等，這惡賊抖搜兇威運用番龍雙戟，如風馳電轉，霹靂閃一般，將幾位老俠，逼的圍着他亂轉，像走馬燈兒一樣，正在這緊迫之時，忽聽戰廣發等，大叫喊寨主哇，可了不得啦，人家的接應全到了，惡賊偷眼觀看，乃是張三峰等來至，他冷笑着擰身跳出圈外，至衆寇面前，低聲說道，你們乘隙後島外坡等我，說罷挺雙戟當先，大叫道張三峰啊，你們沒死呀，大概是等着

本寨主打發列位去入鬼門關，來來來領死可也。說着大話耀武揚威，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張三鋒等衆高人已然是連氣帶慟，一時說不出話來。只因張道長等，辨理完了劉公島內之事，恐軍師統帥首尾受敵，急忙分兵調將，率船隊來援火山，中途得到巡船報知，軍師已然兵定火山，佔據了紅海峽，張道長跌足道：吾失了算計，衆高人問道：大事定矣，仙長何出此言。張道長說：唉，我一時心急用雙管齊下之法，是想着取火山不能，如此的容易，現今紅然峽已然解決，想拏住敖震那，恐其不能夠吧，彼若是取出火山之後，必定去九曲龍虎島，他要是到在那裡，衆老俠豈能抵抗得了呢，倘若發生不幸，是不是我失了計算呢，衆高人聞言，相顧愕然無語，張道長忙令船隊火速轉向龍虎島進發，此令一下三軍努力，戰船乘風破浪，如飛一般的前進，及到臨近了，衆高人換水靠，跳入水中搶入山島，更換了衣服，殺上島門來，有幾家寨主與衆兵，怎能與這些高人對抗，山裏頭正在拚命呢，就着這個機會，一陣衝殺寨主妻兵，死傷大半，餘者四散逃命去了，提開撤埋伏開了寨門，分派兵將嚴守設伏，然後各捧軍刃，直入八卦煙雲寨內，到了寨中大廳的上面，正值衆老與惡賊，捨命相拚呢，一眼看見弱了，黑老俠客，張道長等怎不慟心，又見惡賊一賣狂，悲慟急壓交加，竟自沒答出話來，緩過這口氣來，張道長說列位呀，分四面圍困，可別放他免脫，待貧道與他決戰，說罷捧劍跳下來。

，冷笑道：「赦賊，爾不用賣弄精神，你我一分強弱。赦光烈怒道：「張三峰，你別疑惑我怕你，今日你來甚好，不叫你喪在當場，某家枉稱蓋世英雄也。」說着話，蟠龍雙戟如風車一般，向張道長攻了過來，張三峰橫劍遮着，一場爭戰，真是各盡所能，劍戟交加，作必死之戰，將列位高人全看怔了，似乎張道長之武技，若是盡其所能與他拚，這惡賊也是驚怯，只得施展絕技，不顧一切的死鬥，才將將的打個平手，列位旁觀者無不耽心，俱是暗暗驚異，憑張道爺是武當派首領，赦賊竟能對抗不屈，可見得此賊非比尋常，大眾注全神於戰場之上，老賊龐鎮嶼與戰廣發等，可就等着機會了，乘隙彼此調溜出寨門，這才連縱帶跳的逃向後島外坡去了。當場上這個賊見張道長身劍合一，如游龍交戲水，似怪蟒弄風，劍光閃處匹練橫空，身法捷速快若流星，暗暗欽佩之極，心說想勝此人的話，那不亞是迷人說夢，勿庸說是我呀，便是吾師會他，也佔不了上風，俗語說不服高人有罪，此言信不謬也，然而也得盡人力，一探究竟如何罷，他將主意拿好，再用毒辣手段，走着走着招數，猛然將右手戟，向張道長拋來，喝了聲畏，看飛戟取你。張道長也是急怒，與悲慟交感於衷，未免靈機遲鈍一些，竟自沒防他的暗算，兒戟飛來，堪可打在頭上，伏身向前一貼，手中劍向惡賊的小腹刺來，此時赦光烈就將金針弩的筒子，由囊中掣出來了，抖手拉簧向張三峰便打，道爺見他發暗器，再想躲可就來不及了，當

時將心一橫，反正全歸於盡不就完了麼，所以並不躲閃，依然遞劍扎他，放光烈也是如是理想；跟你拚了命也值，這麼一來，是誰也不躲誰的軍刃與暗器，旁觀者可全把眼睛閉上了，准知道兩個人，一個也活不了，焉知道凡事不是人的心理能測透的，放光烈金針弩，因為打黑老俠的時候，已然盡數發出，因在急迫之間，他未曾注意到此點，並不曉得金針弩用沒了，現在用此物與張三峰拚命，黃雖然拉開啦，克罷一响，但是沒有煙火與金針弩射出，張道長的寶劍可刺到啦，這惡賊急於護命，不顧一切，用金針弩的筒子，向寶劍上一劍，倉郎一聲响亮，金針弩的筒子削為兩斷，借着這個一遲的工夫，才得以斜身躲劍，張道長豈能容他躲閃，這口劍如閃電一般刺將進來，饒是這個賊身法躲的快，耳不過把致命處躲開啦，寶劍落在大腿之上，赤的一聲，紅光崩現，被張道長的寶劍，斜着衝了尺數來長的一道血槽，張道長見未中他的利害，跟身進步，掬着當一腿踢來，這個招數，名叫探海撩陰腿，放光烈腿上帶重傷，鮮血淋漓，疼痛難忍，在這個時間，怎能躲閃的了哪，只得運用悵陰罡氣，咬着牙挨這一脚，只踢的他一聲狂吼，翻身摔出一丈多遠，也就是這個賊的工夫，換一個人就得喪了性命，好惡賊忍着疼疼，翻身跳起，連聲怪叫道，再會再會罷，也顧不得檢那條戟，直奔後山逃走，加足了氣力，其快如風，路又熟，直至後島的外山坡，老兒龍鎮嶼等趕過來，齊問大寨主怎麼樣

，放光烈嘆道：「差一點喪在了妖道之手，快走快走，說着話忙着上藥服藥，再由樹上解下航海飛船，人數與船數止相附，每人駕一隻，跳在海中，分波蹈浪向前够奔，一面走着，一面商議，此番我們往那裏去，老兒龐鎮嶼，咬牙切齒恨々の說道，離此處不遠，有個小小的島子，別名叫桃花塢，那裏的山主，早年由內地運來，若干桃樹，栽種在島內，數十年來，那山中無處不是桃林，所以海外各處用的鮮桃，差不多全是仙給於此，該處的主人翁，自命桃花教主，又號桃仙，姓胡名海客，又有個別號，叫作通靈子，我與他很爲相近，我們莫如投奔他去，暫作歇足之地。」放光烈說，這個人我也認得，他有一種秘製的丹藥，名叫仙人不老丹，長用此藥，就是壽至毛耄之人，也能够反還到四十來往歲的模樣。那個人確是靈心妙手，可惜他那裏又無有妻妾，又無有寨主，找他一個人，何濟於事呢，龐鎮嶼說，我的意思，並不是找他，助力我等，不過是到那裏暫爲存身，緩和緩和和精神，再作打算，板光烈點頭說這到可以，龐鎮嶼辨別方向，向桃花塢而來，群賊借着航海飛船的力量，直入桃花塢的島口，靠了內島坡，棄水登岸，收拾衣服，放光烈在傷口上又敷了點藥，向四下觀看，環島桃花，正在盛開之時，含芳吐葩，綺麗悅目，燦爛紛披，寅如綿繡，粉蝶初勻，歷亂尋香之使，蜂衙未散，婆沙人畫之圖，花辨賞紛，落於水面，不啻桃源仙境，無異郎環幅地，群賊等見此幽鄉佳境，

也覺曠目怡情，這種絕妙的美景，也陶醉了他等的殘暴兇心，敖光烈說道，看此處幽雅絕俗，真不亞神仙洞府，我等雖不懂領略個中的興趣，可也覺着別有風味，他等正往山裏行走，早有人家山中的莊丁，看見了他們，有認識龐鎮嶼與敖光烈的，急忙向裏面報信去了，這幾個人匝了過來，行禮問候，然後在頭前引路，衆賊等隨着莊丁，穿着桃林，進了內寨，桃花教主胡海客，由裏面迎了出來，遙見群寇來到，哈々々笑着說道，威叻誼，那陣風兒把你們幾位吹到敝島來了，臨近了見敖光烈脚上帶重傷說，呀，大寨主你怎麼會帶傷啦，敖光烈參笑道，我怎會就不能帶傷呢，胡海客回答，說大寨主別多心，以我所知，你的能爲，身上的軟硬工夫，又兼有寶鑑護體，由那一樣論來，是斷不能帶傷的，因耳有此一間，敖光烈聞言，連忙解釋道，多心的話談不到哇，遂將受傷的始末說出，這個賊連連點頭差嘆不已，厲波濤戰廣發等，與胡海客是聞名，未得見面，今日相會，見他的面貌，生的儒雅之極，兩道長眉，雙飛入鬢，二目如燈，皂白分明，準頭端正，四字方海口，唇似丹露，牙排碎玉，大耳朝懷，沿口的鬚鬚，相襯面似銀盆，紅艷艷的雙頰，頭帶軟翅唐巾，繡帶雙飄，身穿一件，荷花色的逍遙氈，上繡團花，腰上古銅色的絲條，穗到飄西，足下白襪雲履，風流儒雅，斯文一脈，三寇看着暗々點頭，心說不信此人，是七十多歲的老翁，身藏絕技，武勇絕倫，他們正在納罕之際，胡海

客聽罷了放震的經過，隨着指手往裏相讓，到在了大廳之中，分賓主落座從人獻上茶來，正是吃早飯的時候，調開棹椅酒菜罷齊，胡海客謙讓衆寇入座，斟酒佈菜，暢飲起來，席間暢談往事，胡海客又見詳細逐一的詢問，這頓飯，直到午錯的時候，方才用完，漱口淨面之後，散坐用茶，敖光烈忽然間，長嘆一聲說，唉，世上的事啊，多麼機警的人，也是料不到哇，厲懣濤等問道，大寨主何出此言哪，敖光烈說，我們大衆，到在龍虎島，後山外坡的時候，立地窮奇高夔賢弟說道，到在此處，抗海飛船可就用不着了，我說這飛船，還正是必用之物，仰仗着他好逃命，必連好好收存，那知道這兩句話，都成了懣語了，高夔賢弟，在煙雲寨中，參襲劍下，咱們先後逃到後島，高賢弟用不着的飛船，却被龐老寨主利用啦，來到此處痛定思痛，回想前事，是不是非人所逆料的，衆寇相顧我然說，可不是嗎，胡海客在旁笑道，大寨主哇，你們這場事啊，是成也蕭何敗也何，敖光烈驚異着問道，這個話怎麼講呢，胡海客微微冷笑道，唉，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這却是固定難移之理，又道是受人之託，必終人之事，辦事必須辦徹，若是敷衍了事，實乃悞人非淺，敖光烈與龐鎮嶼，聽他這片言論，都是茫然不解，呆呆的靜聽，不能答言，胡海客又說，我說到這個地方，諸位還不明白，聰明一世，曹認一時的話，應在明公們的身上啦，這場事最可恨的人，乃是二賢莊譚道德譚道義弟兄，適才問聽大

寨主你，談々這片事的始末，聽你的口吻，還認爲他們弟兄是好人，可見得受愚之深啦，敖震驚問道，譚氏弟兄，不够朋友嗎，胡海客冷笑道，大寨主想情，人作事爲甚麼就要說爲甚麼，不可假言欺人，借水行舟，以遂私意，他等用哀而不傷的辦法，達到自己從心所欲，便自即行撒步，別人的存亡與否，他們是決不顧及啦，毒藥計已然成功，張三峰等因何不死，不問可知啦，是雙方討好，不樹敵的辦法，他弟兄與張三峰等，原是故舊，與你們呢可也是朋友，彼此俱是友誼，恐其難分輕重，他們毅然助力，恢復火山紅海峽，此舉並非是，扶弱抑強，盡交友之大義，敖光烈說，若如此說來，他的意之安良在呢，胡海客說，不外乎利己而已，表面上，協力相助，對於你們盡了友誼，恢復了火山紅海峽，以顯自己之威能，毒藥計服住了，張三峰等，但是不用絕招，留其性命存在，全其故舊之交，又可緩衝，以免在野諸俠劍，各走極端，與其諸多不利，藉此借劍除了霍起，買服了萬氏母女之心，載艷歸去，名利雙收，他們固然是，金屋藏嬌，其樂可知，明公這邊，自以爲得計，孰知張三峰等死而未死，一朝崛起在猝不提防之間，方有這一場慘敗，人亡山破，一敗塗地，以根本上來論，不歸罪於譚氏弟兄而何，是耶非耶，誰明公試思之，龐鎮嶼與敖光烈，霍然醒悟說是啊，他們不是爲我們哪，只不過爲幾個婆娘而已，再就是顛一顛他的威名，名利雙收的話，確然是不錯，對對，拏我們當



饒子都賣啦，胡海客笑道，我這是拿人心揣測他們哪，或者是他對張三峰等，說你們給下的瘟毒，他去作好人，用解藥把瘟毒，給解除了，張三峰他們，也許在感念他救命之恩哪，放光烈聽到這裏，手拍棹案說道，唉，這句話嗎，可把我提醒啦，一定是這個樣子，若不這麼樣辨，豈能達到，面面俱圓呢，哈哈，他這雙方討好，自私自利的招兒，太高啦，真算是異想天開啦，果然是我們受其愚弄不殘哪，胡海客自翔得意的道，我不過揣測是這個樣子，不事實呢，還要大寨主詳細考查，放光烈龐鎮嶼一齊說道，顯然是這麼回事情啦，還考查什麼呢，攪海混敦厲波濤說，既然證明了屬實，怎麼能以隱怎哪，我們還不快去想主意，收拾這傾爹害娘的賊，放光烈冷笑道，賢弟呀，你想想我是饒人的人不是，勿論知何也不能跟他們善罷甘休，胡海客說請大寨主少安勿燥，暫為將息身體，等到傷痕全愈，再為進行報復，也不為遲晚，並且是我這裏，製造各樣暗器的機械，一概信全，明公可以將所用缺乏了的暗器及兵刃，製造齊了，也賊臨期應用啊，以免不應手之虞，有這幾天的工夫，還想不出，對付他們的妙策來嗎，龐鎮嶼也說是這個道理對，如此的辦法，可保萬全，放光烈一想可也是，現在就發動，力量真也達不到，並且譚氏弟兄，不是泛泛之輩，對付他們也不是容易的事，只得依從群賊的議論，如是者經過數日，放賊的傷痕已然全愈，一切應用的暗器軍刃等，俱已製造完備，這一日閉

坐廳中，議論報復的主意。赦光烈等一致的請桃花教主設法辨理。以旁觀者請爲飼，一定叫他出主意。胡海客見群賊，請他主張，是正合了他的心意。原來是他與譚氏弟兄義結金蘭，情勝同胞，過從甚密。三十來年，如一日。自從譚氏弟兄，受赦光烈欒尙等之請，運用毒藥計，復奪火山紅海峽之後，攜帶萬氏母女，回歸懸空島二賢莊，每日裏飲酒謳歌，恣意取樂，夜間連床大被，以度春宵。譚道德譚道義，醜溺在情海狂波之內，那裏有工夫，與朋友接近呢。就把往日友誼的情感，早拋在九霄雲外啦。把酒觀花，知已暢談，這種閑心，已然是化爲烏有啦。他們弟兄可是這個樣子，桃花教主胡海客當然是不知道的呀。多日不見兩個兄可到來，實在是想念的不得了。這一日由桃花塢駕船起身，狂奔懸空島二賢莊，前來探望兩位兄長，到在了島坡。船隻靠攏之後，上得岸來，這個人差不多都認識，連忙過來行禮，然後頭前引路，一直到裏面客廳之中，手下人伺候茶水等項。胡海客漱洗淨面之後，茶都喝了好幾盞。還不見兩位兄長走出一位來。瞧了瞧天的時刻已然晌午錯啦，忙問從人道你們兩位莊主爺哪，從人們微帶着怪笑的模樣答道，說請莊主爺稍候罷，我們莊主爺少時起床就要過來了，胡海客聞言把頭點了兩點，心中暗忖：想道奇怪呀，看從人回着的態度，莫非說老哥哥們，有了什麼艷遇不成麼，又一想不能，二位老哥哥確是正人君子，道德之士，若大的年歲，那能有不正當的行爲

呢，豈能像我似的。道德仁義，莊重莊方，可是表面上，論到我的心情，任何事件我也能估的出的，兩位兄長豈能與我同樣，想着想着，嘆味的一聲笑，他笑的意思是，或可越是岸然道貌莊重的人，寡廉鮮恥的事情，越發是作的兇，倘若，他們有什麼艷遇，說不得呀，憑我的表面，與我的言談，大料着，能以作入幕之賓吧，思及於此，由不得嘆味一笑，他正在想入非非之際，忽要得大廳外面從人們一陣聲喧，齊說是莊主爺過來啦，莊主爺過來啦，胡海客台頭看靜，見譚氏弟兄，滿面春風的走了進來，他連忙站起身來向前行禮，二老賊頂禮相還，謙遜入座，從不復又獻上茶來，二老賊說賢弟喝茶吧，胡海客笑道，茶我是喝足啦，喝酒麼到是可以，二老賊哈哈笑道，賢弟是餓啦，胡海客說道早就餓啦我在船上沒有肯其吃，因為是跟二位兄長許久未得痛飲，想着見了老哥哥，一面喝着酒，再為暢談一切，是多麼高興啊，沒想到枯坐了這大的工夫，哥哥們才得起床，不曉得夜間所作何事，竟自此時方起，古詩上說日出三竿還未起，意思是說起晚啦，二位老哥哥倒好，晌午歪啦，方才起床，連午覺也一齊都睡過了，二老賊聞言面紅耳赤，囁嚅說道，偏是你語中帶刺，令人難堪，胡海客說這又奇啦，我說的這話，不犯惡哇，兄長們怎麼說是帶刺，難堪呢，我是不明白，二老賊笑着說道，明白不明白，你怎麼說怎麼是罷，遂即傳話擺酒，從人們遵命，調開桌椅，安放杯快佈碟，胡海客

是齊人，安放人々多的坐位，與杯快佈碟，查驗數目，共是九份。蓮忙問道：「二位兄長啊，有外客嗎？」二老賊紅着臉答道：「也不算外客，乃是杜家河口，杜莊主奶奶，與幾個姑娘，寄居於此。曾因杜家河口被抄，他母女逃在沿海山莊，後來隨樂尙等與官軍對累，轉戰各處，火山紅海峽失守。外甥們陪着他母女，前來請我們弟兄拔刀相助，彼時情不可却，略施小計，復奪了火山紅海峽。他母女無家可歸，就長期住居於此，胡海客聞言，心中就明白了一切。胭脂魔頭萬金蓮母女的名義，他是早就有個耳聞，惜乎是不得機會相見，今日得到這項好消息，心中好生喜悅。表面上不動聲色，淡々的回答了個原來如此啊。此時酒菜已然擺齊，二老賊傳話去請萬莊主奶奶與杜姑娘們，從人運命去了，不大的工夫，只聽外面，鶯聲燕語，聲音漸近，就聞得一股胭脂粉異香。直沁心脾。簾籠起處，娘兒幾個來到屋中，萬金蓮說道：「呦，莊主爺，今天怎麼又想起來在大廳上用飯呢，說着話一回頭，呀了一聲，說原來這兒有外客呀，倒是給我們見一見哪。」二老賊說道：「這是我的拜弟桃花教主通靈子。桃仙，胡海客。」又向胡海客說：「這就是杜家河口，杜莊主奶奶，胡海客探身行禮，說原來是嫂夫人駕到，小弟問候了，我與杜莊主哥哥，也是很要好的弟兄，不知道杜家河口遭變，失於救護，罪甚罪甚，萬氏急忙遂降，說賢弟太謙啦，遂將幾個賊女叫將過來，說你們見過了胡叔父，媚珠等飄飄下拜，

胡海客還禮不迭，二老賊心中有些不悅，暗想三弟有點不對，他與杜庭素不的識，是我們知道的，今日相見，這個樣兒說法，定是不懷好意。雖然心中是這麼個思想，表面上不好意思說什麼，當即謙讓入座，說我們喝酒罷，及至一入座，胡海客當然是客位啦，萬金蓮說我是常住的客人，遂坐在胡海客的肩下，幾個賊女也就相繼入座，忙着斟酒佈菜，各逞嬌媚，連々勸酒。二老賊心中更是不悅，萬金蓮，向胡海客說道賢弟呀，你哥哥在日，時常的提念你，可惜無緣相見，今日咱們姐倆見着，可算當恨相見之晚啦，我聽你哥哥說過，兄弟秘製一種寶貝，叫作仙人不老丹，這個物件，遂有沒有啦，胡海客笑道，嫂嫂對於小弟如果賞臉的話，這仙人不老丹，是由着嫂嫂你盡量的用，惜乎是美中不足，此時用晚了一些，若是在二十幾時就用啊，可以直到老來，也像是二十來歲的模樣，萬氏說，呦，那麼我這時候服用，還有效無有哪，胡海客說，服長了之後，不過比現時面嫩個十歲八歲的而已。想要像二十來歲的樣子，是不能成啦，好在再過個三十年二十年，也失不了半老佳人的風韻哪，說罷了哈哈大笑，媚珠等一齊說道，胡叔父哇，我們要是服用，有什麼效力哪，胡海客好止住了笑聲，說姑娘們，你們姐兒幾個若服用長了，可保再過五十年，與現在的容顏，差不了多少，媚珠等尚未答言，二老賊見他們這問答的情形，眉目間的態度，怒氣遏止不住啦，沉着面目說還萬氏弟妹，你

要尊重一些，你可如曉，你是爲孀婦哇，再首說座中有好幾的盤頭的大姑娘，說話不知道檢點，並且叫從人們也觀之不雅呀，賢妹你要明白，不是愚兄我上了幾歲年紀，心直口快，皆因是你們娘們住到老哥哥這兒啦，我若是不曉以大義，怎能對的起死去的我那杜賢弟，你是個未亡人的身份，最好是苟言笑，方才算對呢，萬金蓮明女聞言，全都怒容滿面，將要開言反駁他，二老賊回過頭來，叫道賢弟呀，你莫非是喝醉了麼，就忘了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人之八德了麼，說句俗語罷，朋友家如王府，是可以放肆的嗎，再者說朋友妻如姐妹，是可以隨便調笑的麼，辛耳我是拜兄弟，當哥哥的，可以容讓，你，應該指教你，若不然你這種輕佻，任何人，也得下逐客令，把你趕出去，誰還跟你相交哇，這一席話，把個胡海客說的敢怒而不敢言，面紅耳赤，難堪已極，萬金蓮見老賊，酸到如此地步，給自已一個難堪還不要緊，竟用大義綱常的言詞，容排斥胡海客他心中這氣可就大啦，由不得嘿々々的一陣冷笑，說二位兄長，無乃言之太過了罷，胡賢弟與我們孩子他爹，是最要好的弟兄，我們叔叔相見一下，多談幾句話，不算怎麼遺份哪，我這個未亡人說話也須受限制嗎，我想不偷人的人，決不疑或人偷他，自己沒作過下賤事，決不會去疑或人的，話可又說回來啦，我們同是朋友的關係，誰也不能管誰，就算你們是我的親胞兄，我要打算嫁給誰，不也干涉不了我嗎，幾個賊女，隨聲附和道

，娘啊，你老說這話可太對啦，這是咱們娘們的自主權，不論他是誰，也過問不着，這項措着八升說人不修斗的人，是真討厭的很，萬金蓮，把快子一摔，說了頭人家撞的什麼，跟着亂說七八句，太沒規矩啦，就這麼一鬧不要緊，兩個老賊氣的面目改色，半晌沒說出話來，胡海客見此情形，瞭然一般，有心反駁幾句，又恐鬧僵了，真若是變了臉自己的力量，決對抵抗不住，又一轉念何不如此這般，穩譚氏弟兄之心，免起猜疑，然後說法，傾陷他等，令其死後，都不知曉，誰要了他們的命，又可以龍絡萬氏娘兒幾個的心，對於這一類的婦女，必須性軟如棉，方能博其歡心，他將主意拏好，立刻站起身，向前跪倒在二老賊的面前，口尊二位兄長在上，小弟一是忘形，言語不檢，多蒙兄長念結拜之義，不遲嫌疑，指示小弟，雖然小弟言出於無意，但是不無爪李之嫌，兄欲爲小弟作人打算，糾正過失，就算是親胞兄弟，情義亦不過如是，望二位兄長息怒，弟從此謹言慎行，決不望負兄的苦心，二老賊乃施毒計於人者，今日竟受了胡海客的甘言所欺，並且很覺着過意不去，實在對不起拜弟的這分心，愧悔交集，殊恨自己多疑，臉上換出笑容，急忙伸手纔起，說好兄弟能以聞過則喜，效法古聖先賢，真乃難得的很，愚兄不應疾言厲色，好話打得好說，此兄之過也，胡海客站身說道，自家弟兄，再用婉轉週折，那還算情同手足啦媽，萬金蓮也就趁勢下台，說叻，人家這才跟親兄弟一樣那

，早知道這樣，我們何必跟着多言呢，二老賊也怕傷了萬氏之心，遂即順着口風說道，謝謝賢妹替我弟兄分心，適才的言語，諸多失當望賢妹，担待哥哥，一個老無知吧，萬金蓮笑道，你老這個年歲，憑天理良心說吧，敢說沒有一點對不起人的事兒，老兒紅着臉說，行啦行啦，够本兒了吧，萬金蓮瞧了胡海客一眼，向二老賊說道，適才間教訓完了你那兄弟，人家下了一詭，你老指示了我一會子，弟妹我也應當給你行個禮啊，二老賊連連擺手，說饒了我罷說吧連連抱拳行禮，萬金蓮這才入座，從人換酒換菜，大家開懷暢飲，席散之後，喝着茶又說了會子閑話，胡海客忽然間，顏色更變，二老賊忙問，賢弟怎麼了，胡海客皺眉言道，犯了舊病啦，我的心口疼，又復發啦，我看終了，早晚必由這個病要了命，二老賊笑道，賢弟言之差矣，真心疼必死，你這是胃氣疼，醫書上所載，九種心胃氣疼，就是有一種胃氣疼，每要一疼的時候，聽心口窩上，凸起一個包兒來，其名叫心包絡下垂，此種病，可以疼死，餘者那八種心胃氣疼，決無危險，萬金蓮在旁着急說道，胡賢弟疼到這個樣子，心口疼也罷，胃氣疼也罷，倒是想個法子，治一治啊，別說這種賣野葯先生，路局賣擋的先意諾啦，胡海客擺手說道，我這種病，其他人治不了，急刻送我出山上船，連夜趕回家去，有現成的藥，吃下去就能好，是不要緊的，二老賊說，既然如此，愚兄等送你去罷，萬金蓮說不然嫂子我送你家去吧，胡



海客連連擺手，說誰也別送我，那麼一來，我更着急啦，二老賊也就點頭應允。纔扶着往外，萬氏母女跟着相送，一直到在船上，珍重作別，二老賊與萬氏母女，才告辭下船，水手們解纜開舟，大船飄蕩，離了懸空島，向桃花塢進發，胡海客在艙中面帶微笑，默々無語，這一日到在桃花塢，棄舟登岸，到在家中，每日裏與幾個姬妾，飲酒取樂，無時不在計算中，傾陷譚氏弟兄之策，可惜無隙可垂不得機會，沒有法子入手，恰巧這日敖光烈等來到，接進來之後，酒席款待，聽他們所說的一切，才觸轉了心事，順口傳音，借題發揮，徐徐的，引得敖光烈等入彀，將火燃起來之後，故作一頓，等到他們，認定了扣子，又解勸着養傷製造暗器，諸事完全之後，衆賊一致，請他謀劃進行的辦法，豈不是正合了他的心意麼，這個賊暗自思想，心裏說譚道德譚道義，兩個老小子，這一回叫你們死後都憾怨不上我來，別看你們千靈百怪，也自墜我術中，自從詐病回歸，直至現在，才得如願以償，越想越高興，笑吟吟的說道，此事很是容易，直接着用，他對待人家的主意，去對待他々保管手到成功，我這裏有一種麻藥，用少許彈到酒杯之中，只要他們喝了下去，在一個時辰之內，四肢不能動轉，能說能道，心裏明白，過了一個時辰之後，動轉自如，還是與人無害，諸公前往用此法降之，萬靈萬穩，決無閃失，我有一樣對不起諸公的事，我可不能陪着諸公去，因爲同是朋友一場，恐被他人笑罵，我

如此助力諸公的理由，並不是厚此薄彼呀。實因爲他預作所爲，不齒。數 杜家河口

已故的杜莊主，與我八拜結交，情同手足，勿論他的妻女怎麼不顧人格，我們爲男子者

豈若不顧人格呀，他竟自稱朋友的妻女。口是心非，置大義於不顧，雙方討好，害的

朋友，山破家亡，敗了大事，有此種種可惡，故獻小策，除此惡人，以謝天下，抖胆說

一句，是本着殺惡人即是善念的辦法。方有此舉，敖光烈等一齊稱贊道，尊公所論情

至義盡，我輩實乃傾心佩服。俗言說的好，好朋友不讓好朋友爲難，我等豈能例外相強

哪，人各有志，各隨其便，只求借兩條船，於願足矣，俟將懸空島的事情辨完，必令他

們通回來，將來我們有了復奪龍虎島的機會，那時請求臂助，胡海客笑道，只要是對官

軍開戰時，不用請必要趕到軍前，以效犬馬一勞，敖光烈等連連致謝盛情，當時計議完

畢之後，將麻藥取到，交付與敖光烈，說明了使用之法。臨時可要謹慎，譚氏弟兄的機

警，較比任何人都高着一籌。倘若叫他看出破綻，以你們幾位之力，倒不懼他們哪，終

耳是要費手脚的，敖震點頭稱是，說請教主放心就是啦，不至於辨不完全，遂即傳話，

外頭預備船隻，少時船隻報齊，群賊站身告辭，胡海客送至寨外下山坡上了船，把管船

的叫將過來，向衆寇說道，此人姓苗，單字名通，別號人稱金頭鐵背，探海蛟，是我的

記名的徒弟。又向苗通說道，見過列位寨主，苗通過來，跪倒行禮，衆寇齊說小島主平

身，胡海說：我命他駕船率人，送你們幾位前往，說擺拱手作別，下船去了，探海蛟苗通，傳話開船，解纜撒跳，船隻起行，飄蕩々衝風破浪向懸空島進發，這一日到達懸空島，船隻靠岸，莊丁們過來，將要詢問，那裏來的船隻，龐鎮嶼當先說道，煩勞諸位通稟，某乃九曲龍虎島八卦煙雲寨龐鎮嶼是也，前來拜見二位莊主爺，這班人連忙跪倒行禮，口稱給老寨主爺叩頭，老賊抱拳帶笑說道：諸位請起，諸位請起，莊丁們站起身來，說幾位往裏請吧，龐鎮嶼說，你等先行報知你家莊主，就說老夫陪着，火山紅海峽赦大寨，與列位英雄，一齊前來的，莊丁們飛也似往裏通報，這幾個莊丁頭前引路，直奔大廳而來，到在大廳之中，從人們獻上茶來，一杯茶末及用完，譚道德譚道義，與萬金蓮母女等一齊至大廳之中，衆人見面彼此行禮，然後入座，詢問來意，赦光烈壓着火兒，一聲長嘆，說唉，真叫沒有臉見你們賢昆仲啊，譚氏弟兄愕然問道，大寨主何出此言，赦震就將經過情形，詳細說明，二老賊聞言，皺眉說道，呀，九曲龍虎島火山紅海峽，俱皆失去，再想要復奪，可不能像上次那麼容易啦，赦震說不用說二位莊主說不容易呀，我們也知道是很不容易啦，此番白蓮教主合派之人，大概是回了八卦蓮花島啦，紅蓮教主合派之人，一定是走走逃亡，全軍覆沒啦，火山紅海峽，九曲龍虎島，就逃出我們這幾個人來，餘者的，死走逃亡，四個字的定論，處到這個地步上，還有什麼希望奪島

呢，就算是二位莊主念道中的義氣，起傾山之衆，恐甚，也不能够作的到，請想是也不是呢，二老賊聞言點頭連連稱是，敖震又說道，我們到此，確然是請求幫兵助戰，可不是目前就辨，我等是由桃花塢胡教主那裏來，多蒙人家慨允，有那一天，我們住回奪島的時候，人家是盡全力相幫，故耳我們來到貴山，也是懇求，一期發動的時候，還得請二位莊主，鼎力維持是爲至盼，說着話，站起來行禮，二老賊一面還着禮說，大寨主請請放寬心，只要是一開兵我這邊起傾山之衆，盡全力幫辦諸公，恢復原有的基業，龜鎮嶼等一齊程謝，說話之間，調開棹椅酒菜擺齊，群賊入座飲酒，譚氏弟兄，決我想不到，敖光烈等有害他們的心思，在酒席筵前，談談論論，毫不留意，敖光烈等群賊，可又是一個心思啦，表面上談着很親近的話，心裏頭加意留心，遇機會往酒裏好下麻藥，心中一酌奪，必須酒至半酣，方能入手，要在這個時候下藥，倘被他們看出破綻，豈不許多不便嗎，他心裏拿定主張，所以不忙着動手可惜戰廣發，厲波濤等，全是一勇之夫，恨不得大秦主即刻下了藥，發作起來好報前仇，他等心裏着急，未免可就有些形諸於外，譚氏二老賊，是生來機警，忽然間一抬頭，見厲波濤戰廣發等態度有異，不由得心中起疑，暗々酌量，看他們這眼神，好像是另有心事吧，莫降說他等此來，要不利於我弟兄嗎又一想不能啊，我與他等，並無惡感，豈能無原無故來加害我呢，細一體查，連

老兒龐鎮嶼的神色，都有點不相當，他

此相顧，暗中就打了照會啦，譚道德假作

如廁，離席出廳去了，待了不大的時候，回

八座，敖光烈趁着這個機會，就把麻藥，

插在指甲中，裝作敬酒，將麻藥下好，二老賊彼此相視一笑，敖光烈連連勸酒，說二位

莊主，我們各喝一個乾杯罷，二老賊笑吟吟，端杯一飲而異，敖光烈心中暗喜，准知

道，大事已然成功啦，遂即自己滿斟了一杯，慢慢喝着，淨等着藥勁發散，好動手報仇

，又等了片刻之工，二老賊猛然間自言自語說道，奇怪呀，我們的胳膊跟腿，怎麼沒有

知覺了呢，這可是怪事啊，譚道德叫道二弟呀，可了不得啦，咱們中了麻藥之計啦，譚

道義說咱們哥們，對待那一位，也不錯呀，怎麼會招出這個手段來啦，譚道德向敖光烈

說道，大寨主哇，我弟兄有何不到之處，竟自用這種毒辣手段對待我們呀，請道其詳，

我就是死也死個明白，敖震一見大事成功，嘿々々一陣冷笑，手拍棹案，厲聲喝道，老

匹夫哇，你真拿我們當傻子啦，事到如今，還來問我們嗎，你等用的好毒計策，雙方討

好，你們是名利雙收歸結是張三峰等復行出現，方把我們害到還步田地，不設法要你們

的命，這個仇上那裏夫報哇，二老賊笑道，大寨主你這可是錯怪了人面，他等不死，打

破了你們山島，豈能把罪各歸於我弟兄呢，敖光烈坏的一口唾道，這種自相矛盾的話，

虧你有臉，還說的出，我來問你，什麼人跟我說的，張三峰等一個也活不了，爲日無多

難道說你就忘記不成。老賊龐鎮嶼說，那有那些個話。與他們講，追了他們的性命不就得了麼。萬金蓮連忙攔阻道，老寨主慢着，我們原是一家人，怎麼可以自相火拚哪。敖光烈接口說道，難道說你們還敢違背我嗎。萬金蓮令笑道，當然是不能違背大寨主啦，但是可以在情理之中，若是出乎情理之外，不用說是大寨主你呀，就是五殿閻君，我們也不懼的，敖光烈開言嘿々々冷笑，喝道萬氏，你要明白些，譚道德弟兄，所作的事情，准在情理之中嗎，對於你情與理，兩個字都相當啊，怕不能罷，你仔細想一想，若是還不明白，本寨主詳詳細細的解釋你聽，你可得據理答復於我呀，若要是答覆不出理由來，可別說是本寨主，蟠龍戟下，可不認識同道，萬金蓮聽到這幾句話，呀了一聲，當是答不出話來，譚道德急急說道，我們事不要賢妹你管，帶着姑娘們快快退出大廳去罷，萬金蓮仔細想想，這兩頭兒，全比我們能耐久，那一方面，也是惹不起得，也只可惜着只階下，不海的話，決無好結果，他站在一旁正住沉音，譚道德連聲催促，你們退出去罷，敖光烈等，也是叫他們快閃開，萬金蓮母女，乘機站身出了大廳，此時戰廣發抽出七首刀來，叫道譚老賊呀，我先給你幾刀，聊解心頭之恨，說着話，撲了過來，敖光烈說，可不許往他致命處上扎，不能令其速死。戰廣發應聲說我知道，惡很々的，捧七首刀，向譚道德膀臂上就刺，只聽得叭嘍，愛約嘍冬，倉郎々嚮亮，這際個雜亂聲音

，乃是戰廣發喪命，原來是在適才飲酒之間，二老賊，見他們神色有異，可就動了疑心，彼此以目會意，各自順手，取一粒，解毒丹，含在口中，因為他弟兄，慣於用藥毒人，所以專加這分小心，譚道德假作小解，到在外邊，將大頭目叫了過來，命他知會後山，調通天犀上的，十二家寨主火速前來，埋伏在大廳左右，勿得為悞，大頭目遵命去了，他這才回到大廳落坐，敖光烈往酒裏下麻藥，二老賊看的很明白，裝作沒瞧見，因為口中有解藥，接過麻藥酒來一飲而盡，待了一會，假言四肢麻木，當面質問群賊，敖光烈就認了真啦，口角爭了會子，萬金蓮退出之後，戰廣發向前動手，那知道，譚道義袖口龍着，定海神針弩，見戰廣發臨近，對準咽喉之上，愛約一聲，撲冬是摔倒啦，倉郎是七首刀落地了，戰廣發中弩身亡，把敖光烈等，吓了一跳，譚氏二老寇，哈哈大笑說道，由藥來毒人哪，還得跟我們學三年徒，今天你們認了命吧，說着抖身跳出大廳已外，兵刃架上，順手每人抽了二條小槍，厲聲喝喊，預備了，大頭目方能，抄起鑼來，倉郎，一陣亂打，四外羅音就接上了，人聲四起喊殺連天，燈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晝，二老賊大抬槍發威，叫道敖光烈呀，爾等出來受死罷，正是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休怨本莊主無情啦，你等納命來罷敖光烈，也沒想到失此一着，見戰廣發已死，氣怒交加，自恨心粗，悔之無及，準知道落在人家圈套之中，恐其難佔卜風，遂向廬鎮

嶼說：老寨主哇，你與他們弟兄，在大廳中別動，待我出去會戰他等，諒來不至於怎麼樣吧，只要是聽我連鎗喊叫，你們趕急喘後窗戶，逃至山下，坐在咱們原來的船，速向桃花塢開行，我自有退身之法，再爲隨後追趕你門，若是我不能連音喊叫，你們可別動，那或可還有佔上風的希望那，廬鎮嶼說就是吧，我們竟聽招呼啦，敖先烈分派已畢，分掌中的雙戟，飛身跳至當場，用掌中的軍刀，點指着罵道，我把你們奸滑異常的匹夫，休要以爲着人多勢衆，便可得到勝利，實對你說吧，大明朝千軍萬馬，某家都視爲土雞瓦犬，張三峰等，一千俠劍，確也奈何我不得，似乎你們這等小局勢，還值得本寨主一戰嗎，二老賊聽到這分言詞，暗點點頭，心說不怪他說大話，這也是寔在的事情，遂即叫道敖光烈呀，你別以爲是，明軍將帥非你敵手，張三峰等也奈何不了，但是來在我二賢莊，恐其汝就，英雄沒有用武之地啦，敖光烈大喝道少說吧，納命來吧，說着話雙戟奔二老賊打來，譚道德說來的好，挺槍相迎，譚道義說列位一齊動手哇，十二家寨主，各幌軍刀開了過來，好敖光烈掄開了掌中一對蟠龍戟，獨闖十四寇毫無漏隙，譚氏二老賊，抖大搶動着手，暗自核計辦法，看這個樣子，怕是不能勝得了這個賊，何不用暗器殺他，豈不省得以血氣勇想拚呢，將想要往出發暗器，沒想到走了沒着啦，敖光烈，一面動着手，早將五毒金針弩，的筒子



製在手中，將左手戟向譚道德擲去。老賊躲戟的工夫，他拉簧右手發出，五毒烈焰金針弩，二老賊是何等的機警，見他，戟就知是要發暗器，又見他把手一揚，二老賊飛身跳出圈外，餘者衆寇，及至看見暗器，再想閃躲，可也就來不及例，應弩而倒了三名，那未中弩的，嚇的顏色更變，二老賊各托，定海神針弩，見他發暗器，打倒了自己三家寨主，乘着這個機會，飛身跳回，單手掄大槍，蓋頂便打，那支手的暗器，就發了出去。敖光烈眼見着，他們抖手發暗器，雙戟點地，擰身縱上房去，險一些被定海神針打上，二老賊見他身法敏捷，竟自躲過暗器，很是佩服他的武工，敖光烈估量着不能佔上風，站在房上呼呀呀的連聲吼叫，屋中的龐鎮嶼等，立急端後窗戶逃向山中下去了，敖光烈猛然跳下房來，撲奔群賊掄戟亂打，二老賊率群寇，又把他圍在了當中，敖光烈把雙戟舞動，像風車兒一般，右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地，將群賊逼的，如同走馬燈兒似的，圍着他團團亂轉，一面動手，一面喊道，爾等有能爲的，倒是施展哪，但是要小心你們的命啊，又走了數十個照面，猛然間一聲吼叫，又有一家寨主，喪命於戟下，譚氏弟兄一見，心中焦灼異常，連忙呼喚，快調火器兵來，大頭目應聲去了，敖光烈分隻戟跳出圈外，嘿々々冷笑道，姓譚的，戰我不過，想用火器啦嗎，你還算什麼英雄好漢，既然懼怕於我啦，也罷，某不來趕盡殺絕，再見吧，我們是，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他年相見後會

有期，說罷轉身向外，行動快似風雲，逕往山下去了，二老賊查點手下人，吩咐各歸汛地，然後到在廳中將戰廣發的屍身抬出，萬氏母女來至屋中，二老賊慘笑道，叫我受驚了，萬金蓮說，你們可把我嚇壞啦，真以為是中了計啦，那知道是假的呢，二老賊說，你母女暫歸後面歇息，我們好料理料理前頭的事兒，今夜晚間，各自留心注意，你們娘幾個管後面，我弟兄照顧前面，分管前後以防萬一，萬氏母女應允退去，二老賊忙於佈置一切，及至天黑以後，將交定更天，萬金蓮向乘賊女說，你們出去以外查看查看，媚珍等遵命而去，萬氏獨坐房中，心中核計着，此事來得可疑呀，敖震等是由桃花塢面來，當然是與胡海客，見着了，他不前來，也沒有帶什麼言語，這其中或可是，另有意見，他正在思量着此事，忽聽窗外有人叫道，嫂嫂，將萬氏嚇了一怔，急急問道，你是誰，外面的人答道，小弟胡海客，萬金蓮啊了一聲，心中可就明白了一半，遂即低聲問道，你前來有事嗎，胡海客說，事情是有，只問嫂嫂，你是否與我同心，萬金蓮說，你這不是裝糊塗嗎，你若不准知道我的心，你敢來問我嗎，胡海客問道，你打算怎麼樣，萬金蓮道，你費話，你的心意如何便如何，問我作什麼，你把胆量放開有話屋來說，不要緊全有我哪，胡海客說好，遂即抖身上房，身前邊跳下來，走進房中，原來是胡海客送走了放光烈之後，仔細這麼一斟酌，他們到在那裏絕對作不好，倘若引起戰爭，

是非得失不可，但是把我的大事全都就誤了，反復思量，只得親身前去走一回吧，將主意拿好，收拾應用之物，立刻駕船起程，這一日快到懸空島了，迎面見自己的船向回開來，不由得大吃一驚，准知道事情糟了，站在船頭之上，連聲喊叫，及至船支靠在一處，敖光烈龐鎮嶼等，過船相見，問起山中事來，敖光烈說道，我們中了人家的狂軍計，戰賢弟喪了性命，我傷了他們寨主約有好幾個吧，預先命龐寨主等，駕船起身，我隨後突圍而出，浮水追上船支，正思要回桃花塢去，再爲設法復仇，治巧在此遇見教主，此來是接應我們吧，胡海客笑道，你們走後我一想，恐怕是弄不好，故而隨後趕來，偏々の正落在這步兒上啦，爲今之計暫且回去，將船灣在山僻之處，我另有進行之法，敖光烈等聞言大喜，立刻命水手掉轉船頭，開回懸空島來，胡海客指示航線，船隻灣在懸空島，右山鵝頭峰下，等到天黑之後，胡海客向衆寇說了計策，遂即分頭動身，敖光烈等遵着胡海客，引示的暗道，直奔內山而來，胡海客來到後寨，迎面碰着媚珠，手提鳳輪，往前行走着，胡海客低聲叫道大姑娘麼，賊女聞聽有人叫他，急忙分軍刃向前觀看乃，是胡海客來到，不由得心中喜悅，低聲說胡大叔嗎，胡海客說正是愚叔，媚珠笑道前者，你老是裝病脫身，是不是呢，胡海客點頭說不錯，媚珠聞言轉了轉眼珠，說如此說來，此番是私自入山嘍，來至後寨主大概是找我母女吧胡海客笑道，姑娘你太明白了

，媚珠說，只要是我見過的人，他與我談過話的，我便能知道他的心事，說罷向胡海客媚笑了笑，胡海客讚道，好聰明的孩子，太可疼愛啦，媚珠叫道胡叔叔，此時後大廳，就是我娘一個人，快去吧別失了機會，說罷笑吟吟的去了。胡海客心中得了主意，才至大廳後窗外，低聲呼喚，裏面叫他進去，他才進了後大廳，向前行禮口稱嫂々，萬氏坐在那裏，笑道別叩頭了年終一齊磕吧，胡海客笑嘻嘻的，就坐在對面椅兒上面，萬氏問道你此來何事，胡海客說前者受辱，退回家中，自分與嫂々絕緣了，不料敖太寨主等相約，情不可却因而前來，又礙着嫂々の金面，故爾前來請示，可否允許我助力敖光烈等，萬金蓮聞言，呸的一口唾道，少說花言乃語吧，你如果不忘奴呢，我就幫助你們，給他個倒戈相向，又何必轉灣兒呢，胡海客涎着笑臉說，那我是求之不得嘍，這大的事情我怎敢明言呢，萬氏說實對你講吧，此後凡事可要依看我，倘若與我變心哪，可是照樣兒追你的性命，胡海客說，忤送不孝，理當處死，萬金蓮也笑了，說我們商議正事吧，胡海客說我已然分派他等，見火起就來接應，少時你們娘兒幾個，預備齊了等着，我去虎口拔牙，如此這樣的辦理，你看怎麼樣呢，萬氏說這個主意很險，不老相當的呀，連你也用不着，竟看我娘兒幾個的好啦，你且瞧熱鬧吧，胡海客說可別大意呀，萬氏笑道沒錯叻，說完了話向窗外說道，丫頭們進來吧，還在那作什麼呢，媚珠等咯々笑道，來

啦來啦，遂即一同進到屋中，萬氏說見過你們胡叔叔，衆賊女向前問好行禮，惡賊連忙還禮，萬金蓮說孩子們哪，我們如此這般的辨，你們意下如何呢？媚珠等說娘啊，你老怎說就怎麼辨，兒等是百依百隨，萬金蓮說好孩子咱們就動起手來，當即開櫃取出兩個藥餅兒來，一黑一紅托於掌上，向胡海客說，這個紅瓶是解藥，聞上之後什麼毒藥，與迷藥等等，全是不怕了，這個黑瓶是迷藥，若聞上之後，四肢酸軟寸步難挪，此乃他弟兄害人之物，今是叫他本人領略領畧個中滋味，拏他的拳頭，來搗他的眼，這個事兒是很很對的吧，這才是循還果報呢，胡海客聞言拍手稱妙，連說好々々，哈哈，太好啦，萬金蓮母女們，聞好了解藥，向胡海客說，你遠遠的看熱鬧去吧，說罷母女們轉身出去，各把迷藥藏在手中，一直狂奔前廳，此時二老賊，正在對面飲酒，眼前放着軍刀，猛抬頭看見萬氏母女走入，譚道德驚問道：你們怎麼全來啦。後寨主空虛那還了得，萬金蓮笑道，有點要緊的事情前來說知，二老賊問道什麼事呢，媚珍，媚珠向前說道我們來說吧，遂即各伏在二老賊的肩頭，笑着來附耳說話的意思，依乎這種行爲，乃是習慣之事，二老賊軍能多心呢，可惜聰明一世什麼虧都不吃的主兒，只因爲闖不過美人關，竟將性命喪於婦人之手，他弟兄，手中擎着酒杯，合龍着二目，心中另有一種感覺，在這神情愉快之間，猛聞得一股異香，由不得四肢癱軟，睜眼看時乃是，媚珍等手托迷

藥，向他們吹來，心中着急情知中計，但是明白了也遲賊，又見萬金蓮母女，各自退步入座，笑吟吟的看着，二老賊急忙問道，你們這是何意，他母女笑兒不答，只見由外面走進來，敖光烈，龐鎮嶼，等一干人，萬氏母女站身說，大寨主請坐吧，老寨主諸位請坐，敖光烈一面謙遜言，遂即落坐，萬金蓮笑道，辛不辱命，這兩個老壓物，已要擒在這理了，請列位發落吧，敖光烈抱拳說道，多謝杜莊主奶奶，與列位姑娘，鼎方維持，捉在這兩個惡賊，萬氏回答說，爲了我道中義氣，不得已而爲之，望諸公勿笑，衆寇齊說那有笑的道理，他們一答一合，說的很是親近，二老賊怒氣遏止不住，忿然問道，萬氏你勾引外人陷害我弟兄，良心上過的去嗎，萬金蓮黑々冷笑道，良心，良心，這良心兩個字，你們還能提的到嗎，請問你助力火山紅海峽，豈能又與張三峰等要好，這也是憑良心嗎，你惜劍殺人，將沿海山莊霍老教主，給送了禮啦，命喪於明營之中，這也是良心嗎，你們與我亡夫，知己之交，情逾手足，我們家敗人亡，飄流在外，你把我们留在此處，所有一切行爲，在衆目之下，你能說的出口來嗎，這也能說是講良心嗎，唉，老朋友哇，是人部可以講良心，你們老二位，還够的上論良心這兩個字嗎，這片話問的二老賊，面紅耳赤答不上話真是急氣交加忿恨已極，怒道好々々，哈々好毒狠的婦女呀，竟自使出這般惡辣手段，萬氏笑道什麼，你說我們母女，毒很惡辣嗎，黑黑未免的

不對吧，治倒你們的迷藥，是你弟兄置造的呀，害了他人之後，自鳴得意啦，今日叫你等自嘗自己的迷藥，倒說出人家毒很啦，這個話說的不公平吧。敖光烈等將要說話，忽

聽外面有人說道，哈哈這可是惡人自有惡人磨，賊打賊甚是可笑哇。敖光烈聞言就一怔。忙問答話的什麼人，外面哈哈的，一陣狂笑，衆賊寇等各抄軍刃，一齊跳至庭外，

抬頭往房上觀看，可把男女群賊，嚇了個魂飛魄散，來者說話的人，乃是張三峰等列位，原來是拿了覺空等之後，張道長率人接迎龍虎島，圍戰惡賊給黑老俠復仇，竟自被敖免烈突圍逃走。追了一回也沒追上惡賊，張仙長回來忙着，辦理黑老俠身後之事，緊接着老居士到來，與張三峰等相見，互說各方的經過，翌日軍師統帥劉伯溫，率兵船開到啦，入島來見衆高人，劉統帥述說此番，將火山紅海峽的，一切物品完全的裝載到船上，他山中剩下火藥，我給他製造了地雷，埋在山寨及要害的所在，拉好了藥燃，率船隊退出了火山，用火引着，轟天震地一聲响亮，炮火轟炸了他的金免寨，免得賊匪再爲嘯聚，張三峰聞言大笑，說軍師你這可算搗碎賊巢，你這主意真不錯。此處無有許多的火藥，給他一火而焚之，燒他個山紅土赤，列高人點頭。齊說照計而行，立急傳令，預備一切，凡是但能拿的走的物件，盡皆搬運到船上，大家退出烟雲寨，命軍士們分往各處，放起火來，一剎那間，黑烟滾滾，烈火飄々，使成了一座火燄山了，衆高人相顧笑道

，這烟雲寨的名羣，可改爲煙火寨罷，劉伯溫陪着笑臉說，對啦，這才名實相稱啦，說罷哈哈大笑，候一同退到船上，將船隊開出九曲龍虎島來，急命水軍，在水寨竹城之下而安藏了數十個水雷，這才下令開船。凱旋劉公島，及至到達徐大帥，率隊相迎，相見之後，互相慶賀，隨一同入了劉公島，棄舟登岸，進了小雷音寺，至三禪大廳，各自歸坐，張三峰說道，此次出兵，掃滅了，火山紅海峽，與九曲龍虎島，頗堪慶幸，但是美中不足，惜乎是戰死了，金鞭鎮北俠黑老莊主，再就是雖然破了山，爲首的兀兇首惡，一個也未獲住，他等這一逃走，定是全向八卦蓮花島，聚集去了，徐達劉伯溫說道，我想他等准能如此，還是很好的事呢，咱們整軍去取蓮花島，一網打盡了之後，京兵撤凱還朝，列位仙師也該看，調養調養精神，歇息歇息貴體啦，髻僧笑道談何容易呀，試想能否如愿以償嗎，張三峰點頭道，僧兄所見甚是，我輩魔境豈能止此，先覺上人說，此論是矣，張道長又向徐劉二帥說道，即刻派人將黑老俠等靈柩，運至登州後，再派委員護送至原群，二帥連連答應，立刻命人辦理一切，元化高僧說，還有一件事，必須辦清了才對呢，大衆問是什麼事，元化長老說，諸公莫非忘了，懸空島通天犀二賢莊的，譚道德，譚道義弟兄，對於我們用心很重，這份深情厚意，焉可不去酬謝他門呢，列位高人聞言，盡皆失聲大笑，說不錯不錯呀，那大的情義，怎麼不去道乏良，張三峰慨然說



道，今日休息一晷，明日即行前往。衆人說正該如此，日辨完早心淨，商議停妥之後，祭奠過了黑老俠的靈柩，大擺筵宴，慶賀成功。到了次日，酌留幾位高人以防萬一，衆高人收拾應用之物，挑選了二百水軍，駕船起身。來找譚氏二老賊。這日天將黃昏的時候，到在懸空島的後山，將船支灣好，等到定更已後的時候，下船上了島坡，聶叻說道：我來引路，此處之道路，不常走的，就格外費了力啦，衆人笑道，如此說來，僧兄是舊地重遊啦，聶僧將頭點了兩點，說正是這個樣子，遂即順着秘密的道路，引導着衆人，直入二賢莊的後寨。正赶上胡海客入山與賊人交談，以及於萬氏所說的話，列位高人暗中聽了個明白，既然得着這個機會，樂得乎看一個究竟如何哪。等到萬金運與二老賊，彼此發展，告一段落，張道長命衆小俠等，堵住了後窗口，吩咐道：看我等與群賊交手，衆等到屋中，看守譚氏二老賊，可不准傷了他們的性命。衆小俠連連遵命，張道長站在房上，才說出賊打賊的話來，裏面問說話者何人，張道長並不答言，哈哈縱聲大笑。賊人等知是不好，各挺軍刃跳出來，見了衆高人分站在四外房上，他等怎能不怕。但是怕也是不成的，放光烈向衆寇說：我們逢此強敵恐難取勝，各自尋各自走路，毋得貪功致取殺身之禍，說罷一幌驕龍戟，飛身跳至大廳前，厲聲喊道：來來來，不怕死的請來一戰，老居士捧劍至當場，喝道：逆叛還畏遲能麼，放賊並不答言，掄戟進招，死命

相拼，老居士揮劍迎敵，戰在一處，老賊龐鎮喚，一順五勾八卦鎖，想要向外沖殺，迎面被元化長老，分羅漢雙杖阻住，大叫老賊休走，今日是爾的末日來了，老賊那敢交手，轉身就跑，又被髻僧橫劍擋住，他萬船無法啦，只得掄頭動手，二兇乘隙縱上房去，被張道長追至房上，掄劍就斫，二賊回身還招，也就在十數個照面，被張道長一劍一個，劈倒在房上，雖不致於死，可也受傷不輕，想要動轉，是不能行啦，萬金蓮母女見這個戰場，決對逃不出去，這可如何是好呢？幾個賊女連連叫道，娘親哪，我你應該怎樣，才能逃出這個難關去呢，萬氏說你們不聽賊，等我想一條妙策好出逃生，這賊婆娘，見所來者，俱都是高僧高道，成了名的俠客劍客，忽然間想出一條妙計，雖然是寡廉鮮恥，但是除非如此難保活命，隨向幾個賊女說道，孩子們哪，今日的局勢，是身臨絕地啦，我們除非是，袒臂一戰，方可得生，幾個賊女說道，呦，這些這人，亦了臂膀，怪害羞的，那多們難為情啊，萬氏怒道，這不是假充秀女嗎，脫了上身衣服就難為情啦，唉唉，真是的，教老娘說你們什麼好哇，話可又說回來啦，咱娘們准在乎這個是怎麼的，不脫衣裳能活的了麼，在這等高人劍客手裏頭，豈能逃出命去，好萬惡的賊婆娘，說完了這片話，竟將上身衣裳脫下，圍在腰中，衆賊女，顧命要緊，也只得跟着他娘學如水辦理，他母女們，就知道貧生怕死，直不知道羞恥爲何物，一個個袒露了酥胸玉臂

，分掌中一對雙耳鳳凰輪，擰身跳至當場，幌軍刃發威，大叫道：「擋路者死，讓路者生，閃開了！直向正南闖來，洛巧南面站的是，先覺上人，周顛上人，尙清雲觀主等，正在嚴防教匪脫逃之際，忽見他們娘兒幾個，猶如妖怪現了原形的相似，旋風一般奔了過來，尙觀主口念無量天尊，急忙跳出丈餘遠去，周顛上人等口稱：「善哉善哉，阿彌陀佛，也是閃避不迭，萬金蓮這個主意是真好，竟自嚇退了衆高人，母女們逃至外面將衣服穿好，直奔山下而來，迎面有人笑道：「你們這廂來吧，母女們臨近看時，乃是胡海客，見他豎起大指鑽道：「好高明的脫身計，竟自安然出險了，萬金蓮得意洋洋的，叫道：「相好的，你開了眼拉罷，就算天兵天將，把我們娘兒幾個圍上，也是不要緊的叫，胡然客笑着說道：「大概是就得，將衣服全脫了罷，萬金蓮匹的一口唾道：「好哇！你逆擊我們開心嗎，丫頭們給我擰他的咀，這幾個賊女過來，揪住了胡海客，連擰代掐着問道：「還敢胡說麼，胡海客連連討饒，他們才住了手，這班狗男女們下山上船，解纜開舟，向桃花塢而來，在艙中擺酒壓驚，喝着酒盡情調笑，正在美滿不可言狀之間，忽然外面水手發起喊聲，胡海客急忙出艙觀看，原來是敖光烈到來，猛一上船水手們，沒看明白故而驚喊，只皆因萬金蓮母女，裹體鬪重圍逃出寨去，衆高人努力拿賊，張道長助力二高僧，將龍鎮嶼擒住，大衆合力來戰敖光烈，這惡賊雖然是勇猛，對戰這班劍俠，當然也感覺着，不

好應付，他又見只剩他一人了，還不逃走等什麼呢，遂即施展地躺的工夫，竟自突出個外，跳起來罷々々的，發動了全身暗器，列位高人只得退避，他乘隙飛也似，向寨外逃走，跑至島坡下邊，抖身跳入海中使開雙戟，且當船槳，分波踏浪往前奔，天交五更過的過間，見前面發現了船隻，他努力追來，臨近細看乃是，桃花塢的船，賊人心說得噫又算死不了列，他才由水中抓住舵樁，搶至船上下的水手們，失聲喊叫冷巧胡海客出來，相見之下，讓至艙中，萬氏母女忙起身讓座，彼此道了受驚，敖光烈到在後艙，更換了衣服，復至中艙入座，一盃飲起酒來，敖光烈慨然嘆道說唉，我真是兩世爲人了，若非得到這船上，此身必葬魚蝦之腹了，現在托胡教主的福，又得酒菜擺在面前，隨意享用着，寔乃是出於意，胡海客道此乃大寨主，命大福大造化的，方有這樣接續，再者說此去懸空島的人，獨有大寨主突出險地，其他者俱皆傾生，由這一點看來，不竟是福分大呀，還得說是武功嘔，敖光烈慘笑道，够瞧的婁，別高抬我啦，杜莊主奶奶母女們不也是，突圍而出的嗎，一句話出口，羞的萬金蓮母女，面紅耳赤說大寨主，又來打趣我們，敖光烈說不是不是，請勿多想我說的是實話呀，萬金蓮紅着臉說道，我們那是給大家出臉哪，胡海客笑道，事情所迫那又算什麼呢，敖光烈說一客不煩二主，求教主假扮商船送我由南寧上陸，去壽風小白蓮寺，糾合各教主，再聯合苗洞，猿洞，由雲貴

起手，直入湖南四川，乘善徐達劉伯溫等，在海外攻取八卦蓮花島，與白蓮教半變向，爭戰不得分身之機，豈不是馬到成功麼，令伊等顧此失彼，疲於奔命命尾受敵，那時再分兵攪鬧金陵，福其心臟，則大明朱氏江山瓦解矣，秦賊齊說此計良好但是，易入手啊，敖光烈毅然說道，唉，凡事全不容易，只須做事的人，抱定百拆不同的壯志，終於有成功之一日，男女群賊齊稱大寨主，所說真是至理呀，我輩情愿靜候驅使，敖賊連連致謝，這一日船至桃花塢，入島登陸入內寨，歇息了兩日，扮好了商船，敖光烈告辭起身，臨別珍直約定聽信舉事，這假扮的商船，非只一日之工，方得到達了南寧，船隻掛口子之後，官家自有一番查驗，敖光烈匿於水中，那豈能查的出呢，等到沒事啦，他才出水上船，在艙中一忍，及至天交定更之後，收拾應用之物，離船上陸認大道，直奔小白蓮寺而來，在路行程心中盤算，這一回就留有命在，數十年心血，一旦間化為烏有，實是可惜的很哪，又一轉念唉唉，寒翁失馬勿謂之非福的話，當認為最對，我此番大事成功，較比一座海島子，必得增強數倍婁，如是者一想，心中倒很高興，反不感覺着煩惱啦，這一日到在煙瘴嶺下，轉過幾個山灣，才看見白蓮寺的山門，惡賊正往前走，忽聽得一聲喊喝，站住，倘敢動一動就要了你的命，敖光烈聞言，止住脚步心中想，到此處，還這麼厲害嗎，抬頭看是見對面，站着幾個僧人，披髮勒道，面貌凶惡，一個個手

托飛叉弩箭，爲首的僧人，像貌更是凶惡，手提一條金頂狼牙棒，說畏，朋友你是自那  
邇來，你怎麼會認識三環套月的山道，竟自深入我們的內地，快。的，報通名姓，說明  
來歷，這惡賊聞言哈哈大笑，說某家姓敖名震字光烈，久居火山紅海峽萬丈金光寨，那  
僧人聞言，忙將手中軍刃，交與了從者，把手一擺衆僧退去，只見他合掌當胸，口念阿  
彌陀佛，不知是大寨主駕到，言語冒犯，望乞恕罪，小僧獨龍侍者，蓮清的便是，敖光  
烈抱拳說道，原來是連師父，失敬失敬，煩勞通稟，某來朝見大教主，蓮清說不敢當不  
敢當，台駕隨我來罷，隨說着話轉身引路，直入毒風白蓮寺，及至進了山門，叫小沙彌  
速去通報，一面陪着往裏行走，進了三道山門，順着台階下了神路，進了東邊月亮門，  
來至大客堂之前，裏屋中談話的聲音，頓然止住，見本廟大教主，經廣和尚，手提着念  
珠，接了出來，見了敖光烈，合掌問訊，笑着說道，這是那一陣神風兒，將台駕吹來敝  
處，敖光烈謙遜道，大教主休要如此高抬，我現在山破人亡，不遠萬里投靠寶刹，經廣  
和尚笑道，貴山失守一事，不足爲憂，請放寬心，語云失之東隅，尚可收之桑榆，我們  
共圖大事，投靠的言詞無乃太過，請請請，且入客堂，再爲叙談罷，說着話指手相讓，  
同至客堂之中，敖光烈進來觀看，見客位上，坐着一位老翁，看年紀約有八九十歲，身  
後站一青年人，也就是在二十歲上下的光景，這一老一少，精神百倍，英氣勃，坐在

那裏，倘若無人，經廣和尚並不給引見，敖光烈只得在一旁坐下，見經廣和尚，向那老翁說道，來者並不是外人，用不着應酬，我們還是說我們的事罷，那老翁微微冷笑，說廟主哇，我們的事，也沒有什麼說的啦，就請你將當事人交出，我師徒帶着一走，彼此各討方便，免得傷了道中的和氣，除去這個辦法而外，決對再沒有商量餘的地啦，敖光烈坐在一旁，要不明白怎麼一回事兒，只見經廣和尚，要那老翁這片言詞，立刻間顏色驟變，嘿々々的一陣冷笑，忽然間止住笑聲，面上又改變了笑容，驕然說道我有一個，緩而則圓的辦法，不知老居士以爲如何，那老翁沉着臉說，請高僧勿復多言，別的辦法不能成的，敖光烈，看其態度是已成僵局，當即口尊大教主哇，這是怎麼個事情呢，請將詳細說明，大家參酌參酌不好嗎，經廣和尚見問，長吁了一口氣說唉，怨是怨我們的，遂將始末跟由說明，敖光烈聽罷才明白了一切，原因是前者兵圍杜家河口，拿了杜庭等群賊，在雲陽市曹明正了典刑，身受了國法王章，少達官狄起鳳存鎮署充差，老達官就將鏢行收拾了，巧有車輛等項，分贈手下衆人，自己閉門納福，後來換了賈總鎮，狄起鳳可就請了長假，退歸家中奉侍祖父，膝下承歡替亡父盡孝，起鳳娶妻安氏，却也賢孝雙全，法家有法，祖孫二人不是飲酒着棋，便是談文論武，每日是歡天喜地，度着安逸的歲月，這一日老達官，向自己孫兒說，想老夫一條大

槍，創蕩成名以保鏢爲業，表面上固是好漢，但是孽也沒少造啊，若不然豈能老  
來喪子，好在有你接繼香煙，雖然是不幸中之辛，可是燈明了，我的報應不小哇，如此  
看來身爲武夫，實在是沒有好結果，起鳳笑道你老又發牢騷啦，誰想世上的事，就沒十  
全的，老人家說我也是作如是想，准能以安居樂業的，如此度到歸期的話，那還是狠不  
容易嘞，狄起鳳見祖父憑空說出不吉之言，心中好生煩悶，面上可不敢顯出來，當即用  
別的言語岔開，此後處處留意，過了些日子沒有什麼變動，可也就漸漸的忘了，這一日  
門外來了個化緣的和尙，正值狄起鳳沒在家前去收租，那僧人在門外，穩坐蒲團宣揚佛  
號，從人們出來，給他錢糧也不要，後來問他化什麼呢，僧人也不言語，工夫大了裏面  
老人家聽見了，出來一看，見這和尙六十歲上下，紫黑的面孔，披髮勒箍，身穿破納，  
手捧念珠，口中呢呢喃喃念個不休，老人家問他來此何意，他止住了經聲，抬頭看了一  
看，問道居士是，開標行的狄和平嗎，老人家點頭說不錯是呀，那僧人站起身來，擎起  
蒲團，說請居士移至，隨小僧去到郊外，有幾句知心語兒對你說，老檀越你肯其賞臉嗎  
，老人家一聽他言在意外，情知是沒有好事，但是成了名的英雄啊，姑肯示弱於人呢，  
當即微笑着點頭應允，說好罷，你頭前帶路，老朽奉陪可也，那和尙並不答言，轉身就  
走，老達官爺後面相隨，家中從人與許多瞧熱鬧的人，都在遠遠跟着，那僧人腳底下還



是真快，不一時出了下關廂，又走出約有二里多地，眼前有一片森林，到在裏面，將蒲團扔在就地，手擎着念珠，二目一瞪，說道姓狄的，你不認識我吧，老人家冷笑道，想老朽眼拙，不認得你是什麼人，僧人狂笑道，我和尙名叫蓮月，乃是毒風小白蓮寺的，護法和尙，別號人稱神臂侍者，我娘家姓杜，名效康，俗家外號人稱酒中仙，我本是杜家河口的人氏，我們四十年未見，你就把我忘壞了不成，老人家聞言，這才明白了一切，遂即問道，如此說來，你是爲了你侄兒杜庭的事，前來找我，是，是啊，蓮月和尙怒沖沖說道，知道最好，我侄兒被你害的，家敗人亡，他弟兄們，領受了國法王章，項上喉刀慘死於開封府，我此番婦家探親，前來掃墓，才知曉被你害了個，家敗人亡，抄產入官，因爾到你家，以化緣爲名，將你找到此處，是你自動的與我侄兒抵償對命啊，可還是等着我和尙動手呢，老人家笑吟吟的答道，打算教老夫抵償，却也不難，但是我得看看你有什麼能耐，如果勝的了老夫，那就認憑於你啦，若要不是我的對手，說不得對不起啊，請高僧也去領皇王家國法王章，凶僧聞言大怒，將念珠掖於腰間，迎面一掌打來，老人家側身躲過，覺着敵人掌風過重，諒着不是他人對手，但是事已至此，還能說上不算嗎，也只得進步還招，加着十二分的小心，當場動手，也就在幾十個回合，老人家就有點支持不住了，蓮月和尙見此光景，心中暗喜，冷笑着說道，狄老兒呀，我以爲

是，你有什麼絕技呢，原來是嘴強身子弱呀，老人家一聽，心中更是着急，越着急，手脚越顯着遲慢，口中帶喘，汗他下來啦，越發的不得了啦，正在危急之間，忽聽外面人喊馬嘶，由樹林外面闖進一簇人來，說也恰巧，來者正是沿南開封府，總鎮大人賈耀武，由教軍場閱操回來，路經此處見有一群人，在樹林外向內探望，賈大人畧着是有事，因而率親軍偏將等，狂奔過來詢問何事，當有狄家的從人，向前說明原委，鎮台聞言大怒，抬腿摘大槍闖入林中，老人家回頭一看，見是官將到來，由不得心中一喜，手脚自然是微見遲慢，惡兇僧連月可得手了，跟身一掌劈頭打下，狄老翁縮身閃過，蓮月抹手橫着砸到，老人家再躲就不及啦，被兇僧反手一掌，正打在前胸之上，愛呀了一聲，翻身栽倒於地，口中噴出血來，賈大人一見，只他的面目更色，大罵好賊人你要反哪，且中大槍抖開就扎到啦，好兇僧蓮月，見打倒了狄和平，有一員武將口中罵着，手中槍向他札來，兇僧笑道，早就反了哇，你還不知道嗎，說着話斜身繞步，將鎮台的大槍，就接到了手中，大喝一聲，你拏過來吧，賈大人這個樂，可就大啦，雙手向回一抽槍，可那個是僧人的對手，竟自連人帶槍，一齊落於馬下，槍也出手了，將想要往起法，惡僧人趕過來，蓋着頭頂就是一掌，賈大人向前探身，雖然躲過頭顱，後背挨上啦，叭叭一聲，打了個口中噴血，衆偏將親軍等各捧軍刀，吵的一聲將他圍住，刀槍亂遞拚命相爭

這兇僧左衝右突，指東打西，展眼間被打了好幾個，雖然是如此，兵將並不後退，終耳是賊人胆虛，不敢戀戰，抖身跳出圍外落荒逃走，官軍追了一程，沒追上他，只得空手而回，此時早於人扶起大人，已是昏迷不省人事，狄家的從人，也將狄老翁扶起，老人家強紮掙着，向衆偏將說列位呀，快將大人抬回府去，請府台大人辦理後事吧，小老兒與鎮台大人受的是，白蓮派的毒風掌，決無有活着的希望啦，衆將一聽吓的顏色更變，忙着抬着鎮台入城去了，從人們也只可，淚眼愁眉的抬了老俠回家，將至家中放在床上，小爺由城北收租回來，到在廳房之中，不見自己祖父，忙問恩人老太爺子呢，從人說你老先歇々，再慢慢對你老學說，小爺一聽眼就直了，急急問道別費話，快說說說，從人就將經過的事，草草說了一遍，小爺沒等說完，聽說祖父在臥房裏呢，他急急飛奔前來，進屋一看吓的眼睛發直，喊道祖父哇，撲過來放聲慟哭，老人家睜眼看了看，免強扎掙着，有氣無力的叫道，孩啦，你先不要哭，聽我告訴你此後的辦法，傷我與官軍將士的賊僧，乃係杜家河口，杜庭的胞叔，名叫杜效康，別號酒中仙，四十年前身入毒風小白蓮寺，拜經廣和尚爲師，僧名蓮月他此番回來掃墓，得知我率官軍，抄莊掣了杜庭等，市曹伏法受了典刑，因而找我效外動起手來，因總鎮大人趕到，我一走神被其打傷，他練成了毒風掌，任何人挨上，決對是活不了，你千萬別哭，也別傷心，須知殺人

者，人恒殺之，此循環之理也，爲祖我出世以來呀，拳脚之下，大槍之下，不知傷亡了多少名，英雄好漢，今日我之被傷，實非偶然的事，你要想狄氏門中只你一人，接續香煙傳流後世，是多莫重要，祖宗的血食要緊哪，可是給我報仇要緊呢，將這個題當認清，爲祖父的死後，方可瞑目甘心哪，此時起風的妻子，也趕入臥房來，老人家手指着，一雙小兒女們，就狄然長逝了，這小夫妻們，見祖父因傷致死，一齊呼號慟哭起來，衆從人等，百般解勸着，好容易才止了悲聲，不但不哭啦，反倒嘿々々の冷笑起來，嚇的他妻及從人，都不明所在，疑他着魔中瘋了一般，只見他忙着，辦理老人的後事，少時預備妥了，他是親示含殮遵禮成服，諸事將將就緒，靈柩停在中廳，他夫妻跪在靈前焚化冥錢，天時可就定更之後拉，手下人報入靈堂，說是府縣正堂，陪着鎮台公子來到，說話間就全進了靈堂，狄起風連叩喪頭，府台大人說狄將軍別動，你在喪中任何人，他不能接待，狄起風連稱邁命，府台與縣尊，陪着賈公子上香祭奠之後，賈公子來在克姓風近前，說道狄將軍哪，小弟係一文人，手無縛雞之力，遭此大變五衷如焚，報仇無力從喚奈何，因爲你我同是受到，老人被賊殺害的慘孽，故敢造府懇求，再入行伍協緝賊人，是所至盼也，府台與縣尊，一齊說道營中乏人，盡是馬上戰將，對於拿這類的賊，決難做的到哇，望祈軍以國家成信計，閣郡人民安寧計，二次從戎以安闔閭，並可替

鎮台賈大人，報仇雪恨以慰護國英靈於地下，又可手刃仇人，以報令祖之遺恨，一舉三得望祈勿却，狄起風強作笑顏道，我會食君祿怎敢退縮，我祖父命以宗祧爲重要，本意遵遺訓報仇之事，以待將來吧。今蒙府尊也衆位，勉以大義敢不遵命嗎，但是容我斷七七之後，封靈脫去熟孝，必要至鎮署去爭到，候令施行可也，府縣等見他應允了，好不喜悅也，遂即分派差役人等，幫全料理喪事，又加派一員偏將，率軍士紮帳蓬守護，門前頓呈熱鬧景況，不知者必認爲是，某顯官發喪理事，頗極一時之盛，老達官此亡，可以說是死有餘榮啊，七日夜的對壇經，因府縣官長親臨弔祭，所以闔城的，縉紳商賈接踵前來，這棚白事辦的，壓倒了開封闔郡的望族，及至到了七天，封靈於中庭，狄小爺在靈前哭述出世的理由之後換了索服，囑咐妻子謹慎守靈，又訓誠家人等幫同主母料理家事不可怠惰，宣置已畢帶了應用之物，起身逕向鎮署而來，他一人鎮署，心中有所感慨，不想又至此地啦，他正在思前想後，早有該差軍士們，過來行禮，一面飛報入內，中軍官劉傑接了出來，相見之上彼此禮，陪着一同趕奔書房，現在署理鎮台的，乃是副將大人邵武成，聞報狄起鳳到來，急忙接出書房，中軍官陪着狄起鳳已至近前，行了見面禮之後，讓至書房之中，謙遜入座後，畧叙寒溫，便談起拿賊的事來，狄起鳳說此賊的巢穴，遠在雲貴交界，毒蜂小白蓮寺，由此處前往，可算是山高路遠，該處山勢

崎嶇，馬步軍兵是斷然不能到的，縱有千軍萬馬，也是無濟於事，邵大人聞聽，怔了一會，遲疑着問道，如此說來，擒賊是無望的啦，狄起鳳皺着眉說道，別看這麼艱難，末將無論如何，也要設法去作，倘若託皇上的洪福，仗列位大人的虎威，或可將錯人解回開封府，亦未可知，邵大人說，如此的山高路遠，將軍你一人前往，那如何可以哪，狄起鳳說請大人放心罷，險固然是險，以小將之所能，託福或可不至於怎麼樣，今日收拾一切，明晨便然動身，請大人賞一角公文，以便拿賊回來的時節，好通過關津渡口，免致阻碍，其餘的一切事，請大人儘管放心，如果大人不准小將前往的話，那我就即行告退啦，邵大人無法，只得點頭應允，立即下公事，委狄起鳳爲中軍偏將，隨後又辨一角公文，內容是遣中軍偏將狄起鳳，跟踪追拿 擾亂開封，拒捕官軍，殺死官將，賊僧蓮月，即杜效康，所過關津渡口，驗照行，放勿得留難，致悞要公各等情，公事辦好了之後，交與狄起鳳收，藏遂即傳話擺酒，約請文武衆地方官坐陪，一者 給他道喜，又可算是送行，酒筵前，說的都是吉祥之語，府台與鎮台，一面勉勵着，並囑咐他謹慎從事，免生異外，賈公子過來，斟酒佈菜，拜倒席前，叫道狄將軍哪，先父因公隕命，死於王事，爲國家盡忠，死得其所矣，但是我們作人子的，應攬先人之遺志，殺賊報國，手刃仇人，可惜我是文人，不諳武事，抱愧的很哪，今日將軍出任艱鉅，實感盛情，倘

能拿得賊人，解回開封，先父亦當感恩於泉壤，言至於此，悲不成聽，伏於就地，嗚々々的慟哭起來，狄起鳳向前攙扶起來，說公子的純孝，令人可敬，請放心好啦，末將必要不負所託，將賊僧擒回，共報親仇，賈公子復又再拜致謝，狄起鳳忙着回禮不迭，然後一同入坐，又談了回子，查拿宵小防護地方的公事，及至席散，各自安歇，翌日清晨，狄起鳳辭別衆人，由開封府起身，趕奔雲貴交界而來，一路一上，飢餐渴飲，這一日到在南寧府，住在城外關廟店房之中，他一個人，佔了跨院的三間房，天將定更之後，心中有事，異常煩悶，遂命店家預備點酒菜，自斟自飲，一面喝着酒，心裏思想着，此一番到在白蓮寺內，只得仰仗恩師名望，以及倫授給我的驚人絕技，先與他理論，將道中的義氣，們戶中的規矩，或可憑口齒之能，說服了他們，交出了兇僧，事情可就算成功啦，如若是非言語可以解決的，認真動起手來，哈哈，憑我一人之能，怕得不到好結果罷，死不是惜啊，但是違了先祖的遺訓，實乃是大大的不孝啊，然而事已至此，只得挺而走險，又一轉思，我恩師當年向我說過，毒風白蓮寺，廟主經廣，曾受師之大恩，此次我到在那裏，有恩師之好處在先，他勿論如之何，也能委屈求全，如此一來，我就得了滿足啦，他正在想入非非之際，忽然吧的一聲，由窗外打進一個紙包來，正落在他的面前，狄小爺跟着破窗而出，到在外面，各處查找，連個人影兒也沒看見，店家也

被驚動起來，別的店客也有由夢中驚醒，亂問什麼事，喊成一片，店主人過來詢問，狄小爺拿出公文，與他看了，說明有賊被我赶走，店主人見是一位將軍，那敢怠慢，急忙行禮不迭，狄小爺說我不怪你就是了，速去安置店中客人，只說是喝醉了撒酒瘋兒的，遮掩過去就得了，你也勿庸，再來回我知道啦，店主人遵命去了，告知店客人，少不得亂恨怨，喝酒的人無知沒酒德，擾了大眾的清睡，不言店客談講，店主人派人收拾好窗戶，又敷衍了會子，才告辭退出，狄小爺在燈下將紙包，展開觀看時，深悔自己孟浪，原來是紙包內是塊石子，紙上寫的是，孺子大胆竟敢隻身，來探虎穴，姑念被忠孝二字所迫，曲於寬宥賜汝辭毒丹一粒，含於口中可除瘴氣，並地理說明一紙，庶可遵照圖上路途，入山去白蓮寺可也，下寫師名不具的字樣，狄小爺看罷納悶，吾師既然到此，因何不見我呢，細找並無丹藥與地圖，細看這紙的背面，便是入山的圖案，又看石子上印辟毒丹三字，聞了聞異香撲鼻，方知不是石子，是藥，驚喜交集，高興已極，翌日給了店飯錢，起身前進晚間，就到在煙瘴嶺下，急忙將藥含在口中，遵照地圖進了，三環套月山溝，遠遠望見白蓮寺的山門，又向前走了幾十走，就被巡山的賊僧給拉住了，狄小爺通名道姓，說明來意指名要會大和尚經廣，小和尚等不知他是何如人也，急忙通報進夫，裏面運人出來接待，讓到大客堂之中，天就有四更多啦，人家茶水齋飯款待，直至



天明之後，大教主經廣和尚，率賊僧等來至客堂之中，見了狄起鳳，合十問訊客氣了幾句，問起來意，狄起鳳便將開封府的事，事件說明，兇僧聞言沉音良久，方才問道，閣下的來意，是想要擊連月開封歸案，狄小爺回答說不錯是這個意思，經廣兇僧聞言，哈哈的一陣狂笑，把樂的聲音收住之後，說小施主你所說的也太容易啦，對壘官軍，傷害了統兵大員，並許多的兵將，以國來論，自然是罪大惡極，逢赦不赦啦，若是接着我們廟裏的規矩說，很是最平常的一件事，說句外話罷，算不了一更鼓裏天，不但是無罪，可以說是小有微功，小朋友，你聽我說的這個話，好像是無法無天似的，實對你說吧，我處對於王法二字，根本上就談不到，皆因是天地間，就知道有教主，皇上不皇上的，我們不認識，小朋友你既然敢來到白蓮寺，說出這片話來，當然是自命英雄啦，做處對於英雄豪傑，極其尊重的，若是沒有真實的能為，我們不但不尊重，還要追其性命，用處是免得給真英雄丟臉，咱們是初次見面，是否英雄，不得而知，說不得要領教領教，你有什麼驚人的本領，然後再為細談可也，狄小爺聽兇僧，這一片邪說妄言，又是着急，又是生氣，此時我要說出我是誰家的徒弟來，實在有點難為情，想到這裏，把心一橫，且與他們硬作一番，看是如何再作道理，將主意拿好，遂冷笑着說道，高僧你錯會了意啦，本將軍此來，一味的善談，乃係關係着舊義，不得已而委曲求全，貴方

言誤認爲某是懦弱者，別屈了貴處的人才，就誰指派幾位能者，或比較拳腳，或使刀槍棍棒，悉聽尊便，我概可奉陪，可有一句話說在頭裏，倘若失手，或傷或亡請勿見責，俗語說的好，當場不讓步，舉手不留情，最好是怕死的，別與我比武，說吧探起身來，抱拳道，恕個罪波，轉身出了客堂，到在院中，叉手站立，高聲喝道，請請請，那位賞臉賜光，其家恭候了，兇僧經廣，見他這樣舉動，甚爲驚異，暗暗稱奇，遂向衆賊僧說道，此人不可輕視，你們那個出去會他一會，可要諒力而行，以免鬧出笑話，傍邊轉過，伏虎侍者蓮華，口尊恩師在上，弟子與他一戰，經廣說可要多加小心，蓮華兇僧，應聲知道，飛身跳出客堂，經廣率衆一齊來至外面，觀看來人武藝如何，狄起鳳見跳出一個像貌猙獰的兇僧來，身形高大，猛烈之極，來至切近，用一招開山掌，劈頭打下，狄小爺並不躲閃，等着快要打上啦，驟然間，將左臂往起一伸把兇僧的膀臂格在外面，乘勢往下一沉，喝聲着，這一掌正拍在蓮華的，面門之上，只聽叭叉的一聲，只打個滿臉飛花，鼻塌眼凸腦髓海出，兇僧然時喪命，死屍倒於就地，狄小爺過去在死者的僧衣上淨了手，抱拳笑道經過呀罪過，兇僧經廣一見，驚的呆了，又是痛惜徒弟，又納悶來人的工夫，此時早有鐵掌侍者，大力熊蓮波，抖身跳至當場，揮掌便撞口中罵道，好小輩快拿上命來，狄小爺笑着與他進招，口中勸道和尚不要如此，有能爲給死者的報仇，

口中不乾不淨的，是沒有用的叻，走了幾個回合，這一着他攔擊向狄小爺，左額角上打來，狄爺進步用手托住他的膀子，斜身抬腳照着脇下就喘，只聽啍啍一聲，脇骨拆斷口中噴出血來，慘吼一聲全魂氣斷，死屍栽倒一旁去了。狄起鳳冷笑道：貴寶利還有能為好着一點的沒有，若全是此等之輩，大可以不必向前送死啦，兇僧經廣聞言，氣的顏色更變，將聽派人過去動手，早有九教主鐵佛經明和尚，手提九耳八環禪杖，奔在當場掄杖便打，狄小爺撒身跳出圈外，由身上解下軍刃包裹，在皮夾子內掣出三叉鬼頭雙衝，復將皮夾子包好，措於身上，將鬼頭衝一分黑々々笑道：我待你去西天朝佛拜祖，經明兇僧不問好歹，追去來又是一杖，狄小爺是想開了，殺死一個就够本，餘者是賺的，看此情形決無善罷的希望，所以使出絕着來啦，等禪杖打到之時，用左手衝一支，右手衝由底下一擦，在這個時候，經廣在旁大叫住手，別打啦跳開罷。狄小爺手微一慢，兇僧可後抽身跳回去了，心說好險好險，不是我師兄喊叫的快，哈哈非得帶重傷哇，或可還許有性命之憂呢，不然他想着後伯。狄小爺可就向上問啦，說睡，你這是什麼道理呀，經廣道：你別着急，我先請示請示，這撥水尋龍的招數，乃是雙龍棍法之中的，小朋友從何處學來的呢，狄小爺聽他說出根派，暗的歡喜，心說聽他的口氣，或可還有轉圜的地步，想到此處可也就，換出和藹的態度，雙衝一合肅然答道，乃是蒙受業恩師所傳

將雙龍棍法，改爲鬼頭衝的絕着啦，兇僧問道令老師 高名上姓綽號怎麼稱呼，狄小爺見問心中更爲喜悅。提出我師父來，可就不至於死戰啦，忙將軍刀放在地下，雙手一垂，規規矩矩的說道，他老人家姓田，別號三江四海無雙客，威振齊魯第一人，師名恕我不能奉告，說罷，由地上檢起鬼頭雙衝，分軍刀站立，大有氣吞山海之概，兇僧經廣鼓掌大笑，說道是，別打啦，別打啦，請到客堂之中，落坐言談罷，又命手下人收拾死者的屍身，打掃血跡，向狄起鳳笑說道 請少俠客收了軍刀罷，用不着武力解決有話屋裏說罷，遂即指手說請，正在這個期間，狄起鳳尙夫答言，猛聽得客堂之中，有人高聲喝喊，外面的衆人俱是一怔，又聽裏面說道，起鳳啊，不要遲疑，放下軍刀罷，用不着打啦，參小爺聽着語音透熟，將要詢問說話者是誰，忽見客堂內走出一老翁來，一面哈哈相笑着，叫道大教主哇，你真够朋友，問明是我的徒弟啦，立刻化干戈爲玉帛，實在難得的很哪，不枉你我的交一場，此時狄起鳳聰明白啦，乃是恩師，經廣和尚也看明白了，來的是無雙俠客，田老英雄，他這一驚非全小可，心中暗暗思想，怪不得姓狄的些小年級有此胆量，竟敢身入白蓮寺，原來是這老兒帶他來的，心中誰作如是之想，口中急急叫道老恩公，一向久遠的很哪，那陣神風兒，將你老人家吹來的呀，田老翁哈哈的大笑不止，狄起鳳過來跪倒行禮，口遵恩師在上，弟子叩頭啦，自別尊顏數易寒

暑，無是不在相念之中，近來弟子家中，偶遭大變，真不幸啊，將說到此處，田老俠攔阻道，別往下說啦，你的境遇，我一概盡知，爾且起來罷，狄小爺遵師命站起身來，老俠叫道孩啦，你祖父受傷後，我就到在開封府啦，沒見你去因為是，喪棚之中景況，為師的看不了，後來知道你來此地涉險，故而追蹤追來，店房送議指路，助你達成志願，昨夜五更我就來到了，眼見你一切指旋，還可以說的出去，但是身逢險地，尙能持重應付，就算是很難為的呀，好在經驗此次之後，或可將天下中，不敢再看是了罷，狄小爺唯唯稱是，田老俠說將軍刃收起，且隨我入客堂可也，說罷向經廣和尚，笑而言曰指着狄起鳳說，拙徒承蒙高看，小老兒謝謝波，兇僧陪笑答道，你老人家太客氣，小僧這乃是應當如此，且請往裏罷，老人家率狄起鳳，進了客堂分賓主歸座，狄小爺站起身後，後，經廣笑道，你老的身法，令人佩服的很，大天白晝的我們全沒看見過點影兒，實是太高啦，田老俠笑了笑說，這何足為奇呢，爾不過藏在簷下，偷聽偷看而已，及至你們到在院中，我便開後窗進來，見高僧如此關照，所以答言由客堂出去，小令的一種未技何勞這樣過獎呢，目前的事兒，應如何解決，敢請示知辦法，愚師徒實感盛情，經廣皺起雙眉，長吁了一口氣，說道恩公啊，這件事很是不好辨，請想白蓮寺現下的情況來說，已入判反的階段啦，若強厭着將廟中僧衆，支出一個去，官人帶走歸案，現時真有辦

不了的意思，又道是衆意難違，難處在這個關係上，田老俠聞言，黑……的冷笑不語。又聽經廣說道，此次令徒至廟中須傷兩個人啦，狄老俠傷後歸天，我處兩個人立喪命徒拳腳之下，以兩個給一個人，抵賞對命可也够看的了，貧僧對內呢，還奸說話，全是道中人比武較量，當場失手無可含怨，恩公如能依允的話，天大的一場事可就化解啦。他這片言詞出口，田老俠客尙未及答言，當有大和尚進來回稟說，現有火山紅海峽，大寨主敖光烈，前來拜會大教主，兇僧聞言點頭道，知曉啦。說我出迎，那小和尚應聲退出。經廣兇僧合掌說，待小僧去接朋友少時便來，田老俠冷笑着點頭。經廣才出去接進惡賊敖光烈，入客堂落座之後，經廣又與老俠客商議，田老俠見敖賊在座，氣可就大啦，所以說出最激烈的言詞，敖光烈聽不懂，是怎麼一回事，才向兇詢問事之所因。經廣和尚將蓋過說明，敖光烈罷黑……的，冷笑着說，我以爲是什麼大事呢，原來些小平平無奇的呀，殺人放火是道中的本色。比武較量死而無怒的，道中人當官差乃係出乎規矩。就應該追其性命，今竟自入廟動手，又傷了兩家高僧，可得說面子很足了，若要是得尺進丈，無乃是太過分了罷，聽我良言相勸，就此退步收場了最好，倘若是一再的趕盡殺絕，恐其不得好結果，那時豈不悔之晚矣。他話音未了，田老俠客手拍棹案，叭叭一聲響亮，厲聲大叱道，不知死的途叛，敢在老夫面前，說足道短，瞎了你的狗眼，反早縮

頭退出客堂之外，且自保全首領，倘若不識進退，立時將爾震爲粉碎，言下大發雷霆，似乎赦光烈這個賊，向來未遇見過，對他樣講話之人，他向來是對人發威慣了的，遇到叫麼個糟老頭子，竟敢對他強橫，可豈能受呢，當即用手指着嚇道，你是什麼人，胆敢如此放肆，你可認識火山紅海峽小寨主赦光烈嗎，田老俠客微微冷笑，說道賊啊，你疑我不認識你嗎，那你是想錯啦，不過是吾乃局外之人，小屑越俎代庖，故而置汝於不問，以俟當事者前來處治，哈哈，你竟敢爲虎作長，狂吠不休，諒來你也不知我是何如人也，才敢自命英雄，來尋死路，赦光烈早氣得暴跳如雷哇呀呀的吼叫，站起身來，大叫老兒不必誇口，來々々，當場一戰，以分強弱，經廣和尚將要攔阻，惡賊早跳到院中去了，由兵刃架上提了兩條鐵戟，連聲喊叫，老兒快出來受死，田老俠客笑吟吟的站起身來，向經廣和尚說道，你且看我伏此惡魔，兇僧一時答不出話來，老人家不慌不忙走出了客堂，由兵刃架上選了一個極重的鐵棍，將雙棍一分到在當場，右手棍往肩頭上一抗，左手棍橫在腕前，笑而言曰，諸過來罷，領畧領畧個中滋味，赦光烈見田老俠客，擺出架勢，暗自驚異，就知此老不是平庸之輩，用軍刃點指道，看不出你這老兒，還懂得雙龍棍法，竟自擺出老僧担々橫上鐵門門的解數來，很難爲你的，可將名姓說出罷，由老俠客笑道，我不是服侍你的劍子手，何必問我的名姓呢，過來挾打可也，頭一天晚上那

有那些話說，敖光烈一聽，拿他開了玩笑啦，氣往上撞，用左手戟，劈面刺來，老人家並不躲閃，等儘臨切近，用左手棍，由下往上一崩，敖光烈早就防備上啦，見敵人棍崩到忙將棒抽回，田老俠客右手的棍斜肩帶背就打到了，惡賊不敢用戟來迎，斜身繞走方才躲過田老俠雙棍掄開，一條棍盤頭，一條棍纏腰旋風一般，又打到啦敖光烈大吃一驚忙用臥看曉雲勢躺在就地，才把雙棍躲過，用平地起蛟的工夫，跳將起來，急怒交加哇呀呀吼叫如雷，田老俠笑着問道，你覺乎着怎麼樣啊，我這膀子老力氣，對付的了吧，氣的個敖光烈，顏色更變，還不出話來，把掌中雙戟一擡，撲上前來，拚命進招，老人家談笑自若，使開了雙棍，會戰於他，走了個三二十個回合，老俠客叫道敖光烈呀，我給你個苦頭嘗嘗吧，說話之間，用一手金龍攪尾棍，斷喝一聲，逆叛哪，撒手吧，只聽得嗙郎々一聲響亮，敖光烈左手中四十來斤的寶鐵戟，被雙棍崩出一丈多遠去，嚇的個敖賊驚魂千里外，將想要發暗器，在這個時間，經廣和尚跳至當場，合掌當胸念道南無阿彌陀佛，口稱二位且請住手，向田老俠說道，恩公啊，既無有與敖寨主作對的必必要，且請住手吧，田老俠將雙棍一收，微笑而不言，兇僧又向敖光烈說道，大寨主你是不知我們的淵源，彼此誤會，以至於干戈相見，此皆貧僧之罪也，請雙方吧戰，與小僧留一個轉圜之餘地，是爲至盼也，敖光烈聞言，借機退步說道，這却是某家莽撞了，說



吧將手中的這條戟，插在兵刃架上，轉身入客堂去了，田老俠一見哈哈大笑，向經廣和尚笑道，蒙教教主寬宥不究，算是告一段落，高僧呀我們的事，恐非言語間可以解決的，即請破除情面，作最後之一決雌雄，以定大局可也，說話間分棍發威，大有拚個死活的態度，經廣兇僧見此情形，心中反覆思量，勿論如何也不能，與此老較量勝負的，眉一皺計上心來，笑吟吟的說道，恩兄言之差矣，我們豈見相能於戰場呢，斷乎不致於婁，且請入客堂落座，從長計較善後之法，田老俠也不知，他的用意安在，只可放下雙棍，再入客堂之中，坐穩之後笑道，愿聞高僧之善策，經廣兇僧沉音良久說道，據恩兄的成見，必須將小徒蓮月交出，歸令徒帶回開封以憑法辨，此一層實是碍難遵命，但是迫於恩公之舊義，又不能峻拒，在這兩難之間，有一個拆衷的辦法，望恩公俯如所請，以便完成這一件事兒，老人家問道，拆衷的辦法，又是如之何呢，兇僧說這麼辨吧，賢師徒暫且退出白蓮寺院，我命小徒前往山外，彼時命令徒向前，他二人誰有能為，誰便可得遂夙志，倘如喪了性命，那也只好認命而已，如此的辦法，不知恩公以為何如呢，田老俠聞言笑道，這此話當真，可還是搪塞之詞呢，兇僧正色答道，與你老人家，豈有謊言呢，老俠說準要不是另有作用的話呀，又何必出廟至山外呢，即請派貴弟子蓮月，與小徒當場一戰，我們觀敵略陣，以免他們出乎比武的規矩，不知教主可肯應允麼。

這片話將輕廣問住，兇僧無法辯別，只得點頭說好，即命人將蓮月喚出，說明了經過的情形，又秘密的示知辦法，這邊老俠客爺，也向狄起鳳說知原委，兩個人是仇人見面，分外的眼紅哪，也不通名道姓，各捧軍刃向前，惡狠狠的打在一處，一個是急於報仇，一個是要爭這口怨氣，賊僧的連環禪杖，如毒龍鬧海，又似怪蟒弄風，小少爺這對，三叉鬼頭衝，使開了似旋風兒一般，又如同狂風驟雨，上下翻飛來回亂轉，雙衝對禪杖，一時難分勝負，老俠在旁暗暗點頭，就憑狄起鳳，這一對軍刃，與兇僧動手，也不見得能已取勝，當場動手的工夫一大，惡兇僧心中思想，今日之戰可不是以武力，能取到勝利的，就算是將此子，置如死地，恐此老更不能干休，反與吾師招出麻煩，並且命我照計而行，我將此子的祖父打殺致死，假如不敗也是不能了結的，反來覆去的一酌核，怎麼着我與不好辨，想了會子，只得遵着帥父的主張，必須如此這般，即可躲過一時，事後再想辦法，可就緩開手啦，將主意拿好之後，把禪杖一順，喝道姓狄的呀，你家和尙爺戰也不過，我認輸了還不成麼，狄小爺罵道兇僧哇，認輸可不行，跟我去到開封府，那才成呢，惡兇僧怒道，你這叫趕盡殺絕，試想我豈能隨你去歸案，我們再見吧，說話之間虛幌一杖，轉身向外就走，經廣和尙喝道，好你個怕死貪生的孽障，今日給我丟人捨臉，從此與你斷絕師徒之義，再回來我可不認你啦，又向田老俠說，老恩公哇，你

師徒快追他，若是跑了我可不管，田老俠笑道好々々，遂叫道徒兒呀隨我追趕吧，諒其還逃的出手去嗎，手提雙棍當先追去，秋小俠也就跟着追來，師徒二人追趕兇僧蓮月，登山涉嶺穿溝度澗，不惜勞苦緊緊的追趕於他，好兇僧他是有成竹在胸，練着極不好行走的山道而逃，直至後峰山頂上，田老俠與狄小爺，可也就到在上面了，見凶僧站立山崖之上，高聲喊道，你們也太過分啦，窮寇不可深追的一語，莫非也不知曉嗎，一個人怕了一個人，也就是了哇，你們不作如是之想，竟自將我追到這，盡頭路上來，我寧可粉身碎骨，也不能叫爾等將我，活着解往河南開封府去，謝謝你師徒相送之情，我們轉世再見可也，只見他向下一跳，立刻踪影皆無，師徒二人全驚呆了，臨近看時，原來是山崖上，有一大洞往下看不見底，冷氣侵人忽忽風响，田老俠嘆吁道，唉唉，一場辛苦徒勞了，狄小爺問道這個賊僧，當真的死了嗎，田老俠嘆道，哼，糊塗的蠢才呀，這明明是詐死，乃金蟬脫殼之計，狄小爺說徒弟入此山窟，追拿這凶僧，說着說着，順三叉鬼頭衝，往裏抖身就跳，被田老俠伸手抓住，提在山窟一旁，喝道你太無知啦，真真豈有此理，狄小爺見師尊發怒，站在一旁低頭無語，老人家說我們走罷，出山再做道理，師徒二人垂頭弩氣，懶洋洋向外而行，及至越過數道山峰，已至烟瘴嶺的西端，逃過斷澗，下了煙瘴嶺坡，到在平地之上，徐徐向前行走，狄小俠怔々的問道，師父啊，我們

這就回去啦嗎，老人家將頭搖了兩搖，並不言語，依然向前行走，狄小爺只可隨在後面，如是者，行行復行行，天氣驟變陰雲密布，看着是要降雨的樣子，師徒們加力緊走，眼前黑茸茸一片森林，聽林內隱隱的，鐘聲斷續着响亮，爺兒兩個奔樹林而來，將及林內之時，雨可就下起來了，緊走幾步進了林內，遙見一座廟宇很是高大巍峨，小爺笑道：「幸運哪幸運，此處若無這座大廟，我師徒必要飽受風雨之。」田老俠喝道：「住口罷，小俠便不敢再說，止住了話音呆呆的看着，老人家冷着臉說道：「往昔我怎樣指示你的呀，竟自如此的粗心，這荒野之處，孤廟一所四週森林圍繞，試想此等的佈置，能是正務恭脩的古寺麼，若去其中避雨借宿哇，不啻去鬼門叩關，我輩雖有武技在身，但是暗箭難防的成語，竟自忽畧了嗎，孺子如此庸庸，令老夫大失所望也，俗言孺子可教也，你竟適得其反，良可惜也，聲起鳳聽恩師訓示，忽然醒悟自己忽疎，連忙說恩師息怒，弟子此後決不能，疎大意致肇禍端，從此謹慎從事，恪守訓言不忘，老人家嘆息道，且自由你作罷，他師徒談話之間，外面風雨交加，雖然樹葉茂盛稠密，也自濕了衣服，老人家說這便如何是好哇，小俠說何不暗入廟中，找一個避雨之所呢，老俠聞言大喜，說：「啊，要是這樣的說法麼，還像一句道中人講的話，凡事如斯而行哇，庶可無何憂矣，狄小爺見師父讚他，心中也高興起來，遂在前引路，逕向廟中奔來，越牆而入冒着風雨，

找到後面佛樓之內，看是個清淨所在，僧人罕到之地，笑向老俠說師父，看此處可作暫息之地否，老人家說道，不用說黑夜大雨之時，便是白晝此處亦可存身，小俠暗喜又說對了哇，譚々塵垢靠牆角落坐，聽外面風雨交加，更爲猛烈啦，雷聲隆隆不止，忽然間，一道閃光，照耀佛樓中，無微不見，狄小俠就在閃光倏然之間，發見西北牆角，放着一頂大概，上面並無灰塵，心中仔細參詳，這佛樓中，盡被塵封，因何這頂大櫃沒有灰塵哪，既動了這個疑念，就站身過來察看，到在切近，渾眼神尋找破綻，用手敲着這頂大櫃，原來是鐵的，再往櫃的西邊觀看，却是樓口，往地下瞧，由樓口至鐵櫃，這一帶的地方，很是干淨，可見得常有人行走的一轉身回來，詳細看這頂鐵櫃，找不着櫃門，便知是有機關的物件，此時田老俠客，也到了鐵櫃之前，向狄起鳳說道，你看不明白怎麼回事罷，狄小爺稱是，老人家笑道，時才閃光倏然，我也瞧見這頂櫃可疑，你過去察看，樣心的有理，不過是你閱歷太淺，看不出此櫃何用，這鐵櫃挨着樓口甚近，顯然是地道口無疑，由這個設備看來，此廟定是賊類重要的巢穴，決無疑義的啦，你且閃開，待我找他開櫃的機關，狄起鳳退在一旁，老人家將要向前，猛聽得晚崩支婁々一陣響亮，老人家急忙伏身，觀看動靜，狄起鳳也就靠着牆根臥倒，在黑夜之間，若是不留神的話，決對不知屋中有有人，見鐵櫃的蓋，忽然立了起來，由裏叟的一聲，縱出一個人來

，他師徒們仔細看時，險些失聲叫了出來，由鐵櫃中出來的人，正是凶僧蓮月，原來是他在廟中與狄起鳳動手的時候，白蓮寺大教主經廣，預先就囑咐明白啦，因為無雙老叟，一對雙龍棍，壓倒天下，又兼有三個拜弟，俱都是絕技在身，他弟兄們號爲四皓，怎敢開罪於他們呢，並且是受過人家救命大恩，更不能以反目啦，將這片情由，告知徒弟蓮月，萬不可傷了狄起鳳，完現惹起禍端，須要知道，我們直接着，與官家作對，又是與張三峰等一派的人爲難，若是再將四皓弟兄介入，我們還顧慮的過來嗎，只可努力一戰，假作敵抗不住，轉身出廟逃走，藉此引走他師徒，由通天撤地窟，用金蟬脫殼之計，詐死脫逃，順地這奔極樂禪林，見你師祖說明一切，請求指示辦法，所以蓮月戰狄起鳳，照計而行，逃至山窟，登動千斤簧，閉上鴛鴦板，他才詐死跳下，搬動機關，鴛鴦板撤入地道之中，倘若再有人由上面跳下來，可就落到窟底去了，焉能有命在哪，他是希望着，追他的人往裏跳，以解心中恨怨，等了一會，不見有人跳下，他才順地道起身，够奔極樂禪林而來，他們這條地道，原是借着山澗與山洞修成的，及至他到在極樂禪林，順地道上來，搬動機關，櫃蓋立起，由櫃中跳至外面，他怎麼也想不到，追趕他的人，在暗中瞧着他呢，此處乃是最嚴密的所在，所以用不着膽前顧後，手按暗黃，開了櫃蓋，轉身奔樓口，抖身跳至下面，開開樓門出來，回身將門帶好，順着穿廊，直奔

方丈院，到在經堂門外，本廟中的和尚過來相見，互相合十問訊，蓮月問道，請示列位師兄，師祖現在何處，衆僧答道，老祖爺，現在蓮台之上，與十二家師尊們，講經說法哪，你可在在此，稍微歇息，少時就要下坐啦，凶僧尚未答言，聽得法器一陣聲喧，衆僧說老祖已然下坐了，隨我們去參見罷，凶僧連稱遵命，便向後殿而來，到在淨室門外，有人稟了進去，少時傳出話來，命他入見，蓮月遵諭走入，跪倒拜台前，往上叩頭說道，弟子願老祖聖壽無疆，極樂佛，通靈和尚問道，汝來此有何事件，蓮月便將毒風白蓮寺，廟中發生之事，詳細述說了一番，通靈啊了一聲，把手一揮蓮月站起身來，垂手侍立一傍，通靈說道不想，這老兒竟自未死，竟來與我們尋事，真可惱已極啦，還是暫不能向他結怨，你可暫居於此，諒他等不能找到的，俟他們遠去之後，我們再發動，各路舉事之後，可就無可顧忌啦，惡僧連稱遵法諭，通靈又說道，每日夜間你可隨着聽聽講罷，也好長點學識，將來也好進一步的深造，蓮月賊僧又跪倒叩謝，然後告辭退出，通靈傳諭命蓮月，在東客堂執事，另有賊僧引他至東客堂，通代一切該管之事，這凶僧在客堂中入座，小和尚伺候茶水，他坐定了思前想後，默々的無細，感覺着心驚肉跳，有點坐臥不寧，暗自遲疑道，莫非有什麼禍事不成，又一轉念不能哇，此處是何等所在，住於此地還有意外嗎，這不是疑心生暗鬼啦嗎，想着自己可笑，當即鎮定心神，運用

內工調神導氣，不一時低眉垂目，好似老僧入定的一般，其實呢，他是醒着了，小和尚見他打坐入定，悄悄的退了出去，屋中可就沒有別人啦，此時天交三更以後，各僧房中俱皆寂然無聲了，通靈也在用子時的內功，闔廟的人睡的睡，用內功的用上功啦，誰也不提防着，發生意外的調動，可兒得凡事不由人算，極樂禪林竟自逢劫，只因田老俠客，與狄起鳳師徒二人，因避風雨，悞入極樂寺廟中，隱藏在後面藏經樓內，恰巧兇僧蓮月，由地道內出鐵櫃，被老少俠客看見，暗夕的跟踪觀看，直至他入東客堂，睡着了之後，老人家知會徒弟巡風，便到在東客堂內，至兇僧蓮月的面前一站，他竟自還不知曉，老俠伸手點了麻穴，凶僧雖然醒了，但是已經晚啦，瞪眼看着心裏明白，惜乎是四肢失了知覺，口中又不能言語，只可聽人家擺佈，就算認了命，老俠客用分挫之法，卸了他的膀環腿環，將他措在用上，用抄包綁好之後，轉身出了客堂，命狄小俠分頭放起火來，然後至廟外正東上相會，小爺遵命去了，老人家也向各處，放了幾把火，客火勢已成，才向廟外正東上，來等候徒兒起鳳，離廟出來約有二里多遠，只見起鳳在前面，東瞧西望等待着呢，田老俠笑道好哇，你却走到頭裏啦，狄小爺笑着，叫道恩師你老怎麼才出廟呢，老俠說我又放了幾把火，稍微的就悞了點，想你來不了這麼快呀，小爺說，四角上點起火來，我怕你老等着起急，因而急急奔出來，師父你看這火可起來了，



老俠回身看時，烈焰沖空黑烟湧起，正值雨後狂風四起，風借火勢，火借風威燃燒甚旺，田老俠向背後的兇僧蓮月說道，喂，老夫揹着你觀火，哈哈，很有趣兒罷，賊僧心中萬分的難過，那裏答的上話來，只有垂頭無語而已，此時廟中大亂，焚燒的劈呖之聲，以及人聲喊叫，驚天憾地的呼喝之聲，攪在了一起，小俠說我們走罷，何可莊此久停呢，田老俠點頭，師徒們轉身向回奔，一路上加意提防，非是一日之工，這一天離開封府不遠啦，老俠將凶僧交於起鳳，叫道徒兒呀，現在已至開封啦，你揹着他鎮署中交差去可也，爲師在暗中保護於你，說罷轉身就走，狄小爺將要說話，老、家已然進入林中，狄小爺兒恩師躲去了，明白是不愿與官家酬應，只得背了凶僧，向開封進發，天將日沒的時候，就到下關廂口啦，該管地方上的官人，猛見揹着人的，並且走了個很忙，急急向前攔住盤問，臨近了才看出，乃是狄起鳳，連忙行禮道辛苦，說狄將軍將差事，交與我們罷，小爺笑道，辛苦之辛苦，此賊案由重大，不勞列位分神，我揹着他免生他變，差人見說也就，不敢多說了，只可跟着奔鎮署，人民遠處的觀着談論着，齊說狄老達官，真有好後人哪，少達官竟自，將這個萬惡的賊和尚，由賊窩裏給掏來啦，可實在不容易呀，不言人民們，談論稱讚，狄小爺揹着凶僧，直入鎮署之中啦，鎮台郡大人現已得了實授總鎮，聞得狄將軍拿賊回來了，真是喜之不盡，急忙親身接了出來，見面之下

抱拳爲禮，笑書讚道：將軍你真神人也，狄起鳳解下惡僧來，向前要行大禮參見，被鎮台伸手拉住，攔道：老弟呀，行常禮吧……，山高路遠涉險拿賊，可謂勞苦功高，何可拘起小節來了呢？狄小爺不便再謙，只得說遵令，遂即行了個常禮，另有差人過來，將賊僧加意捆綁，一全入了書房。漱口淨面之後，入座用茶，鎮台遣人去請府台，一面傳話速備接風酒席，從人等遵命退下，少時府台駕到，見面行禮之後，少不得頌揚恭維，隨着酒席擺齊了，鎮台安席入座，狄小爺只得坐了首位，二位大人把盞敬酒，後然落座暢飲，席間談起此番，去雲貴交界處，捉拿賊僧的經過，小爺是實話實說，據實以告，二位大人聽罷，無不驚異，交口稱讚不絕於耳，齊說：惜乎不能夠，瞻拜老義士，實爲遺憾的事哇。狄小爺說：敝家師對於應酬上，很是抱歉，因而不敢前來的。但是應允暗地幫辦，嚴防匪類跳梁，府台段大人笑道：那裏是不會應酬哇，每凡是俠義輩，都是避免與官府往來，以證明了決無所求，自保清高之品格也，鎮台閉言笑道：恐不盡然罷，我看是人家不屑與俗吏週旋耳。狄小爺正色說道：大人這却錯怪了，家師與當今萬歲，布衣相交情逾手足，自從萬歲登基之後，即不復相見矣，後來下詔尋找，家師在金陵詐死，混跡乞丐之中，此即鐵證也，鎮台說老弟不要多心，另兄是一句戲言。狄小俠笑道：未將豈敢錯想此乃論事之實也，望大人勿怪，鎮台說你又來起公事調兒來啦，我們

又沒在帥廳上，何必這樣呢，此後只可兄弟相稱，再要是大人小人的，那可是你看我不够一交的，狄小爺只得說，謹遵兄長之諭，邵大人笑道說，啊，這不結啦嗎，府台說這可應該，每人飲三杯乾，鎮台說對說對喝呀，當即各飲了三杯，遂即開飯席散之後，府台說道，犯人案子太重大啦，若是收入牢獄之中，恐其不甚相當，拙見想要在這邊審訊，取供之後押在此處，以保萬全，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呢，鎮台點頭說好，只可這樣的辦理，府台即派人回衙，將三班六房喚到，在內花廳升座，人役們站立兩廊，鎮台大人與狄小爺等，旁座觀看審訊，差人將凶僧帶上，往堂上一貫，兩邊差人扶着他，府台問道他四肢廢了麼，狄起鳳答道未曾，用的是分筋挫骨之法，將骨環摘開啦，不如此不成鐵鎖等項縛他不住的，段大人聞言點點頭，向下問道，爾是蓮月嗎，凶僧此時還是持強，忿然說道正是酒家，因給杜庭復仇，打死狄和平，又打了鎮台象將等，便回了白蓮寺，後在極樂禪林，被狄起鳳，師徒等暗算，火燒了寺院，酒家來到開封府中，此乃一往之事，對你全說明了，別與我費話，殺削希聽你等之便，若再問長問短的，可別說我要罵啦，府台聽了凶僧的口供，微微的冷笑，喝道大胆的賊僧，來到公堂之上，竟敢如此屈強，就不知官法如爐麼，凶僧將要答話，大人喝道來人，與我掌他的咀，皂班們應聲遵命，一窩蜂似的，圍了上來，將兇僧頭顱搬歪，貼在差人的腿上，左邊的臉向上，

皂班手擎牛皮底板，向他臉上，一呀二呀的打個不住，也就是打了百餘下，兇僧的腮腫齒落，順着咀流血，疼的他忍無可忍，只得哀求討饒，府台諭下停刑。皂班等一齊退過，兇僧心中暗想，果然是，人心似鐵非是鐵，官法如爐果是爐啦。他低頭沉思，將那強橫的態度，竟自被這頓嘴巴子，給打軟化了。府台大人笑吟吟的問道，你俗家可是姓杜，兇僧回說是姓杜，府台又問爾叫什麼名字，兇僧答道名叫効康，大人笑道，爾將前後所作所爲，據實招上來以免受責，倘有半句含混，本府活活的將你立斃杖下，爾要實招啦。遂即手拍驚堂木，拍々々連聲响亮，喝道快說快說，兇僧也想開了，再若是充硬漢子，白受刑責也是無益，何不馴順着點，一招而了之呢，當即自出世爲賊，以至出家爲僧，直說到開開封，回廟被擒解回歸案止，詳細招了清供，招房先生寫好了招狀，請大人過目，然後念招與他聽，兇僧回答一字不錯，這才賞下筆去，命他畫了供，備話暫爲帶至下面好好看守，衆位大人到在書房入坐，狄起鳳說，請大人示下，此賊應何時發落呢，府台說理應申詳上去，等回文到來之時，再爲遵照發落，但是這個案由太重，若是遷延日期，恐怕枝節橫生，頗給若大的不便，我想用從權的辨理之法，一面詳聞上憲，一面按罪即時行刑，庶可不致於，有何意外之變啦，拙見如此不知鎮台大人，以爲如何呢，邵大人笑道，狄老弟追問，如何發落的話，正是爲了此情，大人這個主見是很好

，就是恐怕要耽考程。府台回筭那倒不致於。因爲是有例可循，沒有什麼不當的。鎮台說既然公事上，能以辨得下去，只可照適才所說辦理，實在是再好沒有的啦，正在談論之間，賈公子由城外墳塋上，得信趕來，進了書房先與府台，鎮台，行禮之後，與狄小爺相見，各自行禮，賈少爺又與狄小爺行禮，叩謝擊回殺父仇人之情。狄小爺連連謙遜，又全他至外面，觀看兇僧，賈公子一見兇僧可說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啦，向從人要過鞭子來，將蓮月賊僧暴打一頓，畧畧的解々心頭之恨，復又數說着，打了幾下，這才將鞭子放下，回到書房歸坐。現在已然決定了，明日午正的時刻，將兇僧連月，綁赴市曹凌遲處決，傳話下去知會該管，速爲預備一切。府台又命人役等，退回府衙聽差，向大衆告辭回衙，忙着辨理告示，以便明晨張貼各門，以及通衢路口，佈知案由一切經過，令四民得悉實在情形，鎮署這邊一夜未眠，連夜遣兵派將，嚴行防寺城內外，以備萬一之變，大街小巷巷觀寺院，以及居樓園館，繁華場所，俱是明查暗訪，官人羣羅基佈，防諱得毫無疎漏，翌日天明之後，開封府城裏城外，警備異常森嚴，好不整齊靜肅，街頭巷口貼着告示，四民人等圍繞着觀看，此時有開封府的，兩個都頭，一個姓彭名士奇，一個姓安名平的，他們由衙門出來，我街上假作閑遊，其實是查訪匪類，正走到鼓樓南邊，見一個人，衣帽各別，在人羣外面背着手兒，觀看告示呢，安平與彭，士奇遞

了個眼色，彭都頭點頭會意，臨近細看這個人，見這個人約在五十歲來往，頭戴一頂荷葉巾，腦後飄揚兩根繡帶，身穿古銅色大氅，腰束一條青絲條，雙垂燈籠走穗，藍綢子中衣，白襪雲履，肩頭背着個藍布包裹，腰裏像是圍着軍刃似的，斜身看他的面貌，兩個人是更爲起疑啦，以他的服裝來論，此人必是個文人，及至細看哪，可就太差了，此人面似火燎煙熏，並且臉上生有斑巴紫記，兇眉惡目大鼻子大嘴，花白的鬚鬚却是很美觀的，兩位都頭看吧，彼此一吐舌頭，暗的一核計，這個老小子呀，決對不是好人，但是看此景況，咱兩的能得，恐其拿不了他罷，他們在背地裏，低聲商議着，那人猛一回頭的時間，就看見了兩個都頭，笑着將頭點了兩點，轉身直向曹門走去，二位都頭怎肯放過，在後面遠遠跟隨，人家出了曹門，直過上下驛廂，奔了曠野走去啦，二位都頭可不跟着啦，那人站住身形，向二位笑着叫道，頭兒多辛苦辛苦罷，再走兩步不遠啦，眼前就到一起歇息，不好嗎，兩起都頭一聽，愛約他還叫上陣了呢，到在這種情形下，也不能往回跑啦，只得喝道，喂，你是作什麼的，敢在你二位都頭面前，使這副詭言詭語麼，想是尋苦惱嗎，那人看道不要多疑，放心隨我走，沒有苦惱與二位吃的，說罷連連招手，轉身便向前走，彭都頭氣往上撞，說我們跟着他，看是如之何，安平怒道對對，瞧，他是怎麼回事兒，遂即跟下來了，走出不遠眼前一座森林，先後到在裏面，

二位班頭亮出鐵尺，那人笑嘻嘻的問道，你們這個地方，可也大以的厲害麼，看我貌像不順眼，就想要動手拿人，哈哈，你們就是都樓頭，也得不大離的呀，因此引你等至此，是要教訓教訓爾等，及早過來跪在這，高叫三聲老太爺子，老夫就以你們是個底，便可放了爾等，倘敢說個不字，唉唉，你來看咱說話間反手向一棵大樹砸去，叭又一聲响後，再看樹皮崩落一大塊，他哈哈的，向二位都頭狂笑不止，彭士奇心中雖是很着急，但是表面力持鎮靜，安平看人家這大的，能爲呀，准知道不是對手，既然遇上啦，也沒有辦法，只得把心一橫，掄鐵尺跳過來，樓頭蓋頂的便打，那人不慌不忙的，向左一上步，伸臂膀就擋，喝道撒手罷相好的，只聽咯登一聲，鐵尺被崩丈餘遠去，安都頭的膀子，可就挫了環啦，疼得他熱汗直流，顏色更變，彭士奇能看着嗎，只得捧鐵尺過來動手，一照面就被人家，飛一腿來踢落了軍刃，手腕子立刻就腫了，兩都頭全帶了傷，說不得啦，并回跑罷，沒想到轉身要走，那人站在面前攔住說，許來不許走，請二位在此過了夜再回去，說着伸手在二人肩上一點，彭安二都頭，覺着渾身麻木，樓不由己的，軟癱在地動轉不得，那人嘿々客的冷笑，用手點指着說道，似乎汝等之能，也敢要講動武力，真是太不知道自量啦，實對你們說吧，我却是個道中人，來此乃係探詢蓮月的，被你二人看破，將尊公們引至此置倒，我也不便傷你等性命哇，可是得借二位都眼睛

一用，說罷伏身伸手就要挖眼，猛聽樹上有人喝道，且慢動手看老夫是誰，聲到人到已至面前，那人回身看時，來者乃是田老俠客，可把他吓了一跳，將要說話，田老俠冷笑說，麻面鬼王竇起山你還知道王法，不知道哇，拒捕官差橫加戲辱，竟敢挖人二目，哈哈你是要造反哪，今日老夫趕上啦，沒有什麼說的，你可以隨着二位公差，去開封府歸案河也，竇起山聽田老俠，這片剛烈言詞，又是怕，又是氣，忿怒之極怕也不成，吭聲說道姓田的，我與你風馬牛無關，爲何出頭作對是因爲什麼呢，老人家怒道，小奴才大胆，敢反顏相抗麼，要找眼前虧吃嗎，竇起山暗想，我豈是他的對手，看這來頭善談哪，決不能完得了哇，想罷回手取出，五行連珠開心釘，拉簧向老俠吧吧的，連貫發了過來，田老俠立時栽倒在地，竇起山一見哈哈大笑道，老兒你的威風而今安在啦，哦，你是替代兩個公差，好，我就取你的二目，說話間撲過來，伏身伸手來抉二目，見老俠客衝他一樂，險些將他吓爬下，失聲喊道愛呀，轉身開腿便跑，將要出樹林啦，老人家迎面一站，手指着他說那裏跑，竇起山一見，把魂靈兒全都吓倒了，還想轉身逃走，可就來不及啦，轉過身來沒容邁步呢，老人家掌就打到了，吧的一聲，賊人遇身麻木，立即摔倒啦，登眼看着，作聲不得，田老俠說你發毒釘，我躺下才閃開，傻小子呀，我一樂你何至於跑呢，說着提了惡賊至林子之中，踢活了二人的血脈，彭安二都頭，站身



過來行禮致謝，老俠說你們解他歸府衙去吧，彭安二都頭說道，你老人家是，田老太爺子吧，老俠連說不敢當，不敢當，小徒與二位，全在本城充差，不可這樣稱呼，我們再會可也，言罷轉身出林而去，兩個都頭怕他血脈活動之後，降伏他不住，揀起鐵尺來，在他手脚之上，乒味乓的，一陣亂打，立刻皮破血出筋骨皆傷，疼的惡賊連聲怪叫，二都頭笑道，朋友別出聲兒呀，哥漢子講究的是，腿拆膀臂斷，不帶享哈，你可有點不修一說啦，惡賊此時痛的死去活來，那有精神回答鬪口，只可任憑人家奚落吧，彭安二人將他抬起來，出樹林回奔城內，到在上關廂口，就嚇怔住了，見舖戶關門上板，官軍是弓上弦刀出鞘，遙見城門已關，城上面站滿了官軍，原因是差事車到了法場上，官軍警護森嚴，兩旁擺設靈棹，上首供的是已故賈鎮台的靈牌，下首供的狄老達官靈牌，將犯人上了架子之後，首縣入了監斬棚升坐，鎮台大人全裝甲冑，跨下馬掌中刀，督兵護決，賈公子與狄起鳳，全換了孝衣，會子手抱刀站立一旁，陰陽官報道時至午時三刻，該差人等由架上，解下犯人撥入監斬棚中，驗明了正身之後，推出棚來卸任行刑架子之上，行刑令下開刀，轟隆々三聲追魂炮响，應當是會子手動手，這却不然啦，小少爺狄起鳳，與賈公子爺，每人手持一把七首刀，走向前來，大罵惡兇僧啊，今日是你享福之期，一言未了，猛聽得，南無阿彌陀佛的聲音，由外面跳逃一個，老邁龍鍾的僧人來，

大叫刀下留人哪，極樂佛祖在此，四外人聲吶喊，亂叫了起來，狄小爺急中生巧智，跳起來在蓮月，前胸上連刺了幾刀，通靈僧趕過來時，狄小爺挾起賈公子，繼到監斬棚前，交與副將卡大人，然後向邵大人喊道，說請鎮台保護縣尊，退至衙署之內，調火器營，弓弩隊等，嚴守府庫牢獄等處，此處之事小將一人當之可也，說罷由從人手中接過三叉鬼頭衝，邵大人還是，真就照着狄起鳳主張去作，此時官軍退走，禪僧已將蓮月救下，鮮血淋淋的，交與從賊搯在手上，另有幾個兇惡之賊，每人掌中一對鐵棒，齊向狄小爺撲來，狄起鳳大罵群賊，爾等是那裏來的，通名受死，這幾個人一語不發，各幌鐵棒向前動手，衆寇群毆亂戰起來，通靈至切近罵道，好大胆的小畜生，爾竟敢暗入極樂寺，放火燒的我可憐哪，拏來了我徒孫蓮月，哈哈，我來到了說句話的工夫，你竟自扎了他好幾刀，好毒狠的手段，老僧豈能放你得過，狄起鳳微微冷笑，叫道兇僧哪，你們既然要與我，誓不兩立的話，來來來隨我至郊外一戰，這句話出口，正合了賊人的心意，因爲是在城裏，怕被官軍火器弓弩圍困，聽說荒郊一戰，當即慨然應允，說好吧你頭前走可也，狄小爺是恐在城中，傷了人民與兵將，才有這番話說，見賊人沒有反亂開封府的用意，將心放下，遂即喝道隨我來吧，分軍刃直奔酸棗門，一面走着傳知官軍，後退不准攔阻，及至到在城下，叫開城門闖出來，回頭看時，一千賊寇等，俱已跟於後面，

心中很是歡善，及至快到東嶽廟啦，賊衆就追到了，小爺又仗身緊々飛奔，後面有個賊人說：「可別被道小子，用金蟬脫殼之計走了哇，又聽有人說道：『那焉得能够呢，南無阿彌陀佛的聲過處，一陣風似的，由後飛奔至前剛一人，正站在嶽廟後牆外，分掌阻住道，別向前走了，此處是爾的畢命所住，狄小爺看時，乃是極樂寺的廟主，暗々の佩服他的身法，果然是林夫高尚廻異尋常嘍，心中想着可懼，但是還能示弱麼，驍軍刃一分，大叫兇僧快納命來，群寇追到發聲喊，哄的一聲圍龍上來，亂遞軍刃打在一處，小少爺一對衝，力戰衆寇，毫不懼法，打了個難解難分，正在不得開交之際，極樂佛通靈手持鐵如意，也加入動手，工夫一大戰不倒狄起鳳，兇僧喊道爾等退後吧，跟着亂轉，倒我的手脚，群賊面紅耳赤而退，全遠遠的站立觀看，狄小爺笑道：『喂，你口出朗言，准能比他們能爲好嗎，怕也是嘴上的英雄而已，兇僧氣的連聲怪叫，大罵小孽障哇，你看是如何吧，遂即將如意掄動，向上進攻，搭上手數十個照面，狄小爺心中着急，准知道戰的工夫一大，准得千敗下風，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何不氣他一氣，或可相機取勝，當即哈哈大笑道：『兇僧啊，你說他們碍了你的手脚，現在你與我單打獨鬪了，這麼半天啦，怎麼也沒見使出什麼手脚來，言過其寔終無用的話兒，你當之無虧啦，兇僧一聽這片話，冷笑着叫道：『小奴才呀，這激將法兒，在我的面前哪，是小中用的，有真本領哇，方

可多活一時，如若只靠着一點諷機靈兒，小子你眼前就沒命拉。狄起鳳見此計不行，心說可要不得了，正在着急爲難，遠遠的跑來一人，群寇一見吵的聲，四散逃走了。小爺細看是恩師來到，心說唉你老怎麼此時才來，自因老俠客，在街上閒々の行走，偶見二都頭，追下竄起山去了，怎能見死不救呢，所以跟下去，拏了賊人之後，繞道進城，將進來城門就關上拉，老人家情知有變，急忙奔到十字街前，以然是來晚拉，聽寶人談論，方才知道出酸棗門了，連忙奔出城來，快到嶽廟啦，瞧見自己徒弟，會戰極樂兇僧，心說好險好險，遲來一步，起鳳必喪在他人之手，將及臨近唬跑了群賊，向前叱退了徒兒，叫道兇僧你來的好哇，爾還記得者之前事，想係不能忘了罷，通靈一見老俠到來，大叫田興哇，老匹夫還沒有死麼，你無故多事，攪亂小白蓮寺，欺壓吾徒兒，追得蓮月詐死脫逃，你竟自抗入極樂禪林，拿來了蓮月，還不滿恩，又火焚了我的下院。哈哈，你也太過了罷，老僧此來原有的找你，在此相見却是很好，來々々再拚一拚罷，老人家由腰中，掣出一字連環乾坤快，嘩楞々々一抖，向前動手，兇僧擺開鐵如意，與老俠客爭鬥在一處，小爺在傍想着後怕，不料吾師對他，尙且使用乾坤快，可見得此僧非是尋常輩，他在一旁看着驚嘆，當場上兩個入，難分勝負，又戰了數十個照面，兇僧托的跳出圈外，橫掌中軍刃，嘿々々の冷笑，田老俠問道，你笑者何來，凶僧說你此次能以

勝爲我不能，田老俠怒道，且看結局如何吧，凶僧哈哈一陣狂笑道，且看二字是沒有一定的意思啦，我也不能即刻勝你，今日暫別，三五日後再爲相會可也，說吧轉身如飛而去，田老俠客喟然嘆道，又是不了之局，狄小爺說恩師我們回城去再說罷，老人家說，我還有要事在身，汝且回去可也，如有何等變故，吾必能不悞事就是了，言罷轉向廟前而行，小爺遵命回城，到在鎮署之中，會見文武諸官，備說城外爭戰之事，邵大人等點頭無語，府台說如此說來，恐其是事件要鬧大了，邵大人嘆氣道，若沒有狄將軍，與田老俠士在呀，說不定啊，還要亂到什麼地步呢，衆官員點頭稱說是，遂即辦公文，據實申詳上憲，一面出告示安定人心，又指派官軍差役等，嚴查霄小以防萬一，遂着彭安二都頭，交上拿住的賊寇說明一切情形，略如審訊後看押起來，諸事料理以畢，衆人才各自歇息，然夜平安無事，翌日分派人役，採訪賊人的踪跡，到在夜間四更多天，警報傳來報道，有太大大山內的大隊賊兵，約有數千之衆，來搶開封府地，雖城只在百餘里地，商河鎮連山八家子一帶等處，駐紫的官軍，已於賊軍正在混戰，請令定奪火速救援各等情，邵鎮台得到這封急報，連夜升廳聚集家將商議辦法，府尊縣台俱已到齊，相顧驚愕沒有主張，邵大人說道，現在城中官軍不足三千人，賊勢浩大蜂擁而來，欲要分兵派將，援救商河鎮，連山八家子等處，城中的兵力更爲薄弱啦，倘有賊兵繞道而至，府城

恐其難保矣，但又不肯不去援救，商河鎮各地，事出兩難當如之何，諸公有什麼高見，請當面示知，以便商議萬全之策，當有副將大人，帖身說道，以末將的見解，沒有分兵的必要啦，商河鎮共駐紮五百人，連山八家子等處的人盡皆在內，指揮便白羽翔，副指揮使樊國英，二位雖然是素有智勇兼全之稱，請想這五百之衆，怎敵數千賊匪，二位將軍守上有責，當然是與賊兵作誓死之戰，警報傳到時說是，官軍殺賊入於混戰了，此時哇，商河等處盡歸賊有，乃是理之當然的嘍，分兵前往來之不及了，衆官員齊聲說對，副將大人言之有理，邵鎮台說既如此，請府台大人率城守營及差役等，督飭兵民等，嚴守城內防衛一切，府台大人點頭應允，與縣令告辭退出，料理守城之事去了，邵大人令下，調動全軍人馬，出城五里安紮行營，衆將遵令，名率本部紛紛出城，鎮台大人披掛整齊，跨馬帶親軍隨後出城，至大營下馬裏面，升坐了大帳，發放軍情，令副將下文虎，領本部軍兵爲前鋒，偏將狄起鳳副之，離本軍三里安營下寨，等候令下施行，不准擅行開兵，抗令者斬，二將遵令去訖，邵鎮台預想着，到不了黃昏時候，賊必要到來的，彼衆我寡今夜便是難關，只得嚴陣以待，且看守得住與否吧，孰知直等到午夜，也沒見賊兵到來，心中正在疑慮之間，前軍又有捷報到來，當即傳見，報捷人上帳，呈上公文，鎮台展開觀看，乃是白羽翔指揮使，單軍尅大敵的捷文，由不得驚喜交加

，急忙細看來文，原是這麼一回事，只皆因田老俠師徒，火燒了極樂禪林，拿走了兇僧蓮月之後，極樂佛知道製火出來時，已是救之不及了，只可躲出廟來，看着燒吧而已，次日晚間火才熄滅，好在重要所在，以及地下面的一切設施，全是鐵質的物件，是沒有捐壞。其他的房屋等，是盡肇焚如啦，凶僧命大徒弟，毒風烈火神潘蓮方，督工重建極樂寺，自己帶應用之物，連夜够奔金頂太行山。神鬼玄天寨來，及至到達太行山，越過玄天嶺來，早有婁兵攔住詢問。凶僧說了來歷，婁兵等連忙行禮，一面飛報進去，裏頭得信一齊迎了出來，見了兇僧俱皆跪倒行禮。口稱恭見師祖。愿你老人家聖壽無疆，極樂佛兄玄天寨中，一神，二鬼，三妖，四魔，五鳥，六獸，七彪，八猛等，三十六寇接出跪在面前，心中好生喜悅，把雙手一擺，說道衆賢徒免禮平身，衆寇齊說謝師祖慈悲，一全站起身形，在前引路直入玄天寨內，上了聚義大廳，兇僧居中落坐，衆寇復又頭了恭拜之禮，然後按次序入坐，凶僧說明了來意，當有大寨主多臂瘟神，神振鎮太行，幽智先生，崔斌，崔天動，笑道，師祖此來正好，昨日接得總教主，樂師祖的轉牌到來，命弟子呼應雲貴，小白蓮寺起事，兵擾汴洛一帶等處，弟子等正在商酌着呢，恰值加入蓮月師兄之事，便可藉此大作起婁搶坡，凶僧搖頭說不忙不忙，等我前去探看探看，那時再定進行之法，崔天動兵連稱是，次日凶僧下山，崔天動暗派了龐金標與六獸弟兄

入開封府，暗々助力，治好赶上法場，兇僧深悔未帶人來，只得單人搶法場罷，沒想到六獸弟兄，跟着發動起事，兇僧忙於分派他們，鼓狄起鳳連扎蓮月幾刀，及至救上交給，火眼烟雲獸，龐金標，揹在身上當場交戰，後來自城外，田老俠因救二都頭，耽誤了因而遲至，兇僧聲言再會，轉身退走回太行山，中途會合衆賊，與蓮月吃藥上葯，回到玄天寨，衆賊迎接至廳中落坐，忙着與蓮月細細的，調治傷痕，辛而是兇僧的藥，果有起死回生之功，惜乎是全愈之後，武工就得減退十之三四，非有十數年的工夫，方可恢復舊觀，蓮月以及群賊，怎能不忿恨呢，遂即決定起傾山之衆，共約八千餘名，分作三路兵搶汴梁城，預定個月之間，要平吞汴洛一帶等處，第一路派八猛弟兄們，率婁兵三千爲前部先鋒，自將闔山之衆，爲合後總接應，分派已畢立即出動，八猛弟兄統軍出山，殺奔開封府而來，正往前進，忽有婁兵來報道，商河鎮外沿着山灣等處，有官軍據險屯紮，我軍不能通過，請令定奪，八猛聞言微然一怔，遂即令下安紮營寨，賊兵當即停住，草創營寨之後，八寇令下派婁兵頭目，追風豺狼，尤懷，去探敵人的動靜，尤懷遵令改扮得，行路人的模樣，繞道向商河鎮而行，經過幾次嚴重盤查，方得到在鎮店之中，找至素日熟識的店中，假以探親作說，店中因是熟人，也就信而不疑，留他住下，這個賊多方探詢，便得到了詳細情形，急忙繞道逃出，黑夜回至賊營，將所得的消息，如



此這般細。說明，八寇聞聽甚是驚疑，原來是，商河鎮駐紮着，五百名馬步官軍，連山八家子等處，分紮二百名整，商河鎮營中只有三百名啦，再除去缺額差估，以及婚喪病號等，統其實數不過在，四百來人罷，兵馬指揮使白翔羽，現年四十餘歲，乃是甲冒門弟出身，又兼受過名人傳授，馬上步下武術超群，副指揮使樊國英，與白翔羽是結義弟兄，又是全堂學藝，弟兄們能為雖好，但是不能施展，只得屈於下僚，正所謂時不至矣，却奈何，自從被派在商河鎮駐紮，早就留心大行的賊匪，遲早是要發難的，所以無時不在，籌畫對付之法，訪知連山八家子，這一帶的地方廣濶，住戶約在四五千戶之多，可是只有八姓，聚族而居故有，八家子屯堡之稱，乃是文，武，閔，呂，章，刁，褚，蘇，八姓，差不多都是耕讀為本，並倚着在太行山內打圍，八姓各有族長，衆族長聚集一處，為屯堡中的首事人，治理的井井有條，一個作奸犯科的也沒有，決不用官家分心的，很是個安善良民的淵藪，白指揮使，得知這種詳細，便與師弟，以着來連山八家子，星閱防地為名，藉此機會，接近這八個首事人，他們既是治下的人民，當然是要應酬款待的婁，相見攀談之下，俱都是各恨相見之晚，傾心暢談說夙志，原來這八姓，有四輩友宜，世世相交情逾骨肉，大莊主，文淵，字恩遠，二莊主武平，字鎮遠，三莊主閔德，字濟遠，四莊主呂耀先，字明遠，五莊主章本全，字宏遠，六莊主刁化鵬，字騰遠

七莊主褚雄，字威遠，八莊主蘇各，字志遠，他弟兄除了二莊主六莊主七莊主，是家傳武學，並受過名師指教，其餘五位莊主，俱是文人，好在常常入山打獵，也學得幾手武技，擲々飛叉而已，聚族而居及時作業，實是安居樂樂，好不自在逍遙，但是太行山內，嘯聚這班教匪，弟兄們向村中衆人，再三再四的誥誡，萬勿惹犯他們，又不可近於他們，庶可保全無事，才落得彼此相安，今日兵馬指揮使，白將軍至此相會，開懷暢飲縱談陸來，各言其志洽洽的愈說愈投機，當夜盡歡而散，翌日又盤桓了多半日，方才起身辭去，自此常常往來，這一次大莊主文思遠，與二莊主武鎮遠，弟兄二人到在商河鎮，來找白指揮使，相見之後飲酒閑談，文大爺笑道，賢弟與鎮上的朋友，可否相近過嗎，白翎羽回答道，不知不知怎能接近呢，望兄長指示明白，弟以便去拜會，文思遠說唉，我以爲你知道呢，故爾未得提起，這鎮上有四位人物，混跡與市井之中，一位姓魯名佩山，在東街上開天泉酒店，一位姓戰名捷，字表煥章，在東鎮口上，開設光華染房，一位姓石名玉，字表峻山，開設錢當行爲業，就在大營的隔壁，在北街上有個，萬發饅首作坊，那裏掌櫃的姓于名清，字表正直，以上的四人，是文武兼全實非凡品，全是不貪功名利祿之輩，在本鎮上急公好群，可稱的起有口皆碑，與我們弟兄們，也是道義相親之密友，我弟不可不識也，白翎羽說好好好，待小弟就此更衣前往，去拜會這幾位

英雄，武振遠笑道那倒勿庸，我們已然提過了，他們說很愿與，相近，可是不用去他們處，派人去請則可啦，白爺說那怎好如此輕慢呢，文大爺說不然，他等的意思是，避免結交官府的名兒，省得市井之輩，托情求靠種種麻煩，白翔羽笑道，既是這個樣子，便具帖邀請過來相會罷，文大爺點頭說甚好甚好，當即派親隨，用拜匣裝了請柬，來請這幾位高人，首先到在饅首作坊，說明來意取出請帖，櫃上小夥計，接過帖兒向後通報，恰巧這四位，這在一處飲酒閑談，夥計呈上請帖，手掌櫃的接過來，看了看說道，三位賢弟呀，白官兒下帖請咱們來了，我想立刻就去見他，你哥兒幾個意下如何呢，石峻山說大哥去我們就走，戰煥章與魯佩山一齊站身說道走，走，干正直哈哈大笑，弟兄們也不更衣，全是本來服色，可算得率由舊章，到在前面對下請帖的差人說，你頭前引路罷，我們立即去會白將軍，從人連聲應諾，轉身出了作坊，在前面行走着，心中暗想這倒省事，到一處便全見着了，及至到在營中通告進去，白翔羽，樊國英，文思遠，武振遠等一齊迎至轅門外指引了之後，見禮已畢，讓至裏面客廳中，落座用茶，遂即入席飲酒，正在談論說笑之間，忽有從人上來稟報，說現在有連山八家子，列位莊主一齊到來，在轅門求見，白樊二將聞言，帖身離坐接至外面，見了閔濟遠等，口稱兄足連忙行禮，呂明遠說賢弟免禮罷，到裏面再說罷，白翔羽見他弟兄一個個面帶驚慌之色

，也不好立刻動問。遂一同至庭中，大家見過了禮，讓着一仝同入席，呂四爺說我們還有工夫吃酒嗎，干正直笑道，別管有甚事，喝着酒說說也悞不了哇，越是大事更不能着急，衆弟兄只得入座，喝了口酒嘆氣道，列位呀現在太行山的賊衆發動啦，要走馬搶開封，分兵取洛陽，我們這片地方哇，首當其衝這便如何是好，白翎羽聞言大驚，差手道，這豈可不得了，兵微將寡怎能抵抗，刁莊主說道，正是爲此着急，特特趕來告知，大家好作一準備，大料着會日早晚是要舉事，在什麼時候到此，可就難以預定啦，請想統共幾百官軍，怎抗太行山傾山之衆，再者，調兵是來不及，他們不出山攻打商河鎮等處，這告警的公事，怎敢申詳上去，妄報軍情，這個罪兒誓的起麼，干正直接口問道，這個信兒是怎麼得到的呢，蘇志遠答道，老哥哥呀，只因太行山內風樹嶺下伏虎溝中，住有數十家獵戶，爲首者登山伏虎，小孟賁索保住，他特來送信，知會我們嚴防，以免受賊匪搶掠，因而知道的詳細，干正直聽罷皺眉道，既然事已屬實了，唉，可真的不好辦，白翎羽毅然說道，守土有責豈能懼怯，轉所有兵力，就死一戰而已，文思遠讚道好兄弟，此言壯哉，愚兄愿助你一臂之力，武二爺說事不宜遲，我們一同回去，聚集村中衆人，曉以大義共方禦賊，干清老英雄慨然道，我饅首作坊之內，五十餘名賣饅首的，全是久經大敵之人，又係我個徒弟，我們爺兒這班人，端管保守鎮店裏邊，倘

若有高來高走的飛賊，入鎮店殺人放火，擾亂官軍後方，俱有我師徒擔任，魯佩山，戰換拿，石峻山等說，我們去聚集闔鎮上，商民人等耑司與官軍，民兵等運送食水各物品等，白翔羽一聽，喜得眉飛色舞，口稱四位兄長担會後方，弟必能破賊以安閭閻，方不負諸公之忠養，四個老翁也不謙遜，笑吟吟的辨理去了，白翔羽等也立刻起身，逕赴八家子村中，到在會上派人敲羅撞鐘，不一時男男女女俱已聚齊，文思遠派人傳知，不分男女只要是家長，便向前站餘者退後，傳知之後又乱了會子，有千餘號人站在前面，八家莊主站在棹上，高聲說明太行山，賊兵造反的事，然後叫白翔羽，與衆人詳細述說，白將軍上了棹子，先向衆村民，行了一禮，然後說道，賊匪起傾山之衆，要走馬搶開封府，分兵取洛陽城，商河鎮，連山八家子，一帶等處，是首當其衝，試想教匪賊軍大至，殺燒搶掠而外，不人道的慘事，正不知要如何的兇呢，我們身家性命，豈能保全是了，現在調兵又來不及，本管的隊伍只在四百餘名，如此的狐軍怎能抗戰，目下救急的辦法呢，只可是大衆同心，協助官軍破賊，不但是保全了自家，又可報了皇王家的，水土之恩，須要知道國與家，是一體的，凡是人民一份子，就得報效君國，方不負平生所學，也不辜負此生，好男兒盡忠盡孝，自能千古流芳，人生在世不過是，百十年的期限，俗語云，人活七古來希，可見得人生在白句過隙，能有幾時的存在，若不知顯親揚名

，轉舞間一生虛度，是不是與草木同休了呢，欲要名垂不朽，必須轟轟烈烈作一場事業，但得是認明了，立足的所在，方可不致於，錯走了道路，刻下敵匪叛亂，正是仗義討賊的機會，藉此上報君玉盡民人之義，下救群黎保護鄉里，有國方能有家，盡忠即是。孝，愿大衆明白這種義意，急急奮起爲皇上盡忠剿賊，爲人民除害，爲鄉里不受浩劫，爲自家的生命財產，就算是戰沒於疆場上，雖死猶生落個忠義的名兒，倘若不明大義，只知偷生苟安，試想疾病臨身，可也難脫一死，或者賊匪殺至，身家財產保得住嗎，彼時同受殘却，死的未免太不值了罷，正所謂死非其當，則輕於鴻毛，爲君國而亡是死得其所，便係重若邱山，同是一死却有鴻毛邱山之別，愿大衆詳細思之可也，話又說回來啦，衆力相合拒賊尙不致於死，我處的諸位，逐虎豹如犬羊日以爲業，賊匪豈有猛獸的兇惡，我們又何懼送有呢，本指揮便言盡於此，望祈諸公擇其善而行之，衆村民聽罷了，白翎羽的一番話，齊聲高呼說愿聽，將看指揮誓死拒賊，且拏叛賊等作野獸，與他等拚個死活，八家莊主一聽大喜，忙站在棹上，高聲說道，你們自己量力而行，少壯者當先臨敵，老弱者連送飲食，以及保守村子，分爲八隊各自預備，當時衆人齊稱遵命，分頭挑選各集本姓，少時報齊啦，請莊主查看，文思遠等逐一觀瞧，每一姓約在三百餘名，全都是入山打獵的裝束，一個個揹標槍，跨着飛叉藥弩，手持虎叉虎槍，各樣軍刃，

自翔羽笑向衆莊主說道：衆哥哥們那，有此三千來民兵，何懼太行叛賊，管叫他等滅亡在即，遂將官軍調集一處，沿着連山一帶山灣，據險安紮下營寨，遙護商河鎮，派出八方流星探馬，將八隊民兵埋伏要隘，八位莊主各率一隊，約好了官兵與賊，只要一打上，先發動前四隊，留後四隊作後援，以防意外之變，分派妥協之後，晚間得到探報，賊兵已然快到啦，爲首者乃是太行八猛賊寇，白翔羽與樊國英，各選一百精銳軍兵，靜候賊兵到來，迎頭痛擊給他個下馬威，以坐其鋒銳，然後在作辦理之法，不料賊兵到達，屯紮了之後並無動靜，樊國英說賊兵至此，並不進取，這定是賊等不敢輕進，必是派人來探虛實，然後才能開仗，我看今夜晚偷營劫寨，跟賊匪拼個上下，或能大獲全勝，亦未可知，白翔羽點頭稱是，當即今下知會各路，明引狼入室之法，望各宜努力是要，各莊主得信笑道，白賢弟此法可真毒哇，想賊匪必難逃脫的，文思遠說匪方，孫大猛，蔣得勇，王廣威，龐金，龐玉，曹虎，馮豹，葛珠光等，在太行山號爲八猛，俱是匹夫之勇，焉能是白老弟的對手，正談論間炮聲震天，便知是出動了，急忙各自分頭預備殺賊，此時賊軍中正是尤懷，探明大商河大營的機密，告知了八猛賊寇，他等不得主意之間，忽然炮聲四起，喊殺震耳，賊兵報人中軍，說是官軍殺來，八寇聞言大怒，令下開兵迎敵，各提軍刃搶出營來，白翔羽率一百兵卒當先殺入敵軍之中，擺開掌中一對雙戟

，追趕賊殺兵，如猛虎入羊群，東衝西撞如入無賊人之地，衆官兵跟在後面，吶喊助威，奮勇透殺，八猛賊寇趕到各提軍刃提住厮殺，隨着就是樊國英，帶兵殺到將白爺的一百兵丁合在一處，轉身殺出賊軍去了，亂過中只剩下白翔羽，一對雙戟，單人獨戰八寇，孫大猛叫道列位寨主哇，可別叫這小子跑了，白翔羽聞言大笑，說賊崽了們哪，少說夢話列，你家將軍這就要走你看，說罷掄戟殺出，回頭向群賊哈哈一陣狂笑，然後飛步便走，衆寇忿怒已極喝令追……又傳令知會全軍，走高兵槍商河鎮，踏平連山八家子等處，賊軍得到這道令如潮水一般，衝殺上來，白翔羽見大功告成，秘令點炮發動伏兵，轟隆隆連珠炮响，前四路民兵吶喊殺聲，二莊主武鎮遠，六莊主刁騰遠，七莊主褚威遠，三莊主閔濟遠，各率一路奮勇來圍賊軍，孫大猛等正揮軍前進，忽聽得號炮連聲，情知中了敵人計策，忙向龐氏弟兄馮豹曹虎四人說道，賢弟們分頭抵抗伏兵，愚兄直取商河鎮，話音未了民兵殺到，曹虎音各自率兵抵擋一路，孫大猛、蔣得勇、王廣成，萬珠光，依然揮兵追襲白翔羽，堪甚的已到連山大營，樊國英轉軍率兵殺回，白翔羽略事歇息，掄戟奔賊軍殺來，向樊國英說你去守大營，並覆公文告變，軍前之事吾一人當之，說罷舞戟衝入敵身之中，迎面正遇王廣成，仇敵見面那有什麼說的，惡賊挺槍就刺，白翔羽用戟來迎，槍與戟撞在一起，噹郎郎的一響，惡賊的虎口震裂，抖手扔了大槍轉



身想要逃走，被白翎羽反手一戟，將于廣成打倒在地，軍士們搶過來按住上綁，押回大營去了，蔣得勇將蔣趕上，急忙向前解救，白翎羽轉身擋住，兩個人打在一處，蔣得勇手中的大斫刀，不勝雙戟抽身要走，白爺的雙戟一緊，惡賊脫身不得，正在不得了的時候，孫大猛葛珠光，二冠一齊擁了上來，三個人戰了一個人，白翎羽大展神威，力闖三個惡寇，走了數十個回合，這一着雙戟咬住了蔣得勇的大刀，葛珠光的棍蓋頂打下，孫大猛的刀斜肩斫下，大英雄斜身繞步，躲身了刀合棍，乘機一腳踏倒了蔣得勇，孫大猛的大刀又斫到啦，白爺等刀臨頭上，用雙戟向刀就撞，賊人抽刀換式，白爺跟上步兒，雙戟橫腰打去，孫賊無法躲閃，只得立大刀來迎，只聽得噹郎一聲響，刀杵撞灣，震的賊人虎口破裂津津冒血，白爺貼身擦陰一腿，踢的他狂吼一聲，口噴鮮血當場命喪，葛珠光那敢再戰轉身便走，被白翎羽追上，掄戟就打，僧人閃之不及，正中腦海叭咬一聲，打了個萬朵桃花崩現，當即一命嗚呼哀哉，此時蔣得勇，站隊來要跑，被官軍趕過來一陣撓勾拉躺下上了綁繩，衆賊兵失了主宰，當即混亂起來，官軍跟着主將，奮勇追殺賊兵，那邊四猛賊寇督着賊軍來擋民兵，這班人掄開了虎炮虎叉將賊人作野獸看待，一個個飛起標槍，罷々々發動毒弩，打的賊軍紛紛倒退，四寇見不是好，只得衝上前來，各擺軍刃闖入民兵隊中，這班獵戶雖然勇猛，若是與四猛強賊交手，當然是不成的，幾

假照面就死傷了一片，武二爺等由後面趕到，各捧兵刃接手廝殺，三莊主閔濟遠，本來是文人，後學的武士，當然是軟弱的婁，迎面正會上曹虎，手捧一條八卦鉞，趕過來交戰。那邊是二莊主武鎮遠。會戰惡賊馮豹刁莊主戰住了龐金。褚七爺對敵龐玉。民兵與賊賊兵覺作一團。約在十數個回合之間。閔莊主被惡賊曹虎。撞飛了掌中寶刃。轉身逃之不及，身上受了三處重傷。辛而衆獵戶。各飛標槍將其打退，扶起閔三爺暫歸後面武莊主等眼瞧着傷了三莊主。一位位眼睛全紅啦。不約而全的。與二寇就拚了命啦。龐金龐玉，馮豹等怎能抗的住呢，雖然想要逃走。但是出不了圈子。免強又戰了幾個照面。武鎮遠。打倒了馮豹，龐氏二賊一見。更是心慌了。手微一遲慢俱被刁褚二莊主。打倒在地不能動轉。指示民兵將賊等上綁復又督兵與賊匪死戰。此時八猛賊寇就跑了一個曹虎。餘者不是死了，便是被擒了，賊兵雖多奈是烏合之衆。沒了首領指揮。又兼衆獵戶的。標槍弩箭似雨點一般。賊兵怎能支持住呢，各逃各的性命，漫山遍野亂跑亂逃，官軍與民兵合在一處，殺的賊匪叫苦悲哀直戰到天明，收住了隊伍，太行山八猛此來，就算是全軍覆沒啦，白翔翔是血染征衣，渾身血洗一般的相似，查點人數辦理善後，官軍陣亡七名，受殺者五十餘名，民兵陣亡三十一名，輕重傷二百一十六名，敵人遺棄屍體九百餘具，重傷不能動的三百餘名，白翔翔令漿國英，率兵辦理一切善後，然後入營來見衆莊主，到在營中方知閔三爺

受傷，急來看時已是不能成了，文思遠等，正圍繞着落淚，白爺撲過來叫道三哥呀，你這是怎麼好哇，閔濟遠睜眼看了看，慘笑道賢弟，哈々々，我這是因公殞命，高攀着說，算死於王事了罷，大丈夫效死戰場上，乃是得其所矣，正應當給我道喜，怎麼好的話，談的到嗎，白翔羽說唉，語雖是如此的說，但是看着你老人家，如此重的傷，豈能不難過呢，閔三爺點頭道，可也對呀，列位哥哥兄弟們，努力殺賊，勿論如之何，也要保住連山八家子，商河鎮一帶等處，不受賊匪的屠毒，我死在九泉也是樂的哇，衆莊主齊聲說道，只要有我等三寸氣在，決不能令匪類，越雷池一步，白翔羽將要說話，見閔莊主笑了一笑，便書然長逝了，大衆齊放悲聲，哭了會子止住淚痕，忙着料理後事，靈柩暫停在廟中，樊國英回營交令，回明陣歿的官軍與民兵，棺木成殮暫停大王廟中，傷者分別安直醫治，匪類屍體掩埋口畢，傷匪押在鎮內調治，惟後再作辦法，白爺點頭說賢弟歇歇罷，大衆更衣淨面落坐用茶，遂命師爺辦理捷報公事，限急急發出，樊爺得知，閔莊主陣亡，也是着實的傷悼，白翔羽向衆莊主稟道，今是賴衆力一致，得將賊軍擊滅，實乃可喜可賀，但是，太行山匪類，豈得善罷干休呢，我想要一狠心，用條絕計，雖然是殘忍些，事情迫急不得不爾，文思遠說我弟須知慈不掌兵，義不掌財，當然不能有傷人道，爲了保境安民，盡忠報效，只可以殺惡人即是善念，死的是遭劫者，人之定數

而已，却不知計將安出，說出來大家合意時，便可實行辦理。白翎羽說大哥所論，正合小弟之意，我們依着商河一帶地理看，決不能使用地雷等，因沙石一處，不易安置。我想用水火爲兵的成法，或可致於失敗，法用沙袋若干條，在商河上流，疊起壩來，俟用的時候，撒開放水淹這班叛賊，文思遠問道，當以何法驅賊去商河呢？白翎羽答道，微發大車數百輛，上面滿裝柴草，灌上牛羊油，埋伏在大營之內，容賊軍大至之時，將軍上柴草用火點着，馬匹驚馳衝入敵軍，量其逃之不及，必大受損失。我軍伏於賊兵後路，邀擊堵截，用槍弩炮火，將彼退路遮斷勢必渡商河回山，豈不是入於絕地了麼？衆莊主拍手稱讚道，此計破賊太妙了，立即照計施行，不消一日之工，完全配置停要，正應了俗語啦，掘下陷坑擒虎豹，安排香餌釣金鯊，然後命大知會鎮店中，如此這般的辦理，又派精細的軍兵數名，改份行裝分頭去探，那地邊是預備好啦，賊匪那面上，可都氣呆了，只因前軍發動之後，崔天動按兵聽候提報，萬也想不到，大敗之下，只剩曹虎一人率二百餘從賊逃回，備言失敗的情形，言的衆賊大罵不止，恨々言道，哈哈，不料慘敗的如此可憐。崔天動笑了幾笑說，諸位不可發急，我要不把商河鎮，踏爲平地對不起他們，遂即令尤懷再去探詢，火速回報以便分派，尤懷遵令去一日夜，方才回來報道，商河鎮內大王廟中，僧道開輕超度亡魂，官商人民歡呼暢飲，正在慶祝高樂，大營中伙

夫與官軍，在鎮店上買酒肉，般連不休，窺其情況也是大飲慶功酒，小人繞道連夜回來稟知，崔天動聞報笑道，諸位聽見了沒有哇，還愁着不能雪敗兵之恥麼，衆寇點頭稱是，這惡賊當即下令，叫左青龍穆強，白虎帥穆烈，朱雀神懷忠，玄武帥懷孝，勾勾星楊達成，烈焰滕蛇傳大仁，六獸弟兄入商河鎮，夜間殺人放火，與外面我軍退遙作呼應，六寇遵令去了，又令金翅大鵬彭飛，九頭烏葉得興，沖霄梟鳥卜大孝，雲中皂鵬薛萬明，追雲燕子蕭鴻，五鳥弟兄在左，率婁兵八百名，再令火眼魔王都天猛，赤髮魔王都天勇，托天魔王都天剛，搬山魔王都天強，四魔弟兄率婁兵八百在右路，自統中軍令七彪弟兄率婁兵五百，爲前鋒直取連山八家子，分派已畢至黃昏時候，號炮三聲左右中，三路賊兵一齊發動，多臂瘟神，神抓鎮太行，廣智先生崔斌，率傾山之衆隨後進兵，估量着一陣便可成功所以全軍齊上，指望來搶商河鎮，天交二更來的時候，三路賊兵進至官軍營寨不遠，尙日不見官軍的動靜，七彪弟兄疑心，不敢擅自前進，連忙派人探聽左右，兩路的情況如何，正在不得主意之時，後軍大隊已然殺到，遣人傳令槍官軍的營寨，七彪只得發聲喊，搶了過來，此時官軍大寨一帶等處，忽然間火光冲天，漫山遍野衝出火車來，人喊馬嘶勢如山崩海倒，無可遏止，偏々の賊人立在下風頭，忽然的狂風大作，乘風縱火濃煙迷漫，燒的賊人睜眼不得，這數百輛大車，上裝柴草硝磺引火之物，每

輛車是套着三匹馬，一經放起火來，馬起不驚呢，驚了的馬拉着火車，若是向賊軍中亂撞，任憑什麼樣的，戰陣，也抵抗不住哇，賊寇作夢也想不到，遇上這種事情，跪全是跪不脫，驚馬如飛怎能以躲閃，連燒帶撞死傷枕藉，後軍被前軍衝亂，約束不住，及至看見黑烟滾滾，烈火飄飄，乘風而至，空有通天的本領，也是沒有法子破敵，再想跑就來不及了，如是者全軍潰敗，亂逃亂撞自相踐踏，叫苦悲哀聲震原野，崔天動率軍奔命敗走，好容易脫出火車之威，迎面上號炮驚天，人聲吶喊三通戰鼓後，梆子連聲響亮，罷罷罷亂箭如雨，接連着兵兵……的，槍炮齊發，將賊兵打了個，馬仰人翻，只得斜刺裏敗走，荒不擇路逃命心急，天到將明的時間，才脫出了險地，兇僧惡道及衆寇，相對嘆氣道，哈哈，這場大敗更覺可慘，好厲害的火攻計叻，崔天動命人探看，此處是什麼地方，手下敗殘婁兵們，向四處張望了張望，說啓稟大寨主得知，此處離商河岸不遠，惡賊說很好很好，我軍渡河歸山再作道理，衆婁兵遵令而行，不時到在河岸，一個個被煙熏火烤，連夜狂奔數十里，俱是乾渴的不得了，又兼力盡筋疲，見了水奔命似的，爭前伏身飲水，崔天動與衆寇也是又乏又渴當然也不例外，人吵嚷，馬嘶叫，先喝了水的涉水渡河，後到的取水解渴，亮成一團，辛喜水不很深的，將及馬腹下，亂々哄々の渡至河的當中，猛然間山崩地裂的聲響，轉瞬間大水驟至，棧處也兩丈多深，可嘆山行山

的賊軍，將將脫出火災，又陷於濁流波浪之中，就是會水的，這樣的水也洩不了，淹死的可就太多啦，及至逃至對岸，查點人數僅剩了七百多人，而且差不多全帶傷，崔天動看看大衆，再瞧瞧自己，全都像落湯鷄一般，氣急了，黑黑々の冷笑著說，好；好敗。諸位呀，回山再說罷，群賊垂頭喪氣，說也只好好此彼，七彪五烏四魔等，俱各帶傷輕重不一，諺云，乘輿而來敗輿而過，正應到他們身上列，崔天動說別看咱們一敗塗地指，或可六獸弟兄，還許得了手呢，真要是他們成功哇，唉唉，還算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婁，衆寇說但愿如此呦，雖然抵不過損失，好在有點順氣的呀，賊等還在痴心妄想其實哇六獸奉令夜入商河鎮，見鎮上家家關門閉戶，靜寂無聲，六寇一核議，我們先到大營內，殺燒亂他的營底子，然後再分頭放火殺人，他們將主意拿好，便奔大營而來，離着不遠拉，眼前有人攔住去路，厲聲喝道什麼人止步，六賊那把來人放在心上，當即答道，殺人的，你快獻上頭來，對面上那人人哈哈的大笑，並不還言闖了過來，掄掌中一對紫金鞭，向他們打來，六寇各擺軍刃向上迎戰，搭上手十數個照面，左青龍穆強，大叫道列位弟兄們，可要加小心哪，這個老兒可不善，白虎帥穆烈等，齊說是我們彼此注意，使雙鞭的，正是開饅首作坊的，干清老人家，這對鞭抵住六寇，聽他們互相驚愕，懼怕之心形於外表，不由得哈哈大笑，也不肖向其開口，將提着加緊，迫的

六賊支持不住，這一招左青龍，遞刀來刺前胸，干老英雄橫一柱，正手鞭劈頭打下，賊人閃過頭去，鞭正落膀背之上，打的他愛呀一聲翻栽倒在地，白虎帥穆烈見兄長被人家打倒，料搶便扎，老人家雙鞭攪大搶，噹啷的響亮，震崩了賊人的手虎口，鮮血淋淋，乃了大搶，轉身要跑時，被金鞭打在腿上，吶呀一聲筋連骨斷，吼叫連聲疼昏了過去，懷忠，懷孝，楊達成傳大仁等，見不是頭，想要撤走，老人家那能容他逃走，雙鞭與身法合一，將四寇困在核心，又有幾個照面，被干清老英雄，將他等一個個俱皆打倒，旁有戰換章等，哈哈笑道：真是老當益壯，實是可敬可敬。干清回頭見是三老，嘆氣道：唉，還值得誇獎麼？幾個毛賊不咧，我竟自費了很大的勁，才把他們拏住，有什麼可說的，此時徒弟們過來，將賊寇一一上綁，天亮了已後，接二連三的，得到捷報，最後白翔羽等兵回營，四老才趕來相會，陳前正忙着辦理善後，水火爲兵大獲全勝，此次若大的一場戰事，官軍受重傷三各，受輕傷者十八名，却無一名死亡，民兵一名傷忙皆無，似乎這樣勝仗，實在是啼有的，止是車輛馬匹，損失的過多啦，所有徵發來的車馬，無一完全者，此有馬匹盡皆燒死戰場之上，一面造具清冊，以便申請款賠償，這封捷報詳入開封，總鎮大人看罷，拍案驚奇讚道：真師才也，急忙將衆官請至，當面傳閱了捷文，復向大衆說道：前天接到第一次捷報之時，倒應增兵遣將，方爲是對後來仔細一想，前



方上不缺我等之輩。大可以嚴守後方，前方事以嵩責成，完全交白指揮，與樊將軍辦理。辛而大功告成，開封閭閻得慶安全，皆係二將之功，但是單軍尅強敵，以水火爲兵談之易易，行之最難矣，自問已能，遠不如白指揮使，又兼城防重要，只得聽其一力主張。目看如何再爲設法而已，不想竟自出人意想之外，以五百來的官軍，而破太行巨寇數千之衆，真乃開所未聞之事也，似我輩身爲統兵大員，寧不自愧麼，衆文武地方官，聽鎮鎮大人，開誠佈公的一番言詞，齊聲說道真乃是難得之事，必須要申詳大憲，請具表上聞以旌其忠勇，方不負他等，保境安民誅賊之殊功也，鎮台笑道，我的意思，不止於此，另有一番良心上驅使的辦法，事後諸公自能明白。現在的當前急務，除申詳而外，先辦理犒賞物品，馳赴軍前勢軍，並詳查戰跡以憑據報，衆官員，致說倒應如此，當場議決之後，府懸急去預備犒軍物品，午後便已備齊，來會合鎮台大人，一同押着物品等，逕向軍前來，及至到達了商河鎮，白翔羽，樊國英等，率隊迎接，相見之下鎮台，府台齊聲致謝獎勵道，將軍以微少之軍，連敗巨匪而致於潰滅他等，闔閭得安免受兵災，皆足下之所賜，實乃國之干城也，白翔羽遜謝說道，此場戰果非我等之能，實乃係迎仗聖天子洪福，託衆位大人的虎威，並方得連山八家子，與商河鎮上的，商民人等合力，方得掃滅太行山一千群匪，末將等怎敢居功哇，鎮台笑說道，白將軍何其太謙，所有民

兵首事人等，當然是破賊有功者，但是沒有將軍亦，群龍無首，萬難立此豐功偉勛，所言仰仗皇上洪福的話，那是自然的。至於我等有何威可託，真真令我輩聞之汗顏之至。現在軍來仇功物品，即請令下聚齊，以便恭行犒軍之禮，白翎羽回明鎮台，請親往八家子村中，參與際奠死者之靈，並祈將拏住的賊寇，提幾名與忙者活祭。鎮台連說，以可以，例應如此辨重，當即令下起身，僱了多班鼓樂吹吹打打，由大王廟中，將死者的衆靈柩，運送連山八家子而來，鎮台與府台等俱是徒步跟隨在後，緩緩的行步，進了八家子村口，裏面的婦孺等，扶老携幼前來迎接，俱都又喜又憂，誰也不愿意，抬回的靈柩中，內有自家的人口，當時又不得明白，一個個懷着疑懼，及至到在村會廟前，早有官人預備下，許多木登，將靈柩一具一具的，停放妥協之後，大莊主文思遠，站在靈柩之前，洒淚說道：大衆靜聽老朽一言，當時間村人壓住聲音，大莊主止淚高聲喊道：鄉親們哪，這三十二具棺本內，完全是我村中，爲了國家，戰歿的屍骨，這當中的靈柩，便是三莊主閔德，村人一聽俱皆垂下淚來，大莊主即叫道：閔三思你向前來吧，只見由後面，過來一個少年，身穿重孝，到在近前，跪倒行禮，低聲哭泣，大莊主慘然叫道：孩哇，你天倫戰死疆場，現在靈柩歸來，你心中當然是悲痛，但是有什麼要說的話，着你當着父老與地方官長，要盡興的表白表白，閔少莊主拭淚，老父戰死軍前，我爲人子者，當然是悲

慟之極了，因迫於嚴命，不能身赴戰場，以致於老親戰歿，實是愧悔無及，廻思亡父所言，只得抑止悲哀，家嚴在日嘗言，人生天地間必要思孝雙全，好男兒報效君王，爲國宣勞安邦定鼎，因公殞命死於王事，是乃死得其所矣，勝於病於寢榻，死於兒女之前爲強者百萬倍也，今日亡父得遂夙志，我作人子的只得繼父之志，將來効法先人之所爲，此小子之所欲言也，是否之處望伯父指示，大莊主慘笑道，爾之心意如此，汝父死亦瞑目矣，你且跪在靈旁去罷，閔三思遵命跪在他父棺木之側，悲切切的，更咽着落淚，大莊主又向村民說道，此番我村中共死了三十二人，這死者的人們哪，那一個沒有父母兄弟妻子呢，其眷屬得知自家的人，戰死疆場屍骨歸來，這是多麼慘慟的事哇，但是要想一想，假如我們不出去殺賊，太行數千匪賊，殺到村中來，彼時闔村的生命財產，恐怕全保不住了吧，進一步來說，破商河鎮之後，再闖人開封府，而及洛陽一帶等處，其患更不知何所底止，大概是三百，三千，三萬人不死的吧，現在我們以三十二名死亡，生擒匪首若干，斃數三千餘名，保得連山八家子一帶，安堵如常脫出兵災，汴洛全地不受匪患，上報君王水土之恩，下保鄉里安全以及自家老幼，如此的一死，是不是太值了，麼我想死者的英靈，必當含笑於泉下，那麼我們活着的呢，更得爲死者的慶辛，方才算是對呢，老朽管見是這個樣子，但不知衆位聽着以爲如何呢，衆村民齊聲答道，你老爺

子所說的，正與我們的心理相全。文莊主聞言甚喜。當即宣佈了死者的名姓各家族聽明了。男女老少不等。各奔各自人的靈柩。當然是有一番悲痛。經衆莊主解勸。規以大義。這些個孝家。分頭去換了孝衣各跪在各家棺木旁。傷心落淚是在所必然的。鎮台大人與府台大人等。傳諭擺好了祭禮。先向七位莊主致謝。慌的文思遠等連連行禮。口中謙遜着不迭。鎮台笑道。列位何其謙也。說罷向前上祭。行禮之後。讀了祭文。然後轉身向衆村民說道。邵某恭爲開封總鎮接事以來。無有什麼成績。又值太行群匪叛亂數千之衆。其勢浩大。眼見得閭閻不保。四民已臨匪難。幸蒙諸公深明大義。團結抗敵。助力官軍保境安民。白指揮使仗群力。大破賊軍。戮滅無遺。闔郡得慶安然。實賴連山八家子。商河鎮一帶等處。各位商民之力也。邵某愧甚。歡甚。當面致意申謝。略表寸衷。銘感之至意。言罷向村民等。連忙四揖。府台大人也是行禮致謝。衆村人跪倒還禮者。連々作揖也。種々不一。可稱是形形色色。啦。閔莊主等忙着。答禮謙遜了一回。諸事辦畢。又將拿住的賊冠。提上來。玉廣成。蔣得勇。馮豹。龐金。龐玉等。五個賊冠。綁在樁子之上。白翔羽說他五個人。乃是八猛之中的巨寇。那二名陣亡。逃走了一個名叫曹虎。偏偏的還是閔莊主。斃命相元兇。遲早拿住之時。必須開腔挖心。上祭鎮台說。勿論何時拿住之時。立刻給閔莊主報仇。以慰護國英靈。衆莊主急忙稱謝。隊即頒發犒勞各品。然後設席款待。這一場酒席。說不盡的快樂。宴。席散之後。回

到商河鎮上，對於干清老俠等免不得又稱謝了一回，犒賞三軍之後，起身回城將被擒的六獸等賊寇，帶回開封法辦，鎮台與府台驗看戰跡之後，急回開封城內，會合文武地方官，據實申詳上憲，鎮台另有一封公事，外人不得詳細，狄起鳳幾日來，未見思師之面，又兼找馬倉皇，所以未敢輕動，見大事底定了，戰事已然告一段落，暗暗的該議，人家建立下特殊的勞績，真不負平生所學啦，我呢，較比姓白的，並無什麼不如他的，或可比其强的地方，何不乘此起身，去太行山窺其動靜，倘得到機會啦，將兇僧蓮月拿回死案，豈不是大露英名呢，他越想越對，可就忘了自己之能非是極樂佛祖的對手，終於是年紀輕，想如何便如何，不論兇險與否，竟自單人私離職守，出開封府，繞走道路入太行山來，好在是腰跪水葫蘆與乾糧袋，預防無處覓飲食去，出來到第三日，竟自被他找到玄天寨後，天光正在定更後，狄起鳳壯壯胆量，逕自上山而來，及至入了寨牆，便是玄天寨的後寨，他可不知道以然身入險地啦，此時天光就交過二更例，小少爺施展輕身法，向前來窺探，走了幾處房屋，什麼消息也沒探出來，心中由不得急燥，又一想事緩則圓，此處是否玄天寨，尙自不得而知，我可是急者何來呢，想罷心中稍覺平靜，又到在一所跪院中，屋內窗紙照的很亮，聽裏面有人說話，他悄悄的到在後窗前，屏聲息氣側耳靜聽，先前沒聽出說的是什麼事，更不知裏面是什麼人，仔細一聽哇，險些把個

小少爺，給喜歡出了聲兒，連忙鎮靜了鎮靜，忖量此事應如何的辦法，原來屋中講話的，正是兇僧連月，與惡賊曹虎兩個人，飲酒談心呢，只因是群賊大敗而歸，中了水火既濟之計，殺了個全軍覆滅，八千多人出的太行山，聽々の兩戰，死走逃亡只剩下千數來人回山，決無再起之力，賊等是怎樣的，唉聲嘆氣難過呀，並接到海外蓮花島，欒尙的轉牌之接，便回了公事說的明白，即刻發動小白蓮寺遙相呼應，今一旦間大敗而回，已不能成軍，這這這便有何臉面見人呢，極樂佛祖苦笑道：汝等且不要灰心容我想條計策，以雪敗兵之恥，並可設法召集婁兵，以圖復起，你們要明白呀，千軍容易得一將最難求，現在我太行山，將勇糧足所欠些個婁兵而已，說都不成問題，八猛弟兄只逃回曹虎一人，六獸弟兄生死不明，爲今之計只可暫且休養休養，我自有壞敵之法也，衆寇聞言，還略微放點心，過了兩日還不見，六獸弟兄回山，就知是也被擒了，兇僧向衆賊說，我想官軍此時，不知曉要歡喜到，什麼樣兒了呢，秉着他等不及防備我們一兵一卒不帶，冷不防的去到商河鎮，連殺帶燒給他個措手不及，將他幾個爲首的人，置之死地之後，群龍燕首自然瓦解，容他們成爲一另散沙，彼時我們起闖山之衆尙可能出個一千多人，驟然兵入連山八家子，商河鎮一帶等處，殺燒搶奪大報冤仇，這一裏的話，便可能修三千來人，彼時撤入山中休養，我們再入開封，給他個依樣畫葫蘆，縱然是有老兒田

興，但是有我一個人，絆住了他，你們不是爲所欲爲啦嗎，如此的辦理何愁大事不成呢，再也說這不過是，與小白蓮寺遙作應援，又不是認真的，由太行出起手，爾不過是牽掣之策，裏此緩和海外的戰事，徐達等一經分兵內顧，白蓮總教主，以便運用一切，俾便恢復劉公島，火山紅海峽等處，那時一齊下手，叫他們兼顧不過來，一個個疲於奔命，白蓮教的大事成矣，衆寇問道師祖哇，天下各省能有，多少敢舉事的呢，兇僧笑道，少說也有給個，十處八處的吧，並且是那一處也比太行山潛伏的勢力大，不過是互相觀服而已，誰都不肯當先發動，恐其勞而無功，我們太行山不就是個例子嗎，設若是慎重一點，能有這場慘敗麼，總之是沒瞧起敵人，一個小鎮店不例，唉々，虧可就吃上婁，衆賊說可不是嗎，現在只可是，遵照你老的主張辦理，決無其他的辦法啦，衆寇計議已定，當晚就起傾山的一千有能爲的群賊，擾亂商河鎮，次及連山八家子等處去了，山中留下二鬼鎮守，以防意外之賞，兇僧連月養傷不能前往，曹虎怕八家子列位莊主拿他給閱老翁報仇，因而假言身體不適，討令在山中陪伴連月，衆寇光了之後，他與連月吃酒談心，二鬼率婁兵警護名處曹虎與連月正在把酒暢談，此時狄起鳳來到，要是約會全不能如此的准，偏偏誤投誤撞的，竟自巧遇可例，小少爺一聽屋中是，切齒仇人蓮月，差一點失聲叫了出來，仔細一慎重，心中合計辦法，暗想我誤入玄天寨內，雖然是仇人只

在眼前，可是我身在虎穴之中，萬不可粗心大意，此地造次不信，須得想一個萬全的法兒，還要把事情辦了，還得保住自身無意，這才是奇男子大丈夫之所爲呢，若一味的匹夫之勇是要悞事而自悞的，心中既有了如此的思想，當然就不敢輕舉妄動，但是思忖良久並無相當的主張，真是焦灼異常，正在不得主意之間，猛聽得屋中兇僧說道：「時光不早咧，我們可以歇息歇息啦，又聽曹虎說好吧，明天再見我告辭了，聽那聲音是站起身去的意思，屋中只剩下蓮月啦，小爺這一喜可非同小可，當時來了主意，我何不效法吾師，偷他出此賊巢吧，想罷伺機動手，聽了會子屋中，一點動靜沒有，暗自納悶道，這兇僧也出去了不成，又等了一兩盞熟茶的工夫，聽屋中兇僧說話，是命從人服侍他下床安歇，小少爺這才明白，適才沒有動靜是他打坐來着，既要上床安歇，可見得他的武功，已然是糟踢了，心中很是高興，拿一個沒能爲的人，又何必胆怯呢，再聽呢，已然是躺下了的聲音，遂即將裏間屋，後窗戶紙點破，望屋觀看，見前籌床幔帳掛着未落下來，兇僧順床而臥面向着裡，屋中並沒有從人燈也未息，小爺將胆子一壯，轉身便往前來，由外屋間進來，至裏間門外邊，輕輕的由簾子縫兒偷々窺探，兇僧依然面向裏躺着，小爺一伏身形，自門檻上輕輕爬入，滾在床前蹲在床前，屏聲息氣的，靜看兇賊是否不知，詳細觀查他果是未覺，這才伸手點他的麻穴，將他點住之後，才站起身來，笑吟吟



的，向前扶起蓮月，那兇僧心裏明白口中不能說出，乾瞪着眼睛急，小爺見兇僧那種急迫的樣兒，不由得好笑，低聲言道，高僧勿怪，本將軍請你逛逛開封府，去云陽市口一遊，說話之間將他揹在身上，用抄包一攏，轉身出屋抖身上房，認定來的路經努力的奔走，說不盡路上的難苦，快到天亮啦，才脫出險地，心中稍微鎮靜了鎮靜，估量看此番成功，真乃是天助於我，又可說是我祖父陰靈默佑，方能將仇人得到手中，心中盤算着，可就將道路走差，天明了之後，看出是抄近走了，心中更爲高興，暗想人要是走運，是想什麼有什麼，本意是不想繞道走，哈哈竟自錯走至抄近的道上啦，心中正在得意之時忽見對面上來了兩個人，各提一條軍刃，如飛的一般，堪可臨近，小爺細看可大吃一驚，心中說又呀這可不好，對面上來者，正是極樂佛與火眼烟雲獸龐金標，皆因是他們來襲商河鎮寔指望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那知道人家警備森嚴未敢輕易動手，只得暫先回去，以免打草驚蛇反而無益，因爾散開了紛紛回山，惡兇僧巧遇狄小爺揹着他的徒孫，他一見險些兒氣昏了，大喝一聲好小奴才，他就奔了過來，掄掌中如意便打，狄起鳳早看出是他來啦，那敢怠慢亮出三叉鬼頭衝，迎上前動手，兩個人走了十幾個照面，小爺心中把壞主意就想好啦，我何不藉此爲由用誘敵之計，豈不是再好沒有的麼，想罷轉身就走，口中說道喂，我沒有工夫與你交手，再遇綠毛，今次我失陪了，腳底下可加了十

分力，如風飄落葉一般，向前够奔，兇僧大怒罵道小畜生，狗肚子裏能裝幾兩蘇油，乘機用計的招兒，在我面前你還賣弄的了，明對你說罷，你就算腿快，若叫你走的出二里地去，唉唉唉，小子哇，我就拜你爲師，狄起鳳喊道，不成不成我們中，可不要你這類的逆徒，跟着你挨不起罵呀，兇僧一聽只氣的哇呀呀的怪叫如雷，罵道小奴才呀我要是饒的了你，才算是怪呢小爺見他動了真氣，心中益發得意，遂又想出個氣他的主意，一面跑着，用手中的軍刃往蓮月身上亂刺亂戮，兇僧被傷鮮血淋淋，狄起鳳罵道，賊和尚哇你挨刀，可別含怨少爺我呀，乃是你師爺爺那一個，老賊禿驢，給你作的置叻，你罵他可也，又回頭向極樂佛說，賊和尚，老賊禿，我衝你給蓮月點零碎罪見受，嘿々，你對的起你徒孫麼，這叫扎在他的身上，可是羞在你的臉上，哈哈，你還裝那一號好不錯的，真不知道要臉，可算個什麼東西，極樂佛有生以來，也沒受過這樣的羞辱，今日可算真氣極了，遂不顧一切的，努力追趕小爺，狄起鳳的意思呢，是激怒了他好誘至有官軍的所在，好用槍弩炮火降他，跑出不遠來，眼前便是連山八家子啦，兇僧丹田運一口罡氣，伏下腰去繞道來擋，小爺心說不好，他要將我截住哇可够我敵的，心中一動，我何不繞着跑呢，想罷就斜下裏敗走，兇僧一見更是怒不可遏啦，恨々說道，看你可逃的出我的手去麼，言下迫的更有力呢，小少爺暗暗想道，誘敵之計是成功了，但是能否伏的

住他，却是不能預料只可付諸定數，他思想之間，兇僧可就堪可追上呢，在這千鈞一髮一時，猛聽得一聲吶喊，迎面閃出一簇人來，讓過了狄將軍，將兇僧擋住，來者正是副指揮使，樊國英，正值率兵巡查之間，遙見狄將軍，身指僧人渾身是血，後面一個兇僧，緊緊的追趕，當即命手下軍士們預備弓箭，見我一敗，你們就弩箭齊發不得有悞，衆軍士們應聲遵令，樊國英抖擻向前攔住兇僧，極樂佛已然氣瘋了一般見迎面一將抖擻槍扎來，遂將手中雙如意，向槍上陰陽扣一攪，耳輪中只聽得，噹啞啞叉的响亮，竟將大槍攪折，樊將軍的雙手虎口震裂，鮮血淋漓，兇僧更不留情，乘勢反手一如意，劈頭打了下來，樊國英將折槍抖手擲去，他只得用如意一掛，樊爺藉這個機會，飛身跳出圈外，衆軍士們亂發弩箭，兇僧連用如意崩打弩箭，此時鎮內已然得信了，白翎羽率兵殺到，喝退了軍兵，捧掌中雙戟沖上來，大叫兇僧，得猖狂，還不伏法等待何時，兇僧那把白翎羽，放在心上，雙如意對雙戟，就戰在一起，走了十數個照面，大叫道奇怪呀，哈哈，奇怪，真看不出你能在老僧面前走幾着，來來來爾將平生所學，全施展出來我看一看，說着話手中如意加緊的動手，白翎羽暗暗的着急，心說看看這個來頭，今日我必要喪在他手，但又不能敗退，只得拚命相鬪，狄小爺見此情形，將要說白將軍你歇歇，我與他一戰，這話到唇邊，尙未說出，由鎮店內飛也似，跑出四個老翁來，當先的乃

是干清老俠，奔過來喊道賢弟退後，愚兄特來會他，白翎羽喜出望外，急忙撒身跳出，兇僧分軍刃看時，呀了一聲道，哈哈你還未死麼，想不到啊這多年，今日又得相逢也，干清並不與他多談，掄鞭便打，兩個人鞭對如意，是勢勻力敵，一時難分上下，此時狄起鳳將兇僧蓮月解下交與官軍，樊國英命軍士將他的雙足損壞，以免再被他逃走，當場極樂佛看的明白，大罵好小輩呀，出的主意真缺德，本師必然拿你報抗，決不能善罷干休，魯佩山說列位別看着啦，我們一擁齊上罷，拿此兇僧以除後患，衆人聞言齊聲說好，各擺掌中軍刃圍了個嚴密，好兇僧掄開了，掌中雙如意，會戰四老毫不懼怯，干清老俠等，別看是群戰，尙自得不到絲毫的便宜，白翎羽即秘密令下，調集火器軍，要用槍弩火藥之成，降伏於他，焉知兇僧提防着這手呢，見白翎羽向手下，附耳一打查々，他便哈哈笑道，好小子要使出手的嗎，好々々，你家佛祖暫且失陪，不久再會可也，他言罷虛幌一如意，飛身縱出兩丈多去，轉身就走，干清老俠要追被衆人攔住，一同回歸商河鎮中，稍稍休息休息，即命官軍護送差事，隨狄小爺回開封府，及至進城至鎮署，傳稟進去令下書房相見，狄小爺帶了兇僧得意洋洋的，進了書房參見鎮台已畢，當即稟明經過，並命人將兇僧蓮月押入書房，鎮台看了看沉着臉說道，你身入賊巢，是受到何人所差呢，一句話問住起鳳，狄小爺紅着臉答道，並未奉到任何人的差派，鎮台嘿々々

冷笑道，如此說來你是自盡婁，唉唉，未奉將令擅離職守，輕身入賊巢，倘有意外應當如何，你家獨脈單傳，有違人子之孝道，忠孝二字不週全，論公事你犯令當斬，論私交說你叫我對不起，死去的先人，應得如何辦法，賢弟呀你給愚兄出個主意。狄起鳳至此，一句話也回答不出，忽見裏屋簾子起處，走出來田老俠客，厲聲大叱，蠢才無知大胆可惡之極，狄小爺見恩師在此，急忙跪倒連連叩頭，望恩師寬宥，此後決不敢了，田老俠冷笑道：前者身入小白蓮寺，尚情有可原，此番入太行山，實是可恨之甚。你見自翔羽立功成名，你便要去顯身手，汝之舉動哇，頗似妬疑嫉能，大有爭功的意義，窺你之意不外乎自顯已能，方有如斯的轉向，哈哈，俠義之道是這個樣子嗎，哈哈，小奴才你辨個兒我聽，講講々，小爺連々叩頭央求道：請師尊開恩吧，弟子自此謹遵訓教，決不敢再蹈故轍了，老俠怒泔泔的喝道：若不是拏賊爲了，給你祖父與賈鎮台報仇哇，勢必收了藝不可的，孺子，要明白呀，若是只爲拏功的話呀，嘿々，今天就要了你的命啦。嚇的個狄小爺好不後怕，心說此後必要將，貪心去掉方能成人，不然的話，身敗名裂當不遠矣，老俠見他確有悔改意思，也就轉怒爲喜，才告他你之所爲，吾已盡知。不過是要警戒警戒你，因而束手不管，後來在商河鎮外交手，有大胆的龐金標，他竟敢抄道來城中鎮署行刺，爲師跟了他來，現已獲住因而住在署中，小爺聽罷方知就裏，田老俠說請

大人，會問府台申報上憲，請派大兵以獲守各處，大料君必有繼太行山之後，舉旗叛亂者，倘如發動實非小可，鎮台問道誰老人家言明全是何處的匪類，田老俠笑道，我也是不知其詳，望大人不必追問，有太行山叛反在先，決担不了考程就得了，鎮台也不敢再問，只可說是風聞尙有，若干賊匪蠢々欲動，請速派大軍以資鎮攝各等情，申詳了上去，一面預備法場，知會賈公子前去祭靈，然後整軍出動紮住法場，擺設賈鎮台與狄老達官的靈棹賈公子，狄起鳳，各穿孝服手執尖刀，田老俠手捧雙龍棍親身鎮攝，鎮台大人護決，府台大人監斬，人民百姓遠遠站立，等着瞧看熱鬧，陰陽官報道時至午正，當即將兇僧纒入監斬棚驗明了正身之後，推至外面上了架子，行刑令下開刀，賈公子狄小爺各持刀進前，在兇僧身上割下一塊肉，各向老人靈棹上供，如是者那消一個時辰，把個凶僧運月，剖了個折筋露骨尙自太罵不休，狄小爺一怒敲了他的牙齒，剖皮割舌，賈公子挖去了二目，最後開堂挖出心來，各在靈前上祭慟哭，會子手才過去將運月大卸八塊，功筐抬着，遊行示衆然後棄市，出斬報仇事畢，平安退回鎮署，發放了一切之後，大擺酒筵慶賀，翌日接到洛陽移文到來，內容是有無名匪賊約在萬數之衆，屯紮洛水一帶，賊勢浩大頗有進窺洛陽之意，仰所屬一體嚴防應援各等語，邵大人看吧皺眉道，這可又看那裏來的如許多的賊兵呢，田老俠笑道，深山曠野死在藏匿白蓮教匪，真如恒河沙

數也，發現者區々匪類，那能說是多呢，鎮台聞言驚異道，據此說來是無法防守婁，田老俠正色言道，當今聖、洪福齊天，量此烏合小醜有何大害，此等奸民受白蓮教的愚弄，受毒已深無可拔除，也只在戰場上結束他等，雖然是浩劫然前，但是與民無何危難，飽受虛驚的話，是在所難免的叻，國家的大體更無可愛啦，老朽乃是以時論勢並非預知其詳情也，正談請間雲南移文到來，內言毒風小白寺倡亂，苗人、獠人，附合起事，連陷三處州郡，進迫省城近郊，朝中特派涼國公藍大將軍，統京兵南下盪平在即，奉旨移文天下各省，以明真像俾免奸民造謠貽悞匪淺仰文到之日，即行出示曉諭四民，各安生理，毋得自擾，靜聽捷音共慶昇平各等語，鎮台閱吧移文，呈與田老俠客觀看，老人家看過之後交還邵大人，笑道似此等事，正不知還有多少按發動呢，鎮台愕然問道，請示老人家何以見得呢，田老俠嘆氣說道啖，語云，一枝不動百枝不搖，既有一二處發難，自必遙相呼應紛紛蹶起，希圖一逞以遂其計耳，好在國運正在鼎盛，當今聖人神武英明，以此觀之爾不過是，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正不知成全多少英雄兒女，藉此大展抱負，衣錦還鄉日，正天下太平時也，鎮台聞言笑道，可憐苦了我們這不學無術的人了，田老俠說你身爲，統兵二品大員，尙自貪心不足麼，邵大人笑着答道，老人家錯會了意啦，卑鎮自知不勝此任，已然懇請上憲具表上聞，祈恩請假退讓賢能，力保白翔羽

代替於我。伏思國家正在多事之秋，似我輩怎忍戶位悞國，軍興的代當以奇才者破格擢用，應了你老人家的那句話了。好叫英雄大展抱負。於國於民，其利大焉。田老俠聽罷，贊道大人如時舉動，真賢吏也。老朽欽佩之至，也罷，此時不容我遠去，暫時只可居此，藉此機會，吾將馬步技擊一法，傳授與你便可成爲一員名將，必不落於人後啦，自此也別說，不學無術啦罷，邵鎮台一聽，喜的他呆呆無話，半晌把說道弟子有這份造化嗎，田老俠正色說道哈哈，造化嗎，乃是人之所爲，換了來的呀，老朽以汝爲利祿之輩，雖見你有練藝的身體，也犯不上指示你呀，今聽爾之所言，實非一般俗吏，故肯成全你，作一個國之干城，其次才是助你顯親揚名，爾必須認消了題目，將來方可不負吾一番心血也，邵大人連忙傳話預備香案，田老俠攔道，何必拘此虛禮，爾就拜師便算完成，邵大人那敢違背，只得跪倒行禮參拜已畢，老人家取出一葫蘆丹葯，告知用法，俟服藥之後再傳授武技，此就田老俠在此授業，又過了數日之工，接到湖南的移文，與前者大致相同，作亂者乃係洞庭匪賊，勾結廣武，南蒙一帶的匪賊，聲勢浩大擾亂湘潭等處，緊接着北慶州前元遺孽，給合番人數萬，寇犯偏關口甚急，又過了數日得到了確實信息洛水一帶的匪類爲首者，乃是白蓮教主徐鴻儒俟後又得到消息，率苗獠與教匪，進迫省城者，乃是逆水飛神贏支祁，敖光烈，原來是這個惡賊太已的可恨啦，他自從到在小白



蓮寺，正值狄起鳳師徒在此，後來蓮月詐死脫逃，他等自以為得計，後來得送火燒極樂寺的信兒，險些個沒把他們氣死。當即派人遮請，苗洞王子，南移扎克賽，猺洞王子喊喊罕，並那關索嶺毒烟洞主，哈々亦龍等在毒風小白連寺，大開筵席共議大事，那苗猺之人，怎那多大志謀，竟被他等擺絡成功，四路合一共有數萬之衆，推哈々赤龍爲統帥，經廣率衆僧輔佐中軍，苗王南多扎克賽，爲前軍，敖光烈統之，猺王喊罕爲後軍，分派已畢擇吉發動，所遇之處勢且破竹，連陷了南寧等三郡。敖光烈率苗兵直迫雲南省城近郊，奈而是雲貴經略使知兵善戰部下軍兵又是久經訓練的隊伍，據險設伏遍地佈滿了旂子，上寫此處有地雷，敵人至此止步，如此的設量，另人難測虛實，並且是利用火器，不以血氣之勇，反將賊兵給拒住啦，空有托天的本領，沒法子施展也是枉然。這日衆寇齊集商議進取之策。敖光烈笑道：「以我的拙見哪，可用聲策擊登之法，或可得能收功，衆寇有間這法兒怎麼用呢，敖光烈笑道：「此法，是誰也預略不着的，請將我的名號懸了出去，大賽旗是是我的，此計便可成功啦。經廣問這是什麼意思呢。倘若雲霞居士張三峰等，聞知一齊南下來到雲南省城，助力官軍與我等一戰，怕他們固然是不怕，不是多費事麼。敖光烈笑道：「佛駕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呀，請想他們來此拿我，唉唉海外山東一帶就空虛婁，只要是與他們一會面，我便立刻去海外，伸手收回劉公島火山等

處。等到他們得信回去，我的事情也辦完了，那時不分晝夜再趕回來，辦理這邊的事，豈不是令官軍疲於奔命啦麼。如此作爲大事可成矣，衆寇齊說有禮。我們就照計而行，當真就用敖光烈的名義，扯起大旗來，這個着兒道真靈。果然是幌動了各處，海外已然得到了消息。只從敖光烈自二賢莊逃走之後，張道長與衆高人，向譚道德譚道義，笑而言曰：老朋友哇，前者多蒙賢昆仲，費心勞神之處，因我等軍事繁忙，未得前來致謝，深爲抱歉之至，素知此地是俠義所在，孰知却是個匪窟，群小匯聚所作之事，另人聞知可恥，你們竟自公然爲之。噫嘻，往日之道德面具，一旦間揭穿矣。隱惡而揚善欺哄天下人，今番完全暴露無遺，剩下二公作合解說，山僧野道等，愿聆雅教以明始末。說吧笑吟吟的，催促着說請勿吝珠玉之言。開誠佈公的說說可也，元化長老冷嘔道，你們倆若是再裝道學，休怪山僧要對不起，彼時再說可就不很好看婁，譚氏弟兄，見衆高人冷譏熱嘲咄咄相逼，情知是怕丟臉面，是決對找零碎罪兒受，只得厚着面皮，將前後情節逐一說明，衆高人聽罷點頭贊嘆，元化長老劈面一口唾道，呸，真虧你說的出口來爲君子的真像畢露，請供既已招來，請大衆核議。如可的發落他們吧，張三峰笑道，我們與他弟兄於是朋友一場，再說他兩個罪犯天條。我輩又何必結此來世之冤仇，可調官軍肅清了此山，然後用火藥轟塌了，通天犀懸空島，二老賊交官家法辦可也，元化說不手刃

他們，真有點不解恨哪，張道長笑道，高僧又墮入魔途了，此等事正可置諸一笑而已。叻元化長老恨々言道，哼，說什麼魔途不魔途的，今日定要軍刃此賊以盡善念，張三峰未及答言，諸馬人獻聲讚道馬僧之言是也，元化僧提起亮銀如意，奔了二老賊而來，張三峰笑道，好々々好吧，請高僧打折了他們的四肢，出這口氣兒，去領國法王章，大衆說對々々呀，叫他們受點零碎罪，更覺得解恨的婁，元化高僧點示，舉如意兵兵兵一陣亂打，二老賊慘叫了兩聲，就昏迷過去啦，張道長急忙用藥，吹入他們的鼻孔之中，不一時二老悠悠々氣轉，唉々以呀不止，四肢折斷血肉破碎，張道長嘆氣道，可惜呀可惜，當即派人去調官軍，及至水師大兵開到，調入山中搜查一切，兩日的工夫，將山中所存之物，盡皆運到了船上，然後用火藥埋入通天犀，安好了藥燃，再將寨中堆集柴薪，放起火來，這才退至船上，遠遠的觀望，遙見黑烟烈焰，火光冲天不久的便燒着了藥燃，轟天震海的一聲巨响山崩海嘯亂石飛騰，霎時間一座懸空島通天犀，給炸爲粉碎，二老賊上船頭上捆着眼見得，數十年來的心血，置造的鐵統般的事業，一剎間瓦瀆冰消，怎能不動心呢，然而又有甚麼辦法呢連自身尚不能保，面況其他呢，只可是心中難受而已，跟着人家的船回到了劉公島，官軍此時是高興極啦，大擺酒筵歡呼暢飲，席間張三峰慨然嘆道，諸公啊，自從三教伏魔大會，我甘爲戎首，號台起來直至於今，累的世外

之人，無從一日得安，並且弱了幾位大俠，追憶起來良可惜也，刻下呢，雖然海外粗定，赦賊在逃正不知要發生，若何的不詳事件，欒尙退回老巢，該八卦蓮花島，實非諸島可比，決對不易剿滅，若僅是對敷他一處，還好辨一些，恐怕是技節橫坐，顧此失彼真乃困難也，髯僧笑道，此乃固定之理，豈能容我等，盡全力收拾了蓮花島呢，你的口頭語，付之定數可也，衆人齊說是，只可是這樣裏，席散之後各自歇息，過了幾日將被擒群寇押入沙門島，密授計策妥爲看守，這才擇吉日率大軍來取八卦蓮花島，及至船隊屯紮在島外，歇兵三日派人打探，好惡道欒尙用水雷卦鎖了，沿山一帶等處，嚴守巢穴不出，任憑明軍中有多少高人，也是有力無處去使的，他暗派徐鴻儒，泅樓出山，利用飛船自金繩島，架船起程，田青津口登岸，扮作雲遊道士模樣，到在會元鎮，見了西寧教主毛騰久，號名陸村塩池的一班塩梟，反了河東一帶，合了朝雲嶺的賊寇，又會合了黃河套主洛水神，朱明瑞等，共約萬餘聲勢浩大，一路上殺燒槍掠，所過之地，盡成坵墟，兵屯洛水與太行山遙作呼應，又發轉牌知會各處，務須群起響應，等南北各處俱已發動，他遣派混海泥秋楊玉成，回海外報信，楊玉成也是，由青津口，上金繩島的船到金繩島，用飛船入八卦蓮花島，見欒尙呈上徐鴻儒的公文，欒尙看吧之後，捋髯笑道，列位教主啊，且看徐達劉伯溫，與張三峰等如何奔命，當即修了一封書信，寫明各處發動

之事，再張大其詞的一說，最後是請貴軍，酌量輕重緩急，便宜處理可也，將這封信寫好，用油紙包好拿臘封固，綁在箭杆之上，命脫烈泗水出去射箭書，脫巨遵令，泗水出島，將箭書射到名營船上，也便回島去了，這邊小校們，手捧箭書呈入中軍，徐達展開觀看，遂即請衆高人過目，大家看了之後，張道爺說，我早就料着有此一舉，今日果然是，由這條道兒上來啦，請想，偏關口吃緊，雲南省城危急，徐鴻儒兵屯洛水，進福汴洛等地，又兼湖廣湘潭等地匪亂蹶起，這惡道樂尙，可謂狡滑已極，他竟以課書達知，代替我方告警報變，哈哈，我等應如何呢，徐劉二帥說道，現在五六處的匪患，雖然國家不乏兵將，惜乎此一類的，高來高走的飛賊，堂堂武將都是，不能抵抗他們的，正談論間，正式公事到來，抓閱之下與尙的箭讀大致相同，張三峰皺眉嘆氣的說道，事實如此呀，當如之何呢衆高人一齊說道，率由舊章，還是仙長你調度可也，張三峰說好吧我也不便謙讓，遂即向二帥說道，可即時令下，兵撤劉公兩再作商議，徐達劉伯溫，連稱遵諭，立刻令下開技，水師大軍連夜退回劉公島，屯紮下五花營寨後，張三峰將預先寫好了的束帖，分發與衆人，向一千高人道，望諸公島照束帖行事，萬勿錯亂是得至要，大衆齊聲應諾，張道長與元化長老，公冶老俠，先行駕行起身，到沙門島安置了兩天，再行起身至登州海口上陸，至鎮台衙門，強大人接見之後，指示了機宜給了三道束帖

，命其謹慎從事又付了尹士興，兩道束帖密囑一切，復到各要隘所在查看防守之法，重行佈置了兩目，諸事完全就緒，回到鎮署稍事歇息，閑談之間得知開卦的戰果，仙長高僧等，着實的稱贊了幾句，如此的戰法實是不易，翌日僧道俗三高人，起身便道來至開封府，至鎮署來見邵大人，田老俠聞知接了出來，相見之下各自爲禮，讓至書房之中，茶吧擺酒，席起談論還戰事，張三峰笑怪不得，這邊戰事加此的順手，原來是你老人家在此呢，田老俠擺手說，這回你可沒說對，與我是毫無關係的，遂將商河鎮上四老，與白樊二將，連山八家子的，八姓獵戶八個老翁，等等一切詳細說明，三高人聞言，連々點頭道，我們說句埋沒人的勢續話，此乃皇王有福民不遭難方有此等奇才，得口保境安民，破賊立功，天意如此非人之力也，田老俠笑道，論數當然是婁，論事呢還須歸功於人力，叻三高人連々稱是，席散之後又商議了會子，遙爲聲拽破賊之策，翌日至商河鎮，來會四老二將與七家莊主，會見了之後共議破賊之計，張道長說此番我等，是去雲南省城，拿赦光烈平苗豬的正務，但是太行山之匪窟，折斷乎不能容其存在，方爲萬全之策，倘若疎乎此處，徐鴻儒繞道會合，彼時則不好辦了，衆莊主一致說仙長之論甚是，張三峰說，我們入太行山玄天寨，掃穴犁庭滅了他等，火燒了他的寨子，以絕其根庶可不至於，匪類盤據也，當時計議妥了夜間出動，僧道三高人與于清等四老田老俠白翔羽等，

安置軍兵嚴守商河鎮，七莊主負責辦理，一千老少俠義，直奔玄天寨來，及至次日黃昏時候，到在山嶺下就見玄天寨內，烈火飄々黑煙滾滾，燒了個山紅土赤，遍山的煙火迷漫，張道長笑道，我們到達開封府，賊人得了信兒，此處果有明白人，料到必來剿滅他等，故爾自己放火燒山，投向他處去了，此處巢穴雖然沒啦，恐其附近還有匿居之所，那可是最可憂的事啊，諸位務宜詳細查察，免得變生肘腋之間，四爺等連連應諾，大家一同撤退回歸，到在商河鎮略事休息，三高人告辭逕奔雲南而來，在路途中，聞聽人言瓊島中反了三路匪寇，大張白蓮教的旗費，聲勢太大槍城奪縣，猖獗的了不得，三高人相顧失色，低低的合議道，如此看來呀，可真有點難辨，勿論如之何，必須先奔敖光烈，因為那頭兒吃重，敖光烈那個賊，何人能以抵抗的了，明知他用是誘敵之策叫我們疲於奔命，我們爲了生靈塗炭，只得走他這條道兒，雖然預伏下收他之法，又不知定數如何，真乃可氣可恨也，三位高人一路上，閒閒的談論着，兼程倍說而行，這一日距離省城不遠，被官軍阻住查問，張道長說了來歷，官軍們連々道請々々高人們快進城吧，這可就不怕這妖賊了，三高人聞言納悶，忙問是怎麼回事，官軍便將涼國公統京兵到來，與賊匪開兵，連打三個大敗仗損兵數千折了大將十數員，涼國公身帶重傷，人事不省，昨夜帥堂士，忽然發現了一個道帖兒，上寫着限於明日午正，將城門大開，向他們軍前

投降，不然的話，明日夜間定取通城文武官員的人頭，勿爲言之不預也等字，此時人心惶慌，全軍驚懼，故爾派兵嚴拏賊匪，功遇列位高人到來，真是救命的活神仙哪，三高人聽罷點了點頭，遂命官人們引路，進城至帥府通稟進去，衆官員正圍着臥榻，登眼看着爲難，涼國公是人事不知，衆醫家束手無策，正在一壽莫展之間，忽然聽軍士報道：遼道人張三峰，與僧俗二人來到，真不亞如活佛來至，急忙一擁出來迎接，卻是聞名未見其面，及至到在外面，見一個年邁老翁，全着一個窮和尚，一個窮道士，估量着那個道士，必是張三峰妻，赶忙一齊跪倒行禮，口尊仙師駕到，弟了等未曾遠迎罪甚罪甚，張道長打稽顙還禮，連稱不敢當，山僧野道草野愚民，有何德能致勞諸位大人們，降尊相待不勝愧甚，象官員站身說，我輩恭食君祿，不能爲國分憂，敬重仙長等在野之人，南北轉戰累次遇險，可說是死裏逃生，追本窮源只不過，報効皇王水土之恩，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忠義昭然人神欽佩，慈悲濟世百姓蒙恩，我等怎敢以朝廷的官爵輕視忠君愛民的俠士呢，以諸公之所爲，禮當恭拜崇敬耳，說着話指手相讓，一同到在裏面，獻過茶水之後，問起涼國公傷勢若何，衆官答以沉重異常恐有性命之虞，張道長起身說，待我觀看再作商議，衆官引入臥室之中，到在床榻前見涼國公面無人色，昏迷於衾枕之間，張三峰見此情形心中慘然，暗想可惜位大爵尊，開國的大將，轉戰南北威振



天下，一旦間被小醜所乘，頂天立地的英雄，竟自無有用武之地，衆文武官員，見張道長沉音不語，齊聲問道，仙師看着如何，可還有救否，張道長說，不妨事，有貧道來此，可保無虞，遂即取出丹藥，命用水化開，灌入口中，便可明白了，他受的乃是教賊的毒刀這類的毒物，我還可以解救的了，說話之間，藥已服下，大衆看着約有兩盞熱茶之功，藥已參入喉中了，又待了片刻之工，只衣二目靜中變動，眼皮睜開，隨着大叫一聲，愛噫好逆叛，文武官員一見俱是喜悅非常，齊呼千歲受驚了，涼國公睜眼看時，見有一個道者，站立衆官之前，雙瞳似電，神氣凜然，破衲洗足，道貌岸然，藍大將軍看罷，知非凡俗之輩，忙問仙長何來，愿聞清名，張道長說了名姓與來意，衆官員說若非仙長鶴駕光臨，千歲之傷恐難痊愈，涼國公就要起來拜謝，被張道長止住，說大將軍不可移動，且自將息玉體，我輩是爲人所當爲，又何必句於虛禮呢，我等暫退別舍，容大將軍傷痕痊愈，再行計議破敵之策，說罷不等涼國公回言，便打一稽首，轉身向外就走，藍玉忙傳諭衆人，妥爲款待伺候，張道長等到了帥廳落座之後，衆官相陪擺酒接風，席間論起發現之怪字帖兒，取來請仙長過目，張道爺看罷，笑向衆官說道，但愿他們前來方好，或可拏住幾名也未可知，席散之後散座用茶，當日晚間無事，翌日涼國公已能行動，至帥廳與三高人會面，致謝活命之恩，然後入座閒談，張道長笑道，大將軍之傷，這就算好了，只不

過暫時不能用武耳，涼國公慘笑道，留有命在還是仙長前來，不然的話此時當死多時矣，死不足惜啊，奉旨滅賊未果，貽誤軍國大事，能不抱恨終身麼，張道長笑道誠然如七，衆官員又將那帖兒呈上，涼國公看罷，恨々言道，仙長啊你老三位不來，不定要怎樣損失威信哪，我等俱是馬上戰將，他們前來無可如何，豈不是任其橫行了嗎，張道長笑了笑說，這一層很是重要我輩來到恐亦不能制其死命，不過是不致於任其所爲罷了，當即分派一切，佈置各處伏兵，以及火器軍等項，至夜間暗暗的，警備森嚴之極，表面上很是鎮靜，連個下夜打更的全無，天交二更之後，果然來了幾名賊寇，來的乃是毒風小白蓮寺的，立地金剛蓮查，迷魂羅漢蓮成，護法揭帝神蓮采，與惡賊敖震，他等自從會戰涼國公以來，連戰皆捷，最後用毒刀傷了藍玉，次日夜間蓮采入省城內，留說帖於帥府之中，今夜晚前來，想着看風使船，如若沒有什麼變化，便可裏應外合，奪取省城到手，當真若是戰死涼國公，省城丢失，自可震動天下，大功指日可待，他們與高采烈的，進了省城如入無入之地，說不盡心中的喜悅，到在帥府之中各處深看，與前者是一樣，看意思是沒有什麼變化，三僧與敖光烈說道，請大帥令下，我們跳下去開殺，可以成功的吧，敖光烈點點頭說可矣可矣，我再暗中觀看，以防有其他的變動，你師兄弟們，放胆去作可也，三僧連稱遵令哇，各幌掌中軍刃，一個個俱皆跳至院中，抖丹田厲聲斷

喝說喂，現有白蓮教主，來此度有緣之人，那一個胆大的，快來一談因果。以了這場功德，說罷搖動九耳八環鐘，嘩啣啣的亂响，廳中並無一人答言。兇僧自以為得手，哈哈的，笑個不住。在他這得意之際，猛然間房上有人喝道：胆大妄為的兇僧，太已的目無法紀了，老夫來收伏爾等，說話之間跳下一老翁，手托一對分水杵，奔至當場掄杵便打，三僧正在耀武揚威，忽然見房上跳下一個老叟，年紀高大其貌不揚，話可是說的很大。忙問道來者什麼人，報通個的名姓，那老翁笑道山野之人那有名姓，不過是大明朝的，一個子民而已，兇僧只得橫鐘相迎，搭上手也就是幾個照面，蓮查就被分水杵點倒啦，蓮成大驚失色，將要說話時，人家分水杵攪方便產，噹啣的一聲，兇僧的產就出了手例，想要轉身逃走時，那老翁反手一杵，又將他點倒在地。蓮采一見知是遇上硬對，撒身退走，人家追上來單杵蓋頂打下，蓮采只得反手甩產來崩，那知杵與產一撞，山崩地裂一聲响，自己的產杵灣了，震的膀臂酸麻，手虎口破裂，鮮血淋淋痛不可當，免強紮爭着，沒把方便產扔了，可是人家的杵又打到了，焉敢再用產迎呢，只可側身躲閃，杵倒是閃開啦，腿踢了進來，再想躲是來不及的，好兇僧將牙一咬，運用氣工來迎，寔指望憑硬工夫，支持這一脚，可那裏知道哇，腳踢上猶如山尖子撞上一個樣，疼的他狂吼喊叫，翻身率倒在地，這老翁更狠，趕過來每人的腿骨上，又砸了一杵，立刻筋連

骨碑，全痛昏啦，老叟向着三僧，嘿々々的一陣冷笑，然後飛身上房去了，敖光烈在暗中看的明白，因為瞧着杵震三僧，他急急交加氣怔了，及至殮神再看時，見人家上房而去，他便在後面相隨，心裏說此人的能爲太大，若在城內動手，恐受官軍的暗算，莫若跟他至城外，再與三僧報仇，所以他並未聲張，悄悄的隨在後面，及至到了城外，三洲的地方，那老翁站住身形笑道，喂，敖光烈呀，咱爺倆就在這，較量較量吧，敖賊一聽氣沖肺腑，哈哈好老小子，你原來是知道，大寨主爺跟着你哇，老翁笑而言曰，逆叛哪，你真個是無知的殺才，既然隨爾等進城入帥府來打抱不平，焉有不知幾個賊之理，敖震問道你是那路英雄，可將名姓外號說出，老翁笑喝道逆叛哪，不用問長問短，納命來可也，言罷雙杵如飛來取敖震，這個賊也只得橫掌中盤龍雙戟，急架相迎，兩個人兇殺惡戰，約有數十個照面，敖賊見不能取勝，抖手將戟乃出一支來，砸老人家，順手掣山金星毒弩的筒子，再看那老翁，跳出三丈多遠去，笑吟吟的罵道，萬惡滔天的賊，想要用暗器壓，哈哈，這個法兒只好傷別人，老夫是決對不吃這手兒的，敖賊氣昂々的，也不回言，只可將金星弩筒子收起，向前來棟盤龍戟，老翁喝道，喂，瞧法寶吧小子，敖賊急忙飛身跳出兩丈多，再看哪，人家跳過來棟起他的盤龍戟，指着他說道，老夫怕丟人格，出世及今，凡百數年來，也沒敢玩過暗器，今日鬪着你玩，何必見神見鬼的樣兒

呢，這片言詞氣的他，暴跳如雷，哇呀々の連聲怪叫，掄動一條戟，沖上前來一死相拚。人家收起分水雙杵，拿着他的軍刃，與他交手。一面交戰口中說道，姓敖的你真够個英雄，怕我沒有軍刃，你借給我一支盤龍戟，這真是應當致謝的呀。敖賊氣追敗壞，說道你老子太無道理，談々皆皆的，算的什麼英雄呢，老翁說我這是，偶爾高興與汝游戲，當真與你動手的話，自有人在，我何必越俎代庖呢。敖賊問道人在那裏，可命其來會我，那老翁撒戟跳出圈外，大喝道別藏着例，該着你們的班啦，原來是此老閑遊至此，巧遇賊兵發動，後來藍大將軍統兵征剿，連戰皆北損兵拆將並帶了重傷，夜間入帥府要送藥，解救涼國公的性命，偏偏的撞上三僧發威，又見敖光烈暗地裏預備接應，才迫不得已的，現身捉了三僧，忽然看張三峰等，埋伏在一邊，所以才轉身退出，想着用不着自己，何必尋此煩惱，後來發覺敖跟在身後，料定了張三峰等必然是，也追了出來，至城外才戲戰敖光烈，見這個賊果是了得，以自己之力，是決不能伏他得的。因爾叫張道長等接戰，張三峰三位高人，見海外三仙之中的，明老俠拿了三僧，所以靜觀究竟，及至出城觀戰，聽明老俠客給說破了。這才答言說道，既然高人的論下，我等接班便是，說罷現身於當場，喝道敖賊啣，久違久違，少見，少見，料着你由海外一跑，必要是掀起無限風波，今日又得相見啦，還不授首麼，敖光烈一見張三峰，元化與公冶老俠

，由不得喜形於色的說道，愛噫々，真有緣哪，我想着還得個一月兩月的相會，沒想到真會找來啦，現在爾等已入於，疲於奔命的戰略之中，尙自大言不慚，嘿々々無乃太不知自諒了吧，張道長喝道逆叛住口吧 爾之末日來臨，徒自妄想，唉々可謂迷夢未醒

元化長老說道兄啊，那有工夫與他閑談，追其性命而安天下，說着掄如意，向前動手，公冶老俠幌三環透甲錐，也加入進着，張三峰揮劍遞手，三高人圍戰惡賊一個，好赦光烈，擺開掌中一條戟，立戰三高人毫不畏懼，走了數十個照面，順手掣出金星弩的筒子，三高人擰身縱開很遠，這個賊一見，哈々々一陣狂笑，叫道張三峰等，你們是英雄可跑什麼呢，如此看來呀，也是怕我姓赦的嚙，也罷既然怕我啦 我也不便趕盡殺絕，且容爾等多活幾日吧，某家要去了，說罷轉身如飛相向南敗走，明老俠喊道，赦大寨主哇，你的盤龍戟許不要啦，若是不要了，回去怎見群賊衆寇，當着面沒人說什麼，被人家背談起來，堂堂相逆水飛神，寨無支祁，赦光烈，上陣連軍刃全叫人家給留下了，嘿，嘿，那有多麼不好聽呢，這一片言語，說的個赦賊，站住身形 向着明老俠登眼蹈脚，打了兩個唉聲，很又轉身飛奔而去，張三峰回頭再看時，已然不見明老俠住那裏去了，三高人點頭嘆息，我們原是見首不見尾行動，現在反倒賞着了，他人對我們使這手段啦，三位一面說着轉身回城，天光也就亮了，進城入帥府，會見了涼國公等，嚴審三僧，

得知毒風小白蓮寺極樂禪林，苗裔兩族的人，並有其他的群寇們，會聚在一起，其勢浩大已極，再加上敖光烈爲首，更爲不好解決，藍大將軍的舊部，早以分散無遺，所率的大軍全是些，未經過戰陣的，又兼苗人裔人稟悍異常實難抵抗，再加上毒風小白蓮寺的，一千賊僧們，都是硬工夫護身，高來高走，官軍官將又怎能對戰，通盤計算起來，把個涼國公急的束手無策。張道長笑道，請大將軍放心，別想着查兒着急，須知賊匪雖然勢大，惜乎全是無謀之輩，爾不過是窮兇惡極，稟悍善戰也就是了，久聞大將軍，是著名用兵者，此種賊寇勇則有餘，智則不足啦，大將軍用守而不戰之法，靜以待動，急切不致於怎樣罷，涼國公嘆氣說，仙師所言雖是，請想何日能破此賊而定邊塞呢，張道長正色言道，若言安定二字恐非易易，只求着能支持三四個月，那就高枕無憂矣。涼國公說，若是守的話，或是鬪埋伏或以水火爲兵，或用疑兵反間等計，孤却相機辦理，數月之間敢保不要緊，就怕是高走的飛賊，官將無法抗敵，是可怕的事，再說守個幾月之後，又當如之何，想爲將者統兵征伐日久無功虛糜糧餉，耗費國庫種考程，再者按兵不舉的罪名，我也担不起呀，張三峰想了想說道，請大將軍分兵堵截守而不戰，朝中何事非，貧道代爲負責，我轉致徐劉二帥，替他等具表上聞，便可不受考程的了，涼國公聞言點頭稱善，遂又問道，列位仙師們，何不助我先破了這般逆叛，然後再辦理他

處的賊匪，豈不免得往反奔馳了呢，張道長嘆氣說，唉，此處之叛賊，勢力浩大之極，焉是近期可能滅除的，敖光烈用的是，此勦彼走，今我等疲沒奔命的計畫，我們若認真收拾此處賊人，他必離此去海外了，劉公島，沙門島等處，必致失事矣，有此等的難處，只得暫用守而不攻之法，窺其動靜舉全力，將敖賊獲住之後，方可擇地用兵掃滅群匪，不然可接中其計了，哇，涼國公聽罷，才明白通盤的戰略，極口稱贊道，若非仙師洞燭其奸，我等正墜其術中矣，張道長笑道，大將軍此次奉命出師，與他等初次會戰，焉知詳細敵情，因而料不及此也，請照出見試行之，或不致於若何，涼國公點頭稱是，當時計議已定，張道長說道，我們涉險去探一探，敖賊的動靜，然後再定辦法，二高人說好好，遂即收拾應用之物，是時候三高人，起身來探敵營，天交二更來天，將及叛軍的卡子，遙見一條黑影，形如閃電一般，由叛軍中出走，三高人打了個招呼，便追趕下來，原來是這條黑影兒，正是敖光烈，這惡賊退歸大營之後，對衆寇說明一切，並說此次張三峰等，果然墜吾算中，雖然幾位少師父，失陷在省城之內，諒不致於有性命之憂，請諸公嚴守陣地，暫時切莫出兵會戰，容我星飛趕回海外，到那裏發動起來，他等必得陸續前往，省城定然空虛，只剩下些個馬上戰將，能有什麼力量，走馬佔領城池如探囊取物的一般，暫時若不隱忍自重，若急於開兵，有張三峯元化等在，恐得不到勝利呀。



愚見如此諸公以爲如之何呢，衆寇細一參酌也只得如此的辨理，遂齊說就依大帥的計畫，我等靜聽好消息就是了，敖光烈笑道，你們見着我的轉牌到來，勿用遲疑的進兵，包管大獲全勝。衆寇點頭應允，好萬惡滔天的賊，他安置妥協之後，當天夜內帶齊了，應用的物件，連夜起身向海外而來，當然是得奔青津，一路行程非止一日。這一天走到臨河驛，在鎮店打尖，正在飲酒之間，由外面進來一人，年歲高大老的好似走不動的樣子，進了飯館坐在敖震的對面，過賣向前招待。漱口淨面之後，吃着茶的工夫，過賣問道：老人家，用些什麼酒菜呀，那老翁說，給我來個清蒸逆水飛神，過賣聞聽一怔，笑道：我們沒有這個菜呀，老翁說如此說來你們是小飯館哇，過賣含笑答道，我們這個小館子，敢說是南北酒席午用果酌，一概俱全哪，凡是飯館子的菜，是無一不備的。你老要的菜呀，怕是誰家也沒有。請你老說說這個菜，是用什麼調和作和，老翁笑道你真會說話。我說的是別號。正名兒就叫清蒸甲魚，過賣一聽也樂了，說啊，逆水飛神是甲魚，這我又多學一招兒。敖賊一聽大怒，心說：台台這老兒是與我開玩笑哇，又聽過賣問道，你老還要什麼菜呢，老翁說再來一個，紅燒賽無支祁，你大概又不知道吧，過賣點頭說可不。是嗎，老翁說就是水怪一流的東西，當初禹王治水時，處置起來了。後來發生在火山紅海峽，故說一個賽字，你明白了麼，過賣說這可沒地方找去。老翁說也能。用野貓替代。

着吧。過賣笑道做館子不賣野貓肉，你老想別的菜吧，老翁嘆氣說唉。這沒有那沒有，得咧別磨煩，你隨便給配倆菜吧，過賣應聲去了，敖光烈喝着酒這氣可就大啦，心說這個老兒是尋我的晦氣，我且看他還如之何，及至他吃完了，那老翁也吃完了，全時算賬老翁掏出錢來，向過賣說連敖爺那邊的賬，歸我一整會了，敖霞見人家叫出他的姓來，並且給會飯賬，連忙搶着說不不，那邊的帳我候啦，說着話掏出銀包兒，要給過賣拿銀子，那老翁笑道敖爺呀，你也太不賞臉咧，說着由敖霞手裏，將銀包搶過來，轉身奔向櫃上去了，敖霞一想他是誰呢，一時想不起是那路英雄，他低頭沉思了好久，可也沒想起來，那老翁也沒回來，過賣到櫃上一問，櫃上說一個老翁，適才到櫃上說，有個姓敖的，來找他，就說前邊見吧，再要問他是，就出門去了，你又沒言語，櫃上知道是什麼事哇，過賣一聽就知是個騙子，忙至裏面對敖霞說明，敖賊聞聽也樂了，好在身邊還有銀子，急忙一總會了錢，下餘的給了過賣，他轉身出酒館，又是氣又是樂，暗想道，這可下錯呀，當面罵了個閉口無言，拏了罵人的工錢走了，我還得給他候飯賬，哈哈，我可真够大頭的啦，越想越生氣，自己又一想，由不得樂了，暗叫自己的名字，可惜可惜，敖光烈呀，你會吃這個虧兒難爲的很哪，思思想想，不覺得出了鎮店，正往前行走，猛聽得前邊樹林中，有人喝喊道站住，又聽裏面口，念山歌兒說。此處沒山也不用開

，雖然有樹也不是我栽。若是敖震從此過，必須留下買路的財，若敢牙撞半字說不給，哈々，立刻就把人頭摘，嘿，我說此話小子你信不信。快對爺々我說明白，敖震一聞此言，反倒哈々々的，一陣狂笑不止，回手掣出軍刃，喝道你出來吧，勝的了某掌中的軍刃，你說如何便如何，我看爾有什麼能爲。只見林內走出漸才戲耍他的，那個老翁，笑吟吟的說，你敢與老夫用武麼，敖震怒道，你敢戲耍於我，便說不得要你的命，那老翁冷笑了兩三聲，罵道逆賊呀，死在眼前尙敢屈強。不對你說名姓你是不知道哇，吾乃海外三仙之一。敖震聞聽便是一怔，說哦々々，你是長壽飛仙彭再世麼。那老翁笑着，點了點頭說，對對對，正是老夫哇，你小子擾亂四方，乃元兇首惡也，吾等願不得爾師老魔的情面啦。誓必除了你這禍根，並不是無端多事。實係爲蒼生作想，不得不開爾派也，敖賊怒道你說了個容易喲，即便是你等海外三仙齊集，放大秦主還懼怕不成。說着奔過來動手，老俠客亮出雙筆，與惡賊戰在一處，約有十數個回合，敖賊呼呼的冷笑，喝道老兒哇，你張大其勢的，說了個熱鬧，原來也是武術的常套兒。此事能爲勝我不得，若有出手的，可掣出點來，若還是這兩下子哇，我要失陪咧，被他這幾句話，氣的彭老翁，破口大罵不止，手中雙筆一緊與他決戰，敖賊特意氣老人家，笑叫老兒哇，我沒工夫哄着你玩，我們遇緣再會可也，說罷轉身就走，放光烈穿林而走，快似風雲一般。

直至天黑了之後，方才收住脚步，暗暗想到，看起來天下人，勝的了我的呀，哼，也就是我門中的人，而外任何俠劍也奈何我不得，說不盡的心中高興，正往前走的箭一般快，忽聽對面叫道，敖大寨主嗎，惡賊連忙止住身形，向對面細看，那人已至面前，細看來者乃是二師兄，海上閻羅王通神，柳長興，盤蛇紅菓峰的，大寨主，他由不得面紅耳赤好生難過，只因師兄弟同堂學藝之時，他是誰也瞧不起，並且說過大話，任何人也如他，他任何時也沒有不如人的時候，此番火山紅海峽失敗，他寧可遠去白蓮寺，決意不見紅菓峰的人，今日狹路相逢，因耳難爲情的很，柳長興雖然不滿意他，因爲迫於師命找他，相見之下只得屈就於他，看他那老差要變怒的樣兒，還敢給他難堪嗎，只得笑着叫道大寨主哇，咱師派遣師兄弟們，各處找你，辛而我遇見了你，實在可喜可賀，幼敖光烈見師兄如此親熱，又然說師付找，正沒有法子應付，雲霞居士呢，只得遂着機會，向前跪倒叩見師兄，柳賊將他扶起，說師弟呀，因師父聽說你失了火山，就到在紅菓峰，命大衆找你，要盡全力對戰官軍，他老在山寨等着呢，咱們急々の回去吧，你這是由何處來，要向那裏去呀，敖賊只得藉口傳音說，正要去紅菓峰，找師兄弟們，會合瓊島各寨，好與徐達劉伯溫等，決一死戰而復失地，遂將雲南的事兒，述說了一番，這兩個惡賊會在了一起，至清津上了紅菓峰的盤直向海外開行，凡事全是定數所在，人

力是絲毫免強不來的呀，因只張道長由海外，一動身的時候，就佈置的嚴密，以便捉拏  
敖賊，破其聲東擊西之計，是重要的人，各自領有東站，粉々の出動，以表面上看來，  
是萬無一失的了，並且張道長，三位高人，會戰了敖賊之後，便安置了雲南省城的軍事，  
急急去探敵營，正值敖賊起身回海外，張道長一見喜之極矣，准知道惡賊以然，自己  
投入網中，隨在後面監視着，翌日天明失去了，敖賊的去向，三高人一核議，只可分道  
追赶他，好在勿論那一條路上，全是有安置的，公冶老俠正是，青津海口的這條道兒，  
沿途上也沒見着，惡賊的影子，恰巧這日到在雲羅堡，此處又可去青津，又可去多羅港  
海口，也是在酒飯館打尖，聽那邊有兩個，閑談，一個說敖寨主，也有失敗的一天，竟  
至逃往紅葉峰搬兵，那個說飯都堵不住咀，你可是那來這的些個語呢，那個說此地是我  
們一畝三分地，可有什麼怕的呢那個氣亨々の，把筷子一率，怒道好好你說罷，那  
一個翻了翻眼睛，便不言語了，老俠吃完了會過賬，喝着茶等候，見那兩個人吃完，給  
過了錢站身而去，老人家隨後，跟着他們出離酒家，至鎮店外約一里之遙，老俠緊走幾  
步，到在前而向二人說道，請二位站站我有話講，那兩人止步問道，你這老頭兒，攔住  
我們什麼意思呢，老俠笑道看你二人，相貌與服色，斷定了是個，道中的探盛子的婁，  
你們受何人的指使，向老夫賣風兒，哈々々你們算會辦事，請你詳細說罷，可有一樣啊

若果是再跟其繞灣子，嘿々，可小心爾等的小命幼，實話實說我不難爲你們，二人一聽，顏色吓變，連忙跪倒央求道，老太爺子息怒，我倆瞎了眼咧，他叫海蛤利葛珠光，我叫海獸毛開甲，奉了赤髮豬波龍，鎮海洋魚，譚賽花之命，指定在此賣風，以便引誘武當少林，太祖神拳門，各路俠劍入紅菓峰，以便設法陷之，此乃實在的言語，並無半字含混，望祈寬宥狗命，說罷連々叩頭不已，老俠客微微冷笑，喝道你兩個起來，二賊站身倒退了兩步，老俠說你們可曾，引去了幾個沒有呢，二賊囁嚅說道，你老可別拏我們洩火，便對你老實說，老俠說好吧，決不與你們一般見識，放心說罷老夫還能失信於爾等麼，二賊這才說，前兩日來了個，覆姓公冶名修的，也是像你老這樣的問，我們實話實說，那小爺問明了之後，便向多羅港海口去了，後來如何我們就不知道例，老俠一聽心中着急，表面上力持鎮靜，緩緩的問道，那海口可有人等候麼，二賊答道便是，我們的二寨主，譚賽花他駕着船，把守在彼處，老俠聽罷沉了片刻，笑道你二人當先引路，我見着了你們首領，便不與爾等相干，不然我可不能放你們，二賊央求道，只要你老不要命，怎麼說怎麼全成，老俠笑道，若是要命你們還不應麼，二賊說不々々，我們那敢抗哇，求你老饒命幼，老俠說既然如此頭前帶路可也，一賊連々應聲，便向海口而行，一路上老俠留心體察，他二人確無有什麼用意，天將昏晚之時，便離海口不遠了，二

賊說眼前便是了，遙指着一條大應，向老俠笑道，那就是我們山上的，說話之間已至切近，對面有人攔住問是作什麼的，二賊回答是我們，二寨主在船上嗎，有朋友來看望來例，那人微一怔說，沒有在船上，下去賞遊大約也就回來了，二賊望着老俠，說請船上等々好嗎，老人家點頭，二賊頭前引路，到在船上進艙落坐，有人獻下茶水，二賊遠々站立，老俠將要問話，忽然唳吧支婁々の，一陣响亮，老人家情即不好，但是已然迴避不及了，原來由上面落下鐵網，將老俠罩在其中，二賊哈哈々の，笑個不休，手指着老俠說，畏，老朋友哇，你覺着很明白呀，其實約，還是墜入我們圈套之中，來來來，等我們對你詳細說說，遂即在對面入座，喝令砌壺好茶來，手下人應聲是，少時茶水備齊，兩個人喝着茶，笑哈哈的說道，此船乃是我們二人的，二寨主沒有出山，我等當初在三江四海一帶等處，敢說是限寬的很，我們原是波濤島的，小寨主一份，彼時你老小子，三戰定島，赶走于飛，我們散相够，今日在酒飯館相見，故而用言語挑逗，你果然跟了我們至鎮店外邊，又拿出老英雄的氣慨，我等順着你的口氣，硬說將你孫子，公冶修給引至海口啦，激怒於你來人解救，哈哈，竟自被我們這，輕苗淡寫的招兒，將你帶入牢籠之內，就馮我們這套鬼次灯，真會把你這，成名於天下，土一等的俠客給擒住啦，嘿嘿，你說可喜不可喜呢，這就是應了俗話啦，大將避免陣前亡，又道是，磚頭瓦塊

也能絆倒人吶。老人家是何等的英雄，一旦問受他們的奚落，自然是怒不可遏，忙用涵養的工夫，抑止住自己氣忿，這便是高人的學術，尋常人是決對不能的。想開了生氣是無用，反倒轉怒爲喜，微笑說道你兩個，也很難得的呀，能以朦朧老夫來此，用機關困我，當面說明一切，很值得爾等可喜，但時小人行險以繳倖，如此成功是遇巧了啊，終不是正大光明，更談不到英雄二字，從此老夫一死，便可高枕無憂啦，若是死不了哇，二位想一想，與爾等能完的了麼，二賊嘆喟一聲的笑了，說老朋友，我們明白你的心意，既然知道你孫孫未曾來此，便無所憂慮咧，想用反激之法，求一個速死而了之，唉，唉，那不算妄想，沒有那樣便宜事，敢情好，反正你也這大歲數，早晚也是死罷，落一個爲國捐軀，因公殞命死於王事，賣大價兒呀，唉，我們能成全你嗎？實對你說，掣你且作打魚的香餌，好與你們那黨人爲難，也不用貼告白條兒，我山上有的是細作，四處裏散佈傳言，你們的人自然去救你，我們山上是，以逸待勞來一個掣一個，多來了一總兒拿，那有多麼好呀，對你說明了掣等着受零碎罪，老人家一聽准知糟了，但也無可如何，只見他們傳諭手下，去知會各路細作，分頭傳揚，就說公冶清平老俠，已被葛珠光與毛開甲，二位寨主爺，用捉老鼠的法兒在多羅港海河船上，給打入老鼠籠中，帶回盤蛇紅菓峰去了，手下人遵命而去，二冠又傳話回山哪，衆水手解攪開船，直向紅菓峰



而行。一路上老俠客，受盡了他們容譏熱嘲，倍嘗小人們的，言語欺凌，這一日到在紅果峯，由船上將老俠，連同鐵龍，抬出艙來，老俠耳聽此地異常的險峻，却是未曾來過，今日留神細看此山曲折環抱高入雲霄，名爲盤蛇紅果峰，不啻螺絲山島，船入山口往裏繞行，水面很窄浪狂波急，繞走五匝方至山邊，船靠岸之後，八個人抬起鐵龍，下船上山。二賊笑道：老朋友我們對的起你吧，由八抬鐵轎抬着你，不爲慢待閣下了吧。老俠也不管理他，任其奚落而已，連穿三個山洞，方至山巔，入了三寨至大廳中，方將鐵籠放下，從人等站立兩廂，老人家閃目觀看，見上面坐着，十數個賊寇，男女不等列坐兩旁。二寇向前說明原委，上面一個極醜的婦人說道，爾等竟能立此奇功，真是很難得的，可依然去多羅港海口，探聽消息來往通報，順便引幾個來，以便捉拏可也。二寇應聲遵命退下去了，衆寇說這老兒，三江四海一帶的英雄，差不多的，全吃過他的虧，何不好好收拾收拾他呢，那醜婦攔道，現在大寨主沒在家，並且此老非等閑可比，我們不可妄自主張，以免鬧出不相當來，衆寇雖不愿意，看那樣子是拗他不過，只得默然不語。那醜婦傳話，將鐵龍擺在大廳前，又派十六個人，分三班看守每班一個人巡查，不得躲閒躲懶，倘被查出重責不貸，分派已畢散了大廳，老俠客爺被困於此，每日飲食倒還不虧，不過是群賊的冷潮熱譏，着實的難堪，辛而是老人家，涵養工夫深厚，還算不致

於氣壞，若不然的話，真得氣炸了肺呀，正所謂龍逢淺水遭蟬戲，虎落平川被犬欺。雖然處在這種情況之下，老人家潛心耐性靜候解圍人到，可那裏知道呢，此處不比其他之地。在上面有人看守，任是何等高人也難暗入此山，只有一條洩水道路，乃是由山外水中而入。直達內寨後石洞，這條路名喚，龍門口，非外人所能知，就連本山上的人，也不過爲首這幾人知曉，其他相人完全不曉的，似乎如此的嚴密。外來的人焉能進得來呢，所以老人家盼救的話，真不啻夢想一般哪，這一日有人報了上來，說是大寨主歸山，衆寇聞聽一齊接了出來，到在頭寨門外，柳賊陪着敖賊已然臨近，二賊自從相會之後，一全上船起軍，這日到達紅果峰。進山口至裏面，棄舟上了山坡，順着盤道上紅果峰，將及頭寨。見本寨衆人接出，相見之下各自退禮，好在與敖光烈全認識，亂行禮之後，才全入寨門，越過三道寨門，來至大廳，一上台階，就看過龍啦，細瞧公冶老俠在裏面，敖賊是又驚又喜，忙問是何人有如此的奇能，竟自將這老兒囚於龍中。二寨主說了原委，大寨主笑道，看起來人不論能爲大小，露臉的機會到來，便可說話就成名哇，多大相英雄，也被不住栽跟頭，敖光烈，向前叫道老朋友哇，你此來也是找我吧可惜今日倒是見着我咧，想不到哇，我爲坐上客，你爲階下囚，欲拿我而未成，反要受我的支配，生之死之呀，大權操於我手，公冶老兒，你不承想，能有今日吧，老俠在龍中，只

得裝作未聞未見，置足不辨面已，敖賊向老俠把手一拱說，少時再談可也，說罷進了大廳，分賓主人入座，淨面漱口用茶，論起一切諸事來，惡賊說公冶老兒，他與我仇深極啦，必須要盡興兒發落於他，解一解心頭之恨，柳賊笑道那是自然的嘍，這老兒也該着，還還席咧，一輩子啦，他是沒有敗過陣的，這一回是該着遭劫，不然就憑他們倆個，豈能已拿得住他咧。既已落在我的手中，定是要盡情的擺佈他，但是不能急於動手，且至後山奉明老師，再定辨管之法，二寨主答道，仙師於數日前，起身去了。臨行留言說於本月十九日，便可歸來矣，倘若你們先行歸還，可靜候可也，在他老人家沒回來之前，任何事也不許發動。並言切切凜遵，不許任性各言語，熬賊等聽罷，只得等着師父回來再說，又過了幾日，這一天衆冠正在大廳閑談，婁兵上來稟報，說道，現有把守多羅港口，二位寨主回歸，在外面候令，柳賊傳話命他們入見，嘍兵應聲得令退下，少時間毛開甲上廳行禮備說詳細，敖光烈聞言，哈哈的狂笑，大喊道冤家來的好，唉唉，可該着報仇了啦，柳賊說他以禮來，我們以禮待之，正所謂先禮而後兵啊，裏賊冷笑道，好好，也罷，給小子一個好瞧吧，當即傳令擺隊相迎，立刻响炮雷鼓，衆寇下大廳，閃放寨門接了出來，至頭寨外面，見公冶小俠，滿面帶笑一團和氣，笑吟吟的與葛珠光，站立在寨外，敖光烈等暗暗的佩服小俠客，可算胆大包天哪。若大盤蛇紅果峰，他竟

較單人前來，實是英雄也，原來是小俠公冶修也是頭束帖者，他慢至老俠用飯的，那個酒館之中，喝着酒與過賣，打聽臨近那裏有海口，人家到是據實以告，他吃飽了之後，算賬付錢，便出離酒館，想要去多羅港口，觀看觀看，瞧々有什麼機會沒有，及至他到在港口，正是毛開甲等，由鎮店上將回到船上，天色已晚掌燈已後，小俠至此見海中，有幾隻船桅杆上挂着號燈，明顯暗記號，不司可知乃是賊船，小俠隱住身形，待到二更之後，更換了寶凱魚皮甲，將旱地見服，裝入油紬子筒兒包袱之中，摺在身上，然後入水直奔船來，泅水至切近時，伏在船尾舵下，靜候了片刻之功，聽上面並無聲音，遂即順舵樁上來，爬到船尾的上面，慢慢潛至艙窗後，側耳細聽裡面緊說什麼，等了好久也沒聽出說什麼來，又一想我也是心特多，這個所在探他何益，這不是自討勞而無工嗎，想罷轉身要走，忽聽艙內有人說：大哥呀，世界上的事兒，真是說不盡，想你我二人雖說是，水旱兩面有我等這兩號英雄，但是要與成了名的俠客，及一般劍客隱士者，比較起來呀，唉唉不用說拿人家呀，准能以與人家走幾個照面，恐其都是辨不到吧，又聽有人說賢弟呦，你是明白人說糊話，只要遇機會呢，多大的臉也能露的了，那公冶老兒，若不是咱們說，將公冶修引入紅果峰，他豈肯上我們的賊船喲，正就是話說對咧，動了他的命根子，所以上了鈎啦，現在呢，別管多大的人物，不是也得在鐵籠裏，低頭

忍愛着嗎，這老傢火真有一套，這若是沒有涵養的話，很急帶氣就得弩悶壞了，那一個接口說道，黑，你沒聽說過嗎，薑是老的辣，滴葱白子長的話麼，小俠聽到這裏，怒氣遏止不住，心說好小子呀，他拿我爺爺比了佐料啦，立刻轉身自前面，進艙喝道，喂，小子們好大胆哪，艙中乃是毛開甲與葛珠光兩個正在閑談，忽然由外面進來一人，吓的兩賊小子一哆嗦，那敢細看來人到貌像，准知道無能之輩，也不敢往艙裡進，既敢進來的，決非是弱者，那敢抗呢，連忙跪倒口稱太爺息怒，小子們胆子不大呀，小俠怒道爾等認識我麼，二賊說太爺饒命，恕小子們眼睛，不知爺爺是那位，小俠黑々々冷笑，罵道好渾賊，爾等適才問口口聲聲，說着公冶修，怎麼我來了，又不認識了呢，哈々真是笨蛋哪，二賊一聽是小俠來到，更害怕了，連々の叩頭求饒，小爺喝道爾等滾了起來，我有話問你們，毛開甲等戰兢只的，一獻站身待立兩旁，小俠說，將才所說的話，全是真的麼，二賊回答是真的，並不是虛言假話，小爺怒沖沖說道，你們的胆子真不小，竟敢陷害我祖父，二賊說太爺息怒，我們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已呀，並不是與老太爺子，容心做對頭，你老別怪罪我等，情愿到你老入山，若是殺了我們兩，可就沒法子入山，去救老太爺子咧，還告訴你老罷，敖光烈也在寨中哪，現在等他師父回來，才能發舊老太爺子，不定要舉什麼事呢，小俠聽罷挽首沉音，細一想入山是險極啦，單緋不練的，

實是不好辦哪，纔而一想我若是，畏首畏尾，倘若祖父有了意外，那還了得麼。只得把心一橫，暗叫道，恩師啊，弟子今日挺而走險非本愿也，爲營救祖父，顧不得一切了，希冀僥倖成功吧，決無勝算可操嘔，當向二寇說道，好你兩個能說會道的賊呀，殺了爾等不能入山，嘿々，我佩服你是個說客，也能爲了入山，屈服在爾的口齒之下。算你們把我說住啦，此次我投鼠忌器，賂爾一死。我們有緩再會可也，二賊說我的太爺，咱們這輩子也別見咧，小俠說別費話啦，火速開船入山吧，二賊人那敢怠慢。忙傳話開船回山，水手們起錨開行，及至到達了紅果峰，小俠客見此山形，暗暗的吃驚，留心細看出入是不易的，就算是我祖孫藝臻上乘，想要由此山脫出，恐非易易的呀，然而事已至此，只可走此極端，心中思量着的工夫，船隻已入環山，直至紅果峰山脚下，棄舟上岸直奔裏面，至頭道柵門，站身等候毛開甲進去稟報，不一時號炮驚山，人聲一片群賊列隊出迎，小俠客談笑自若，見敖賊等至切近，笑吟吟的，說列位賞臉啦，某冢有何德能勞動列位台駕，如此的賞臉，實在是不敢當啊，熬光烈冷笑道，俠客爺太謙了，辱蒙光臨敝寨，樂辛已極，貴客臨門怎敢慢待呢，說罷了哈々的，一陣狂笑，小俠々冷着臉兒說，若不是大寨主你，格外的抬愛，貴寨豈能如此的優遇呢，本山大寨主笑道，太謙咧，請吧，到裏面再談吧，小俠說且慢且慢，我有幾句話，要當面言明啊，熬光烈說

有話請講，小俠笑着說，敖大寨主哇，論說呢，是我開罪於台駕啦，與我祖父你們是無冤無仇，當然是啦既站在對方，還有交情之可言嗎，但是公敵與私仇，也須要分清了，貴方呢是白蓮教，志在推倒大明天子，別創天地扭轉乾坤，我派呢，是本着俠義之天職，盡忠於國保君以衛萬民，此乃是各爲其主，謂之公仇也，又可說各行其道，非本身之夙冤也。此次我祖母被困貴山，某因而前來，請問列位是講光明正大呀，還是以詭計奸險呢，敖震問道，這二者怎講哇，小俠說，某家到此，你們將我祖父請出，共坐大廳之上，先禮而後兵，各憑己能，以行其志，這便是正大光明的辦法，若以詭計奸險呢，也就是，叫我眼見我祖父被困的窘狀，與我一分勝負耳，但是若放出我的老前輩，可要知道他的平生技術，倘若無人敵的住，那可就自取苦惱啦，這一層必須要，審慎而行，也不可只顧了，光明正大啦，歸結惹出大不辛來，却是很不值的喲，總之要作光明正大的事，還得有那種能力，反之如同搬磚撞腳一樣，倒不如作小人保重婁，道一席話，說的群賊等，又是佩服又是忿恨，柳賊呼々冷笑，伸大指讚美道，嘿不含乎，朋友你移份英雄，是好漢子，你也不用使激將法，某等看在你這個孝字之上，成全你死後留芳，落一個千古美談，遂即回頭傳話道，將寨前的信炮，點放三聲毋得違悞，婁兵應聲遵令，老忙恍火繩，吹蒙頭灰，揭起鐵瓦戳火點炮冬々冬々的，三聲炮响之後，泛眼間金山各處連

珠炮聲响了一陣，及至聲音壓住之後，柳賊獐笑道：「朋友啊，若能出得此山，今生今世我就服了你啦。」小俠心中明白，這是將全山埋伏發動啦，又聽他傳話道：「二寨主你去把鐵籠開放，請出公冶老俠，暫在大廳中等待，二寨主轉軍去訖。」柳賊笑哈哈的，指手相讓道：「俠客爺請往裏吧，我等也學一回光明正大，請々々哇。」小俠客心中暗想：「這初一步種算很順利的。」且看如之何吧，當即抱拳說：「好好，某便抖胆前行了。」這罷進了頭道寨柵門，一面走着一面說亮，小俠客就如全是，真到了好友之處一樣，群賊暗暗驚異。又佩服他胆可包身，小俠客神色如常的，身臨絕地，反倒喜笑顏開的，旁若無人的相似，及至進了大廳，見老俠客爺手撚銀髯，面帶笑容兒，坐在客位上，就像等着開似席的，小俠客急忙向前跪倒，口稱祖父在上，孫兒叩頭啦。老人家說起來，爾從何處至此哇，小俠站身說明了來意，衆寇謙遜入座。婁兵獻上茶之後，老人家叫道：「孩啦，此番是你的正差。」老夫是一言不發，全聽你的咧，小俠欠身回答道：「謹遵謹遵，遂向衆寇將要發言，柳賊傳話擺上酒來，婁兵等調開了棹椅，擺好了吃着，柳賊站身安座，赦光烈說，論禮說祖孫不能同席，今天破倒避庫吧，因爲有話叔談，只得脫俗啦，老俠說那又有何妨呢，遂即入席。落時，少時菜蔬齊備，柳賊赦賊，斟佈菜，頗盡束道之儀，酒過三巡，菜過幾味後，小俠笑道：「列位呀，我祖孫豪情之至，但是有句話兒出口，祈諸公勿怪，柳賊說請講。」



當面罷，小爺說適才問說的明白呀，我派是本着俠欲之道，抱定百折不回的決心，誓必要歸到掃滅邪氛的正題上去，凡是禍國殃民者，決不容其存在，至於罪犯天條者，必要擊獲解京，去明正典刑，若是立改前非翻然悔過者，我們必要網開一面，給留一條重新之路。倘如古惡不悛，積惡成性不能改善的，當即毫不姑息，從重法辦不貸也，列位聽明了，我的意思了吧。尊意若何敢請明示。某以便分別處理。柳賊聽罷哈哈大笑。說小朋友哇，好大的口氣呀，也真難得，能在刀斧臨頭之時，說出這片壯言，果是俠養之流的人物。可惜呀可惜，聖人云，殺身以成仁智者不爲呀，你爲何不三復斯言呢。此等空言無補的話，談之何益呢，甘心爲虛名而死，豈不太愚了麼，請你想情，我們盤蛇紅果峰山中，第一是地勢險峻，有如登天之難，環轉曲折埋伏重重，雖有驚人之技，至則無用武之地，再者能也衆多，本山之中與外來之人，盡是拳勇大家枝擊的國手，任是何等俠士，也難取上風的呀，其三呢，婁兵萬餘之衆，更有種々訓練，分掌諸般利器，如畏箭手，削刀手，長槍手，撓勾手，火槍隊，匣弩隊，槓子隊，各樣的隊伍，請你想想，那一樣兒可以敵的了哇，話又說回來啦，就算是銅筋鐵骨的，英雄好漢，唉唉，遇到我處，也得軟攤如泥的約，小俠怒道你且住口，若以你之所言，便恫嚇痴人也可能，小々盤蛇紅果峰，不過彈丸之地，雖然山勢嵯峨崎嶇，敢來的人，當然就能走的。

，及便防備嚴密，不容脫出，若將山中之人盡皆置死之後，可又有何走不脫呢，貴寨英雄匯聚，惜乎盡是匪類，我們仗大群剿賊，舉正剋諸邪，猶如快刀斬麻，自必迎刃解體矣，婁兵衆多並有各種隊伍，表面上看來很是可怕，其寔呢，烏合之衆何等當敵，爲首者一輕死亡，彼輩則鳥飛獸散矣，敖光烈在旁早氣的暴跳如雷，哇呀哇呀的怪叫，厲聲斷喝道，公冶脩哇，你來此說吉祥話，給自己念喜歌兒呀，須知口齒之能，說說當不了事寔啦，小俠戟指呵叱敖賊，這敖光烈少要胡言亂語的，爾乃敗軍之將，也敢大言不慚，既是英雄蓋世，因何連巢穴全保不住呢，別人用計給你恢復紅海峽，你真對得起，又丟失了，被我輩追的你，如喪家之犬，似漏網之魚一般，可嘆你自命英雄，一敗再敗，以致一蹶不振了，遠逃雲貴投扎依靠，效狡兔之營三窟，遇敵則乘隙脫出，今又至盤蛇紅果峰，希冀借他人之力而逞威，嘿，是大英雄全都如你之行爲麼，哈哈，似爾之無恥，可謂之達於極點婁，小俠這一席話，罵的敖賊氣堵咽喉，緩了緩氣怪叫一聲，噫，好小畜生氣死我也，說着站身跳出，由兵刃架上，取下蟠龍鏢戟來，縱至庭前，大叫公冶脩哇，小奴才，快來受死彼，小俠客鎮定心神，向柳賊說道，請問大寨主敖震亮了軍刃，你便如之何呢，柳賊微然一笑，說當然是取一致行動，領教領教閣下的絕技婁，小俠笑道，好好好，但是文戰武戰呢，柳賊說文戰武戰怎麼講呢，小俠說武戰的話呀

，我祖孫一齊動手，或可有其他相助者，文戰呢，請大寨主山令下，調齊菜寨主，各捧軍刃站立廳前。某家單人接戰，有一位算一位，將貴山所有之人，全應戰一週，若是勝我不了，對別的說的，將敖光烈歸我帶走，並要毛葛二冠，料若某家敗北，我祖孫自縛請罪，任憑你們發落，兩條道兒在此，隨你們撰擇可也。柳賊聽罷小俠的言詞，含笑答道好吧，我們文戰可也，當即傳出話去。依次交戰抗令者斬，美賊衆陷齊聲遵令，一個個，摘頭巾，甩大氅，絹帕罩頭，抄包緊腰，紛紛亮軍刃，隨全大寨主出去，全分站廊下羅列兩廂，可稱得是刀槍耀眼，戈戟爭光，小俠客神色不變，談笑如常，向老俠客爺說祖父哇。今天這個局勢，是險惡的很哪，你老人家，給孫兒觀敵略陣，待我突此難關滅此朝食，公冶老俠見孫兒如此的態度，心中是憂喜交集，喜只喜孩子舉動，已然够上一代大俠啦。憂的是的勿論如何英勇，也不着能已險脫地呀，只得笑今夕的說，到好好好且看你與他等一戰吧。爺兒兩的遂即一空出了大廳，站在南面上，與群賊等遙對。人俠由腰中出飛龍奪，撲奔敖賊，大叫敖光烈呀，今日是爾的死期至矣，說着抖軍，刃便打。敖賊捧戟還招，當場動提手來，奪戟交加大戰之下，柳賊等一千人，全是暗暗驚異。怪不得他如此狂傲，果然是蕪業絕倫，泛眼間百餘個照面，敖光烈暗暗將金針弩筒子，藏在左手蟠龍戟下，事逢恰巧之極，小俠也把金光槊，隱在手中啦。他揚手發弩

，正值小俠發出金光槩，沒容他弩箭發出，金光槩正打在，左手之上，吧的一聲，疼的他，抖手扔了左手戟，噹啷啷墜地，金針弩的筒子，也掉在地下，惡賊將要伏衆來揀，小俠客接連着，發錢光槩打來，迫的他無法啦，只得跳出圈外，小爺至近前，檢起烈焰金針毒弩筒子，以及那條蟠龍戟，轉手交與了老俠，說祖父哇，暫以此物護身吧。那一個敢違反約條，你老就用此物款待他，老劍客爺左手持戟，右手擎着金針毒弩，心說正可好哇，拿他的骨頭扎他的肉，道的法兒是很好，小俠二次橫奪發威，說列位呀，那一家不怕死的，何妨請過來一戰哪，他這麼一振虎，群賊之中真不敢向前的，旁邊怒惱了，滋毛水怪何德福一聲大叱，跳將過來掄叉就砸，小俠躲叉，斜身來檢金光槩，這個賊以爲是得禮啦，上步捧叉來刺，可那裏知道約，小爺檢槩到手，他也將叉遞到了，小爺斜身繞步，抖手發出金光槩，他閃之不及，正打在太陽穴上，只聽叭的一聲，花紅腦髓流出，云的一聲慘叫，他當場就喪了性命，小爺淨了金光槩，然後全帶了起來，將死屍踢在一旁，笑吟吟的說道還有那一位呀，請過來彼，柳賊一見怒氣填胸，將想要向前會戰，旁有狂風羅漢迷魂僧法都和尙，口念阿彌陀佛，手捧迷魂雙拐，來至當場一不通名二不報姓，掄拐就打，小爺血架相還，兩的人打在一處，約有十幾個照面，法都雙拐向一處來撞，噹啷啷的响亮，由拐中冒出黃烟，大叫小畜生你，還不躺下等待何

時呢，只見小俠客應聲而倒，就臥在當場上，這凶僧他哈哈的狂笑道，唉々，就這個罷呀，你的英雄而今安在呢，說罷掄拐要打，沒容他的拐落下，這的樂可就大多啦，原來小俠客，口中有雲霞居士的丹藥，任何毒物以及迷藥等，全是不怕的，見他用這種缺德的，迷魂藥兒，就假裝中毒隨着他的聲兒，摔倒在地，等他舉拐打時，飛龍奪便抽在凶僧的雙腿之上，軟軍刃見硬就拐灣，連打帶纏，小俠運力一抖手，賊僧仰面摔倒就地，小俠乘勢跳起，照着他海底穴用力一脚，踢的他怪豪了一聲，門牙脫落口中胃血便一命嗚呼了，小俠客踢死注都了旁邊閃過毒蛇谷五毒觀主，喬太玄，一幌雙劍大罵公冶脩傷我全道，豈能容得快納命來，人到軍刃到兩個人戰在一處，走了十數個照面，惡道連發五毒飛蛇釘，俱被小俠躲過，老俠客在旁喊道，孩啦加小心哪，此道名叫喬太玄，慣打五毒飛鉢甚是狠毒，小爺一聽五毒飛鉢，心中可就拿好了主意，變別招數，將惡道迫了個，手忙脚亂無法掏暗器，小俠乘機發出金光粟來，正打在惡道的手上，疼的他甩手扔劍敗了回去，小俠笑道似這等無能之輩，可就別前來丟人啦，本山六寨主，鎮海金毛吼，追命閻王，焦文慶，抖掌中渾鐵鋼槍，奔至當場並不多說抖槍就刺，小俠客合軍刃還招，文上手也就是，二十來的回合，焦文慶大吃一驚，心說憑我掌中槍了竟自取勝不得了工夫大了必被他你傷，顧不了臉面啦，性命要緊哪，只得虛幌一槍，抽身跳回，紅

着臉說，好小子，爺爺戰你不過，告假咧，說罷倒拖着大槍，敗了回來向大寨主說，大哥呀，快用計擒他吧，以血氣之勇是決對不行的，柳賊怒沖沖的，說少要多言，退後去吧，羞的他紅着臉諾々而去，三寨主混海魔君搬山叟，殿寶威，托掌中雷鼓點金錘，到任當場喝道哇哇少要猖狂，認識殿老太爺麼，遂即自報了名號，小俠客說，你橫行三江四海之時，我雖末會赶上，却也有個耳聞，知道你是個爲要多端個，生平未作好事的魔頭，幾多年未聞你的消息，以爲是早已伏法了，孰知還是等着我來報應你，來來來向前納命吧，我來作這件公聽事兒，與天下人民別一害，惡賊聞言呼々的冷笑，也不再說，掄錘打下，小俠挺飛龍奪來對雷鼓點金雙錘，來往交爭十數個照面，小俠暗自肘度，此山賊寇衆多，憑我一人力豈能達到成功，就是自保無事全不可能，適才定約不過緩衝之法，暫顧燃眉之急耳，看這的樣子，久戰當場豈得不累呢，雖然我祖父能爲好，也不能剋服敵人，只可是殺一個修本，兩個就賺一個，此時若不手毒心狠，少時乏了也是白死，惡罷順手帶起金光槊，連珠三發，向惡賊致命處打來，這個賊還是真不舍乎，一二兩槊想自被他閃過，三支到達，他可就躲不了啦，正中額角之上，只打的鮮血淋漓，翻身敗回去了，小俠檢回金光槊，微微的緩了緩氣，喝道什麼人向前哪，當有鎮海洋魚赤猪髮婆龍，譚賽花，一合掌中八卦連環戟跳將過來說，幼，你這小小的年紀，竟有如

此的本領，實在怪可人疼的，小俠抬頭看時，由不得好笑，看他髮似紅泥，眼似鑿鈴，抹子眉一字齊額，面似東瓜皮一般，一臉的黑麻子，更兼斑點叢生，蒜頭鼻子翻鼻孔，大厚嘴唇子，還是個缺唇，大黃牙板子，七顛八倒生於唇外，細長的脖子，很大的腦袋，身高過丈馬蜂腰乍勝背，穿一身大紅油絹的軟靠，脚下蹬一雙魚皮靴兒，胸前乳峰高聳，行動間巍巍顛動，怪聲怪氣猶如梟鳴，他見小俠目不轉睛的看他，可就錯會了意，以爲是人家要與他念詩經，引動了他的花花心，假作嬌填倖怒道，幼，你看你，這麼大的個子，不知道規矩些，我們青春婦女也應該這樣的看麼，好似小兒見娘了，眼睛全瞧直了，小俠一聽嘆味一聲也樂了，心中暗想，他自己想是疑着很俊，若不然焉能說出這種話來呢，我何不要笑他一番，或可藉機脫險也未可知呀，將主意拿好，便向他笑着說尊嫂不要生氣，我多瞧兩眼並非惡意，再者說，其他的人，滅我看哪，不客氣的話，我還不看他呢，老俠客在旁一聽，暗罵小畜生太口過了，那知道醜婆子還愛聽呢，叫道公冶脩哇，我拿住你之後，先不殺，把爾鎖在我的臥房之中，給我當腳登子，叫爾瞧够了，小俠笑着說那可很好，我良住你必搯了走，另有個安置，柳賊在旁怒沖沖的，大叫二寨主動手吧，那有閑工夫與他費話，譚賽花這才掄動雙憂向前，小俠幌開飛龍奪進招，二人交上手，十數個回合，一面動着手，醜賊婆極低的聲音問道，喂，你懂得八卦盤子

不哇，小俠低聲回道，知道又當如何呢，賊婆子說田此走乾爲天，出了寨子再奔坎爲水，至外圍子我再指給你的出路，小俠客一聽，心說想不到，在垂危之時，得這個天仙似的美人青視，真要是脫出險地呀，可太是笑話啦，既有這個機會，豈得不走，常即跳出圍外，向老俠說祖父哇，向西北走巴，老俠聞言，心中暗笑，想不到他比我能，當真向西北就走，賊人豈能不攔呢，老俠抖手發出，放光烈的烈焰金星毒弩，吓的群賊紛紛倒退，老人家笑向衆寇點點頭，說我們後會罷，即刻轉身向外，小俠客緊隨在後，鎮海洋魚大叫道，好小子想跪嗎，適才間，文戰武戰的，說了個很英雄，這是怎麼啦呢，留下命再走不遲，吶吶喝吶的，追了下來，出了裏圍子，向坎宮而行至外面時，醜溫說喂，你們倆兩個，奔庚辛兌方行走哇，老俠祖孫即向西走，出了外圍子醜溫子喊道向西南走，隨後又叫向正南，繞了一個大灣，又歸到壬癸水方面，已入叢山之中眼前一座山洞，後面喊道，田洞中穿過去，就出了險地啦，祖孫二人伏身進洞，曲々拆々の走了不遠，忽見很大的至室，四週並無出路，猛聽得身後一聲巨響，回頭看時進來的洞門已然不見，小俠客，頓足大罵，好婆娘真損啦，老俠笑道，你這孩子初出茅廬，便要利用人家，哈哈，倒應吃這個虧，方顯天道無私，裏是警戒你呀，俟後可別起這種念頭，好在此處棹椅俱全，我們歇々再說吧，當即爺兒兩個，便坐在椅子之上，只聽支嘍叭一響，椅



子上出來八把卡子，祖孫俱被消息椅子拿住，老俠客哈哈大笑，說孩啊，沒想到來此，中了他人奸計，唉唉，老了老了的咧，一時疎神竟吃上這樣橫虧，小俠只氣的面紅耳赤，兩支眼全瞪圓了，老俠說孩哇，你一點涵養也沒有，還能成得了嗎，爲祖父的，被困鐵籠之中，也沒當你似的，急的這個樣兒，真真豈有此理呀，小俠急忙斡神定性笑道，是是是，着急發怒也無用哇，給他隨遇而安靜觀其變吧，老俠點頭稱讚，說如此方可成名啊，爺兒兩個正談論之間，忽聽支樓一響，廂門現出，由外面進來醜賊姿譚氏，笑吟吟的，向小俠說道，喂，你這回沒有法子使啦吧，說好的吧，小俠怒沖沖的說，你看相着辨，無可無不可，譚氏說，你與我一見面，就懷着一種愛慕之意，我呢，却是個情深意重的人兒，你既有君子好逮之心，才引起奴懷標梅而思吉士，一縷痴情繫之你身，用進了心思，以縱你們逃走爲由，誑你們自入陷阱，然而却非惡意，有什麼裏情，你就快說破，老人家他將大年歲啦，還能多管我們這，小兒如們的美事嗎，也不用礙口，僅可明言好啦，奴也好作一打算，以便共議破敵之計，喂，你倒是說呀，別害羞哇，這可話又說回來啦，並不是我們戎的你，乃係你爲我顛倒，因而引起這段姻緣，小俠客氣的說不出話來，賊婆子是連聲催問，工夫大啦，小俠緩過氣兒，喝道滿口胡說，我豈能如此無恥，及早歇了你的心吧，須知某乃奇男子大丈夫，堂堂俠義之輩，焉能做出寡

廉鮮取的事呢，譚賽花冷笑道，唉，真看不出，你是個口是心非的人，小俠說何以見得呢，譚氏說你既與我，沒有愛慕之意，直着眼呆看我爲何，也罷，許是我悞會了，但是我叫你往何方走，你便往何方走，彼此是仇敵，怎能聽從我的呢，你把這個理講與我聽聽，一句話問的個小俠啞口無言，老俠在旁聽着可笑，敵不住撲哧一聲也樂了，鬧的個小俠更難爲情啦，由不得臉泛桃花，連勝子全紅咧，這醜婆娘見小俠，羞的這那樣子，更顯着好看啦，引的他心旌搖々，將想要向前去解放小俠，偶耳靈機一動，暗想若不說好了，若是逃脫勢必落在埋伏中，死了豈不可惜，遂即說叻，你看你這個臉薄味，至於的羞的如此啊，來來來且隨我，另找那談話之所，你好免得礙口啊，老俠見事已如此，再不說話恐死後落污點，急忙開言說道，二寨主，你不必胡思亂想，情將我祖孫二人，氣至前廳愿殺愿禍悉聽貴山之便，若異想天開呀，他至死也不敢辱了門庭的呀，譚氏一聽當即大怒，說叻，你這個作爺爺的可鄙新鮮，什麼事你也查，唉々，老不知事的叫我說你什麼好呢，老俠將要還他的話，只見他向前將椅子與人，一同携起來就走，老俠很爲驚異，消息椅子是鐵的，最輕也有七八十斤，再加上一個人，至少也有一百七八十斤，來單手携起，毫不費力，可見這婆娘蠻力不弱呀，眼看着將他孫孫捉走，支嘍叭改一聲，洞門又不見了，惡婆子將老俠囚在藏鋒洞內，携着小俠客，真奔左側鴛鴦洞中

將洞門封避，放下椅子，他在旁邊石橙上落坐，向小俠說有話說吧，這沒有可羞的了，你就別裝着玩呀，快快的明言好咧。別叫我看急啦，就悞時試大了，寨中衆人來到。我也護庇不了啦，小俠客低首沉統，賊婆娘是急急懼問，正在這不得開交之時，猛聽洞外人聲一片，他忙將椅子機關擰開，低聲道你活動活動血脈，可千萬別動，錯走一步便有性命之憂。可不速吓嚇你啲，好好的聽話。待我出去應付他們，倘如他等闖入，你再與賊等交手，不然可好好的忍着，我自有救你之法。小俠在這種情況之下，也只得點頭應允，喜的個萬惡的醜賊婆心花怒放，手拍小俠肩頭，說聽話呀好弟弟，說罷轉身開了洞門，斜身出來，回手扣簧封了洞口，抬頭再看時，全山衆人站於面前，大寨主問道，可否將他們拿住。譚氏說全拿住了，一個也未會逃走，敖光烈搶着問道，現在那裏呢。譚氏手指洞中說，全囚於此處了哇，敖賊說快綁了出來，我將小奴才碎屍萬段，以解心頭之恨哪，譚氏說談何容易呢，這爺兒兩個如生龍似活虎，又兼拿着你的暗器，可怎能在出來呢，適才大廳前動手，你爲何不將他碎屍萬段呢，一句話問的敖賊還不出話來。柳賊問道二寨主，這便如何辦呢，譚氏說只可軟監着，候個十數八天的，將他等謁餓壞了，那時再發落還晚嗎，敖光烈說恐怕是，睡多了夢長，倘能被人救出去，豈不是勞而無功了麼。譚氏說你說的有理，情你進洞拿他們罷。我是沒有這個能爲呀。敖光烈一聽臉一紅。

，心說我也不敢進去，繼而一想，計上心來，遂向大寨主說道：我倒有個主意，管保可以成功，柳賊問道有何妙策呢，敖賊說將火箭隊火噴子隊，調了來堵住了洞口，將洞門一開，往裡面連燒帶射，慢說是兩個肉人，便是銅金剛鐵羅汗，也叫他化作飛灰，柳賊聞言笑道，計策固然是好，師父臨行有諭，命我等安居靜候，任何事兒也不許發動，此番若壞了公治祖孫爺兩，恐恩師回來怪罪，那却如何是好呢，敖賊笑道師兄言之差矣，師父說不允目端，是怕咱們發動叢兵行兵上岸與齊家爲難，恐其有意外之虞，又沒指山中事而言，試想一個照不到，被他們走脫，豈不是更糟了麼，再者說國家的公事，還有從權達變的辦法呢，況且是我們說干人咧，還有什麼不可爲的呢，他這片言辭出口，衆賊齊說有禮，柳賊見衆意相同，即點頭道也好吧，就依着你這個辦法，將要傳令調火器軍，鎮海洋魚赤髮豬婆龍，譚賽花，厲聲攔阻道，不可不可，這個辦法是不妥當的，柳賊未及答言，敖光烈搶着問道，二寨主你怎見得不妥當，譚氏冷笑道，小不忍則亂大謀，又道是不能因小而失文，爲你個人淺忿消冤，貽誤了全局關係匪淺，故耳說是不妥當，勿論如之何也得老師歸來後，聽憑他老主持辨理，其他的人說話，是決對無效的呀，我還是不管誰愿意不愿意，老師怎麼說的，我使怎麼辨，餘者是在所不計，說罷板起面孔來，大有滿不在乎的意思，柳賊聽着雅然不順耳，但是迫於是師命，却也無可如何，

放光烈可不聽這套，當即冷笑道，二寨主哇，老師不在就得聽我的，有敢不遵者，我就認爲他是汗奸。概不客氣，定以反教論罪，言下聲色俱厲，怒氣勃勃的喝道，速調火器軍來毋得違悞，二寨主大叫且慢，放光烈你敢違背老師獨繼耑行，哈々々，你敢欺師霸祖嗎，也太過火啦吧，再說喧賓奪主，有能耐對待外人去，本門本戶的，還要要強橫滅道麼，既有這大的能力，火山紅海峽，別叫人家佟去好不好呢，你聽我告知於你，倘敢爲再任性而爲，可別說我要不客氣啦，款光烈聞言氣的，哇呀呀的怪叫如雷，喝道譚賽花呀，你知道羞恥麼，別拿我們全當傻子，哼々，你心裏的事兒我們明白全，是不好意思說破就是了，一定逼着啞吧說話呀，可就不給你留臉咧，彼時焉能留你的活命，聽我金石良言相勸，急早退後少管閒事，證明了你處正無私，我們發落完了老少兩個匹夫，必要在你的面前陪情請罪，不然的話呀，那你定是愛上了公冶脩，要倒反紅果峰與白蓮教，說不得立時以闔山之力，必要追去你的殘喘，請你再思再想可也。依我說請退後一步吧，柳賊笑道二寨主哇，爲了公事何必就此物議呢，請退後吧免生悞會是爲至要，譚氏被他二人一倡一和的，點破了心事，也不由的臉上發熱，本應該借着台階兒下，奈而捨不得不使俠被燒一死，當即將雙眉一皺，大叫道氣死我也，你們敢這種言語，來污辱我的清白，好々々吧，決不能善罷干休哇，放光烈小輩你納命來，便

撲了過來，掄戟就打，敖賊冷笑道，無恥的賤人，爾是找死叻，遂即棒掌中雙戟還手，同室操戈自相火拚，八卦連環戟對蟠龍戟，男女兩個醜賊戰在一起，全是窮凶惡極之輩，各自誓死相爭，柳賊等一千群寇，只可看着而已，正在無可如何之際，忽有婁兵來報，說現有嶺南大白蓮寺，南派教主，三位天尊，並有天台山白雲洞混元天尊，率十二代真人到來，柳寇不顧譚養花，與敖光烈，二人爭聞聲，急忙率衆相迎，他手下與外來的，這一千群賊，與來的三天尊全有相當的關係，所以就全都來迎接，譚氏一聽又來了許多的人，而且全是他們的親枝近派，再往四外一看，只有敖光烈與自己了，暗想我何不乘此機會，將敖賊引開此處，然後我步道回來，放出他爺兩個，好一同逃走然後再想辦法，想好了主意，虛幌一戟喝道再見吧，轉身就走快似養雲，敖光烈那道肯捨隨後追來，趕了一里之遙，偶然省過來，心說愛呀且慢，他這是調虎離山計，繞着灣兒跑，真他走抄道回去放人，哈哈，這個主意不錯呀，他既然明白了人家的用意，他還能這麼，當即轉身回來，登着眼看洞門發怔，心說進去是准沒好哇，老兒擎着，我的暗器呢，照面一上，實實的於法躲，只可看之彼，此時譚氏也回來咧，見敖賊守住洞門，急的他接手無計，過去動手吧，又勝不了數光烈，不過去罷又怕少時群賊到齊，更救不了小俠客了，反覆爲難束手無策，玉急的滿頭是汗之際，忽見群賊等一齊到來，只因柳賊等率領

群寇，接至寨外恭拜幾個妖道，然後與一千賊道見禮，指手相讓進了大廳。略談三五語，便將目前山中的事，向衆妖道說明，混元天尊說，此事甚爲重要，令師不久便可來此，公治老兒是我們大仇人哪，豈可容他乘隙逃走，我們一同前去，止住他們爭鬪。貧道自有收伏之法，柳賊連稱遵諭，遂即一同向後面外圍子而來，及至到在山洞之前，見金光烈一人，站在那裏發怔，混元天尊一聲無量佛，驚動了敖賊，回頭見衆妖道來至，急忙向前跪倒行禮，恭拜已畢站起身來，柳賊問道二寨主呢，敖賊說了經過，以及自己的思想，混元天尊笑道，你真是有韜略的呀，此事若遇到別人哪，唉々，必定是被他走脫大哇，爲今之計還是依着你的主見辦理，汝師如若怪罪，有貧道寶然也就是了，柳賊等大喜，齊說有祖師爺作主，那就沒有顧忌了，當即傳話，速調火器軍來，這聲令下之後，不一時火噴子起，火箭隊等一齊擁至，各約二百餘名，柳賊說爾等分作兩班，聽我令下，即便向洞內，施放火箭與火彈，衆火器軍齊聲應諾，田賊飛身向前開了洞門，斜身跳開，喝令開打呀，火器軍一個個開弓放箭，拉黃發火噴子，蛋黃大的硫黃單，如水雹一般往洞破打，火箭似萬道金蛇一般射入洞中，泛眼間見洞內，黑烟滾々，烈火飄々，霎時間鴛鴦洞，成了火焰洞咧，妖道等一見哈哈大笑，破口罵道老匹夫，小畜生一個也活不了咧了柳賊笑道，不但活不了哇，連屍首也完整不了啦，衆妖道大笑着說，熟也是

他作想一場，老少俱受慘劫，正所謂報應臨頭焉能躲過，混元教主問道：後峰列位教主可否在廟中，柳賊答道沒在沒在，全隨吾師去約人去啦。妖道點點頭說好，我們回寨去罷，柳賊連々應諾，遂即派人看守火洞，命火器退回，然後他在頭前引路，一同回至內寨，入大廳分賓主入座，混元教主細問敖光烈，在海外的戰況，以及官軍之中，共有多少能人，敖光烈便將一切經過詳細說明，混元教主與三天尊說列位聽明白了沒有哇，爾不陸如此罷了，也不見得怎麼了不得啊。三天尊答道，天尊所言不差，此番有我們出頭，昂哈々，看張三峰等又應如何應付。敖光烈在旁邊着，心中是暗暗歡喜，正在高興之間，婁兵進來稟報說，現有開山觀主鶴駕回山，敖震一聽恩師回歸啦，急忙與師兄弟等，站身向外來迎。接至頭道寨棚門遙見開天觀主太上真君，同着僧道俗三個。飄然而來，敖震等一千賊賊，連忙拜倒在地口道恩師在上弟子叩頭，惡道點點頭說，孽障孽障，貧道爲了你呀，大開殺戒甘爲戎者，說不得了與他等大作一場。三山五岳的高人，盡被我拉入旋窩，唉々，皆是因你一人，引起了這場劫運，說罷與他引見僧道俗家等，然後一同至裏面大廳，會見了混元天尊等了笑道，諸公真信士也，衆妖道齊聲說道，就憑開天觀主太上真君召集，我等怎敢遲延呢。惡道說不敢當不敢當。列位是格外賞光啦，說罷哈哈大笑不止，衆妖道等一齊人應歸座。向柳賊問道，我走之後山上發生什麼



事兒無有呢。柳賊將諸般經過述說了一遍，惡道聽罷沉音良久，緩緩的說道，此事怕辦的不週全罷，我想他祖孫或可未死呀。衆妖道說我們目睹，還有什麼假呢，惡道笑了笑說別位呀，有好大一個破綻你們就不想麼？麼了穀震追譚氏，二次回去你們大家才到。開洞門又沒沒什麼响動，試想其中大有滋味可尋哪，一句話提醒了群賊，全說是呀是呀，這一層麼，實是可慮啦，正談論之間忽然外面火起，衆人急急出來救火，及至救滅了火，天已掌燈已後啦，衆賊在大廳飲着酒，閑々談論應該如何搜查奸細，惡道向敖光烈說，你出去隱藏在暗處，倒看看有沒有，來探機密的人。敖賊站身出了大廳，將至台階下，就覺着冷瑟瑟金刀劈風的聲音，直奔腦後海而來連忙躲閃時，以是來不及，正由左腮邊掠過，哧的一聲左耳落地，血流下來敖震才知受了傷，大吼一聲喊道，嚙呀有奸細，我受了暗算咧廳中衆寇一聽，敖的聲音全闖了出來，再看時全都怔了，原來敖光烈喊過之後，就想要進入大廳，焉想到迎面劍光一閃，就向他頭頂劈下來，惡賊橫戟招架，細看來入是又驚又恨。來者的正是姑娘澹台月華，他前者領教過的啦。今日相時可稱是仇來人見面，分外眼紅啦，兩個人誰也不言語，鋸齒飛龍劍，對蟠龍戟，凶惡柳賊，與紅粉英雄女中魁元相拚，衆妖道一見大怒各自掣劍相前，來歸賊俠女這一場血戰若知後事如何，以及奇女動名垂千古，老先生現身說法，二師分兵平邪教，洪武帝皆下加恩科，文武舉子聚京師，胡惟庸陷害劉伯溫，種種節目盡在七集披露分解。